

13

十锦图

下

萧逸作品集



十锦图（下）

第十章桃色陷阱

丑女文素姬说完话后，又后退了一步，只见她粉臂互抱着，咯咯笑道：“蒲天河，我对你实在是很有意思了，你想想看，我真的配不上你吗？”

说着放下手，轻轻提起长衣，露出她均匀的一双大腿，身子微微转了转，道：“我的身材不美吗？再说，你如果娶了我之后，将来我父亲退位了，这乌衣教主的大位，就是你的了，在西北道上，就连蒋寿和春夫人，也要敬你三分。蒲天河，你是聪明人，可不要做傻事呀！”

蒲天河气得脸色发青，频频冷笑道：“你真是作梦，我蒲天河乃是铁铮铮的汉子，岂能为你所动？你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文素姬放下了纱裙，冷冷的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心里想着娄小兰是不是？哼！”

蒲天河冷笑道：“娄小兰现在何处，是否也上了你的当了？”

文素姬见一提起娄小兰，对方就立时精神大振，不由愈发的我心中恨恼，当时佯作微笑道：“你真的想见她么？”

蒲天河摇了摇头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一时大意，落入你手，如今之计，只有两条路可走。”

文素姬秀眉一耸，笑道：“哪两条呀？”

蒲天河冷冷笑道：“一条是快快放了我，以往不咎，另一条就请你快快下手把我杀了，免得我活着受罪，如想迫我婚事，那是不可能的！”

文素姬呆了一呆，忽地咬牙道：“我已发下誓言，定要把你弄到手中，你想走想死，都是妄想！”

说罢，她那张丑脸上，忽然现出了一种异样的表情，她走到了蒲天河床前，蹲下身子，一张脸，几乎已挨在了蒲天河面上。

蒲天河星目一瞪道：“你……滚开！”

文素姬哧哧笑道：“告诉你小蒲，不是我不要脸，我本来是不想对你如此的，可是现在你逼得我不得不如此……你知道，我是一个很要脸的女人！”

蒲天河目闪精光道：“你要怎么样？”

文素姬目射情焰，冷冷的道：“我要得到你……”

说罢站起来，呐呐的道：“我已当众宣布你我的婚事，并经父亲许可，如果你不答应，我将如何作人？”

蒲天河怒声道：“这是你一厢情愿，关我何事？”

文素姬慢慢站起了身子，淫荡的笑了笑，上下打量着他道：“这地方太简陋，不配当洞房……”

蒲天河吃了一惊，怒视着她道：“你莫非疯了！”

他一时怒起，用力的挣了一下，真恨不能一掌毙她于掌下，可是那绑在他手足上的绳子，竟是无论如何也挣脱不开。

丑女文素姬嘻嘻一笑，又伸出了一只手，在他脸上摸了一下，媚声道：“小伙子，那是没有用的……”

说到此，她目光中，漫着无限春意，淫声道：“你们男人嘴里头硬，心里头软，当我不知道，等你尝到了甜头以后，你要再这么硬，我才算服了你了！”

蒲天河气得目凸如珠，可是这种情况之下，他又该如何呢？

本想破口大骂，可是话到唇边，想了想，如此做只有自取其辱，不如随她就是。

想罢，他长叹了一口气，遂把眼睛闭上了。

丑女文素姬咯咯一笑，道：“对了，你想明白了就好啦！”

蒲天河张开了眸子，冷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文素姬你有如此痴情，还怕找不到如意郎君么？我劝你对我不必如此，你应该知道，我是有仇必报的！”

文素姬娇声笑道：“哟！说什么仇呀，马上咱们就是自己人了！”

说时，她探手入怀内，摸出了三四枚红色果子似的东西，蒲天河不由吃了一惊，他认识这东西，正是方才乌衣教主打出来，冒红烟而把自己迷昏了的东西，不由大急怒道：“你要怎么样？”

文素姬发出了一串淫荡的笑声，就见她素手一扬，那三四枚红色的果子，高高的抛起来，“波”一声脆响，在蒲天河床前落下，摔成粉碎，空中散发出一片红色的烟雾来。

在红色烟雾中，文素姬已翩翩的退到了门前，媚笑道：“小傻子，你安心的睡一会儿吧！”

蒲天河有了前车之鉴，自不会再上当，他赶忙闭住了呼吸，等待着面前红烟的渐次消失。

可是飘浮在面前的红烟，几乎已快散光了，却见文素姬又发出了一片笑声道：“你这是何苦呢？你能一辈子不呼吸吗？”

说罢，右手一扬，又抛出了两枚红果，在蒲天河床前，又散出了些红烟。

蒲天河强忍着呼吸，一直到文素姬第四次抛出了红果之后，才忍不住吸了一口。

立时，他就觉得头脑一阵发昏，就人事不省了。

桃红色的窗幔，被一双小银钩轻轻的拉起来，室内弥漫着一阵淡淡的清香！

这是丑女文素姬的香闺绣阁。

这已是第二天的黎明时分了。

蒲天河幽幽自梦中醒转。

昨夜他作了一个残酷的梦。梦见了自己赤身露体，与丑女文素姬……

这时他慢慢的睁开了眸子，兀自觉得全身在战瑟之中，他想坐起身来，可是腰身方自弯了弯，就觉得全身上下软绵绵的，竟然是一点力气也没有。

目光接触着室内一切，禁不住使他大吃了一惊。

同时，他也体会到，自己所睡的地方，并非是冰冷的石板子，而是细软温香的一张软榻，同时身上还盖着绣有五彩鸳鸯的被子。

这一惊，使得他出了一身冷汗。

可是，更使他吃惊的还在后头呢？他在移动身躯之时，才发现自己身上，竟是寸缕不着脱得精光。

蒲天河就觉得当头响了个焦雷，差一点再次的昏了过去……

他惊吓的自忖道：“老天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，莫非我……”

心正惊恐间，却闻得一阵哗哗水响之声，觅声望过去，就见隔着一扇纬幔的浴室里，一个赤身的女人，正自揭幔而出！

蒲天河只觉得面色一阵大红，全身血脉贲张。

可是当他接触到那女人一张丑脸之后，几乎使得他全身都僵硬住了，那女人不是别人，竟是文素姬。

这时就见她赤裸着雪也似白的肉体，腰肢款款的走到了床边，哧哧笑道：“蒲天河，这一次你该称心了吧？”

一面说着，自床上拿起了粉红色的绸巾，在身上擦着，那双眸子里，荡漾出无限春情。

她有意在蒲天河身前展示着她可人的身段，不时的发出淫贱的笑声。

蒲天河就像抽筋似的战抖了一下，道：“你……我……你昨夜也睡在这里！”

文素姬穿上了大红色的肚兜儿，向他抛了一个眼波，贱声笑道：“岂止是睡了一夜……我的好丈夫！”

说着，她走过去，慢慢弯下了身子，把那张丑脸，挨近在蒲天河脸边，用令人作呕的声音道：“哥哥……人家什么都给了你了，你再不要我，可是说不过去了！”

说时端了一下肩膀，哧哧一笑，伸出一只手，轻轻在他被子上打了一下，道：“你呀，好坏！”

说完，竟自张着一张血盆大口淫贱的笑了几声，伸出一双皓腕，有意理了一下散在脑后的头发，扭了一下身子，惺松着眼睛把身子慢慢伏下来，呐呐道：“哥哥，我们已经是夫妻了呀！”

蒲天河只觉得一阵天眩地转，差一点又要昏了过去，他知道自己为对方怪果迷失知觉之后，竟是作出了大大的错事，如果丑女所言属真，自己尚有何面目再去见娄小兰？尚有何面目再去与小兰结为夫妇关系？

想到这里由不住闭上眸子，热泪滚滚而下。

丑女见状，哑然道：“咦！你怎么啦，干嘛哭呀？”

蒲天河这时真恨不能一掌立毙对方于掌下，可是苦于全身无力，又怕一击不死，反倒是害了自身，当时内心忍着无比恨楚，张开了眸子，冷冷的道：“其实你又何必如此？你莫非不知我原本就愿意和你结婚的？”

文素姬怔了一下，咧着嘴笑道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？”

蒲天河道：“自然是真的，你真是傻透了！”

文素姬一双怪眼，在他脸上转了一转，猛地跳了起来，突然又扑到床边，大声笑道：“蒲哥哥，你真好，自从我第一眼看到你，我就知道你是喜欢我的。哈！果然我猜对了！”

蒲天河目光内，这一刹那，泛出了杀机，只是他仍然装成十分平静的样子，冷冷的道：“你现在相信了我的话，总该把我身上穴道解开了吧，莫非要我在床上躺一辈子不成？”

文素姬嘻嘻一笑，一双小眼打量着他，良久才道：“我自然会为你解开的，只是你却要答应我一件事！”

蒲天河冷森森的笑道：“什么事情？凭我如今关系，你还不相信我么？真是笑话了！”

文素姬最喜听这种话，一时乐得全身直颤，她用手打了蒲天河一下，咯咯笑道：“只要你心口如一就好了，并不是我不相信你，如果我解开了你的穴道，你跑了我可怎么办？”

蒲天河冷笑道：“我为什么走？”

文素姬一笑道：“只要你发一个誓，我一定放开你！”

蒲天河内心一动，暗想此女倒也有她一套，但是他此刻已恨此女入骨，如不能手刃了她，绝不甘心！

这时闻言，他暗中咬了咬牙，狞笑道：“要怎么发誓？”

文素姬目光望着他一笑道：“如果我解开了你的穴道，你要答应与我成婚，如违誓言，你……黄沙盖顶，尸身不全！”

蒲天河不由打了个冷战，心说好毒的誓言。

可是他面对丑女，热血怒张，几乎已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，此时别说是他

盟誓，只要能手刃了文素姬，叫他马上死他也愿意。

当下蒲天河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冷笑道：“好，好，我依你就是！”

说罢全身战抖了一下，面现杀机，却依言道：“天地明鉴，我蒲天河今生今世，愿与文素姬结为夫妇，如违誓言，黄沙盖顶尸不全！”

说完之后，望着文素姬道：“这样你可放心了？”

文素姬这时脸上那种兴奋的表情，真非笔墨所可以形容，她猛地抱住了蒲天河身子，道：“哥哥你真好……有你这几句话，我总算放心了。好，我这就为你解开穴道！”

说罢由一个黑漆葫芦之内，取出一粒黄色药丸，笑向蒲天河道：“你只要吞下了这丸药，就可以复原了，其实我不曾点你的穴道，只不过是吸进那红果毒烟太多了些，此刻血脉尚未打开罢了！”

说罢亲手把药丸送至蒲天河口内，又为他酌上了一杯水，扶他坐起，把药丸吞下。

蒲天河在坐起身时，目触到自己赤露的身子，禁不住全身抖动了一下，文素姬笑道：“我真该死，竟忘了为你穿上衣服……”

说罢，就回身把放在一旁的衣裤取过来，亲自为蒲天河一件件的穿上。

蒲天河伸了一个懒腰，慢慢站起来。

这时，他觉得身上的内力，已在渐渐的恢复着，试着举了一下足步，已可以行走。

文素姬望着他乐道：“你看，我没有骗你吧，再等一刻，你身上才能完全恢复过来，现在还不能用力，坐下来先歇一会儿吧！”

蒲天河面色苍白，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文素姬笑道：“这是我所居住的‘文秀阁’。你放心，没有外人，我父亲他们是住在别的院里！”

蒲天河目光并不直视着她，只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！这里可以通沙尔湖么？”

文素姬嘻嘻笑道：“就在沙尔湖边，风景才是好呢，等一会我带你出去走走，你就知道我们这里比娄小兰那里要好玩得多！”

蒲天河听她一提到娄小兰，禁不住内心一阵发酸，当下惨笑了一声道：“事到如今，还提她作什么？”

说罢站起身来，走过去把房门关上，文素姬怔道：“你关门作什么？”

蒲天河回过身来，哈哈笑道：“关上门窗，我二人才好说话呀！”

文素姬啐道：“你呀！我还当你是个老实人呢！”

蒲天河频频笑着，又把两扇窗户关上，猛然回过身来，就见他面色一片铁青，目光发直，他身子更是战抖得厉害！

文素姬吓得由床上站起来道：“你……你这是怎么啦？”

蒲天河由不住又发出了一阵狂笑之声，声震屋瓦。

文素姬忽然一惊，才开始发觉出对方有些不妙，她吃惊的退后了几步，道：“你笑什么……”

蒲天河笑声一停，猛虎目放光，道：“文素姬，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，怪不得我蒲天河心狠手辣！”

文素姬神色一变，猛然跃开道：“你疯了！蒲天河……你忘了你发的誓么？”

蒲天河怒发直耸，双目赤红，猛地扑了过去，双掌平胸而出，发出了凌厉的两股内力，直向着文素姬身上打去。

文素姬身子一闪，已到了墙边。

就见她一抬手，已把一口长剑自墙上摘了下来，剑光一闪，已把宝剑抽出，掌中剑划出一道银光，反向蒲天河面门上劈去！

蒲天河狂笑了一声，身子已闪到了一边，文素姬的剑擦着他身边落了下来。

文素姬再想回过剑身，却已不及，就见蒲天河身子如同旋风似的扑到了她面前，右掌一现，“呛啷”一声巨响，文素姬一个踉跄退后了一步，掌中那口剑，竟被击得飞了出去，落在地上。

蒲天河就像是一头发怒的狮子，只见他双手一分，已把新从木尺子处，学得的一手绝技“双飞云翅”施展了出来。

随着他的一声断喝之下，这双手，已实实的按在了文素姬双肩之上，他怒叱了声：“坐下！”

双臂一振，文素姬一个踉跄，已坐倒在地，文素姬的一双肩骨几乎都为之扭断了，痛极之下，就地一滚，直向门边扑去。

可是，她足尖方自跨出了一步，一口冷森森的剑刃，已逼在了她后心之上。

文素姬吓得怪叫了一声道：“你不能杀……哦……”

她身子霍然转过来，看见了蒲天河那张愤怒而失去了理智的脸，吓得打了一个冷战。

现在她已完全的绝望了，身子几乎萎缩了下来，就在这时，那口冷森森的剑刃，已由她前胸贯穿了进去，文素姬发出了一声哑叫，倒在血泊之中。

蒲天河目光赤红，注视着她，发出一声狂笑，就见文素姬倒在血泊中的身子，抖颤着又爬坐起来。

她那张丑脸上，作出一个极为痛苦的表情，只听她断断续续的道：“你……何必如此？你……”

鲜血自她嘴角里连续的淌下来，终于，她又萎缩了下来，只听她嘴里讷讷道：“傻……子，我是骗你……的……我只是太爱……你……喔……”

蒲天河目睹着她最后颤抖了一下，就归于寂静。她是死了！

也说不出来是种什么样的感觉，蒲天河只是觉得无比的伤心，他双手用力的捂着脸，一滴滴的泪水，自指缝中流出来！

他虽然杀了文素姬，可是内心并不能减少那种羞辱的感觉，相反地，自己杀了一个女人，更感到内心羞愧和不安！

门外有人用力的敲着，蒲天河才忽然的警觉过来，这个地方，他不便再留下去，应该速去为妙。

顿时匆匆打开了窗户，腾身跃了出去。

他身子方一落地，才发现院子里竟是站满了人，有几个人探头向窗内望了望，皆都大叫了起来，只是他们说的话，蒲天河却是一句也不懂。

蒲天河手持着染满了鲜血的利刃，一直扑到了院墙边，就觉得身后有人紧紧追过来，他猛然回过头来，运动手中剑，一连砍倒了两名身着灰衣的汉子，身形纵起来，已扑上了墙头。

这时更多的人，已扑到了墙下，刀剑齐施，蒲天河不想再多伤人，就挥动掌中剑，把来犯的兵刃，纷纷格在了一边，就势飘身下墙！

这时他才发现到，墙下竟是一片宽阔的湖水，可能就是沙尔湖，仅有少许的陆地可供行走，再向前行走一步就是湖水。

湖水澄碧，万顷绿波，再高深的轻功绝技，也莫能渡过！

水面上吹过来阵阵的寒风使得他清醒了不少，他紧紧握住剑，望着眼前的湖

水，内心充满着悲愤。

大群的人，自他身后偃了过来，他这时除了背水一战之外，几乎是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。忽然他感觉到，自己已丧失了生存的意义，一个人存在世，如果不能保持自身的清白，实在不如一死，这种道理不单是一个少女应该切守，其实一个男子汉又何尝不是一样？

想到此，他就像一头愤怒的狮子，猛然回过身来，迎着来犯的众人挥刃一阵乱砍。

乌衣寺的人，这时已全惊动了。

那位乌衣教主，在得悉爱女已然丧生之后，更是悲愤欲狂，匆匆赶来。

蒲天河迎着乌衣寺弟子，使出了所有的本事，只杀得那些弟子弃盔掷甲，尸横遍野，他整个身上，全为鲜红的血染满了。

乌衣寺内有成百上千的弟子，可是却也经不住如此折损，未几，已纷纷逃窜。

忽见墙头上纵起一条人影，现出那个枯瘦的乌衣教主。

就见这老头儿，一身灰衣，头上戴着怪样的一顶草帽，最奇怪的是，他手上所拿的兵刃，竟是一对金光闪烁的大铜铃。

蒲天河用手中剑支着地，全身已有些摇晃不已，他狂笑了一声道：“来！来！来！老头儿，我杀了你那不要脸的女儿，你来为她报仇吧？”

乌衣教主虽不谙汉语，却也猜得出对方言中之意，此刻就见他身子翩然自墙头上飘身而下，口中发出了一声尖锐的怪啸。

其他的弟子，听到了他这声怪啸以后，纷纷的闪到一边，蒲天河心中正不解老人这是什么用意，忽见对方瘦手一扬。

蒲天河只当他有什么暗器打来，慌不迭抬起了手中长剑，可是出乎意料之外，却听得“叮当”一声脆响，遂见对方手中那个大铜铃竟自脱手而出，直向着自己这边疾飞了过来！

原来他手中那双铜铃，是由一根极为细长的链子结系在一起，施展起来，可以像流星锤一般的运用。

这时那双大铜铃，直飞到了蒲天河面前，距离他面门，大概不及二尺！

蒲天河一剑撩去，却见老人右手霍地向后一带，空中的铜铃，由不住又发出了“叮当”两声脆响。

由于距离太近，这种声音的效果就更强烈，蒲天河只觉得心神为之一荡，禁不住足下一阵蹒跚，差一点跌倒在地。

这时他才明白，原来乌衣教主手内这双铜铃，除了当兵刃施展以外，竟然还有慑魂作用，如此看来，真正是不可轻敌了。

一念未完，乌衣教主左手铜铃又脱手而出，这一次却是落在了另一边，如此左右交替着，这对慑魂铃发出了极微妙的作用。

只听得一片噪耳的叮当声，蒲天河仿佛觉得满空全是飞动的铜铃影子，同时脑中一阵昏眩，一交跌倒在地！

乌衣教主第二次发出了一声怪啸，猛地赶上一步，双铃齐出，一双铃子，挟着两股极为尖锐的劲风，向着蒲天河南门之上打了过去。

蒲天河总算是定力坚定，乌衣教主铃声一歇，他立刻就清醒过来，这时见状，猛地腾身而起，掌中剑一点对方铃上的飞索，身子已旋到了老人身后，掌中剑“白蛇吐信”，直向着乌衣教主后心上猛扎了过去。

乌衣教主冷冷一笑，他身子向前一折，整个人身，几乎全倒在了地上，同时之间，他手中那双铃子，却向蒲天河一双耳鼓上猛然贯过去。刹那之间，这一老

一少已打成了一团。

蒲天河由于疲累过度，行动上自然大打折扣，再者乌衣教主这双铜铃上的招式，实在是怪得出奇，在往常他尚可以用心与他周旋一二，不见得就不是对方敌手，可是此刻他实在是有些疲于应付了。

十数个照面之后，他已感到精疲力尽，偏偏对方却是越战越猛，奇招累出不穷！

眼看着，蒲天河就要败下来，死在对方双铃之下，这时候，碧波间却飞也似的驰来了一艘小舟。

小舟上，一前一后俏立着两个佳人，正是沙漠虹萎小兰及蒋瑞琪。

她二人在悉知蒲天河失踪的消息之后，很快的联想到乌衣教，果然在这里找到了蒲天河。

由神色上看来，萎小兰确实吓坏了，她频频催促道：“快！快！”

蒋瑞琪向前望了望，也是吓得神色大变，道：“天呀！这么多人打他一个呀！”

此时离岸边尚有数丈距离，萎小兰再也忍不住，她手上拿出一面红色的小雕弓，张弓搭箭，嗖嗖嗖一连射出了一排弩箭，岸边的一排乌衣弟子，立时中箭倒地。

萎小兰娇叱了一声，道：“蒲大哥不要怕，我来救你！”

说时身子猛地拔了起来，已落在了岸边，就见她玉手一翻，已把扑上来的另两个汉子打得斜飞出去。

乌衣教主乍然发现萎小兰来到，不禁怔了一下，随即大怒！

只见他狂啸了一声，竟然舍下了蒲天河，猛然向着萎小兰扑去。

蒲天河猛力的向一边一纵，正好迎上了蒋瑞琪扑来的身子，后者伸出一只手猛地把她拦腰托住，道：“蒲兄，我来救你！”

说时，双手把蒲天河摇摇欲倒的身子托了起来，飞身纵上小船，匆匆把他放到船上。

蒲天河见二人来到，内心才算松了一口气，可是另一种心情，却使得他有“羞于见人”的感觉。

尤其是萎小兰，他几乎没有勇气再看她一眼，在她娇艳的芳容之前，蒲天河更感到一种罪恶的自责。

蒋瑞琪把他匆匆放下来，目睹着蒲天河这种披发仗剑，全身是血的模样，使她吃了一惊，她安慰蒲天河道：“你休息一下，我去助小兰一臂之力，马上回来！”

蒲天河点了点头道：“姑娘去吧！”

蒋瑞琪匆匆由身上取出一把精光四射的匕首，娇躯再次腾起，已落在了岸上，这时萎小兰正与乌衣教主战在一团，蒋瑞琪大声道：“我们没有时间同他们打，他们人太多！”

说着手中匕首一撩，正砍在了乌衣教主慑魂铃链之上，她这口匕首，乃是蒋寿当年随身之物，有斩金切玉之利！

这时就听得“呛”的一声，火星一冒，链上金铃，竟为她斩落坠地，另一个铃子由于重心忽失，竟自由乌衣教主手中斜飞了出去，通的一声，落入湖水之内。

乌衣教主想不到对方匕首竟是如此锐利，双铃忽然失手，不禁大吃了一惊，萎小兰宝剑向外一逼，迫使得他一连后退了五六步。

萎小兰娇叱了声：

“老头儿你纳命来吧！”

正要挺身上去，却为蒋瑞琪赶上来一把拉住她道：“快走吧！”

娄小兰忽的想起蒲天河道：“他呢？”

蒋瑞琪回身指了一下，就见蒲天河正自运用一双木桨，对付着一双涉水扑上的汉子，娄小兰掠过身子，娇叱道：“看剑！”

就见她宝剑一分，已把其中一人砍倒水中，剩下的那一名吓得一回头，叫蒲天河一木桨打在了头上，顿时也倒在水里。

娄小兰匆匆纵身上船，这时再也没有人敢上来送死，都吓得怔在了一边，倒是乌衣教主，眼见得二人挟着蒲天河上舟，心有未甘。

丧女之仇，焉能不报，这时他就地拾了一口兵刃，飞身扑过来，却为蒋瑞琪连发了两口飞刀，又给逼了回去。

二人匆匆登舟，蒋瑞琪由蒲天河手中接过了木桨，笑向蒲天河道：“我的大爷，你还不躺下来歇歇，交给我吧！”

说罢，运动双桨，小船立时向湖心驰去。

蒲天河目光在娄小兰身上转了一眼，叹了一口气，垂头不语。娄小兰望着他，现出无比关怀的情意，良久才道：“你身上有伤没有？”

蒲天河摇了摇头，娄小兰秀眉微皱道：“你怎么跟他们打起来的？”

蒲天河又摇了摇头，他只觉得面上一阵发热，这一日夜所经历的事情，实在使得他难以启齿。

湖风一阵阵的吹过来，小船快速的前驰着……

娄小兰目睹着心上人这种狼狈的样子，内心更有说不出的难受，她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一定上了那文素姬的当了！”

说到此，蛾眉一挑到：“她人呢？”

蒲天河这时木然不动，坐在船头上，他内心愈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愧疚，当时抬头看着小兰道：“她死了！”

娄小兰一惊，道：“是你杀的？”

蒲天河木然的点了点头，忽然他苦笑道：“姑娘，我……”

说到此，他又顿住，忽地一咬牙，只见他身子向前一纵，扑通一声纵落水中。二女见状，俱吓得惊叫了一声，双双跟着都跳下水去。

蒲天河一心寻死，在身子一落水的当儿，猛的自点心脉穴道，喝了几口水，立时昏了过去。

他身子在水内乍沉又浮，只是娄小兰、蒋瑞琪皆知水性，她二人在侧，怎会容他如此就死了？在她二人合力的救助之下，蒲天河终于为她们拖到了岸边，捡回了这条几乎丧失了的生命，可谓之险哉！

当他悠悠醒转时，似乎又是一番景色，这种感觉就像在乌衣教丑女房中一样的，他被安置在一张舒适的软床上。

蒲天河蓦地睁开了眸子，翻身坐起来，才发现又已经回到了娄骥的书房之内，在他床边坐着几个人，娄骥、娄小兰、蒋瑞琪以及师父木尺子。

除了木尺子以外，其他三个人，皆都是一脸愁容，娄小兰更像是哭过了一样的，一双瞳子肿肿的。

蒲天河一醒转，木尺子首先呵呵笑道：“怎么样，我说过不要紧的吧！”

娄骥探下腰来，长眉微皱，现出无限关怀，道：“兄弟，你不必多想，好好歇息……你何苦要作践自己，为了什么呢？”

蒲天河只摇了摇头，不发一语。

娄骥叹息了一声道：“这都怪我们交友不慎，才惹上了文素姬那个丫头，她怎么你了？”

说到此，这位在沙漠里称雄已久的侠士，猛的双眉一挑，现出了满面的怒容，可是继而一想，他却由不住又微微一笑道：“听说，那文素姬已然死在了你的手中，这口气，你总该消了。来，忘记了这件事吧！”

娄骥说着，伸手在他肩上拍了几下。

蒲天河揭开被子走下床来，走到了窗前，他默默地望着窗外一语不发。

蒋瑞琪忍不住皱了一下眉道：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蒲兄你怎么不说呢！”

蒲天河摇了摇头，苦笑道：“感谢姑娘救命之恩，只是……无可奉告！”

蒋瑞琪微微笑道：“你别心里过不去，乌衣教里那些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，你杀了他们，正是等于为这地方除了害了！”

蒲天河只觉得内心无比的烦闷，他实在是不习惯这么多人全围着自己……

试想他所遭遇的事情，又怎能当着娄小兰的面说出来？可是自己又是耿直惯了，不擅说谎，他偷偷地抬起头望着娄小兰，却见小兰那双哭红的眸子，直直地望着自己！

蒲天河终于又失去了勇气，他摇了摇头，苦笑道：“我实在是无可奉告！”

蒋瑞琪还要再细细的追问下去，却见娄小兰猛地自位上站起来，道：“算了，人家不说何必紧问，咱们也别老在这里讨人家厌，我们走吧！”

说着一拉蒋瑞琪，蒋瑞琪笑看了蒲天河一眼，道：“别拉，别拉，我走就是！”

娄骥站起来，想拦阻她，却见蒲天河面色极为不好，他心中一动，暗想蒲天河莫非真的对小兰有什么介怀不成？

想着，他就任二女下楼而去，遂向蒲天河道：“你有什么心事，现在总可以说了！”

蒲天河仍然是摇头不言，娄骥本是直性之人，见状也不禁有些不悦，当下冷冷的道：“莫非你对明天订婚之事不乐意么？”

蒲天河顿时一惊，他面色一变，道：“明……天……”

娄骥忍不住一声朗笑道：“蒲兄弟，你如果为此不悦，实在是不必要，我妹妹因爱你是个侠义之士，才慨然允婚，并非是一定要缠着你……哈哈，兄弟！”

他十分慷慨的接道：“……你这么三番两次的变志气馁，休说小妹伤心，就是我这个大哥，也未免齿冷。既如此，这段婚事，就不必再谈了！”

说罢拂袖而去，蒲天河慌忙叫了声：“大哥！”

娄骥却是理也不理的下楼而去，蒲天河还要追上去，却为木尺子一把拉住他，道：“不要追了，你给我站住吧！”

蒲天河听师父语音不善，不禁一怔，果然木尺子满头白发都直立了起来。

这老头儿，还是很少发这种脾气，就见他一只手用力的抓着蒲天河肩上，冷笑道：“小子，这件事你跟我说清楚，你不说清楚，连我都不饶你！”

蒲天河忽然咬了一下牙，道：“婚事是不必再谈了！”

说罢频频苦笑不已，木尺子呆了一呆，怪笑了一声道：“不必再谈了？哈！好个小子，你原来是这种人？我木尺子是看错了你了。好！好！你先给我坐下来，慢慢说清楚！”

说完，这老头子气呼呼的坐了下来，望着蒲天河冷冷笑道：“你究竟是为了什么？”

蒲天河忽然跪下来，道：“师父，弟子作了一件大错之事……此刻想来，羞于出口，并非是我对婚事不满，实在是怕玷辱了娄姑娘的清誉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木尺子一惊，道：“你作了什么事？快说！”

蒲天河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，当时断断续续，遂把为丑女玷辱之事说了一

遍，木尺子听完这一段经过之后，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这么看来，那文素姬却是死有余辜。不过……”

说罢，又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你也不必为此自责太深，任何人遇到你那种遭遇，也是莫可奈何。这么吧，这件事你暂不必提，由我去对他兄妹说说看，我想娄氏兄妹乃是侠义中人，绝不会为此而小看了你！”

蒲天河摇了摇头道：“师父你错了，此事并非是为求得他兄妹谅解，我就能安心了，实在是我自愧不配，就是娄姑娘原谅了，我又何能自安？”

木尺子怔了一下，遂把他扶了起来道：“你坐下说。唉！想不到天下竟然会有这种事情，妈的，惹火了我老头子，一把火烧了他的乌衣教！看看他们还有什么手段！”

蒲天河苦笑道：“这又有何用？其实又不关乌衣教什么事，全是文素姬一人种下的恶果！”

木尺子冷冷一笑道：“文素姬既然已死，这事也就不必再提了，莫非你还为这件事记一辈子，终身不娶了不成？”

蒲天河紧紧地握住拳头，狞笑了一声道：“也只有如此！”

木尺子呆了一呆，遂笑道：“好吧，这是你的事情，我也没理由管你，可是不论你结不结婚，这件事总不能老记在心里头！”

说罢，站起来叹了一口气，就转身走了。

蒲天河在室内发了半天怔，越想越不是味儿，他极想去找娄骥，向他解说一番，可是这些话怎能说出口？

想到娄氏兄妹对于自己的许多恩情，自己竟是无以为报，而娄小兰那种天姿国色的美妙佳人，眼看就将是自己的妻子，而半途中，竟然会生出如此不幸的事情来。

虽然，自己只要老下脸来，照样可以与她结成连理，共享神仙美眷，可是，对于别人尚可，对于自己所心爱的人却怎能相欺？万一以后为她发现了事实，岂不更看低了自己为人？可是……

可是，自己又怎能事先坦白的告诉她这件事？真要告诉了她，岂不要伤了她的心？

所谓美满的婚因，在于男女双方的清白健全，自己婚前先已埋下了如此污点，坏了清白，怎可望来日的幸福？

“不！绝不能告诉她！”

蒲天河长叹了一口气，他是一个志节观念极重的人，这件事实在是使他一想起来，就感到罪恶深重。

这件事既然说又不能不说，不说又不行，明日订婚已不必再谈，自己再留在此，实在是失去了意义，不如走了吧！

想到这里，内心实在是烦得厉害，记得上一次误会文素姬为娄小兰之故，自己也曾留书而去，此事始终令自己惭愧。

却未曾想到，一波方平，一波又起，这一次依然是为了文素姬，第二次留书出走，形同戏剧，未免幼稚可笑，可是舍此别无良策，真正是恨恼人也。如此看来，那文素姬真正是自己命中的魔星，害人匪浅！

他一个人凭窗痛想，真可说“痛定思痛，痛何如哉！”直到了傍晚时分，阿力为他送了饭菜进来。

平日此时，娄骥定必来此与自己共食，相谈甚欢。今日却自己一人，看起来，那娄骥定必是生自己的气了！

这种感触，使得他愈发不是味儿，草草食毕，天色已渐渐黑了。

蒲天河把属于自己的少许衣物打点了一个行李，想到了娄氏兄妹的恩情，真不舍就此而别。

他于是留下了一封长信给娄骥，声明自己是迫不得已，不得不作别而去，尤感愧对娄小兰的知爱，来生犬马也必报他兄妹的宏恩！

信写好了，掷笔而起，总觉得如此作，有欠光明，他自忖道：“也罢，如果此刻娄骥来到，我就当面跟他说个清楚，再为作别，以免他事后又骂我无情。君子行事理应光明磊落！”

想到此，又勉强等了一个更次，始终未曾见有什么动静，他内心此刻真是矛盾极了，又想走，又想留下来，心神几经交战，他才拿定了主意，把书信留在桌上，背好行李，带起了他那一把五岭神剑，推窗向外望了望，只见月夜无人，正是夜行人出没的良机。

“走吧！”他对自己说了一句，遂腾身飘窗而出。

身子飘落地面，前行了里许左右，已然来到了娄宅墙边，忽然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糟了，我莫非也不跟木尺子打个招呼么？”

想着便又折回身子，穿房越脊，来到了木尺子居住处，月夜之下，但见他那一扇窗子半开着。

蒲天河心中不由暗想，此老真个是疏忽，睡觉之时，竟连窗子也不掩上，莫非不怕人来，把他那枚“绿玉匙”偷走么？

想着已经飘飘的来到了室内，只见室内空空如也，并不见木尺子的人影，书桌上只留青灯一盏，为风吹得晃来晃去，时明时灭。

蒲天河心中一动，暗想他上哪里去了？

他心中想着，再一细看，敢情原来非但是他人不在，就连他随身的那一点破家当，也是都不见了。看来，很可能这老头也和自己一样，是不告而别了吧？

想着，心中实在是奇怪，虽说自己与他，不过是萍水相逢，并无深交，但是在名份上来说，到底有师徒之谊，怎么他说一声走，却连自己也不知照一声，看来真是未免寡情了些！

当下，他又耐下心来等了一阵子，仍不见人来，他断定木尺子必是走了，他定是担心他那一笔财富，私自取宝去了。

想罢，就信手抽出笔来，在一张纸上留了几个字，定了后会之期，这才翻窗而去。

天空，有几颗小星，明月光宇，夜凉如水，蒲天河一路驰来，翻过了高大的院墙来到了门外小桥。

他本有一匹马，却遗落在乌衣教内，犹记得前次偷马盗剑之荒唐，这一次只有靠自己双足行走了。

午夜，疾风凛冽。

蒲天河匆匆踏上行程，他本没有一定去处，因想到离开中原甚久，不如回去看看。他心怀惊虑，又怕为娄兄妹发觉追上来，要自己回去，那时候反倒是丢人现眼，于是足下加快，施展出一身轻功绝技，沿着那道“库鲁克郭勒河”，直向上行。记得昔日娄骥曾告诉过自己，直行上去可至“黄芦冈”，如此行进，烟墩儿、苦水子、星星峡，就可入到甘肃境界。

他记着这一条路，一路疾驰下去，足足跑了一个时辰，才恍惚的发现前面不远处，似有几户人家。大地静得怕人，连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只有“库鲁

克郭勒河”流水的声音。

渐渐地，他似发现到这条流水的尽头，自己这一阵紧赶，少说也行走了几十里之外，但觉得全身汗下，气呼呼。河水的尽头，散着无数的大鹅卵石，最大者几乎可以容人卧倒，蒲天河实在是太累了，他忖思着姜氏兄妹绝不会找到这里，自己何不在此先歇息一下，养足了精神，以便明日天亮之后，再随着一帮骆驼客人上路，岂不是好？

于是，他就把背后的行李解下来，找了一块平滑的大石头坐了下来。

他匆匆上道，竟连吃的食物以及饮水都没有带，此刻由于赶路，劳动过甚，这一静下来，立刻觉得肚子里又饿又渴！

无可奈何之下，他只得伏身河边，喝了几口冷水，只觉得河水奇冰，镇人心肺，几口水下肚，冷得他直打寒颤，野地里刮来的风，尤其使他冷得打颤，方才的汗水，吃冷风一袭，立时透体如冰。

他实在冷得受不住，只得盘膝石上，想运用内功调息，来防御身外的寒流绕体。

这附近怪石如林，参差不齐，望过去就像是一个个的人，围坐一旁。他心中不由微微一动，目光由不住四下望了一眼，这本是一个毫无用意的动作。谁知当他目光一扫的当儿，却为他发现了一件奇事，原来就在自己身侧丈许以外的地方，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。他起先以为是一尊怪石，等到望过以后，才觉不对，当时吓得“哦”了一声，再细细一看，果然是一个老人！蒲天河这一惊，直连身上的奇寒也忘了，当时由石上一跳而起，惊叱道：“什么人？”冷目之下，那老人就像一尊石像似的，一动也不动，蒲天河大着胆子走近过去，却见是一个老人，正自垂首打坐。他走过去，惊奇的道：“这个时候，居然还会有人在此打坐，真是怪事！”这本是一句自言自语的话，不想那老人听过，忽地一怪笑道：“怎么！许你半夜抽疯，就不许我半夜在此打坐不成？你才是奇怪呢！”说罢，哈哈大笑了起来。蒲天河心中一动，因为老人这种口音太熟了，当下再仔细一看，顿时吃了一惊，一连后退了几步道：“是……你……师父……原来是你呀！”原来石上的老人，并非外人，竟是老少年木尺子，不知怎么，他竟然也来到了这里。这时木尺子呵呵一笑，由石上猛然站起来，手指着蒲天河道：“小子，果然我没有猜错，我就知道你逃跑，而且还认准了你一定会经过这里。小子，你说你佩不佩服我的神机妙算？”蒲天河面色一红道：“我也曾到你老人家住处去过，只是你已不在那里，原来你竟然先来了这里！”木尺子哈哈笑道：“你那一点鬼心事还当我不知道么？小子，现在你说怎么办吧！”蒲天河怔了一下道：“你老人家来此用意是什么？反正我既然出来了，实在不便再回去了！”木尺子冷冷一笑道：“哪一个又勉强你回去来着？”说罢，由不住神秘的一笑，道：“现在我们不谈姜家的事，出来了就出来了，正好，我现在要一个帮手，难得你送上门来，没有说的，你得跟着我了！”蒲天河一怔道：“师父要去哪里？”木尺子嘻嘻一笑道：“我的那点心思你还能不明白？”

蒲天河忽然想起，就点了点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老人家可是要去找寻那批宝藏？”

木尺子闻言，哈哈一笑，左右看了一眼，道：“小子，你知道就好了，可别大声的嚷嚷呀，要是给人家听见了，可就又要起坏主意了！”

蒲天河皱了一下眉，他对于这件事最没有兴趣，当时不大乐意的道：“这件事我看还是你老人家一个人去吧，我去又有什么用？我又不想发财！”

木尺子陡然自石上跃起来，紧紧的抓住了他一双胳膊，睁大了眼道：“听着，这是命令，这件事你非去不可，谁叫你是我徒弟呢，我不找你找谁？”

蒲天河频频苦笑：“可是……可是我实在不想去……师父，我看还是你一个人去吧！”

木尺子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摇头道：“小子，你可真是我所遇见最奇怪的一个人了，我这宝藏是见者有份，你只要跟我去，还能少得了你那份吗！”

蒲天河知道强他不过，再者自己此去并无一定去处，不如就暂时先随他去，为他把这件事作好，也算略尽一些弟子之劳。

想到此，他点了点头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就随你老人家去一趟就是了，只是我可不要什么东西！”

木尺子点头笑道：“只要你人去了就行，要不要是另一回事！”

说罢咧开大嘴，喜得连连拍着巴掌，蒲天河见他只要提到他那一笔财富，立刻就眉飞色舞，兴奋之极，不禁使他感慨不已。金钱之于人，实在是太重要了，像木尺子如此年老之人，竟然也摆脱不了这种诱惑，可谓财迷之极！

他当时皱了一下眉道：“只是有一样，我如帮你老人家找到了那笔财富，老人家可要放我走才是！”

木尺子抬头想了想，嘻嘻一笑道：“我老人家还要重重的谢你！”

蒲天河道：“只要你放我走就好了！”

木尺子嘿嘿一笑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我倒是可以放你，只怕到时候有人放不过你啊！”

蒲天河知道他是在说娄小兰，不由脸上一红，也就没有再接下去。

木尺子伸手摸了摸他，惊道：“光顾了说话了，你这个样子大概是饿了吧！”

蒲天河点了点头，木尺子狂笑一声道：“小伙子，在沙漠道上老实说，你的确是嫩得很呢，没有食物没有水，你就敢上路？”

蒲天河脸上一红道：“谁又想到这些事？”

木尺子哈哈一笑，一面自身边袋内，摸出了一大张油饼，递给蒲天河道：“今天你幸亏是遇见了我，要不然你可就难免饿死道旁了，这地方饿死个人可是常事。”

蒲天河实在是饿坏了，当时接过饼来，三口两口吃了下去，立时他就觉得身上暖和多了。

木尺子抖了抖身上的衣服，笑道：“时候可是不早了，我们先睡他一觉，明天天亮了再说！”

只见他说完话，又由身旁石上，拿起了一个折好的皮帐篷笑道：“来，来，来，找个平坦的地方，把这玩意儿支起来，小伙子你跟着我跑，总不会叫你吃亏的！”

这些地方，蒲天河倒是没有话说，二人遂走到河岸边一块平地，木尺子霍地把帐篷抖开，支起篷柱，立时就成了一个尖锥形的帐篷，二人就暂时居住其内，躲避了由漠地里紧刮而来的寒风。

第二天黎明，二人早早的起来，“库鲁克郭勒河”被红色的太阳，渲染成一条灿烂的带子，五光十色美不胜收。

蒲天河就着河水洗漱一番，只见河水两岸，有不少的鸟儿也正在喝水，见了自己并不躲避，反倒是有几只走过来，偏头向自己端详着。空气清冽沁人心肺，蒲天河忽然爱上了这个地方，他觉得这里太可爱了。

木尺子取出了食物，二人同吃了些，蒲天河就问道：“你老人家那笔宝藏到底是藏在什么地方？现在总可以告诉了吧？”

木尺子站起来，向远处窥看了半天，用手指了一下道：“在那边！”

远处天地线上，浮现出一片绿色的影子，木尺子脸上展开了笑容道：“那是‘甜水泉’，好地方！”

蒲天河只想早一点为他办完了这件事，好回中原去，偏偏木尺子那么慢条斯理的样子，真叫人看不惯，他催促道：“那还有很远的路呢，我们快走吧！”

木尺子望了他一眼，笑道：“快走？”

蒲天河怔道：“怎么，你老人家还不想走吗？”

木尺子摇了摇头，嘻嘻笑道：“小伙子你别急，我比你还急，338 你想凭两只脚走路，我可不愿意，我们耐下心来等一等，自会有人用骆驼轿子送我们去！”

蒲天河心想这话倒是有理，遂耐下心来，果然不久，就听得沿河下流，有叮当的驼铃之声。

在河水旁边，一串骆驼蹒跚的行走着，渐渐的向自己二人这边行走而来。木尺子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站起来细看了看道：“很好，我们就跟他们走！”

蒲天河点了点头道：“那我先去跟他们商量一下！”

木尺子伸出手来在头上拍了一下，咧嘴道：“慢着！我们得想个主意！”

说着翻动一双小眼，想了一会，才笑道：“小子，你听我的，这些赶骆驼的人最不是东西，你若要坐他们的骆驼，就是给钱他们也不干，我此时有一个妙计，你只要依计而行，保险你我如愿以偿，而且路上还服侍我们周周到到的！”

蒲天河怔了一下道：“你老人家又有什么妙计？”

木尺子嘻嘻一笑道：“你可知道这些骆驼客最是迷信，最敬重的是本地的‘喇嘛占神’，因为他们迷信沙漠里有一种神，专门与骆驼商客为难，因此凡是外出之人，都暗求占神保佑，以获平安！”

蒲天河皱眉道：“可是你我都是外行呀！”

木尺子嘻嘻笑道：“你外行我可不外行，这么样吧，你只装我的跟班就行了，用不着你多说话！”

他说罢，遂自身旁取出一顶红色的瓜皮小帽，往头上一戴，一面笑道：“外面走的人，什么都得准备着！”

说时已取出一件白色的罩褂，向身上一套，那样子真是不伦不类。蒲天河也没有见过喇嘛占神是什么样子，只是看着他那样子好笑，木尺子把自己装扮好后，就地一坐，嘻嘻一笑道：“你不妨先过去给他们说说看，看看他们如何回答，你要是不行再看我的！”蒲天河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我就不相信会有这种事！”这时那群骆驼渐渐接近二人这边，只见共是十七只大骆驼，由四个头上缠着白布的驼商押着，每一只骆驼背上，都驮着小山似的一个箱子。蒲天河忙赶过去，为首那个驼商，立时举了一下手，所有的骆驼都停了下来。蒲天河见为首这个驼商，是个又黑又壮的高大汉子，他瞪着一双黑圆的大眸子望着蒲天河，奇怪的道：“呢果两马木赤！”蒲天河怔了一下，那汉子又道：“乌苏达达果儿！”蒲天河仍是不解，那汉子伸手摸了一下头，最后才断断续续的道：“你……是谁？”原来这地方种族较多，汉人、回人、满人、蒙人、哈萨克、索伦……民族之多，简直不胜枚举。这位赶骆驼的驼

商，试用了三种语音，最后才为他摸对了路数，蒲天河抱拳道：“对不起老兄，我们因跑失了马匹，想搭乘你们的骆驼，不知可以么？”那黑汉子呵呵一笑，连摇双手道：“我们是不搭客人……”蒲天河忙道：“我们可以给钱！”这黑汉子仍是摇头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你还是另外想法子吧！”蒲天河听这驼商说得一口汉语，虽是南腔北调，不过倒还能懂，已十分不易，不由又道：“我们只要到下一个市镇就下来如何？”黑汉子大笑了几声，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我们是不搭客人的！”

说着举了一下手，驼队又开始继续前进，蒲天河才知道木尺子果然没有说错，这些驼商都是不讲情面的。

他当时忙赶上一步，大声道：“喂，停下，停下！”

为首那个汉子又举了一下手，驼队又停了下来，这汉子遂跳下骆驼，怒声道：“我已经说过了，你还叫什么？”

蒲天河嘻嘻一笑抱拳道：“我师父要你去一趟！”

黑汉子怔了一下，道：“你师父是谁？在哪里？”

蒲天河一笑道：“我师父是一个老喇嘛占神，是他要我来叫住你们的！”

这驼商立时面色一变，惊异道：“喇嘛占神在……哪里？”

蒲天河就指了一下木尺子坐处，那汉子顺其手指处看了一眼，立时大惊失色，怪叫了一声，回过身来，对着驼背上其他三人连说带指的说了一遍！

那三个驼商，也都惊慌失措的自驼背上跳了下来，四个人一齐跪了下来，遥遥地向着木尺子坐处拜了一下，又回过身来，向着蒲天河一拜。

为首那个黑汉子结结巴巴道：“小占神不要……怪罪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！”

蒲天河忙扶起了他们，笑道：“你们不要客气，我师父因年纪大了，走不动，所以才叫我来打扰你们！”

这四个驼商，立时集中在一起，叽哩咕噜的商量一阵，由驼背上取下一个坐板。

那个黑汉子于是向蒲天河道：“我们马上去把大神仙请来，小占神请先上去休息去吧！”

两个驼商各人把一只腿跪了下来，放下坐板，比着手势请蒲天河坐上去，那种前倨后恭的样子，实在令人好笑。

蒲天河几乎要笑了出来，当下只好装到底了，就往木坐板

上一坐。这时另一个驼商，把驼背上的坐轿帘子掀开，现出了轿内坐椅，蒲天河反倒有些不大好意思，他坐好之后，那两个驼商，才走向木尺子坐处，不久也把木尺子接了过来。

蒲天河看木尺子那种大模大样的样子，真不禁好笑，他所带的东西，都由另两个驼商为他抬着，小心翼翼的把他送上驼背。

木尺子在本地生长过一段极长的日子，各种语言均甚熟悉，他作出一副喇嘛的样子，并且在每一个驼商背后画了几个字，又在他们头上拍一下，这几个汉子，莫不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恩宠，现出欣喜欲狂的样子。

于是，蒲天河二人，就更受到了优厚的招待，一路之上吃食茶水不断。

看看日已偏西，前瞻去处，仍是那么遥远。当夜，驼队就在一处水草丰盛的地方停歇下来。

木尺子同蒲天河当夜又被安置在一所生有炭火的羊皮帐篷里，吃着上好的油酥饼、马肉，饮奶子红茶。

木尺子乐不可支的笑道：“你看，这种享受到哪里去找去？”

才说到此，就见一个驼商大惊失色的跑过来，对着木尺子跪倒说了几句。

木尺子微微一怔，遂择手令去，蒲天河奇道：“什么事情？”

木尺子呵呵一笑道：“吃人家的饭，就得给人家办事，我们的差事来了！”

蒲天河仍不明所以，木尺子才皱眉道：“几个马贼来了，这些马贼平日是专门吃驼商，今天可算他们倒榻，遇见了你我师徒，少不得要他们吃点苦头！”

说话时，四个驼商一齐跑过来，满脸惊恐的诉说着什么，木尺子用当地方言安慰了他们一阵子，四个人仍是吓得面无人色。

这时，就听得外面蹄声得得，似有人马向这边跑来。木尺子一拍蒲天河背道：“来，小子，出去走走！”

蒲天河沿途受人供奉，很是不安，难得有此机会，为他们略献绵力，当下抓起宝剑，随着木尺子扑出帐外。

他们六人方自走出篷外，就见五匹壮马，风驰电掣般的自远处来到了近前。

马上挺坐着五个汉子，俱都是膀大腰圆，十分武猛，五个汉子每人都穿着翻毛的皮袄，手中拿着兵刃。

这帮马贼呼啸着来到了近前，人群中一人，用手中马灯向六人一照，大声喝叱着说了几句。

蒲天河却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们会说汉语么？”

马上五人立时吃了一惊，灯光遂照到了蒲天河面上，紧跟着五个人全都大笑了起来。

为首一个身穿大熊皮短袄的汉子，一晃手中铜锤，狂笑道：“这倒是难得，想不到还有汉人。小子，你别跟我们装蒜，把骆驼上的东西，全给留下来，走你们的，要不然，哈！”

说着一晃手中铜锤道：“这家伙可会砸破你们的脑袋瓜子！”

其他各人也都发出狂笑之声，一副狂傲之态，简直是目无余子！

蒲天河上前几步，冷冷笑道：“你们要抢东西，却要问一问手中这口宝剑！”

说着双手握住剑鞘，把宝剑向上扬了一扬。

五个马贼全是一怔，可是紧接着俱都发出了一阵狂笑，为首那个汉子，几乎笑得跌下马来。

他晃着手中的铜锤怪声笑道：“小子，你要用宝剑来对付我的铜锤吗？”

蒲天河冷冷一笑，点头道：“不错！”他说话时，右手已由剑鞘移到了剑柄，那汉子见状大声叫道：“好，待爷爷下马战你……”

蒲天河身子向上一贴，冷笑道：“何需下马，看剑！”

就见他右手向外一展，白光一闪，当空就像是闪起了一道冷电也似。

他那口“五岭神剑”，一出—收，总共不过是弹指之间，宝剑发出了“锵”地一声脆响，一颗鲜血淋漓的人头，已自马上滚落下来。

那汉子鲜血泉涌的身子，在马上抽动了一下，才叭的一声翻落马下，那匹健马被惊得扬起前蹄，一声长啸，掉身狂驰而去。

蒲天河这一手功夫，确实使得在场诸人，无不吓了一跳，其他四个马上汉子，吓得皆都怪叫了一声。

坐在第二三两匹马上的两个汉子，一个是使大砍刀，另一个却用的是开

山斧。

这些家伙们，都仗着有两膀子力气，所用的都是重兵器，这时他二人见拜兄一个照面之下，竟吃来人砍下了首级，皆都大为惊怒！

两个人各自怒吼了一声，拍马而上，蒲天河一声大笑道：“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今天叫你们见识见识厉害的主子！看剑！”

说罢身形一晃，已迎上前去，只见他左右手向外一分，几乎和先前一样的快，剑光一闪，两颗头颅，咕噜噜的滚了下来！

其他两匹马上的汉子，吓得各自怪叫了一声，拨马落荒而去！

蒲天河剑斩三寇，竟是血不染刃，一派斯文，看起来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四个骆驼商，几乎都吓呆了。

他们各自对看了一眼，倒地便拜，蒲天河微微一笑，扶起他们道：“你们这就可以放心了，这三具尸体，就烦你们就近掩埋一下，免得惹来狼群讨厌！”

四人如奉圣旨一般，赶快答应着把三具尸体拖到一边掩埋去了。

木尺子见状嘻嘻笑道：“小子，你这一手‘午夜惊蛟’施展得好极了。真利落！只是，你可知惹下了祸事么？”

蒲天河怔了一下道：“什么祸事？”

木尺子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原来不知道，这就怪了！”

说罢，目放精光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大漠地里，刀客马贼，杀人越货是常事，只是你可知道，他们背后却是有厉害的人物撑腰，要不然就凭他们那两手本事焉能如此横行？”

蒲天河冷冷一笑道：“你老莫非说，方才那五个人也是如此么？”

木尺子点了点头道：“这几个刀客，并非是本地的，他们是甘肃那边来的，由他们穿的皮衣上看来，他们像是‘大熊帮’手下的人，大熊帮的总瓢把子‘金戟小温侯’华秋水这个人，是一个相当狡猾厉害的人物……”

说到此，又冷笑了一声，接下去道：“不过，这个人，我当年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。真要是他来了，倒不能对我怎么样。”

蒲天河冷然道：“这姓华的真要来了，弟子叫他会一会我掌中五岭神剑！”

木尺子笑道：“你的武功是足可以敌他了，不过，此人在这里势力极大，遍处都有他的人，我们要想取宝，还非得让他帮忙才成，我本想与他套点近乎，想不到竟然得罪了他，这也是想不到的事情！”

蒲天河听他语气，好似在责怪自己坏了他的事似的，心中老大的不高兴。

他心里暗自想道：“那华秋水不来则已，如若真的来了，我定要他在我剑下称臣！”

想着，他一声不哼，就倒身睡下来闭目假寐，木尺子却盘膝坐在兽皮上，想着心思。

四个骆驼客不久回来，却吓得躲在一边咕咕咕的小声说着话，方才那一幕，在他们内心激起了轩然大波，他们是久走沙漠的惯客，也都知道此举的严重性，蒲天河利剑斩寇，这件事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可是他们又不敢对木尺子二人去说。

他四人商量的结果，只有提前上路之一途，于是悄悄的把货物绑上驼峰。一切就绪，东方已微微现出了白色。

他们商量了一阵子，就由其中之一去叫木尺子及蒲天河起来。这个人方

要举步，忽地面色一变，吓得哇哇叫起来，他手向前指了指，其他三个赶忙顺其手指处望去，就见远处疾驰来了大片的马群。在东方微明，雾重云浓的黎明，他们依稀可见，是一群反穿着皮袄的家伙，为数约在二十名左右。

四个驼客皆不禁吓得怪叫了起来，可是却有一人，自他们身后缓步上来，冷冷的道：“你们不要怕，有我呢！”

四人回头一看，却见是那个身怀绝技的年轻汉人——蒲天河。

只见他双手紧紧抓着那口长剑，眉宇之间英气勃发，他对四个骆驼商人道：“你们等一会，都藏在我师父帐篷内，外面的事由我负责就是！”

会说汉语的那个驼客，吓得结结巴巴道：“小占神，你……可小心……我们还是快逃走吧，他们的人太多了！”

蒲天河摇头道：“来不及了，你们快进帐去吧！”

四人抬头一看，大群人马，已来到了眼前，吓得他们叫了一声，赶忙就躲到木尺子帐中去了。蒲天河向前走了几步，气宇间一片泰然，他把一双袖子微微挽起来，袖口紧紧扎起，长衣下摆捞起系好腰上，然后狂笑了一声，向这些马上来客朗声道：“好朋友，在下恭候多时，未曾远迎，失敬了！”

第十一章天罗地网

蒲天河眼看着这为数二十余骑快马，转瞬之间，已来到近前，所来之人，全是身穿翻毛的皮衣，手上亮着明晃晃的兵刃，他们疾驰而来，卷起了大片的黄沙，端的是声势惊人之极！

蒲天河先前那一声断喝，显然未被他们听见，这时忙又上前一步，再次狂笑道：“朋友们来得好，蒲某等候多时了！”

这群人马来到了近前，一片吆喝之声，各自把马身定住了，马群间一人大声道：“二爷，就是这个小子，可小心他手里那把剑！”

为首一匹枣红大马之上，坐着一个四十左右的白瘦汉子，衣着十分考究，众人均着皮装，唯独他一身便衣，两袖清风。

这时就见他伸出一只手在当空挥了挥，众人立时就安静下来，好似唯他“马首是瞻”似的！

蒲天河一打量这个人，瘦高的身材，两腮无肉，颌下有几根黄须胡子，一脸的病容，尤其是一双眼睛，就好像永远睁不开似的！

这个人在马上抱了一下拳，哧哧一笑道：“阁下贵姓大名？方才剑劈我们三个弟兄的可是阁下你么？”

蒲天河点了点头道：“在下蒲天河，方才开罪贵帮的正是我，与那几个骆驼客商却是无关！”

马上瘦汉仰头一声狂笑道：“好！有胆子。佩服！佩服！”

他长颈收缩之间，就像是一只大公鸡，声音像是由嗓子眼里硬挤出来的一样，别提有多么刺耳难听。

说完这句话后，就见他双手向天空一伸，只听见“呼”的一声，人已如旋风似的自鞍上飘了下来。

其他各人，这时见状，呼啦一声，全数都翻身下马，只听见一片兵刃交磕之声，竟然把蒲天河团团围在当中。

那瘦汉哈哈一笑道：“蒲老弟，这可不是我们吓唬你，兄弟你也太狠了，既是遇上拿刀动剑的朋友，总也该打听打听，我们大熊帮可不是好惹的！”

说着伸了一下脖子，尖声道：“兄弟，你闯下祸了！”

众人中有人怒声道：“二爷跟这小子多说什么，妈的宰了他，老子们扒了他的心泡烧酒喝！”

余下各人闻声一齐叫起好来，磨拳晃刀，现出一片凶恶场面！

白面瘦汉尖笑了一声，上下打量了蒲天河一眼，冷冷地道：“阁下有两条路可走，一是丢下剑，跟咱们回去，另一条……哈哈！弟兄们已经说过了，只怕你要乱刀下丧命，那时候可就由不得弟兄们要扒心下酒喝了！”

众人厉声喝叱道：“扒他的心！”

“剥他的皮！”

瘦汉挥手笑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大家不要吵，他跑不了的！”

说罢，那张瘦脸向下一拉，冷然道：“姓蒲的，怎么样，现在可就听你一句话了！”

蒲天河眼看这群人如此狂嚣的情形，内心不禁大怒，只是他内心惦念着木尺子之言，因为“金戟小温侯”华秋水和木尺子有旧，此行更有关连，不便取他性命，可是这口气却是忍受不了。

当时忍着内心愤恨，对着那瘦汉子抱拳冷笑道：“阁下莫非就是金戟小

温侯华当家的么？失敬了！”

那瘦汉闻言，仰天一声怪笑，声音就像猫头鹰似的刺耳。蒲天河怒道：“华当家的，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那瘦汉笑声一歇，手指蒲天河道：“兄弟，你招子可是漏了光啦！华当家的，岂能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出来会你？”

蒲天河心中一动，冷笑道：“那么阁下又是谁？”

瘦汉阴森森的一笑，道：“兄弟，听你这么一问，果然你不是本地的跑客了，你竟连我白面狱柴风也不认识，这倒是一件新鲜的事情，莫怪你胆子这么大了！”

蒲天河哈哈一笑道：“华秋水架子倒是不小，只怕这件事……柴兄不是我小看了你，只怕你老兄接不下来吧！”

白面狱柴风闻言面色一变，怒叱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敢轻视柴二爷！”

说到此，后退了几步，一声叱道：“吴亮，把他给我拿下来！”

人群之中，立时有人答应了一声，猛地跃了出来。

蒲天河注意看来人，是一个四十上下的大汉，身上穿着一件翻毛的白皮大袄，紫红圆大的一张脸膛，其上满是胡子。

这汉子右手紧紧抓着一团银色的绳索，也不知是什么家伙，就听他嘿嘿一笑道：“小子，我叫你见识见识吴爷的‘阴风网’！”

这汉子口中说到此，忽地身子一旋，右手一甩，已把这圈银网撒了出去。

只听见“刷”的一声巨响，他手中那玩艺儿，竟然化成了一面极大的网子，直向着蒲天河当头罩了下去！

众人见状，齐声欢呼了起来。

可是他们欢呼得未免太早了一点，吴亮的阴风网还未落下去，只见黄尘扬处，竟然是网了一个空！

那“阴风网”是一种独特的怪兵刃，整个网身系上好精钢所制，其内装设有一百二十把寸许长短的小钢钩，锋利已极！

这种兵刃，一旦上了身子，那百十把钢钩，只怕会把你先钩个肢体稀烂！

吴亮就仗着这独门的兵刃“阴风网”，在沙漠地上横行无阻，丧生在他这面网下的人畜，真是不胜枚举了！

这家伙本是沙漠里一个独行的马客，后来为华秋水制服收归手下，是一个刚愎自用、极为骄横之辈。

这一次白面狱柴风带了他来，满以为可以借重他这面怪网，制住敌人，却没有想到，今天却是遇到了厉害的主子了！

阴风网向下一落，一阵叮叮之声，那百十把钢钩一阵收缩，纷纷紧钩地面，再看来人蒲天河，却如同是一只鹰隼般的飘在了一旁。

旁观众人，无不哗然大叫了起来。

吴亮一网打空，心中就知道，今天自己是遇到了厉害的对手，这小子倒也真有两下子。

这时他一网不中，忽觉背后疾风袭体，吴亮熊腰一扭，手中钢网一个倒撒，只听见“呼”的一声，他竟然把网子硬硬的拉了起来。

那面阴风网带起了大片泥土，反向着蒲天河当头再次罩了下来。

众人见状，又是一阵大声喝彩！

蒲天河没有想到对方竟然会有如此利落的身手，不由大吃了一惊！

对付这种兵刃可就不像一般兵刃那么容易了，因为它面积太大，张开来

足足有两丈方圆，只要被他网上了，那可真是没有一点办法都使不出来了。

蒲天河情急之下，就地一倒，一个疾滚。

看起来是险到极点，如非他身法奇快，这一网他是无论如何也难以逃开。惊怒之下，蒲天河发出了一声怒叱，大声道：“好冤家，我看你这一次怎么跑！”

这一次他手足同时就地面一弹，正是轻功中极为难练的“七禽”身法！

只看见当空人影一闪，众人呼啸声中，蒲天河已然落在了吴亮身侧，二人距离只在咫尺之间。

蒲天河这时手下再也不留情面，掌中剑蓦地抽出，白光一闪，直向着吴亮当头劈去。

阴风网吴亮第二次网空，早已吓了个魂飞魄散！

他自从使用这种兵刃对敌以来，就从来没有一连发过两招的，想不到此刻一连两度失手。

这时候他再想施第三招时，蒲天河一口冷剑已然逼了过来，吴亮一声断喝道：“你们快来吧！”

忽然他松下了手中网，猛地向外就闪。

同时之间，自四面八方，一连飞出了十数件暗器，直向蒲天河身上飞去！这种情形之下，蒲天河自是敌我兼顾了。

可是这位少年奇侠，一身惊人的功力，确是有出人意料的身手。

在各方暗器奇袭之下，蒲天河蓦地腾身而起。

他腾身极高，有如鹤起云霄，众马贼都吓得惊叫了起来，各人的暗器，一片叮当声中，全数都落了个空！

这时吴亮已扑到了白面狱柴风面前，大声道：“二爷救我……”

话声未完，蒲天河就像是泄地的流星，“刷”一声落了下来，正好落在了吴亮背后。

蒲天河身子向前一欺，这一次他施了一个“贴”字诀，已不容许那吴亮再逃开剑下。

吴亮猛地转过身来，发现蒲天河一张脸杀机显然，他心中一怕，脱口道：“蒲……爷……饶……”

这个“命”字还没有出口，只觉得当胸一冷，已被蒲天河掌中剑刺了一个透心穿！

吴亮“啊”了一声，向前踉了一步，扑通一声倒卧在血泊之中。

众马贼见状，齐都发出了一阵怪叫！

蒲天河掌中剑一指白面狱柴风，道：“柴二爷该你的了！”

白面狱柴风呆了一呆，忽地厉声道：“好小子，看刀！”

他身子猛然向前一欺，双手一探，已自双腿上拔出了一对匕首。

忽见他就地一翻，已到了蒲天河身边，两只匕首分左右，直向着蒲天河两肋之上同时插了下去。

蒲天河掌中剑左右一磕，柴风却腾身而起，转到了蒲天河背后。

此人倒也有些本事，轻功尤其不弱。

像如此身手之人，比之凭着两膀子力气的众马客来，自然显得异常高明了。

白面狱身子一落地，一双匕首紧贴二腕，忽地双腕向前一翻，直向着蒲天河两肩上插了下去。

蒲天河身子一转，这一次他是有意要对方出丑。

随着他身子一转之势，只听见一阵叮当之声，柴风一双兵刃，竟然双双为蒲天河那口五岭神剑削为四截！

白面狱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对方掌中剑，竟然是一口切金断玉的宝物，不由吓得面色一青，他口中怪叫了一声，转身就跑！

蒲天河早已料到他会有此一着，柴风足下方移，蒲天河却如同神兵天降似的，向下一落，已到了柴风对面，掌中剑向外一吐，点在了柴风前心之上。

白面狱吓得面色大白，汗如雨下，他讷讷道：“你……不要杀我！”

蒲天河目光一扫左右，愠道：“你手下这些弟兄，如有一人胆敢无礼，可就怪不得我手下无情了。”

柴风颤抖了一下，大叫道：“弟兄们不可乱动！”

说着频频苦笑，道：“蒲兄弟，你的武功果然高明，我佩服极了，只请你收下了剑，我们再说如何？”

蒲天河哈哈一笑道：“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！”

柴风打了一个冷战，翻着一对病眼道：“那么你要如何呢？”

蒲天河冷冷的道：“我久仰你们当家的华秋水，是本地的一个人物，你快快差人唤他前来！”

柴风咽了一口唾沫道：“蒲兄你这是何苦……”

蒲天河剑眉一挑道：“闲话少说，华秋水在一盏茶时间之内不到，可别怪我剑下无情！”

说时剑尖微微向前一送，已几乎扎透了柴风的中衣，白面狱柴风吓得一连后退了两步，道：“好……好……你的剑，小心！”

蒲天河微微一笑道：“白面狱的身手我已经见过了，就差贵当家的华秋水了，你还不着人请他来么？”

柴风点了点头，转脸向马群中一人道：“张大昆你去一趟。快！快！”

马客之中，一人应声策马而出，蒲天河见这张大昆三十左右年岁，十分精明的样子，当时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张朋友，你要快去快回，要是在一盏茶时间内请不出你们瓢把子，这位柴二爷可就沒命了！”

张大昆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休要逞狂，真要是当家的来到，只怕你小子是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
白面狱柴风生恐触怒了蒲天河，对己不利，闻言忙大声道：“你就少说几句，快去吧！”

张大昆冷冷一笑，方自掉过马头，忽然一怔，回身冷笑道：“柴二爷，你放心，瓢把子不请自到，已经来了！”

众人一齐转身望了去，果然就见远处沙地里，飞快的驰来三匹快马，三马是二黑一白，两黑马在侧，白马居中，三马行驰如风，漠地里带起了大股黄烟，转瞬之间，已来到了近前。

白面狱柴风苦笑道：“蒲老兄，收回了你的剑，这样子太不漂亮了！”蒲天河料他无法逃开，就把宝剑收了回来，柴风立时抖了抖身上，冷笑道：“兄弟，你口口声声要会见我们瓢把子，你可曾看见了？当中那个骑白马的就是！”说话之间，三马已到了面前。为首那匹白马，猛然唏聿聿长啸了一声，人立双蹄，忽地停住了。白面狱柴风赶忙趋前躬身道：“帮主来了！”白马上坐着的是一个白面大耳，一身白衣，年岁约在三旬五六之间的中年人。这人生就一双长眉，只是一双眸子，却显得太小了一点，薄薄的一双嘴皮上，

没有留胡子，乍然看过去，是书生模样。可是如果你细细看一看他那双瞳子，却又能发现此人是一个相当工于心计的人物。他大模大样的坐在马上，那匹白马，看来亦是一匹相当少

见的好马，白马颈边两侧，悬着一双金光闪烁的短戟！

蒲天河立刻也就知道，这个人定是所谓的“金戟小温侯”华秋水了！

在华秋水身侧那两匹黑马上，坐着两个二十左右的少年，由两个少年的面貌上看去，二人极像是兄弟二人。

二少年，每人身上都斜背着一只红色的雕弓，带着一口鱼鳞金刀。

这三个人，就外貌上看来，倒是三个相当不凡的人物。

“金戟小温侯”华秋水定马之后，一双眸子首先落在了蒲天河身上，面上立时现出微微惊愕神态。

这时那白面狱柴风已趋前，在华秋水身边小声了几句，华秋水连连点头。

就见他在马上抱了抱拳道：“我手下的人一时无知，开罪了高人，连带着我这主人也是面上无光，朋友，你能海涵一二么？”

蒲天河想不到这华秋水，居然会如此客套，一时不由得呆了一呆，抱拳回礼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，阁下莫非就是以一双金戟驰名塞外的华当家的么？”

白衣人哈哈一笑道：“朋友你太抬举我了！”

说罢一手按鞍，身子“刷”的一声，如同一片落叶似的落了下来。

蒲天河见他下马身法，不禁心中微微一惊，暗想到此人果然不愧名盛一时，确是有些身手。

他因心愤金戟小温侯为霸地方，存心要与他一较身手，这时见他如此客气，不禁有些担心这场架打不起来了。

其实他这种顾虑纯属多余了。

因为华秋水此人，是有了名的心辣，此人对人，愈是客气愈是难以猜测。

这时华秋水下得马来，再次抱拳道：“阁下大名是……”

蒲天河冷冷的道：“蒲天河！”

金戟小温侯华秋水点头笑了笑，道：“我手下人归报，得知蒲兄你惯使快剑，一招之间人头落地，真正是骇人听闻！”

说到此，一双眸子里，射出了灼人精光。

蒲天河哈哈一笑道：“帮主你太抬举我了，久仰阁下一双金戟，不亚当年吕布，更是超凡入圣！”

华秋水面色微沉，冷冷的道：“在下有一点小意见，不知阁下可肯成全？”

蒲天河一笑道：“在下洗耳恭听！”

华秋水一声狂笑道：“好！说起来也没有什么，华某生平最钦佩的是身怀绝技的高人，凡是有这种高人过境，在下必定要与他比划比划，长点见识！”

说到此，一双细目翻了翻，道：“蒲大侠，你是否可以赐教我几手高招，也叫我多长点见识？”

蒲天河听他如此说，倒是正中下怀，当时抱拳含笑道：“帮主如此抬爱，敢不从命，但请手下留情才好！”

华秋水嘿嘿一笑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！”

说时两臂一开，后退了几步，冷然道：“取我双戟来！”

立时就有有人把他悬在白马颈前的一双金戟取了下来双手送上，华秋水接戟在手掂了掂，这一双金戟，在阳光之下闪闪放光。

蒲天河一打量他这一对兵刃，见每一支金戟都足有三尺长短，戟杆粗如

核桃，戟首的月牙刃，却是纯钢打成，和顶尖的锋头，皆是白色，冷森森的极为锋利！

这种兵刃，一经施展开来，丈许范围之内，可不容易进身，而且它可以当棍、剑、拐来使用，是很难对付的一对家伙！

华秋水双戟在手，哈哈一笑道：“蒲朋友，我们可有话在先，华某对于兵刃上，最是鲁莽，万一要是伤着了阁下哪里，尚望海涵一二！”

蒲天河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彼此，彼此，在下也是一样！”

华秋水又点头道了声：“好！”

他身子向前迈进了五六步，众人全数的都向后退开，正中空出了大块的地方。

蒲天河右腕一招，已把长剑抽出，宝剑往胸前一抱，目注正前方，道了声：“帮主请！”

这时那两匹黑马上的一双少年，忽然自马身上腾身而下，一左一右的落在了华秋水身后左右。

这种情形，蒲天河就不大明白了。

他微微怔了一下，皱眉道：“怎么，二位朋友，也要一齐来凑热闹么？”

华秋水回头看了一眼，呵呵笑道：“我还忘了为好朋友介绍一下！”

说时手指身后二人道：“他们两个，乃是我结拜的一对小兄弟，人称‘神手金弹’赵氏兄弟。”

蒲天河冷冷抱拳道：“失敬了！怎么贤昆仲也有意下场子玩玩么？”

华秋水笑道：“朋友你说笑了，他二人乃是心中好奇，每当我对敌之时，皆立身后，无非是想学一下敌我高招，蒲兄要是如此见疑，可令他二人退下就是。”

蒲天河冷冷的道：“不必了，华帮主有如此忠心的一双拜弟，实在是难得了！”

华秋水一对金戟，在当空“当”的一声交磕，身子猛然已袭了过来，一声断喝道：“华某开罪了！”

话声一落，左手金戟由下而上，长虹贯日，“呼”一声猛然撩出去，直向着蒲天河面门之上撩去。

蒲天河冷冷一笑，道：“阁下好快的手法！”

掌中剑向外一分，用剑尖点着他的戟首，向外一滑，反退为进，直向华秋水面门上刺了下去！

华秋水右手金戟向外一磕，戟首一偏，想用它去锁蒲天河掌中的剑，可是蒲天河早已料定他会有此一手，宝剑向外一抽，紧跟着左手剑诀一领，“刷”的一剑猛劈了出去！

这一剑快到了极点，剑刃之上，带出了一阵轻啸之声，又快又疾，直向华秋水肩上劈了下来！

金戟小温侯华秋水想不到对方剑术上，竟有如此高超的手法，不由大吃了一惊！

他口中叱了声：“来得好！”

就见他双戟猛一交叉，以之在地面上用力一点，身子霍地拔了起来。

众马客看到此，暴雷也似的喝起好来。

华秋水身子向下一落，一双金戟搂头盖顶，直向蒲天河两肋上劈了下来。

二人这一交上手，转眼之间，已是十数个照面，比之方才白面狱柴风自

是不同，直把四周众人看得目瞪口呆，惊叹不已。

因为华秋水一双金戟上，据他们所知，是没有人能在他双戟之下走过三个照面的，眼前这个姓蒲的，居然和他对拆了十数个回合，而且丝毫也没有现出败象来，这种情形，众人怎能不大为惊奇？

忽然，华秋水左手金戟直刺而来，蒲天河身子向下一矮，华秋水身子一翻，右手戟跟着翻刺而来。

这是他“连环双打”的手法，极为厉害。

可是蒲天河却是有意要诱使他如此近身，要在这一式身手下，使他出丑！

金戟小温侯身子一腾过，忽然觉出不妙，因为他手中施展的是双戟，凡是使一双兵刃的人，除了匕首之外，都应切记不可贴敌太近！

华秋水是明白这一点的，当时见状，足下一个倒退，正待腾身退出，蒲天河一声叱道：“帮主，你慢了一步！”

一口冷剑当头直上，华秋水左手金戟向上一举，这当口，他右手一阵炎热，那支金戟，已被蒲天河抓了个正着，华秋水忙用力一夺。

这时候蒲天河右手长剑向外一点，直顺着他左手戟杆直削了下去，口中叱道：“撒手吧，华帮主！”

华秋水倒是真的听话，手一松，左手方天戟，已到了对方手内。

蒲天河一声笑道：“华帮主承让了！”

话声一敛，已翩然翻身而出。

可是就在这时，却听到两声喝叱，蒲天河身子方一落下，耳中就听得弓弦一响，两粒核桃大小的金色弹丸，直向着自己面门上打来。

蒲天河掌中剑向外一磕，“呛呛”两声，把一双金丸磕在了一边。

可是弓弦连续又响了几声，更多的金色弹子，自两侧飞来，却见那赵氏兄弟，各人站立一边，一手张弓，一手发弹，手法奇快，金弹子，如同雨点似的直飞过来。

蒲天河一连打落了十数枚，可是对方二人交接着打出，手法奇快，蒲天河竟是不易招架。

他一连打落了十五六枚，可是对方弹丸，却是有增无减，一粒比一粒快，一粒比一粒沉实。

场内那个金戟小温侯华秋水，竟然不以为耻，手挥着那支独戟，连声叱道：“左！左！右！右！”

随着他的指挥，赵氏兄弟的金弹子打得更猛了。

蒲天河不由一声大吼道：“无耻的东西！”

他一压手中剑，正想拚着危险，腾身而近，先下手把那个华秋水伤了再说。

就在这时，一人呵呵笑道：“这种打法可不高明！”

紧接着，一个乱发老人自一边腾身而入，就见他一双大袖一阵乱舞，把打来的金丸悉数都收在袖内。

华秋水大吃了一惊，再一看老人的脸，更不禁吓了一跳，口中大声喝道：“停！停！”

赵氏兄弟闻声收弓，退后一边，蒲天河也吃了一惊，再看来人，原来是自己那个宝贝师父木尺子。

这时就见木尺子呵呵大笑了两声，手指着华秋水，道：“好小子，十几年没有见你，竟然连我老头子都不认得了。好！好！”

华秋水上前两步，细瞧了瞧，忽地拜倒道：“原来是木老前辈，后辈失敬了！”

木尺子嘻嘻一笑道：“得了得了，不知者不为罪，快请起来吧！”

说时上一步，双手把华秋水扶了起来，华秋水转首望着蒲天河，呆了一呆道：“这位莫非……”

木尺子嘻嘻一笑道：“我不介绍，你自是不知道的，此乃我一个后辈，勉强算是我一个徒弟吧，为什么勉强呢，因为他武功高强，我实在已不配再教他，可是他一定要执弟子之礼待我，我只好答应下来了！”

说罢目视左右，又自嘻嘻笑了起来。

华秋水耐着性子听他说了这一套道理，忙自回身向着蒲天河，道：“原来是蒲少侠客，方才真正失敬了！”

说罢回头对众人道：“这位木尺子，乃是我多年前的救命恩人，这位蒲少侠乃是他的弟子，你们还不下马见礼？”

众人闻言先是一怔，遂纷纷下马，由白面狱柴风代表众人，向着蒲天河一拜道：“不知之罪，务请海涵！”

蒲天河忙自回礼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在下也实有失礼之处！”

这时华秋水走上前来，对着蒲天河笑道：“少侠客好俊的一身功夫，在下今日真是大大的出了丑了！”

蒲天河窘然笑道：“赵氏昆仲的连珠弹才叫做绝呢！”

华秋水哈哈一笑，此人倒便是一个十分达观之人，方才之事竟能丝毫不介意于怀。

这时他走到了木尺子身前，微微笑道：“老前辈何时又到咱们这种穷地方来啦！”

木尺子嘻嘻一笑道：“说来话长，反正来了就是了！”

华秋水向着一边的骆驼商客看了一眼，长眉微挑，道：“你老人家既来，怎不带个信给我，如何与他们骆驼客商走在了一道？岂不是舍近求远！”

木尺子点头笑道：“行！有你这句话，可见得你为人还不算坏，我只是怕麻烦你罢了！”

华秋水哈哈一笑道：“哪儿的话，老前辈这是上何方去？”

木尺子顿了顿，轻声道：“华兄弟，你莫非不知道，我还不是为了这个……”

华秋水怔了一下，道：“为了哪……个？”

木尺子把头靠得更近了一点，小声道：“为我那一批钱！这事情你还不知道么？”

华秋水立时神色一变道：“哦……不过，那绿匙……”

木尺子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已在我身上！”

华秋水更不禁怔了一下，遂大声笑道：“此去千佛洞那地方，我最是熟悉，老前辈又不是外人……”

说到此，大声对手下喝叱道：“来呀！给二位带马！”

说罢，回头对木尺子及蒲天河抱拳道：“来到这里，遇见了我，就是华秋水的客人，木老前辈同蒲兄弟，请万万不要客气，先到寒舍里休息一两天，一切由我负责就是！”

蒲天河正不知如何是好，木尺子呵呵笑道：“既如此，只得打扰了！”

蒲天河暗怪木尺子未免太大意了，可是转念一想，此老虽是外面呆憨，

可是内心却是有他的主意，他既答应，必有他的道理。

当时只得含笑抱拳道：“这样岂非太打扰了？”

华秋水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兄弟，你就这见外了，我华秋水生平最爱交朋友，我们是不打不相识，更何况木老前辈昔日还是我大恩人，就是没有这件事，凭着兄弟你这一身功夫，我也要深交你这个朋友！”

说罢又热烈的执起蒲天河一手道：“兄弟，日子一久，你就能知道华秋水的为人了！”

说时，已有一汉子牵来了两匹黑马，华秋水双目一瞪道：“此坐骑岂是二位高人所能骑的？”

说到此，忽地转身，把他自己所乘的那匹白马拉过来，送到木尺子面前道：“老前辈请暂时以后辈这匹火雷驹代步吧！”

木尺子嘻嘻一笑道：“也好！”

说着身子一翻，已骑在了马背上，华秋水又转向柴风道：“柴二弟，你那匹沙中虎请暂时供蒲少侠乘骑一程如何？”

柴风立时拉马上前，道：“原该如此，帮主不必再关照了！”

蒲天河倒是不大好意思，连连谦逊不受，木尺子见状哈哈笑道：“得啦！这也是人家的好心，上来吧，这可又比骑骆驼舒服多了！”蒲天河点头道：“在帐篷内，还有一些行李，我去取来再走不迟！”白面猿柴风笑道：“少侠客不必担心，这点小事交给我就是了！”

蒲天河只好上马点首道：“失礼，失礼！”

华秋水这时也翻身上马，对手下众人道：“你们先回去吧！”

数十名马客答应了一声，一路策驰如风而去！

这时那几个骆驼客，见木尺子及蒲天河要走了，皆赶来跪地叩头，木尺子呵呵笑道：“你们放心走吧，金戟小温侯他是我老人家的老朋友，以后你们放心走，绝不会再有麻烦了！”

几个骆驼客人连连磕头告谢而去，华秋水微微笑道：“老前辈是怎么与这几个人走上一路的？”

木尺子哈哈笑道：“路太远，我老人家又没有骑马，只好先将就一下了，倒是你们以后可别老找他们这些小商人下手，有钱的多得很，欺侮他们这些穷光蛋，实在没什么意思！”

华秋水连连点头道：“是！是！”

木尺子一面策马，一面又道：“这一次我老人家要是拿到了钱，就送你几个，也省得你老是干这一行！”

华秋水面泛微笑道：“是！是！”

随后他忍不住趋前问道：“老前辈这笔财富要是到手，总数大概有……”

木尺子哈哈一笑道：“总有个千把万两金子吧，还不算旁的东西！”

华秋水一双瞳子张得极大道：“哦……千把万两金子！”

木尺子嘻嘻一笑道：“这还是最少的估计，你想想，天竺国的国王存下来的，钱还能少得了吗？”

华秋水头上红筋直现，连道：“是！是！”

木尺子在马上头摇身晃道：“黄金、白银、宝石猫儿眼翡翠玛瑙……哈！堆得满满的！”

蒲天河见他如此暴露，大不以为然，忙点醒他道：“这只不过是个揣测而已，事实上有没有还成个问题呢！”

木尺子一翻眼皮，嘻嘻笑道：“成问题？一点问题也不会有呀！徒弟，东西一到手，我们师徒可就是举世最大的富翁了！”

说到此，在马上宏声大笑了起来。

华秋水也点了点头道：“老前辈猜测得不错，这批东西是一定不会错的，这多年以来，不少天竺人到哈拉湖那边去，据说他们也是想找这一批遗失的巨宝！”

木尺子冷冷笑道：“跑断了他们的腿也找不到！”

华秋水献媚的笑道：“我想此事，只有老前辈一个人知道了，再说纵然有人知道，无有那柄绿玉匙也与事无补！”

木尺子哈哈笑道：“这就是了，这批钱不到手，总是一个心病，所以我下了决心，这一次非得到手不可！”

说到此，忽然皱眉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不过，就是那地方不大好找！”

华秋水嘿嘿笑道：“老前辈，你放一万个心，只要你老人家告诉我地方的名字，包在我身上了！”

木尺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，这样你真是我的大恩人了！”

华秋水在马上弯身道：“老前辈要这么说就太见外了！”

说话间三人已行出了十数里之外，眼前是一片浅阔的沙漠，华秋水手指前面道：“再走一程也就到了！”

一言甫毕，忽见两个头缠白布的汉子，各人骑着一匹枣红色的大马风驰而来，霎息之间，二马已至近前。

两匹马上，那两个汉子，衣着古怪，皮肤赤红，不像是汉人，四只眼睛，在三人身上转了一眼，遂风驰电掣而去！

华秋水大怒，叱道：“什么人，还不与我滚回来！”说着掉转马头就要追去，木尺子却伸手拦住他道：“算了，追个啥劲！”

华秋水怒冲冲的道：“这些蒙古人，愈来愈不像话了，如非是那个女人背后替他们撑腰，他们焉敢如此横行！”

木尺子呆了一下道：“你说的是春夫人？”

华秋水点了点头道：“正是此人，老前辈也晓得她？”

木尺子冷冷一笑道：“还会有我不知道的事情？这个女人可是一个不好缠的人物！”

金戟小温侯华秋水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老前辈你放心，这地方还不是蒙古，不是她的地盘，她还凶不起来！”

木尺子皱了一下眉道：“怎么，她人也在哪里？”

华秋水怔了一下，道：“老前辈莫非还不知道？这女人已在哈拉湖停顿了一个多月了，也不知她有什么事，在此一直留连不去。”

木尺子闻言呆了一呆，回头看着蒲天河呵呵笑道：“小子，听见没有？有好戏看了！”

蒲天河自从随着华秋水一路行来，总认为这华秋水如此热忱，绝非安有好心，偏偏木尺子竟似无知，一路之上居然与他有说有笑，丝毫不防他，心中不免暗暗为此行担忧！

这时一听春夫人也在此，不禁心中一动，道：“莫非她也是为这批钱财而来？”

木尺子点了点头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这还能错得了？好吧，这一次我们得好好较量较量了！”

金戟小温侯华秋水脸色微微一变，道：“老前辈你怎么知道，她也是为此而来？”

木尺子冷笑了一声，目光注视着华秋水道：“这还能错得了，这些人一听见‘钱’，谁不眼红？不过……不是我老头子说一句自大的话，连蒋寿老儿那么厉害的人，想打我的主意，尚且不成，就更别论其他人了！”

华秋水面色一红，嘿嘿笑道：“你老说得极是……不过，老前辈，春如水这个娘儿们，可不是一般女人，听说她手底下很有几个厉害的人，老前辈你还是要防上一防才好！”

木尺子哈哈一笑道：“现在来到了老弟你的地盘上，我还有什么不放心吗！莫非老弟你连那几个女人都斗不过不成？”

华秋水面色一红，道：“老前辈请放宽心，我自有办法对付她！”

说话之间，眼前已来到了一片绿洲。

这里有一道修长的带水，杨柳儿青青，所谓“春风不度玉门关”，大概美丽的风景，也就到此为止了。

是时，驰来了几匹壮马，老远有人叫道：“帮主回来了？”

华秋水向木尺子、蒲天河抱拳道：“二位请下马，地方到了！”

木尺子看了一下附近，一座座羊皮篷，少说也有三四百座之多，数百匹壮马，都在溪边饮水，这就是大熊帮的老巢穴了！

三人把马交与来人，由华秋水亲自带路，向前直行去，却见那些羊皮帐篷正中，搭建有几座坚实的平房，可能就是帮主等几个有数的头目所居之处。

华秋水把二人带进了正中一间广宅，进门就见正门立有一方大匾为：“聚义厅”。

木尺子和蒲天河进入该厅，见厅内设置堂皇，四周悬挂着无数皮裘，另立有十数个兵器架子，正中一张太师椅上，覆盖着一方大白熊皮，是为帮主华秋水所坐之处，另外还设有二十把金交椅，分列两侧，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个小朝廷一样。

华秋水请二人落座后，有人送上茶水。

小歇之后，华秋水又亲自陪着二人来到已为二人整理出来的住处。二人被安置在一间舒适的石室内，室内设有两张单人木床，并生有一盆熊熊的炭火。

中饭华秋水为此大张筵席杀鸡宰羊，二人饱食了一顿，在房中睡了一个午觉。

约摸快到黄昏的时候，华秋水亲自来访，见面之后，华秋水微微笑道：“后辈已备下了儿骑快马，老前辈是否有意先去看看地方？”

木尺子想了想，笑道：“你真想得周到，我们就先去走一趟，只是如此岂不是太劳累你了！”

华秋水哈哈笑道：“老前辈不要如此说，能有机会为你老服务，实在是光荣的事情！”

木尺子皱眉道：“此去哈拉湖，只怕路途不近吧？”

华秋水笑道：“前辈大可放心，路上用物都不缺少，顶多明日也就可以回来了！”

蒲天河微微一笑道：“华帮主带了多少人去？”

华秋水眉头微皱，道：“我因怕与那春夫人路途遭遇，所以打算多带些人去，少侠以为如何？”

蒲天河一笑道：“此事人多了反倒不妙，以小弟见解，不如只华兄及愚师徒三人足够了！”

华秋水想了想，笑道：“也好，不过路途之上琐事不少，多带两个人去也是好的！”

木尺子点头笑道：“可以，可以，我们这就走吧！”

华秋水遂转出料理了一番，回来说道：“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上路吧！”

木尺子与蒲天河走出室外，果见几匹马都备好了，除了华秋水以外，尚有白面狱柴风和另外一个黑瘦的小子同行。

蒲天河自然未把这三个人看在眼里，也就不以为意，这时沙地里吹过来阵阵寒风，一轮红日垂挂西天，前望沙漠地里一片浩瀚，可以预期，此行是非常艰苦的！

木尺子翻身上马笑道：“快走吧，时间可真不早了！”

蒲天河等也相继上马，一行人马直向沙漠地里行去。

一路之上，木尺子情绪极高，他向蒲天河笑道：“有一天我发财了，我要在沙漠里，盖出最大最美的宫殿，我老人家也要好好享受一番了！”

说着仰天狂笑了一声，遂又道：“春如水那个女人，妄想以她的财富独霸西北，未免太可笑了！”

话声方完，就见一边浅草丛中，泼刺刺驰出了两匹红马，马上所坐的，仍是那个头缠白布的蒙古人。

这两个蒙古人匆匆向众人看了一眼，放马就跑，木尺子忙向华秋水使了个眼色，摇头道：“不要理他们，看他们又能如何！”

白面狱柴风望着两个蒙古人的背影道：“看样子，这两个小子分明是踩我们的盘子来的！”

木尺子嘻嘻笑道：“他们是得不到什么的！”

五匹马随即放蹄狂驰，这一路狂驰，到了当晚，已到了“哈拉湖”附近。

金戟小温侯华秋水勒马前望道：“那春如水听说就在附近扎营，我们别瞎打误闯，走到了她们窝里可就麻烦了！”

蒲天河闻言，立起向远方望了望，果见下远处，有灯光闪烁，就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这附近是有人住！”

木尺子摸了一下头，道：“这时候我还不想见这个女人，我们绕着走！”

华秋水就笑指着随行而来的黑瘦小子道：“这小子外号人称地老鼠，附近地方他没有不熟的，叫他带我们走，准没有错的！”

说罢用土语叽哩呱啦的说了几句，那地老鼠就带头催马直向前行去。

这小子果然是精得很，竟然在附近沼泽里找到了一条小路，五匹马就顺着这条小路直行下去。

前行约有半盏茶之久，似乎还没有行出这片池沼，人马行走其中，都感到无比痛苦，蚊子又多，野草芦苇都长得极长，拂在人马身上，很不是一个味儿。

忽然，前面带路的地老鼠勒住了马，回头苦着脸说了几句，华秋水呆了一呆。

木尺子就知道不妙，道：“怎么，行不通了是吧？”

华秋水面色微红道：“这条路本可通出去的，只是前些日子下了一场豪雨，此刻是行不通了！”

说着手拨开附近芦苇，用马灯向外照了照，果然灯光照处，全是汪汪

一片水面。

这种池沼最是难行，水浇处固是不过足踝，可是深的地方，却是可陷落人马，人马行走其间，真要特别的当心，一个不慎，陷落泥泞流沙，任你再有再好武功，也是莫能为力！

无可奈何之下，五个人只好掉转马头，正要退道而行，忽然，一道匹练似的灯光，直照了过来，一人高声叱道：“无赤莫里！”

这是当地一句土语，意思是在问：“什么人？”

地老鼠立时回了一句，遂见苇草一阵响动，行来了一面木排，排上立着两个矮壮的汉子。

这两个汉子，一面划筏过来，其中之一，竟自连声的吹动口笛，传出了一片嘟嘟之声。

白面狱柴风口中骂了一句：“妈那个巴子的！”说着自马上腾身而起，已落在了木筏之上。两个汉子见状，一齐拔出了腰刀，可是白面狱柴风身手自是比他们快多了。就见他双手向外一探，已双双把这两个汉子打得飞了出去，扑通一声，落入沼泽之中。如此一来情势大变，只见四下里，一连射来了十数道灯光，口笛连天，乱作了一团！华秋水哈哈一笑道：“老前辈与蒲少侠休要出手，容我来对付他们就是！”说时，已有十几支弩箭射了过来，皆为诸人打落在地！木尺子在马上呵呵笑道：“这倒是热闹得很，这个架不打看来是不行了！”说时这位有“老少年”之称的武林怪老，身子陡然自马背上拔了起来，如同一只巨鹰似的，已落在了一面木筏之上，就见他双袖的一挥，已把木筏上两名汉子打了下去。木尺子怪笑了一声道：“这种酒桶饭袋，也敢聚众行凶！”

蒲天河这时也奋身跃上了另一排木筏之上，这群人物，哪里能是他的敌手，不刻已把对方之人，杀了个落花流水。

如此一来，四周来的快筏，只敢在旁观望，却不敢再向前行了。

蒲天河奇怪的问木尺子道：“奇怪，这些人都是哪里来的？”

一言甫毕，只听得铜锣当当一片响声，一艘平底快船，在水面上如飞而来。

小船是全白色，而且搭着一个十分洁净的棚架，看过去甚是爽目，在船头地方悬有两盏明灯，灯下各立着一个玉俏的少女。

另外在船头立着一名头缠白布的汉子，手中当当不住的敲着铜锣，一路疾行过来。

这时蒲天河、华秋水等五人，已站立在一处，这艘快船箭也似的来到了近前，忽地在池面上停住。

就见左面灯下那个少女，娇声道：“来人之中，可有一位是木尺子木老前辈么？”

木尺子哈哈一笑道：“就是老夫，小姑娘你有何差遣？”

那少女闻言呆了一呆，欠身为礼道：“原来你就是木老前辈，真正是失敬了！”

说罢流目四侧，娇声说了几句，那环峙左右的无数木筏，全数的退了下去。

瞬息之间，这大片池沼里，仅仅剩下了二女所乘来的那一艘白色快船。

先前发话的那姑娘，遂含笑道：“这些都是当地的土人，家师因为看他们忠实勇敢，特地召集了他们数百人，在此略作训练，预备再过月余，好把

他们送到蒙古‘寒碧宫’听候差遣，想不到竟然开罪了老前辈，真正是失敬了！”

木尺子面色一白，冷冷的道：“这么说小姑娘，你师父就是春夫人了？”

少女欠身道：“正是家师。”

木尺子嘻嘻一笑道：“这可是巧得很，夫人现在何处，可容我们拜见么？”

少女掩唇微笑道：“拜见却是不敢当，家师因听方才归报，已猜知是老前辈到了，故此命我二人前来迎接各位。”

木尺子呵呵一笑道：“令师真是料事如神，恭敬不如从命，还没有请教二位姑娘芳名怎么称呼？”

少女一笑道：“我名吴瑶青，这是我师妹斐芳。”

说到此，那双灵活的眸子，向着蒲天河看去，面色含羞的道：“这位想必是新领五岭神珠的那位蒲大侠了！”

蒲天河哈哈一笑道：“姑娘真是无所不知了！”

吴瑶青咯咯一笑道：“前数月家师归告，在天山道上见识了几个神奇磊落的少年男女，其中就有蒲大侠在内，因为家师形容过阁下面影，是以小妹一望即知……”

说着目光又一瞟华秋水，秀眉微皱道：“这位莫非是姜……”

金戟小温侯华秋水冷冷一笑道：“猜错了，在下姓华，华秋水，我们是邻居。”

吴瑶青怔了一下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原来是大熊帮主，失敬！各位请登上小舟，容我姐妹护送一程如何？”

木尺子呵呵一笑道：“姑娘你伶俐口齿，较令师亦有过之，真正是有其师必有其徒！如此说，我们有劳了！”

说罢纵身上舟，华秋水留下地老鼠看住马匹，自己和白面狱柴风也登舟上去。

吴瑶青笑道：“你们的马放心，我会命人好好照料，这位朋友如不便登舟，我们自会好好招待他就是。”

说罢举了一下手，船上两名汉子，即掉过船头，在浅水面上如飞而去！

原来这种小船，是专供在池沼浅水流沙上行驶的一种特别船只，行驶之时，并不是用篙或桨，而是用一种像钉钯似的东西，在浅水泥地里拉拖行驶，由于船底平滑，故此行驶甚快！

蒲天河暗忖这春如水果然是一个不凡的人物，只看她在此地的这种排场，已可想而知了。

小船在两个壮汉的行驶之下，箭也似的穿过了这片池沼，即来到了一个大湖。

那位一直未曾发话的斐芳，忽然含笑道：“这就是哈拉湖，各位大概也是要来这个地方吧？”

吴瑶青却用眼睛看了她一眼，含笑道：“各位骑马行走池沼地，实在是一大失策，这地方如没有像我们这种特制的划舟，是寸步难行的。”

说话之时，就见不远处水面上停着一艘极大、极为豪华的大船。

那大船，全被漆成了红色，虎头双桅，其上灯光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。

小船尚离得甚远，已可听见大船上不辍的弦歌之声，十分悦耳！

吴瑶青手指大船道：“这就是家师的座舟，因初来此地，不易建居，家师暂时就住在这艘‘北风’船上！”

木尺子嘻嘻一笑道：“令师真会纳福！”

说话时，但见大船上，已似有了动静，船舷两侧，立有七八名彩衣少女，各人手中持着一面灯笼。

这两列少女正中，一张靠椅之上，坐着那位鹤发红颜，雍容华贵的春夫人。

木尺子和蒲天河以前见过此人，倒不足为奇，华秋水和白面狱，不由吓了一跳。

他们都是第一次见这个女人，想像中对方不定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人物，却没有想到竟是如此雍容华贵的一个外貌！

小船已靠近了，木尺子哈哈一笑道：“失礼，失礼！”

说时已拔身而落在了春夫人那艘大船之上，蒲天河等三人陆续也登上了大船。

那位华贵的春夫人，离座下来，向着木尺子笑道：“木大哥，你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呀，你看，让我失这么一个大礼，多失面子呀！”

木尺子嘻嘻笑道：“老妹子，你真会做人，失面子的应该是老夫，哪能轮得着你呢？”

春夫人一双眸子，向着蒲天河一瞟道：“唷！这不是蒲少侠么？”

蒲天河微微抱拳欠身道：“后辈参见夫人！”

春夫人唇角荡起了一个微笑，如非是她那一头白发，看过去真像是一个三十许的美丽少妇。

她轻轻走到了蒲天河身边，由上自下看了一眼，浅笑了笑道：“少侠此行，也是为了木大哥的事么？”

蒲天河点了点头道：“正是。”

春夫人微微一笑，温和的道：“什么事，可否告诉我这个局外人听听？”

蒲天河微微一笑，目放精光道：“我想世上无有夫人不知道的事情，夫人又何必明知故问呢？”

春夫人一双细肩微微一翻，却发出了一声媚笑，面色泛出一片晕红，道：“真有你的，我想西北道上，敢对我如此说话的，只怕还不多。是不是，大哥？”

说时，目光向着木尺子望去，木尺子哈哈一笑道：“那还用说吗！连我老头子见了你也要胆寒三分呀！”

说罢嘻嘻哈哈狂笑了几声，手指蒲天河道：“我这个徒弟脸皮嫩，夫人，你可别欺侮老实人呀！”

春夫人微微惊愕的道：“什么！蒲少侠竟是你的弟子？”

木尺子哈哈怪笑道：“怎么，你以为不配是不是？”

春夫人微微一笑，目光遂又向一旁的华秋水望去，她点头笑道：“金戟小温侯，华帮主，久仰，久仰！”

华秋水闻言一惊，直直的看着对方不语，春夫人冷冷一笑道：“帮主可是奇怪我怎么会知道你的大名是不是？”

说罢，又笑了笑，回头瞬了蒲天河一眼道：“这个小伙子话说的不错，这个天底下，没有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，不过帮主……”

说到此，目光就像是两道冷电一般，在华秋水和柴风二人身上一转，冷冷的道：“听我手下归报，贵帮对我们蒙古人很不友善，我们已有六名弟子，丧命在贵帮手下，这件事，现在我倒要请教华帮主一下了！”

华秋水面上一红，冷冷笑道：“只怕夫人误信谣传，这是无有的事情！”

春夫人咯咯一笑道：“误信谣传么？只怕未必！”

说到此，缓缓举起一只玉手来，向着远处平空一抓，只听见“哗啦”一声水响，在水面上蓦地飞起了高有两三丈的一个大水柱。

木尺子呵呵笑道：“夫人好厉害的气波功夫。佩服！佩服！”

春夫人目光一瞻木尺子，含笑道：“大哥见笑了，不过这气波功夫，我一直没有搁下就是。”

说到此又冷冷一笑，望着华秋水道：“帮主如自认有此功力，才能与我为敌，否则我春如水虽是在贵帮势力范围之内，却也不会容你们欺凌！”

华秋水早已为她这一手超然的气波功夫，惊吓得目瞪口呆。

当时见状，苦笑笑道：“夫人你太多虑了！”

说罢，心中确实不是个滋味！

这时湖水吃春夫人如此一来，撼起了极大的波澜，连带着这艘大船“北风”号，也前后动荡不已。

木尺子哈哈大笑道：“如此平静的湖水，吃夫人如此一闹，未免太煞风景了！”

说罢，上前一步，双手直直的伸出，向着湖波上微微按了按，远处湖波立时压下了许多，木尺子闷声不响，双手再次抖动了一下，就连足下的大船也稳住不再动荡了。

春夫人面色微微一变，冷冷一笑道：“木大哥，你的十指声波功夫原来也不弱啊！”

木尺子收回双手，低笑了笑道：“有夫人表演在先，就显不出我这两手的高明了！”

其实明眼人眼中看来，木尺子这一手功夫，看似无奇，其实却是较春夫人那种“百尺打浪”难多了。

春夫人忽然一笑道：“只顾说话，竟忘了请各位坐了！”

说时回头对一双婢女道：“给各位献茶！”

四人道了叨扰，各自落座。须臾，小婢献上了香茗，木尺子呷了一口，微笑道：“不知夫人宠召，有何见教？”

春夫人淡淡一笑道：“明人不说暗语，木大哥请赐告你此行的目的，也许我尚能助你一臂之力也未可知！”

木尺子手捋银须，哈哈笑道：“怎敢枉劳，此事有我师徒已足够了！”

春夫人呆了一呆，一只玉手在几上轻叩了叩，道：“大哥，你可知这哈拉湖左边百里之内，已是我春如水的私产了么？”

此言一出，举座皆惊，木尺子不由顿时一呆。

春夫人微微一笑道：“我说此话，也许各位难以置信，不过，我有证明！”

说罢轻言唤道：“瑶青，把我的地契拿来。”

她身后的吴瑶青答应了一声，立时转身而去。须臾，取来一个皮筒。

春如水由皮筒内抽出了一张桑皮纸，向着木尺子一笑道：“大哥可要过目否？”

木尺子气得脸色发白，道：“正要拜阅！”春夫人微微一笑道：“好！”就见她信手一抛，那张桑皮纸，四平八稳的飘在了木尺子眼前，然后慢慢落了下来。木尺子一伸手接过来，这时蒲天河等三人也凑了过来，就见木尺子慢慢打开那张桑皮纸，纸上画的是一幅显明的界线图，正中用红笔写着“春

界”两个大字。其边并附有一张契约，大意谓此一带已为春如水以纹银二十万两，购得合法权益，并有当地官府的大印为凭！要按照这张图上看，整个的哈拉湖以及附近百里方圆，几乎全是春如水的私产了，春如水嘻嘻一笑道：“老朋友，现在也许你该明白，我春如水并不是多事了吧！”说到此，又冷冷一笑道：“大哥，在我的地方，打死了我的人，我们又从无仇恨，这件事要是告之天下武林同道，只怕对于大哥你面上有损吧！”木尺子嘿嘿一笑道：“春如水，人道你足智多谋，今日一看，果然是名不虚传，只是你在我老头子身上，未免过辣了一点！”春水摇摇头道：“老大哥，所以说你就错了。”木尺子小眼一翻，头上青筋暴跳道：“什么错了？”春如水呷了一口香茶，一双手交叉在胸前，嘻嘻笑道：“大哥，不要失望，这件事还有商量的余地，如果大哥你同意把所得的财产分我一半，那么这件事仍然是非常圆满的！”华秋水却在一边忍不住冷笑道：“老前辈，这件事万万是不能答应她的！”春如水目光一寒，冷冷的道：“华秋水，这里没有你插口的地方，这件事解决之后，我们还有点事情要谈谈！”华秋水怒目道：“我们有什么好谈的？”春夫人发出了一阵狂笑，笑声一敛，断然道：“帮主你不要忘了，你们所盘踞的地方，也是我的私产！”

华秋水猛然站起来，厉声道：“胡说！”

木尺子忙摆手道：“老弟你先坐下来不要慌！”

说罢转头向着春夫人一笑道：“夫人既是这地方合法主人，钱财自当全数归夫人所有，又何必要分我一半，此事老夫倒有些明白了！”

春夫人咯咯一笑道：“木大哥你又何必来这一套？老实说这百里内外，我早已勘察过了，丝毫也没有所获，否则也不会对你如此委屈求全了！”

木尺子点头笑道：“这就是了，那么你既无所获，又怎知我必有所获呢？”

春如水怔了一下，面色微变道：“老大哥，你这就未免太不诚实了，十五年前，湖底沙盘，据说只有你一个人见过，绿玉匙又是你取去的，此事除了你以外，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。”

木尺子哈哈大笑，笑得声尽力竭，春如水面色一沉，冷笑道：“你以为此事可以置之一笑吗？”

木尺子笑声一停，大声道：“夫人你受骗了，湖底沙盘乃蒋寿所见，我连影子也没有看见呀！至于绿玉匙……”春如水冷笑道：“莫非不是你拿去了？”木尺子嘿嘿冷笑道：“夫人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记得在天山道上，你索借未逞，你竟然暗施无极指波，把绿玉匙在匣内震了个粉碎，此事莫非夫人还不知道么？”春夫人似乎想起此事，脸上一红，呐呐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一无所知了！”木尺子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不会知道得比你更多！”春如水猛然站起来，走到了船头，两手互扭在一起，冷笑道：“此事我不会就这么甘心的！”木尺子哈哈笑道：“上当了，如此穷山恶水，沙漠荒地，你竟然肯出二十万两银子来买，真正是发疯了！”

春夫人回过身来，道：“老朋友，你想骗我不成？”

木尺子摇头道：“我才不骗你呢，不过这件事我也是不甘心，我非要也踏遍了这附近的山水之后，我才能死心！”

春夫人冷森森一笑，道：“这么说，你心里还是有一点底了！”

木尺子哈哈笑道：“好吧，夫人，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如何？”

春夫人此刻真好比兜头浇下了一盆冷水，内心一腔热念，全都散了，此时听他这么一说，不由没精打采的道：“什么君子协定？”

木尺子嘻嘻一笑道：“人心想发财都是一样的，这样吧，如果我找到了那批宝物，不要说一半了，我决定分你两份，我只要一份。”

春夫人怔了一下道：“何必如此？”

木尺子嘻嘻一笑道：“还有下文呢！要是我没有找到，这么吧，夫人你给我十万两银子，这个数目不算多吧？”

春夫人想了想，微怒道：“天下岂有此理！”

木尺子又一笑道：“这就是了，我如找出了宝藏，又凭什么要分你一半呢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不是一样吗！”

春如水想了想，一双冷芒芒的眸子，在木尺子面前望了半天，忽地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罢！罢！且由你们去吧，我不分你的就是了！”

木尺子哈哈一笑道：“这是为何？十万两银子在夫人你又算什么呢？”

春夫人冷森森一笑道：“木尺子，人道你是老奸巨猾，果是不假，我没有沾上你一些便宜，你反倒打起我的算盘来了！岂不可笑！”

说到此冷笑了一声，目注远方道：“我会去找蒋寿的，这笔钱绝跑不出我的掌心！”

说罢目光在木尺子等人身上一转，叹道：“你们现在要去何处，我送你们一程就是！”

第十二章明珠之约

木尺子几句话，把这个刁顽狡猾的春如水说了个透心凉，她失望之下，才叹息了一声道：“你们此刻要去哪里？”

一旁的华秋水最担心这笔财富，落入春夫人手中去，此时见木尺子数言，竟然打消了对方的一腔热望，心中不由窃喜不已。

这时闻言忙望着木尺子道：“老前辈，我们也不必去了。”

木尺子嘿嘿一笑道：“老弟，我们既入宝山，总要看一个究竟，这样我老头子也就死了心了！”

春如水这时心情至为不佳，她真想早一点打发他们走，当时冷冷一笑道：“木大哥，我看你这一番心更不必费了，这地方我已完全找遍了，不会有什么发现的！”

木尺子拱了拱手道：“谢谢夫人的关照，只是我老头子生就了不到黄河心不死的脾气，夫人，如果并不妨碍你的安宁，何妨让我各处走一走呢！”

春如水上带出了一种牵强的笑容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我们总还有点老交情，这么吧……”

她说着目光向着众人一扫道：“老大哥，我给你们十二个时辰的时间，这个时……”

才言到此，木尺子哈哈笑道：“夫人，十二个时辰太短了。”

春如水冷冷一笑道：“好吧，两天的时间，这两天之内，我绝不干扰你们，你们可以自由来去，要是两天之后，你们仍然逗留在这里不走，可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。”

说罢，姗姗走到了蒲天河身边，笑向蒲天河道：“蒲少侠，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，归途时可否来我这里玩玩呢？”

蒲主河正要一口拒绝，木尺子却哧哧笑道：“夫人不必关照了，回来以后，我叫他到你这里玩几天也就是了。”

春如水面色一喜道：“真的？我就要去蒙古了。”

蒲天河见木尺子竟代自己答应了，一时颇为气愤，可是却也无可奈何，只得欠身道：“听说蒙族八旗的马赛得很好，弟子倒想前去看一下，开开眼界，只是……”

木尺子一笑道：“还有什么只是不只是的，你反正没有事，夫人宠召怎能不遵？”

说时频频使着眼色，蒲天河气得把脸扭向一边，装着没有看见，可是如此一来，却也不好正面回拒了。

春如水嘻嘻一笑道：“我们蒙古，很有几个漂亮的姑娘，老身门下，更有一对孪生的姊妹，生得十分标致，到时我可以为你们介绍一下……”

说时一双眸子，骨碌碌的，直往蒲天河身上转着，现出了一种无比赞赏的样子。

蒲天河不由一时俊脸通红，木尺子知道这个徒弟嘴下向来是不饶人的，生怕他说出话来，使春如水下不了台，当时忙笑道：“哈！妙！妙！那太好了，我这徒弟如今还没有成家，夫人要是真能为他说一房媳妇儿，那倒是为我省了不少心事。”

蒲天忍不住微怒道：“你老人家不要拿我打趣！”

春夫人闻言却由不住咯咯笑了，她伸出一只雪白如玉的手，搭在了蒲天

河肩上，一副柔情蜜意的样子道：“小伙子不要害臊，你没有念过么：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你放心好了，你只要见了我那两个徒弟，保险你心里面满意！”

木尺子哈哈一笑道：“行了，就是这么一句话吧，时候差不多了，我们也不便多打扰了！”

春如水这才回过身来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好人作到底，我就送你们一程好了！”

说罢举手招呼船上弟子道：“开船去马刺子口！”

摇船的弟子答应了一声，这艘大船遂起了铁锚，在沙拉湖东向前直驰了去。

船行时，清风徐徐，四外虽是黑压压的不见情景，可是船内却是灯光眩目，五色缤纷！

这艘豪华的大船“北风”号，被春夫人布置得极为富丽，地上全是红色的藏毡，两廊悬有蒙族的花环，以及羊角兽头，在这船舱两侧，各置着一具喷金兽，是用纯银打铸而成，打磨得金光闪闪，光可鉴人。

四人看在眼里，皆不禁暗暗感叹，暗忖这春如水真正是会享受。这时春如水拍了一下手，娇声道：“叫歌伎鼓瑟献舞！”

立时就有二女应了一声，大船内舱，幔帘启处，几个蒙族装束，轻纱拂面的少女，娉娉的舞了出来，另有四个头缠白布的壮男，各人拨动琴弦，几个少女边歌边舞，在舱内穿梭似的来回舞着。

木尺子望到此，哈哈笑道：“妙呀！妙极，我老头子今天真是大大的开了眼界了，夫人的盛情太不敢当了！”

春夫人一双媚眼，笑向蒲天河道：“这是为了招待蒲少侠，可不是为了你！少侠，你喜欢我们的音乐么？”

蒲天河面色微红，道：“弟子对于此道，实在识浅得很！”

春夫人颌首道：“你以后会欣赏的！”

歌舞声中，这艘大船“北风”号已驶出了沙拉湖，船头一声鸣锣，大船停住了。

春夫人举了一下手，歌舞暂停，她站起身来，向着木尺子点头笑道：“老朋友，祝你发财，如果你在预定时间之内不走，可别怪我这主人要下逐客令了！”

木尺子哈哈一笑道：“谢谢夫人的关照，二天时间足够了！”

春如水目光视向华秋水及柴风，点了点头道：“我走之前，是要去向二位辞别的！”

华秋水抱拳嘿嘿一笑道：“敝人恭候！”

春如水冷冷一笑，目光一扫身后二女弟子道：“瑶青、芳儿送客！”

吴瑶青及斐芳各自答应了一声，她二人把船边侧门推开，向着四人一欠身道：“请！”

木尺子抱拳道了声：“打扰！”

遂见他身形腾起，已然落在了岸上，随后是蒲天河以及华、柴二人，四人陆续上了岸边，正要转身而去，却见窗门开处，露出春如水白发粉面的一个头来，道：“蒲少侠，不要失信于我哟！”

说时随手丢来一物道：“接着！”

蒲天河不知何物，信手一接，见是一串亮光闪闪的珠子，春如水笑道：

“你来时，我如果已去了蒙古，你可径自去‘寒碧宫’找我，有这串珠子为证，可直接入见，不会有人阻拦你！”

蒲天河呆了一呆，大船遂自徐徐掉转船身缓缓返回，木尺子哈哈一笑道：“小伙子，交上桃花运了！”

华秋水也笑道：“这老婆婆如此大的年岁，却仍然……”

说到此，目视蒲天河，似乎不便再说下去，只低头笑了二声，白面狱柴风却哈哈笑道：“蒲大侠，该恭喜你了！”

蒲天河眸子一翻道：“你们少打趣我！”

木尺子哈哈一笑道：“时间有限，我们办正事要紧！”

蒲天河忍不住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老人家莫非不知我不想去么？”

木尺子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傻小子，这是我老人家的缓兵之计，你连这个也不懂呀！到时候你爱去不去，谁又管得着呢？”

蒲天河冷冷一笑道：“我蒲天河生平从不轻诺，答应了人家，怎能反悔！”

木尺子一呆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真要去蒙古了？”

蒲天河点了点头冷冷笑道：“她那碧寒宫也不是龙潭虎穴，怎地就去不得？”

木尺子忽然眼珠子一转道：“好！好！你就去他一趟，这样也证明我们师徒并非是无信之人！”

华秋水此时窃窃与柴风在一边低语着，木尺子一看他们，二人话声立止，华秋水遂嘻嘻笑道：“我想方才老前辈与春夫人所说之言，大概并非是真的吧！”

木尺子哈哈一笑道：“自然不是真的了！”

说到此，探手入怀，摸出了绿玉匙晃晃道：“你们看这是什么？”

华、柴二人面上立时一喜，浮现出一种无比的贪慕之色，柴风呐呐的道：“那湖底沙盘，可是老前辈亲眼看见？”

木尺子嘻嘻笑道：“自然是我亲眼所见了，蒋寿老儿虐待我太甚，我虽不想报复他，可是找一个主儿去缠一缠他，总不为过！”

说到此，这老头儿，现出一副亲热的样子，伸出双手在华秋水、柴风二人肩上拍了一下道：“你们两个放一百个心，只要我找着了那宝藏，我老头子定然有一份心意的！”

华、柴二人相视一笑，各自点了点头，华秋水就道：“既如此，事不宜迟，老前辈请告诉我二人一个确实所在，我们也好马上找寻！”

木尺子点了点头，徐徐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，你二人可知道么？”

柴风四下打量了甚久，点头道：“白沙子，马刺子口以东二十五里。”

木尺子含笑道：“是了，有一处‘落日坪’的地方，老弟你可清楚？”

华秋水抢先“哦”了一声，笑道：“老前辈，你算是问对了人啦，这地方设非是华秋水，只怕没有第二个人知道，我们现在就去吧！”

说罢兴冲冲的同着柴风率先而行，木尺子一拉蒲天河道：“走，我们和他们去！”

蒲天河本想问一问木尺子，因为他已看出华秋水与柴风，二人实在是没有怀什么好心，可是他也知道木尺子外表呆憨，实则心内也有一套，凭他肚子心思，一身武功，是绝不会在华秋水、柴风二个人手里吃亏的！

因此，他话到唇边复又忍住。

这塞外地方真是奇怪，似乎天是永远也不会太黑，虽然夜已深了，可是

在远处天地线上，永远留着一道长长细细的灰白线条。

四个人行走其间，无需灯光，也能清晰的看见足下的道路，行行复行行，眼前是一片高但不平的起伏小丘，华秋水手指前方道：“这是‘白狗坡’，这地方索伦人占据过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再向下走是‘二马驮’！”

他对这地方真是熟悉得很，如数家珍一般。

四个人很快的走过去，就见前面有二座小山，正如华秋水所说，二座山样子就像是二匹马，每一匹马背上，都像有一块石碑的样子。

到了这里，华秋水站住了脚，回过头龇牙笑道：“方才那春如水说她找遍了这地方，我敢打赌，老前辈所说的那个‘落日坪’，她是绝不会到过的。老前辈，依你看那地方该在何处？”

木尺子捋须笑道：“老夫若是知道，也就不敢劳动尊驾了！”

华秋水嘻嘻一笑道：“我还是为了追一个索伦人，无意之间，才发现了这个地方，实在是太好了！”

蒲天河惊异的道：“莫非就是在这附近？”

华秋水点头笑道：“蒲少侠说得不错，正是在此附近。

说罢，他身子一跃而起，落在了一处小丘之上，三人都跟踪而上，只见眼前生有一片很高的松树，枝叶密茂已极，由此而前，占地约有里许，黑压压的一大片，人若是穿行其间，当真是遮天盖日，如坠十里雾中。

华秋水手指那松林道：“老前辈，我们必需要穿过这片松林子才行！”

木尺子望了一眼，含笑点头道：“使得，有劳华老弟你头前带路了！”

华秋水一笑道：“老前辈不必客气，这是弟子应该的！”

说罢遂招呼柴风道：“柴二弟，你殿后，我走头里，一路要注意了。”

柴风一笑道：“当家的，你不必关照，我知道！”

华秋水这时展开了身子，一路倏起倏落，直向着那松林行去，木尺子和蒲天河急跟而上，四个人相继的进入了松林。

方一进入树林，木尺子和蒲天河皆都嗅出了一种草木腐朽之味，中人欲呕，可是华秋水和柴风二人却似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木尺子白眉一皱，冷冷一笑，小声招呼蒲天河道：“小心了，这两个猴崽子，大概是没有存着好心！”

他说完此语，就见华秋水回身道：“老前辈，我们快走吧！”

说时身形一晃，已入林内深处，木尺子和蒲天河身子相继进入，向前走了没有百十步，那腐臭之味更甚，他二人并排而立，竟是互不得视。

木尺子哧的一笑道：“华老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看不见你了？”

却听得暗处华秋水声音道：“老前辈，我方才忘了关照，这林子里黑得很，不过二位只需向左面直奔，就可出去，我们林外再会，弟子先出去一步了！”

木尺子嘻嘻一笑道：“华帮主，你太客气了！”

可是话声出后，竟是不见回音，蒲天河忙唤道：“华帮主，华帮主……”又唤道：“柴兄，柴兄……”

二人全都没有了声音，蒲天河哼了一声道：“我们回身走，还怕出不去么？”

木尺子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徒儿，你放心，我们就向前走，他们能出去，我们也能出去，此时回去已是不能够了！”

蒲天河一惊道：“怎会是出不去，待我一试！”

木尺子忙拉住了他一只手，冷冷的道：“你不必再试了，分散开反倒不妙，我们正可借此机会，看一看此二人到底是安着什么心思。哼哼！我早已料到会有此一着！”

蒲天河呆了一呆道：“师父料到了哪一着？”

木尺子怕声音被二人窃听，是以使出了内功传声，只见他嘴皮微动，蒲天河耳边已可听见清晰的声音。

这时就听得木尺子微微说道：“这附近每多瘴毒，中人无救，我未来之前早已防到了，我想他二人无非是想陷我二人于毒瘴之内，以图杀害我们，这样他们可盗走绿玉匙，自行前去那落日坪了！”

蒲天河心中动了动，冷冷笑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总要防他们一防才是！”

木尺子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不必在意，我早已防到了！”

说时，蒲天河就觉出木尺子手中递过来一样东西，他接在手中，只觉是一块厚厚的棉纱一类的东西，并且带有二根带子。

木尺子嘱咐他道：“这是我事先做好为防毒瘴用的口罩，你只要戴在口鼻之上，就无需怕了！”

蒲天河摸黑，把这个特制的口罩戴好。果然，他顿时觉得心头一凉，脑中清爽十分。

木尺子嘿嘿冷笑了几声道：“这些毒瘴，多是自日落以后慢慢蒸散而出，第二日太阳一出，即复消失，我想此二人大概是想毒死我们以后，留待天亮之后再收尸！”

说到此，得意的笑了两声，道：“这正是个好机会。”

他二人边说边走，足下所踏，皆为几乎可以埋至脚踵的腐蚀针叶，蒲天河暗中对木尺子的机智很是钦佩，闻言遂又问故，木尺子嘻嘻一笑道：“孩子，你为人还是太忠厚了，莫非你以为那华秋水，真的会告诉我们‘落日坪’的去处么？”

蒲天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他会的，因为他也想要那些东西！”

木尺子冷笑道：“你想错了，一旦我们真到了落日坪，那些宝物又怎会全落入他二人手中？岂非好笑？”

蒲天河听他这么说，果然有理，不由呆道：“只是他们如果不带我们去落日坪，他们更没有机会得到那些宝物。”

木尺子嘿嘿笑道：“所以他们才设下毒计，诱我二人走过这瘴毒的树林，他二人却由另一道没有毒瘴的秘道行至林外，等到天亮之后，他们再来收尸！”

蒲天河忽然明白了，哦了一声道：“他们是想由你身上盗取那绿玉匙！”

木尺子嘿嘿笑道：“你说对了！”

蒲天河冷冷笑道：“等他二人来时，我们再收拾他们！”

木尺子嘻嘻一笑道：“痴儿！痴儿！如此一来，我们就前功尽弃了！”

蒲天河一怔道：“莫非任他们盗走那绿玉匙不成？”

木尺子一笑道：“自然，求之不得！”

蒲天河道：“这是何意？”

木尺子冷森森的一笑道：“那落日坪地处隐秘，昔日我三次来此，皆未找到，如没有华秋水带路，我们是不可能找到的！”

蒲天河暗中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你老人家的意思是我二人到时装死，任他们偷走了绿玉匙之后，再尾随他二人至落日坪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”

木尺子嘿嘿一笑道：“就是这个意思，这样我们就可到达落日坪，岂不是将计就计，妙哉绝哉！”

蒲天河对木尺子的机智实在钦佩，事实上也只有如此，因为那华秋水绝不会把已知的隐秘随便说出来的。

说说行行，二人就觉得地下的落叶更软更腐蚀，如非二人皆有上好的轻功，双足都将陷了下去。

木尺子忽然冷冷一笑道：“一点不错，瘴毒来了。小子，你可看见有一层白白的浓烟，向这边飘来！”

蒲天河为他一提，再定目一瞧，果见数丈外，飘来冉冉一片白云，同时耳中更听得一阵“丝丝”的细微之声。

木尺子嘱咐道：“不必紧张，只要减少呼吸，料无大碍！”

说话之时，二人遂觉得身上似有一阵暖风吹了过去，蒲天河顿时就觉得有一种极为难闻的气息，刺入脑中，所幸那口罩内散出阵阵冰寒的清雾，两相互敌，使人不至于太为难受。

尽管如此，两个人也受了不少罪。

他二人立身不动，足足等了有盏茶之久，那阵热风才渐渐飘走，足见那片毒瘴面积有多么大了。

又过了甚久，木尺子长叫了一声道：“好了，现在可以取下口罩了！”

蒲天河忙依言取下，木尺子接过来，把一双口罩藏在附近腐蚀的叶下，然后他嘻嘻一笑道：“好了，现在，我们可以高枕无忧，再下一步，可就是等着那两个小辈来带路了！”

他二人向前又行了丈许，木尺子站住了身子道：“瘴云去后，空气清冽，离天亮还有甚长的一段时间，我二人正可利用这机会好好睡上一会，到时候再闭穴诈死不迟！”

说罢盘膝坐了下来，静静运功调息不语。

蒲天河依言坐了下来，内心却甚是不宁，他脑子里这时想得很多，很远，尤其令他伤心的就是娄氏兄妹。

一想到他兄妹二人的恩情，真是心如刀绞，他暗忖自己虽然留书出走，但是是否可以见谅于他兄妹，却是不得而知。

于是，他情不自禁的又想到了娄小兰的种种情意，她看来外表倔强，实则内在却是一个温柔软弱的女孩子。

他想到了天山道上的诸多危险，每一件无不是因为她暗中的维护，才能保全住了今日的生命，满心指望婚后共享天年，却又怎会料到有此一着，那文素姬真个是自己命中的煞星，她害得自己太惨了。

蒲天河这么想着，更不禁摇头三叹，这真是一段孽缘，如今那文素姬已死在了自己的剑下，可是她种在自己身上的恶果，却使得自己蒙羞终生！

松林之内，不时的传出阵阵的微啸声音，十分悦耳，不时的更传来几声狼嚎！

这真是漫长难挨的一夜。

蒲天河左思右想，不觉间东方已现出了一些曙光，忽觉背上为木尺子拍了一下道：“小子，不要多想了，时候差不多了，你要注意，闭穴时不可过重，否则自身难免受伤！”

蒲天河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现在要怎么样？”

木尺子冷冷一笑道：“差不多了，你只留意，我不叫你，万万不要起来，

否则就坏了事了，我二人对他二人虽足足有余，可是如为他二人看出了端倪，就不容易上当了！”

说罢，他伸出一只手，在蒲天河鼻边颊上抹了一些油膏似的东西，然后自己也抹了一些。

蒲天河不解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木尺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你就不要多问了。是一种障眼的东西，要想叫他们上当，就得装得像！”

一切就绪之后，木尺子双手一翻，两手各伸食指，轻轻在自己一双“气海穴”上点了一下，即倒了下去！

蒲天河辨别着天色即将明了，也不敢再多耽搁，当下如法炮制，自点双穴僵倒在地。

这种诈死的法子，真可说是妙绝。

两个人倒在了地上，非但全身僵硬，最妙的是，就连呼吸心跳也全都是止住了。

天色愈发的黑了，只是这只是一刹那间的事，在黎明之前，照例是会有一段最黑暗的时刻！

不久，东方露出了微微的曙光，接着天边现出了橘红色的彩霞，太阳即将出来了。

松林前面的一堆乱石中，现出了两条身影，他们正是金戟温侯华秋水和白面狱柴风。此时他二人面色，至为振奋。

柴风笑着说道：“瓢把你这一手可真绝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把这两个家伙给除了！”

华秋水冷冷一笑道：“现在还不能太放心，我要看见了他们的尸首，拿到了绿玉匙之后，才真算成功！”

白面狱柴风哈哈一笑道：“瓢把子你也太小心了，别说是他们两个人，就算是千军万马，一旦遇上了毒瘴，也会无一幸免，我们已在此候了整整一夜，他二人既没有出来，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，不是死了又是什么？”

华秋水皱了一下眉道：“话虽如此，总还是小心点的好！”

他说罢，冷冷一笑，又道：“你随我来，注意，没有我的话，你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，我们必须更作成是来找寻他们二人的样子，万一他们没有死，也好有个说法。”

柴风冷冷笑道：“这又为何？”

华秋水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以为这两个人是好惹的么！就算他们受了重伤，我二人也还非是他们的敌手！”

柴风早尝过蒲天河的厉害，是以华秋水之言，他倒是相信。华秋水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如果他二人只是受伤未死，我们必需要作出救助的样子，盗匙之事只有留待日后相机应变了！”

柴风只得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瓢把子放心就是，我知道！”

说时二人已来至松林外，华秋水大声喊道：“老前辈！老前辈！”

柴风也装腔唤道：“蒲大侠！蒲大侠！我们来找你们来了！”

他二人边唤边走，却不闻得林内传出一些声音，柴风冷笑了一声，小声对华秋水道：“八成是死了。没错！”

华秋水向他摆了摆手，咳了一声道：“木老前辈，你们到底在哪里呀？”

等到又走进了十数丈以内，二人已吓得不敢再向前了，因为这附近林木

太茂密，遮天盖日，如不小心，简直就看不清楚，同时地上的落叶，堆积得太厚，足踏上去如同陷在烂泥之内，很是不易行走。

柴风轻功较差，首先定足不敢前进，他皱着眉道：“瓢把子，不能再向前走了，等一会要是迷路了，可是麻烦！”

才说到此，那华秋水口中“啊”了一声道：“你看，他们俩果然是死了。”

柴风精神一振，由遮盖浓密的枝桠间，穿射下来一线天光，这线光华，清晰的照射着倒在地上的两个人。

二人向前疾行了几步，仔细的又看了看，那柴风首先笑道：“真是他们！”

华秋水用凌厉的眸子一扫他，柴风这才明白，立时改口道：“啊呀！我们快过去看看！”

华秋水首先展开身法，尽快的扑到了二人身前，他大声道：“老前辈！”

柴风也唤了一声：“蒲大侠！”

他们两个人就像是表演双簧一样，可是地上的两个人却是一动也不动，华秋水忙蹲下来，用手在二人脉搏上试了试，他心里立刻一喜，道：“真的死了！”

柴风这时也在蒲天河身上听了听，大声笑道：“妈的，这小子不厉害了！瓢把子，我们找东西吧，在谁身上？”

华秋水冷笑了一声道：“现在不行，我们得把他们两个背出去，这里面太黑看不见！”

柴风一听有理，顿时答应着，就把蒲天河背了起来，一面道：“喝！这小子还真沉，身子都硬了！”

华秋水低头细看了看木尺子，却见这老头儿一双眸子，睁得极大，似乎正在瞪着自己，虽然华秋水认为他是死了，看起来那样子却是怕人之极！

他伸手想去把他眼睛合了，可是合上了又睁开，好几次都不行，最后只好把他抱起来，只觉得木尺子全身非但僵直，简直都冷了。

华秋水冷冷一笑道：“木老头，木老头，你也把我华秋水太也看成寿头了，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，怪不得我！”

两个人边行边笑，得意之极！

等到他二人走出林外，东方早已跳出了红日，大地是一片光明，华、柴二人把两具僵硬的身子放了下来。

柴风一看二人脸上，立时狂笑道：“妈的，脸都黑了，一点都不错，这是中上了瘴毒了！”

华秋水又仔细看了二人一遍，才断定他们是真死了，当时冷笑道：“柴二弟，你先挖一个坑，等会好把他们两个埋了！”

柴风一笑道：“还埋什么，往树林子里一扔就得了！”

华秋水想了想，点头道：“也好！”

说罢，就动手在木尺子身上摸，果然他摸到了一只绿色玉石作成的钥匙，华秋水看了看，狂笑了一声道：“正是这东西‘绿玉匙’。哈，我发财了！”

柴风正想动手洗劫蒲天河身上，闻言不由一跳而起，立时跑过来，哈哈笑道：“瓢把子，我们发财了！”

话声一落，那华秋水忽然心中一动，他是一个行事诡秘，为人狡黠的人，他用心良苦，好不容易弄到了绿玉匙，眼看财富在望，岂容第二个人与他分享。

柴风这句平常的话，一时却触动了他的杀机，当时嘿嘿一笑道：“此事

无外人知道，柴二弟你不可泄露出去！”

柴风怔了一下，遂道：“瓢把子还担心我么？”

说到此，又嘻嘻一笑道：“东西一到手，瓢把子你吃肉，我喝汤！”

才说到此，那华秋水阴森森的一笑，道：“二弟你太客气了，你我兄弟何必如此，我们二一添作五，一人一半，你看可好？”

柴风此刻利欲薰心，哪里明白华秋水言中之意，当时乐不可支的笑道：“瓢把子你说的是真的？”

华秋水一笑道：“自然是真的了！”

柴风上前一步，哈哈一笑道：“大哥，我这里先谢啦！”

说罢深深一拜，可是他的头尚未抬起的当儿，已有一股绝大的劲力当头压了下来，柴风身形蓦地一偏，一双手掌擦颈而过。

柴风大吃了一惊，面色一变道：“瓢把子……”

华秋水一声冷笑道：“柴风，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，你知道得也太多了！”

说罢向前走了一步，柴风打了一个冷战道：“瓢把子，你不能如此对我，弟兄们不会放过你……”

华秋水一声狂笑道：“你是作梦，弟兄们？哈哈……”

白面狱柴风此刻才认清了这华秋水原来是这么一个人，真正是悔不当初，他面色惨白的道：“瓢把子……你万万不可对我下毒手，那些钱……我不要了，全数归你如何？”

华秋水一步步向他逼近，他面上杀机顿现，这时闻言又是一声狂笑道：“本来是归我的，莫非还归你不成？”

柴风倏地转身，飞身就跑，华秋水赶上一步道：“哪里走！”

只见他右手一抖，打出了一枚拇指大小的金镖，这枚金镖，本是偏打出而，就在柴风甫一转身的当儿，这支镖忽然向正中一挤。

只听见“扑”的一声，正正的已打在了柴风的胸脯之上，柴风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他身子一个踉跄，一探身自两膝边拔出了一对匕首。

华秋水如风似的扑了过来，柴风狂吼了声：“我与你拚了！”他身子猛然扑过来，一双匕首一上一下，直向华秋水前身上扎了下来，可是华秋水如何会把他看在眼里。

只见他双腕一分，“叮当”两声，已把柴风手上的匕首打落在地。

白面狱身子向前一栽，华秋水却在这时，右掌向外一探，只听得“砰”的一声，一掌印在了柴风的心窝上，柴风发出了一声惨叫，喷出了一口鲜血，随即倒地死了。

华秋水掌毙了拜弟之后，微微呆了一呆，内心虽也是有些伤感，可是当他想到了即将到手的财富之后，不禁立时把眼前的这些伤感打消了。

他望着柴风的尸体冷冷一笑，遂走过去，把这具尸体拉至松林之内，然后回过身来，又把木尺子、蒲天河二人拉入松林，他一连害了三命，心中却也不禁有些恻然。

金就温侯华秋水，把三人处置好后，匆匆来至林外，这时已是日上三竿，当空的骄阳炙得人皮肤发痛，华秋水在一棵树下坐下来，他要缓和一下紧张的心情，下一步，他将要试探着去“落日坪”寻求那批宝物了。

阳光穿过了松枝，照着三个人僵硬的身子。

可是不久，其中的木尺子，眼珠转了转，霍然坐了起来，他嘻嘻一笑，

轻轻在蒲天河肋上拍了一下，道：“是时候了，起来吧！”

蒲天河伸了个懒腰，慢慢坐了起来，他眨了一下眼睛，左右看了一眼，道：“他呢？”

木尺子嘿嘿笑道：“你放心，他跑不了，我老人家一直注意着他！”

蒲天河惊然发现到身边柴风尸体，不由大吃了一惊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木尺子嘻嘻一笑道：“用不着紧张，这一步我早就想到了，华秋水是想独吞那批东西，所以才对自己人骤下毒手，此人见利忘义，真乃猪狗不如！”

蒲天河忙向身上摸了摸，木尺子见状笑道：“你是担心那颗五岭神珠是吧？放心，没有事！”

蒲天河闻言摸了摸，果然珠子在身上，就连那一口五岭神剑也在身上没有遗失。显然，华秋水全心只是注意着那只“绿玉匙”，别的东西，他是丝毫也不动心的。

木尺子这时站起身来，活动了一下身手，蒲天河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我们还去找他么？”

木尺子嘻嘻一笑道：“先歇一歇。”

说罢凝神向着林外听了听，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好了，现在我们该跟着他去了，这小子走了！”

说罢头前转出了林外，蒲天河忙随其后，二人走出松林，只见林外静悄悄的没有一些声音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

木尺子向前望了望，遂向蒲天河道：“你跟我来！”

蒲天河点了点头，二人又向前走了约有里许，仍未看见那华秋水的影子，蒲天河心中有些发急，可是木尺子却似胸有成竹的道：“我们上去这个小山，在山上等他，他一定会由此经过的！”

蒲天河心中奇怪的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木尺子嘻嘻一笑道：“没别的，我是给他押宝，押上就是押上，押不上也只有认倒霉了！”

蒲天河甚为怀疑的同着他一起上了一座小山，山势并不甚高，光秃秃的仅有几棵松树。

木尺子同蒲天河在一块岩石上坐了下来，由此前瞻，可以清晰的看见山下的一切，也能看到山上来往的任何一个人。

果然，他们才坐下不久，就见一条人影疾速的由山下飞驰而来，蒲天河已然看清了来人果然是华秋水，不由点了点头道：“姓华的来了！”

木尺子搓了搓手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很好，我们现在跟他去落日坪！”

说话之间，那华秋水已来到了山顶，奇怪的是，他竟然也找着了一块巨石，然后坐了下来。

华秋水似乎心情很是平静，他坐下之后，竟然由随身行囊内取出了食物，慢条斯理的吃着。

木尺子呆了一呆，搔着头皮，轻声道：“这家伙是玩什么名堂？”

蒲天河忽然心中一动，道：“我们要跟他去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？”

木尺子低低答了声：“落日坪。”

蒲天河笑了笑道：“这就是了，看来他必须要候至日落，才会去！”

木尺子咧嘴一笑，在蒲天河背上拍了一下，道：“还是你聪明，我居然

没有想到这一层！妈的，看样子我们还有好一阵子等呢！”

蒲天河摸了摸身上，道：“我这里还有几块糍粑，凑合着吃吃吧！”

说罢由身上取出，分了木尺子一个，二人撕开来慢慢嚼食着，待二人吃完了糍粑之后，再看那华秋水，竟自背靠着山石，呼呼大睡了起来。

木尺子冷冷一笑道：“这小子倒是吃得饱睡得着！我们是跟他泡上了！”

说完就同蒲天河盘膝坐好，运功调息了起来。他二人藏身处极佳，背后有山石，正面有几棵矮松树遮着，由此看外面很清楚，外面的人要是往里看，不是立在近前是不易看清的！

约莫有个把时辰之后，二人打量了一下那华秋水，仍然未醒，这时却听见几声马嘶，传自山下，二人忙望过去，就见有两匹大红马自山下行过去，马上坐着一双少女，二女都戴着一个马连波的大草帽，由于帽沿儿的关系，不易看清二女的面影。

可是由二女的装束上，却可以判断出是来自大船“北风号”的弟子。

木尺子森森的一笑道：“我就知那个老太婆，绝不会心口如一。哼！”

蒲天河皱了一下眉道：“莫非这两个人是她派来跟踪我们的？”

木尺子全神注视着马上二女，却见她们在山下打了几个转儿，径自向西面去了。

另一边的华秋水，似乎这时才忽然发觉，他把身子遮在山石后，也频频向山下注视着。

二女远去之后，华秋水才像是松了一口气，又坐了下来。

当空的骄阳，渐渐向西面移动，不久，已现出了力尽衰疲的样子。

华秋水仁立在石上，频频向四下张望着，他像是要急于去发现什么似的，他那张焦急的脸，在已将现失望之际，忽然现出了极度的兴奋神采。

只见他匆匆下山而去。当然，木尺子和蒲天河是不会放过他的，他二人紧紧跟着他也奔下了山坡。

华秋水似乎已由即将落山的夕阳，得到了明确的指示，直向东面的一片沙脊地奔去。

那是一片广阔的沙地，其上除了有几株枯树以外，竟是寸草不生，在干旱少沙的地面上，泥土全都龟裂了，现出网状的纹路。

木尺子同蒲天河追到了这里，一时倒不敢过于太接近了，因为那么一来，势必要暴露了身形，而令前行的华秋水有所发现。所以他二人不得不远远地停住了脚步，前行的华秋水这时也远远的站住了脚步。

也许是那地方他曾一度去过，可是事隔甚久已经有些模糊了，他只有借着日光的指示才能找到正确的地方。

在高耸的山坡间，来回的走了七八个来回之后，忽见他身子向前一僵，顿时就失去了踪影。

木尺子低声道：“咦！这小子耍什么玩艺儿？”

说时展开了身形，猛然扑了过去，蒲天河也随后跟上，只见眼前一坡黄土，不要说华秋水的人影，就是连一棵树的影子也看不见。

如此一来，两个人全不禁吃了一惊。

木尺子忽然心中一动，道：“快注意日光！”

蒲天河也想到了这一点，这时东方的夕阳，即将下山，可是在它即将下山的一时之间，它那绚丽的彩光，却透过了几株枯树，影住了半坡山头。

如此，一团黑沉沉的影子，现在了黄土坡腰。

二人都发现了这一点，蒲天河首先腾身过去，当他身子方自到达那团阴影面前，太阳已完全下山了，那团倒映的黑影也就跟着消失。

蒲天河呆了一呆，心正痛惜，可是事实上，阳光已给予了他明确的指示。

蒲天河忽然发现，方才为黑影所占据的地方，这时竟现出了一道尺许宽的峡谷窄影。

这一发现，不禁使得他精神一振，他回过身子，对着面现失望的木尺子，点了点头道：“我找到了，果然是个隐秘的地方！”

木尺子慌张的道：“在……在哪里？”

蒲天河手指了一下，若非是他方才曾经留意记下，此刻真不易辨出，整个的坡都是土黄色，参差的山石此起彼落，此其间一道小小的裂缝，是极不易为人看出来的！

木尺子看了甚久才看了出来，他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落日坪就在这里了。”

说罢率先纵了出去，蒲天河跟在他身后，几经转折，遂步入那道细窄谷缝之间。

几经转折，二人才转出了这道窄谷。

立时，他们发现，出现在他二人眼前的是一块占地不过半里方圆的盆地，这地方生有一人多高的荒草，伴有无数野花。

二人一进入，耳中即听得震耳的蜜蜂声音，细看之下，当空蜂群来回飞行着，就像是来到了蜜蜂园中一般。

木尺子看到此，由不住咧开了大嘴，哑笑道：“好小子！你真找对了，这正是落日坪，我发财了！”

蒲天河望着满天的蜜蜂，冷冷笑道：“可是第一步，我们先要捉到了那姓华的才行！”

木尺子忽然以手指按在唇上，轻轻嘘了一下，道：“别吵！听听！”

蒲天河静心一听，果然听见有微微的喳喳声音，像是有人用刀剑在砍草的声音！

他二人留意的注视了一阵，果然看见草丛不时的摇晃着，华秋水正挥动着他那双金戟，在用力的砍伐着身前的野草。

面前的野草已为他砍倒了一大片，他不时的用袖子拭着头上的汗。

落日坪虽然是找到了，可是在这半里方圆的地方，去找寻一个已然隐闭了多年的宝藏，却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野花杂草在他的双戟下倒了下去，当空惹起了大群的蜜蜂，这些蜜蜂，一个个黑圆净亮，振翅有声，看起来相当的怕人。

华秋水砍了一阵乱草，却是一无所获，却险些为野蜂所伤，他不时的挥动着双戟，舞打着当空的蜂子。

蒲天河回身看了一下木尺子道：“我们还不下手么？”

木尺子嘻嘻一笑道：“这些杂草是要除去的，如果那湖底沙盘设计不错的话，杂草之中，隐有一个极大的古蜂窝，那时华秋水就要惨了！”

蒲天河吃了一惊道：“可是我们也要小心才是！”

木尺子嘻嘻笑道：“你放心，这一切我来时早都防到了！”

说罢由身上摸出了一个白色的小瓶子，其内是一种像牛乳似的白色汁液，木尺子拿出了这个瓶子，向着蒲天河点了点头道：“来，我们把手脚脸都抹上！”

蒲天河依言由瓶子里倒出了些白色的液体，上下抹了一些，木尺子也接过来把手脸及凡是暴露在衣服外面的地方，都抹上那是一种味道刺鼻，略有些酒味的液汗，木尺子抹完之后，笑道：“这是一种野柚子花精，加上酒力，经发酵之后，再榨出其汁制成的，蜂子最怕这种东西！”

前面的华秋水，这时显然已受到了干扰，他身子跃出一边，把长衣撕破了一件，然后把头颈缠上了一层，此刻看起来，他那样子，是相当的狼狈，可是他志在得宝，任何的困扰也不放在心上！

包扎之后，华秋水再次的开始工作，长草在他双戟猛砍之下，已然开闢出极大的空地！

忽然，那华秋水惊呼了一声，身子猛然腾了起来，紧随他身后，只听得“轰”的一声，苍龙似的飞出了一大群黑蜂。

这群黑蜂，蓦地腾空而起，立时就认准了华秋水落身的地方，只见它们在空中一个盘旋，暴雨似的，直向着华秋水身上落去！

华秋水这时吓得掉头就跑，可是饶他跑得再快，却是躲不开，黑蜂群向下一落，华秋水身上立时落满了一层，这些黑蜂无不硕大如蝗，尾上毒刺全吐出，足有半寸多长，普通衣服是抵挡不住的。

只听见华秋水连声怪叫着，整个身子在地上连连浪翻，虽为他压死了不少，可是这类黑蜂，为数极为众多，前赴后涌，视死如归。

华秋水发出了一阵惊叫，双鼓舞了个风雨不透，对抗着当空乌云似的大片黑蜂，却不能占丝毫上风，因为黑蜂为数实在太多了。

如此对抗了有半盏茶之久，华秋水终于不敌，就在他转身欲奔的当儿，黑蜂又落下了一层，他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，就倒了下去，黑蜂在他头上手上脸上任意的攻击，一时之间，华秋水一张脸就像胖子似的肿了起来。

他虽然极力的迎敌，可是不久之后也就声嘶力尽，四脚朝天的不动了。

乱器的黑蜂，在空中又飞旋了甚久，才转回窝内。

木尺子冷冷哼了一声道：“我们该过去看看了。”

说罢腾身向前，蒲天河紧紧跟上，二人站在了华秋水身前，目睹着他的惨相，只见他整个的一张脸，肿胀得有面盆那么大小，现出透明的颜色，手脚也是如此。

也许他还有最后的一口气，前胸膛不停的起伏着。

木尺子叹息了一声道：“华秋水，这是你自作自受，又怨得谁来？”

说时走上前，把他衣服拉开来，自己那一只绿玉匙果然在他袋内。

华秋水霍的身子一抖，张开了双目，一双眼睛，肿胀得成了一条线。

当他看见了眼前站立的两个人时，不由吓得怪叫了一声，身子猛地一个翻滚，顿时就不动了。

蒲天河忙蹲下来试了试他的口鼻，已然没了气，再摸摸他的脉搏也不跳了。

一个活生生的人，转瞬之间横尸就地，死相是如此的惨，怎不令人为之恻然。

蒲天河叹息了一声，苦笑道：“这人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其实以他当今声望财富，已然很可观了，又何必还要贪这非分之财？真正是愚不可及！”

木尺子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他死之后，大熊帮也该散了！”

蒲天河向草丛中望了一眼，催促道：“师父我们也该早点动手，天可快

黑了！”

木尺子咧嘴一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我有办法！”

他在附近看了看，就对蒲天河道：“小子，由我来对付这些蜂子，你设法进去，把那大蜂窝移到一边可好？”

蒲天河怔了一下道：“这样作是为了什么？”

木尺子嘿嘿一笑道：“据湖底沙盘上指示，那宝藏的入门地方，就在大蜂窝下西，所以必须要设法把蜂窝移开才行。”

说罢，他伸出手在蒲天河肩上拍了拍，笑道：“起点劲，你先躲开一边，看为师我来对付这些蜂子！”

他边说边把一件外衣脱了下来，就见他身子向前一窜，已落身于草丛之间，蒲天河忙把身形纵开一边。

蒲天河身子方自纵落一边，只听见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接着木尺子发出了一阵怪笑之声，首先自乱草间腾身而出，他身后引来了大群的黑蜂。

立时之间，木尺子已与这群蜂子纠缠起来，他身法奇快，在附近此起彼落，快如星丸跳掷，众蜂也被他引得时上时下，尾追着他身子远飞而出！

蒲天河自忖着机不可失，当时不敢迟疑，他猛然自坡边腾身而起，直向草丛中落去！

他身子一落入草丛之中，立时看见在高可过人的乱草之间，立有一个圆桶状的大蜂窝，足有一人高。

这时想必是窝内主力已出去对敌，只余下了些老弱残兵，不过为数也是相当的可观，这时剩余黑蜂，纷纷排列在蜂窝之外，布成了一层蜂阵，每一只黑蜂都用力的在扇动着翅膀，发出嗡嗡的震耳之声。

蒲天河人方走近，护在窝外的黑蜂，蓦地飞起来，直向蒲天河身上袭来。

可是当它们身子方一接近蒲天河肌肤之时，却为抹在他肤上的那种汁液的怪味薰得飞了起来。

蒲天河身子向前一偎，两只手用力的向蜂窝上一搭，已按在了大蜂窝上，然后用力的向上一拔，只听得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这个大蜂窝，竟为他拔了起来。

空中的黑蜂立时掉过头来，直向蜂窝上袭去。

木尺子却也在这时，腾身而来，所有的黑蜂，全数都向那大蜂窝上袭去，原来蜂窝地方，反倒是落得了安静。

蒲天河见那蜂窝之下，并无异状，正不知木尺子所说的宝藏，怎会在此，却见木尺子抽出了一口剑，弯下身子，猛挖地下的土，蒲天河见状也帮他挖。二人挖了一会，木尺子试着用剑尖向下插了插，果然似触着一块硬硬的东西，他很有把握的道：“这就是宝藏的入门，小子，我们发财了！”

蒲天河不由大喜道：“师父恭喜你了！”木尺子忽然抬头叹息了一声道：“我岁数也大了，一个人要这么多的钱也没啥大意思，就是孩子你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在蒲天河肩上拍了一下，接下去道：“你还年轻，有了这些钱，你就可以放下了宝剑，离开江湖，好好闯一番事业。小子，你想想这事该有多好？”蒲天河感动的点了点头道：“师父你这番好意太好了，只是我不要钱，宁可要我手上的这一把剑！”说到这里扬了一下手上的剑，豪气干云。木尺子呆了一呆，频频点头道：“好！好！再说吧！”两个人又开始挖着地上的泥土，约挖了尺许多深，果然看见了一块黑色的圆形石板。石板上似刻着一些字迹，木尺子把石板上的泥土刮干净，细看其上字迹，都是一些歪七扭八的异国字。

木尺子忽然明白过来，呵呵笑道：“这就是了，这是天竺国王存下的东西，自然是留下天竺字了！”说时那石板已完全现在了二人眼前，在石板的两边，各镶有一个牛耳状的把子。蒲天河与木尺子各人分持着一边，用力的向上一揭，凭着二人的内功神力，竟为他二人把这一方足足有千斤重的大石板实实在在的抬了起来。

立时，一股阴沉沉的潮气，扑面而来，石板之下，现出了一个漆黑的大洞。

二人放下了石板之后，木尺子频频的笑着，手舞足蹈真是快乐极了。

他用力的抓住了蒲天河一只手道：“看见没有？这洞内就有上千上万的金子、夜明珠、猫儿眼，哈！我们真发财了！来，我们下去看看！”

说罢，他就在附近找了两根干树棍子，点着火后，就成了两根火把，木尺子试着把火把往下照了照，看出并不很深，不过是丈把高下。

在火光照耀之下，他们看见这间石室，全是用五色的花岗岩石砌成的，四壁都打磨得很是光滑。

石室两侧立有两个古灯架，灯盘里甚至还有灯油，二人把火炬插在架上，室内立时光亮了许多！

这真像是传说中的神话一样难以令人置信，呈现在他二人眼前的是一副奇妙的景象。

在一扇黑铁门前，两个身着白衣、腕配金环的卫士侍立左右，两个人头上都缠着白布，腰上皆都插有腰刀。

这两个卫士，各自站立在一个已然生锈的铁笼内，身子旁倚，并没有倒下去！

乍然看过去，极像是两个活人，可是待二人走近看时，才发觉出，那是两具早已干枯的尸体，只是肉身并未腐烂。

木尺子看到此，手持长须嘻嘻一笑道：“天竺人惯以松子油和树胶浸抹尸体，据说尸身可以永不腐烂，看来这两个人正是如此了！”

说到此，用手指轻轻在铁笼上一敲，只听见“噗”的一声，整个铁笼在他这一敲之下，竟然全数都碎成小段，那白衣卫士“砰”的一声倒了下去。

别看他站在笼内，活灵活现，这一倒下去，立时全身粉碎，四肢分家，由此足见二人在此陪葬有多么长的一段时间了。

蒲天河目睹此情形，不胜惊骇，木尺子却连连摇头道：“可惜！可惜！”

蒲天河问故，木尺子却道：“这两个天竺武士，最少也死了数百年以上，天竺人对于这种不朽的尸身，是愿意出高价收购，据说供在屋内，可以保人畜四季平安的。”

说罢兀自频频摇头连道可惜，蒲天河暗笑师父大批财宝即将全数到手，对于这种小利，仍然不肯放过，此老之财迷也实在是到家了。

二人遂又来到了那大铁门前，门上锁有两把极大的大铜锁，只是其上绿毛生出了寸许多长。

蒲天河试着用剑一砍，立时断落在地。

两把锁都是一样的腐朽，铁门毫不费事的就弄了开来，木尺子上前来双手抓门，用了很大的力，拉开了这扇大铁门。

当铁门打开之后，他们才发现，原来在铁门之后，另有一面大石墙，石质如玉，十分平滑。

木尺子嘿嘿一笑，由身上取出了绿玉匙，那是一柄细长轻灵之极的钥匙，

从匙柄到顶端，其间约有六寸长短，中间部分，至为细薄极易折断。

木尺子在那白玉门上摸敲了甚久，才发现出一个极为细巧的锁孔，他试着把这只绿玉匙向其中一插，那绿玉匙，和锁孔配合得严丝合缝，就听到玉石门上咔嚓一声巨响。

二人吓得左右一闪，他二人身子闪开的当儿，那扇玉门竟自动的徐徐移了开来。

随着石门开处，室内现出了一片灯光。

这真是一件难以令人置信的事，这石室内竟然还燃着两盏极为明亮的灯。

所谓的灯，乃是四具大可二人合抱的大石缸，石缸内注了满满的油脂，由一股极粗的灯芯，贯穿在石缸上端，每两缸列为一组，因为燃料充沛，灯光竟然至今不熄！

这一间石室，却又较入门的那一间大大的不同了，布置得更是富丽堂皇，地上铺着厚厚的藏毡，室内陈列一几一案，无不呈现出一派珠光宝气！

蒲天河就见这间房子正中地方，设有一张长榻，榻上却直挺挺的睡着一个人。

这个人，全身上下，都用白色的缎带，紧紧的缠着，仅仅露出了面部，乍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经过包扎过的重伤病人一般！

木尺子口中哦了一声，点头道：“这就是那位天竺国的王爷了！”

只见榻上这位天竺的王爷，瞪着一双大眼睛，嘴上留有一圈黄色的短须，他那么直直的挺睡着，简直就像是一具石膏像。

在他床边，左右两侧，各放着一个高有一人的大红铁箱子，木尺子走过去，打开了第一具箱子，只见箱内竟是满满的一箱红色蓝色不等的宝石，奇光耀目难睁，试取出其中几颗看了看，无不是色泽光润，价值连城！

这时蒲天河已打开了第二个箱子，却见箱内一半是金银，另一半却是天竺独产的猫儿眼珠串项链，连眼睛都看花了。

木尺子这时喜得连声怪笑不已，他舞着一双手，大把的抓箱内的宝石，又蹦又跳，简直就像是要疯了一般，蒲天河却望着这两大箱东西发愁道：“我们可怎么才能弄出去啊！”

木尺子这时整个的人都跃在了箱子里，用红蓝耀目的宝石，把半个身子都埋在里面。

他这时的样子，真个是疯狂了。

只听他嘴里断断续续的说着，谁也不知道他是在说些什么，一会像笑，一会又像是咧着嘴在哭。

蒲天河不禁吓了一跳，忙走过去重重的摇了他一下道：“师父你怎么了？”

木尺子嘻嘻笑着，一面丢起五光十色的宝石道：“小伙子，你现在可是相信了？我没有骗你吧！你可看见了？……”

他边说边笑，口涎四溢，全身剧烈的抖动着，蒲天河生恐他兴奋过度倒下去，当时重重的在他背上拍了一掌，大喝了一声“嗨！”

木尺子为他这突然的一惊，吓得一呆，果然就老实了下来，只翻着一双白眼望着他道：“你怎么回事？”

蒲天河冷冷一笑道：“你我二人就是有天大的本领，也搬不动这两个大箱子，你究竟打算如何，怎么不说话，一意的发疯，如何是好？”

木尺子闻言，由不住又大声的呛笑了起来，他由宝石箱子里一跃而出，带出了一地宝石，然后他又纵身到另一个箱子上，哈哈笑道：“小子，你用不着急，今天天晚了，我们出去先弄它一条船，然后把这两只箱子搬上去，明天天一亮咱们就走，这不是省事得很么！”

蒲天河冷冷一笑道：“这两个箱子太大、太重，只怕小船吃受不起，再说那春如水岂有任我们出入之理，一动起手来，谁还有工夫看守这两个箱子？”

木尺子呆了一呆，用力的搔着头上的长发，道：“对，你说得有理，咱们得想个好办法才行！”

说罢他翻着双眼，望着室顶发了一阵子呆，忽然跃身而下

道：“我有办法！”

他这句话方一出口，忽然耳边响起了一个苍老的笑声，道：

“好呀！算你们有办法！”

蒲天河与木尺子俱都吃了一惊，一齐向门前望去，只见玉门边，立着一个形容憔悴身材矮瘦的小老头儿，这小老人头上缠着一块白布，身上穿着短衣短裤。

那身衣服，原是白色的，可是却为老人穿成了近乎于黑颜色，露出了他生满长毛的四肢。木尺子立时一惊，他一言不发，右手霍地向外一翻，他手中原握着一对红宝石，这时当成暗器猛地打了出去。这双红宝石一出手即化成了两道红光，直向着这小老人双瞳上打去。可是那个头缠白布的矮小老人，显然是一个具有惊人身手的人物，这一双宝石甫一打到，就见他右手一晃，已把飞来的一双宝石接在了手中。这老头儿发出了山羊似的一声怪笑，用川滇一带的口音大声道：“老爷子谢了，一赏就是两个宝石，真大方！”说罢，把那双宝石在眼前看了看，收入袋内。木尺子怒叱了一声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若不说出根由，我老头子可要掌下无情了！”矮小的老人抬了抬手，笑道：“老爷子，你先不要急，我们慢慢的说，反正这里除了你我三人以外，别无他人！”说罢反手把白玉石门关上了，木尺子身子向前一探，正要出手，那矮老人一扬手道：“且慢……”木尺子见这矮小老人，如此沉着，不由微微一惊，立时住手怒声道：“你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来这里作什么？”小老人低头笑了两声，摇着手道：“老爷子，这几句话应该是我来问你们才对，不过你先问我，我就告诉你也无所谓！”

说到此，这小老人咳了一声道：“我姓马名太，不是汉人，是天竺人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用手向着床上那个身缠白绞的死者指了一下道：“这是我们的九王爷，我们是一个地方的人！”

木尺子冷冷一笑道：“这么说，莫非你也想来染指这批宝物不成？”

小老人山羊似的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老爷子，钱谁不想要呀，你说这种没有主的东西，应该是见者有份呀！”

木尺子一声冷笑道：“谁说没有主？这些东西如今已是我木尺子的了，你休想染指！”

马太呆了一呆，目光又在蒲天河脸上望了望，鼻子里哼了一声道：“我为了找这批东西，已经在落日坪住了有二十年了。妈的！我把全山都找遍了，就是没有想到会在黑蜂窝下面，还是你们汉人聪明！”

说到这里，他向前走了几步，探着头向箱子里看了看，面现覬觎的笑了笑道：“我们三个人三一三十一怎么样？没有我，你们就是东西到手也出不

去的！”

蒲天河怒道：“我们为什么要分给你？”

马太冷冷一笑道：“我这是好言对你们说，没有我，你们是绝对出不去的，春如水那老太婆是不好斗的，你们带着这两个箱子，是寸步难行！”

木尺子嘿嘿一笑道：“你又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出去？”

马太咧口一笑道：“我当然有，我有船，而且知道一条隐秘的道路，由此而出，可以直达‘库隆吉河’，到了那里，一切也就不用再愁了！”

木尺子想了想，忽然哈哈一笑道：“好，我们一言为定！”

马太闻言大喜，他身子一跳上了停尸床，笑道：“你们汉人知道太少，真正的好东西，并不在那箱子里，而是在这里！”说时，用手指了一下床上的死人道：“这个人贵为王爷，他名叫做‘哈里马特’，是我们国家里最喜欢收藏宝物的王爷！”他像对这位死去的王爷身世极为了解的样子，说到此，信手一翻，已把死人翻了过来。然后他就动手，把死者背后的白色缎带解开，双手来回的拉动着，床上的死人，连连的转动着，身上的缎带渐次的解开，不久即现出了死者黄腊似的赤裸的身体。蒲天河不由一惊道：“你要作什么？”马太怪笑了一声道：“你们这就不懂了，这玩艺儿，你们汉人叫做‘木乃伊’，我们天竺人叫做‘里西三达’，你看……”说到此，右手猛地抓向死人肚腹，用力向上一拉，已把死者肚皮揭了开来，立时现出了大片的宝光。马太怪笑了一声，双手自死人肚子里捧出了约有鸡卵大小的四颗明珠，这四颗珠子，所发出的白色奇光，竟使得整个石室内明亮了许多。木尺子看到此不由大笑道：“好宝贝！”霍地腾身过去，马太却翻身下地，叫道：“老头子，你不要抢，我们谈个交易如何？”木尺子森森一笑道：“什么交易，莫非这四颗珠子你要独吞不成？”马太用力的搔了一下头，道：“话可不是这么说，我要是不找出来，你们也不知道，这么吧，我只要这四颗珠子，其他的东西我是一件也不要，怎么样？”木尺子冷冷一笑道：“这珠子对你这么重要么？”马太怪笑了一声道：“这四颗珠子，乃是我们天竺的国宝，名叫‘四海珠’，对你们汉人，却是没有什么要紧，老爷子，你看我这个交易你可同意？”

木尺子连连搔头，现出一副举棋不定的样子，蒲天河因见这马太倒也豪爽，所说条件也还公平，当下就对木尺子道：“师父不妨答应他就是，反正这珠子也是他找到的！”

木尺子紧紧咬了一阵于牙，才点头道：“好吧！我们就这么定了！”

第十三章送佛西大

马太见木尺子答应了，似乎很高兴，喜得跳了起来，道：“你们真有福了！”

木尺子一叱道：“妈的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占了便宜还卖乖是不是？”

马太一笑，摆手道：“老爷子你先别急，我是说你们虽然答应赠我四颗珠子，却也等于救了你们自己的性命！”

木尺子冷冷一笑道：“你方才已经说过了，不过是春如水那婆子刁难罢了，可是我才不会把她看在眼里！”

马太森森一笑道：“要是只是春如水一个人，倒也不足为虑了，只是……好吧，我们走着瞧吧！”

说到此，一双小眼四下里乱转，像是在找寻什么的样子，蒲天河见状奇怪的道：“你找什么？”

马太嘿嘿一笑道：“小朋友，这落日坪一草一木我都熟悉，只是不知道蜂巢底下还会有这么一个秘密，否则岂会便宜了你们二人，现在我是想找一条暗道……”

顿了顿，他道：“你们等一等，我马上就来！”

说罢转身要走，木尺子身子向前一跃道：“等一等，我同你去！”

马太咧嘴一笑道：“老爷子，你是太过小心了，我还会走么？”

说罢掉头就走，木尺子紧随其后，二人来至洞外，就见草丛内置有一艘相当大的独木舟，马太身子一掠过去，双手把这艘木舟举了起来。

木尺子呆了一下道：“要这玩艺干啥？”

马太咳了一声道：“所以你就知道了。我们进去再说吧！”

说罢举着木舟，大步向洞内行去，木尺子见这马太虽然个子不大，年岁也老，可是他竟然还会有这么两膀子力气，也实在是不简单。

木尺子忖思着马太不至于有什么恶意，就同他进了地洞，来至宝库。

马太长吁了一声，把独木舟放下，道：“这船载我一人，是最好不过，现在却要加上你们两个人和两箱东西，可就相当的讨厌了！”

蒲天河看了看这艘木舟，船身相当大，三人二箱倒也勉强可以承受，只是此处并无有溪水河道，如何可以行舟，实在令人不解了。

可是马太却似胸有成竹，这时就见他自身上掏出了一块羊皮，摊在地上仔细的研究了半天，哈哈一笑，跳起来道：“我找着了！”

蒲天河忙问：“你找着什么了？”

马太这时已跳到了一边墙角，四下用手在墙上捶着，忽然听见“噗”的一声，接着吱吱一片响声，开出了一扇大石门。

木尺子及蒲天河全都吃了一惊，真想不到这地室内，尚还有如此多门道。

马太呵呵笑道：“我们有办法了，你们快看！”

二人走进门前，向外一望，只见门外是一片碎石山坡，隐隐现有白日光辉，日光似自高处悬岩上照下来的，影射着一道细窄的溪水！

马太喜得狂笑不已，他大声说道：“我早知道有这么一道水，你们看，可不是为我找着了，由这一道水可以直出沙拉湖边，可免我们抬着箱子走远路了！”

木尺子见状也甚为高兴，可是他那一双眉毛，总似时蹙又开，也许他脑中始终还放不开那四颗珠子。

这时马太在前举着小舟，二人随后下了乱石坡，把小船放自溪水内系好，又回过身来帮着二人把箱子抬上了小船，溪水起伏得很是厉害。

木尺子上了小船，看了一下附近地势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马太嘿嘿笑道：“这是扇子山，两面的高峰就像是两把扇子一样，往上走就可直达乌雅岭，再向前就到了沙拉湖了！”

蒲天河了皱一下眉道：“春如水她们不是就在沙拉湖么？”

马太点头笑道：“这一点我知道，她们是在东边，我们是去西边，大概不至于被她们碰上！”

三人二箱上船之后，小船吃水极深，木尺子和蒲天河深恐有意外，各自提气轻身，如此一来无形中减了不少的重量！

小船在马大的操纵之下，迅若游龙似的，一路直向上流划去。

这是一道神秘的小溪，两岸是高耸入云的峭壁，抬头观看，仅仅可见一线青天，两边盘衍丛生的古树怪藤，直令三人感到来临在蛮荒的苗疆地域一般！

天竺人马太，这时心情至为高兴，他一面划着船，一面高声唱着他们家乡的小调，声音刺耳之极！

如此，约有半个时辰，才行过了这附近的窄谷，进入到一道较为宽敞的河道。至此，虽不见高耸的峭壁，两岸的枯藤古树却更显得浓密了。

正行走间，却听得一声极为尖锐的声音，自岸上传出来，木尺子和蒲天河立时听出来，这声音是胡哨声，绿林中每以胡哨为召伙打劫。

这声胡哨一起，立时各处也都有了回音！

马太怔了一下道：“哟！不好！”

木尺子冷冷一笑道：“船快靠边，不要出声！”

马太忙依言把小船靠近溪水边，这时胡哨之声，此起彼落，响成了一片，木尺子嘿嘿一笑，目注马太道：“你带的好路！他们是哪里来的，你可知道？”

马太连连摇头道：“奇怪，这地方怎会有人呢？”

话声方毕，就听得胡哨声密集，跟着前路树阴内人影闪闪，溪边已现出了七八个人影，一人大声道：“吹！小船给我停下来！”

木尺子立在船首，面带冷笑，就见这七八个人，各着白衣短打，飞快来到了近前。

为首一个高大的汉子摇着手道：“你们别想走，前面水里我们可是落了石头，你们要是不翻船，就尽管往前走吧！”

马太口中大骂道：“妈的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想抢东西吗？”

为首那个汉子，向小船上看了看，面现惊异的道：“箱子里是什么东西？你们是哪里来的？”

木尺子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凭你们这几块料也敢拦路打劫，真是瞎了你们的狗眼了！”

说时双手向外霍地一扬，为首那白衣人身子一晃，直被打出了丈许以外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撞在了石头上，顿时就昏过去了。

其他各人见状，皆都大吃了一惊，纷纷后退了丈许以外，有人高声道：“快去请两位当家的来，这老家伙会使劈空掌，太扎手！”

跟着就有人掉头跑了，木尺子不愿与他们久缠，当时就催促马太道：“我们走，快！”

马太放眼前看，不由恨声道：“妈那个巴子的，水里他们真下石头了，

不能走了！”

木尺子嘿嘿一笑道：“好！那我们就上岸，我倒要看看，谁敢来送死！”

说罢他招呼蒲天河道：“来，小子，我们一人扛一个箱子，上岸去！”

他说着，双手向箱子一搭，身形飞纵而起，已把一个大箱抱了起来，直向岸边上落去。

蒲天河如法炮制，才知道箱子过于沉重，勉强腾起身来，落地时差一点摔了一交。

这时马太也跟着腾身过来，三人会在一处，正要前行，忽见的一排弩箭射了过来，木尺子哈哈一笑，抖手打出了一把制钱！

这一把制钱一出手，迎着当空而来的弩箭，只听得一片铮铮之声，全都落在了地上。

可是就在木尺子制钱出手的刹那之间，耳听得身后一阵疾风，一口鬼头刀，直向着他头顶上砍了下来。

木尺子怪笑了一声，头也不回，右手反向上托，已用虎口架住了来人的手腕子，这口鬼头刀竟然被僵在了空中，丝毫也落不下来。

同时之间，三四口鬼头刀，随着三四条人影，分向蒲天河及马太身上袭来，浓林中转眼间，展开了一场血战！

蒲天河方自放下了箱子，一条人影飞扑而来，掌中鬼头刀向前一递道：“相好的，你躺下吧！”

蒲天河见来人均是一样的装束，俱都是白色短打衣裤，足踏芒鞋，一口十分沉重的鬼头刀，可见这些人乃是一个有组织的帮派，只是怎会出在此人迹不到之处，这就有些令人不解了！

想念之间，蒲天河手下却是不闲着，只见他身子向下一矮，右手一拨，“当”的一声，已把来人鬼头刀打在了一边，刀锋击在了石头上，冒出了一溜火花。

蒲天河身子在这时，已如同旋风似的转到了这人左面，掌锋向外一穿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已把这白衣匪徒，击得飞了出去，扑通！落入溪水之中。

这时马太和木尺子，更是身形起落，翩若游龙，那木尺子身手自不待言，就是马太也不是易欺之人！

这位天竺奇人，竟自由腰上解开了一口缅甸刀，霍霍生风的展了开来，一连为他砍倒了三四名白衣匪徒。

胡哨声更急，白衣匪徒，自四面八方纷纷跳了出来。

可是这些人，要是欺侮一般商贾自是有多，来对付这样的三个人，可就显得太不自量了！

在一阵混战之后，所来的匪徒，竟有半数以上负伤击毙，余下少数几个，招呼着向林内隐去。

这时天空，已罩上了很浓重的夜色。

忽然一声锣响，一人高叫道：“大家闪开，当家的来啦！”

木尺子等三人正不知是否要追赶下去，因恐怕匪人趁自己等追敌之时，盗走箱子。这时间闻声，俱都不再移动，倒要看一看所谓的当家的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！

这时铜锣响毕，紧跟着林内射出了一道灯光，直向三人立处照去！

却听见一人冷冷笑道：“你们三个还妄想逃走么！就是出了这乌雅岭，你们也逃不开！”

说罢，似闻得二人交谈的口音，喁喁私语。

马太哈哈一笑道：“是哪一位朋友，出来见见，藏在里面算是什么英雄好汉？”

灯光啪一声，遂自熄灭，一人哈哈笑道：“光棍眼睛里揉不进砂子，朋友，你们箱子里是什么东西，我们也猜了个八成，乖乖的留下来，我们绝不为难，还派人送你们出去，要是个劲在咱们哥们面前装佯，可就休怪我弟兄不够交情了！”

木尺子先头始终不发一言，此时闻声，不由心中一动，他皱了皱眉，对蒲天河道：“小子，这声音你听听像谁，怎么这么耳熟？”

蒲天河细听了听，也觉甚是耳熟，可是却想不起是谁，当时狂笑了一声道：“朋友，你是谁？请过来答话好不好？”

天竺老人闻声也狂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要宝贝还不简单吗！我这里就有宝珠四颗，随时准备奉送，朋友，你请看！”

说罢当真由怀内把四粒“四海珠”取出，在空中晃了一下，室光四溢，耀人瞳子。

他这一手，果然使得暗中窥视之人心情大动，就听得一人呵呵笑道：“这就没有错了，原来落日坪的宝物，果然落在你们手上。这么一来，可就更不能放你们走了！”

说话之间，三人就见眼前人影一晃，面前已多了两个矮小的人影，二人各穿着一袭黑色的长衫，长可及地，头上剃得光光的，月光下，闪闪发光。

蒲天河一眼望过去，不由心中一动，暗奇道：“怪也！这不是天山二柳，柳玉、柳川兄弟两个吗！怎会来到这里呢？”

他脑中不过动了动，耳边却听得本尺子大笑道：“我说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在我老人家面前拦路打劫，原来是你们哥儿俩！柳氏兄弟，咱们很久没有见了，怎么样，还得意吧？”

二柳闻声各自一呆，由不住都后退了一步，在前面那人冷冷一笑道：“朋友你是谁？”

说时，后面人已用马灯照了过来，木尺子手遮灯光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你们两个连我也不认识了吗？”

为首的那人，忽然口中“哦”了一声，有些惊惶的道：“原来是木老爷子，真是失敬了！”

说话之人乃是柳玉，他身后的柳川闻言也呆了呆，抱拳道：“原来是木老前辈，你老人家不是在天山……怎会来到了这里？”

木尺子嘻嘻一笑，手捋长须道：“怎么样，只许你们开小差，就不许我老人家越狱不成？你们哥两个现在改行啦是吧？”

说时，一双瞳子上上下下在柳玉、柳川身上转着，面上带出嘲笑之色。

柳玉、柳川一时都不由得面红过耳，只是夜晚看不出来罢了。柳川上前一步，干笑道：“老前辈不要取笑了，要知道是你老人家，我们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呀！”

柳玉却十分注意着那两个箱子，怪笑了一声道：“这么说，你老人家是真的偷回绿玉匙，把那批宝物弄到手了？佩服！佩服！”

木尺子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们哥俩是看着眼红？拿口袋来，要多少装多少，可是有一件，拿过了就算了！要是再动别的念头，我老头子可就不答应了！”

柳玉、柳川面上一喜，对看了一眼，却又顿时收起了喜悦之色，柳川低

首干笑了一声道：“老前辈不要开玩笑，我们哥儿两个有多大的胆子敢占你老人家的便宜，就是你给我们，我们也不敢要呀！”

木尺子嘻嘻笑道：“好！你们哥儿俩漂亮，可是要是说了不算再起黑心，可就别怪我木尺子手下无情了！”

柳玉也嘻嘻一笑道：“你老人家太多心了！”

木尺子哼了一声道：“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老人家托个大，还得向你索要条船，我这就走了！”

柳玉摸了一下光头，皱着眉毛道：“这个……老前辈，前面水里可不能走了，为了挡这笔财路，我们在溪水里下了十里的石头，你们还怎么能坐船呢！”

木尺子嘻嘻一笑道：“那怎么办？还要我们走路不成？”

柳川笑了笑：“木老前辈你放心，水路不通，陆路上包给我好了。你要去哪里都行，我负责送到！”

木尺子嘿嘿一笑道：“那倒是不敢当，你只设法给我们弄几匹马就行了！”

柳川笑了笑：“这件事容易，我这就照办。三位请等一等。”

说罢转身而去。须臾，牵了四匹马回来，木尺子见状啼哧一笑道：“真有你的，有这四匹马就行了！”

说罢就向着蒲天河含笑：“来，小子，咱们先把箱子捆上去，时候可是不早了，要是今晚上不能赶出去，咱们爷儿们可就免不了要吃亏了！”

说罢目光向着天山二柳扫了一下，嘻嘻一笑道：“是不是？”

柳玉、柳川一愣，柳川冷冷一笑道：“老前辈你真会开玩笑，谁还敢在老爷子你手底下弄鬼，你放心走吧！”

这时那位天竺异人马太，却坐在马上笑了笑，道：“木老头，时候可是不早了，别再耽误了，我们走吧！”

木尺子跃身上马，柳川却赶上来，送上了一盏马灯道：“老前辈你拿着这个，路上好有个亮儿！”

木尺子接过马灯，向着二柳面上望了望，冷冷一笑，抖动丝辔，跨下马匹泼刺刺的驰了出去。

蒲天河最后上马，却见柳玉、柳川正自交头细语，不由心中一动，当下催马上前，对木尺子道：“师父，莫非你就相信这两个家伙了？”

木尺子回头看了一眼，嘻嘻一笑道：“我怎么会这么笨，不过是暂时弄两匹马骑骑罢了，反正此时此刻，他们还不！”

蒲天河皱了一下眉道：“这么看起来，他二人必定另外还有帮手，否则他们怎敢对我三人下手？”

木尺子哼了一声道：“这一点我也想到了。走着瞧吧！”

马太的马在前面转回身来，大笑道：“你们两个放心，跟着我马太走，绝对没错！这一带地方我熟得很。”

木尺子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也只有如此了。我老头子，是人生地陌！”

马太嘻嘻一笑，向前张望了一下道：“这地方叫鸦颈子。跟着我走没错！”

蒲天河心中甚喜，答应了一声，飞马而前，木尺子却冷森森的一笑，对于马太这个人，他确实还不敢深信，可是此刻正是前狼后虎，比较起来，也只有马太这个人容易对付一点。

当时他也就不再多想，催马而上，人马遂行于乱山丛林之间。天空虽有一弯明月，可是树丛很密，光线照下来只是淡淡的光影。

深山里，不时传出几声狼嚎，的确是一处人迹稀到的荒凉地方！

如此行走了约有数里之遥，前行的马太，忽然勒住了马辔，他那一双小而亮的眸子，不时的转着，像是在搜索着什么，木尺子沉声道：“怎么不走了？”

马太搔了一下头，龇牙笑道：“前面可又入了山道了。路太窄，我们只能成单行走才行，我在前带路！”

说罢转了几个弯，果然来到了两座石峰之间。两座石峰高耸入云，其上光秃秃的，没有树木，可是却生有墨黑黑的一片青苔。

马太手指这两座石峰道：“这就是‘两将军’，我先走一步了！”

说罢疾疾带马入了山道，蒲天河方要跟去，却见木尺子随后而上，道：“小子你殿后，小心那两箱东西！”

说着，匆匆拍马而上，紧跟着马太奔去，蒲天河最后策马，他一只手拉着那匹驮有宝箱的马，最后走进了山谷，谷道之内寒风阵阵，一线月光，由巍巍的石峰顶尖上射了下来，更觉凄凉十分！

这时木尺子的马已追近马太，哈哈笑道：“老马，可别走得太快呀！”

马太回头看了一眼，似乎显得有些不大自在，他笑了笑，马行放慢，木尺子这时细看眼前形势，真是险到了极点。

这道窄谷内，虽说是可容单道行走，可是万一有了事故，凭着自己和蒲天河的一身轻功，固不愁走不脱，然而要想带着那两个沉重的箱子，却是万难了。

想到此，他也就越发的注意眼前地势。

马太的马在前又行了约有里许光景，只见两旁山势越发的陡峻，唯一不同之处，那两侧峰岭之间，现出了浓密的树林子。

木尺子看到此，不由皱了一下眉，心忖道：这地方若是有贼人打劫，可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入，险到了极点了。

一念未完，忽见当空唏哩一声脆响，一支响箭划空而过！

木尺子呵呵一笑，忙自勒马道：“快停住，那话儿可是来了！”

说时回过身来，招呼蒲天河道：“小子，快把牲口带过来，好戏来了！”

话声未完，忽见前行的马太飞马就逃，这老头儿口中哈哈大笑了两声道：“木老头，你认栽了吧！”

说时就手拿出一个竹管，嘟嘟吹了两声，这位天竺怪老人，一连吹了几声口笛，陡然自马鞍上飞身而起，向着右面峰岭之上落去！

木尺子见状，一声怪笑道：“姓马的，原来是你弄的诡计，我倒要看你往哪里走！”

说完，身子霍地自马背上拔空而起，活像是一只腾霄的大雁，直向着马太身后扑去！

这时马太身子已然扑上了十数丈，这矮小的老人，忽然在绝峰上一个倒仰，口中一声叱道：“老头子，看家伙吧！”

说时右手向外一挥，只听见“铮”的一声脆响，竟然由他掌心内，飞出了一掌棱形的暗器。

这一掌暗器一出手，挟起了大股的劲风，四面八方直向着木尺子全身各处打来，一闪而至。

木尺子怪笑了一声道：“好个老兔崽子！”

他说着，身子第二次腾空而起，却又比上一次更要高出了许多，马太发

出的那一掌暗器，竟是没有一粒打中在他身上，一片叮当之声，全数都落在山石之上。

马太见一掌暗器未曾打中，身子猛地一翻，口中又怪叫了一声，第二次向他发了一掌！

这一次他掌心运劲，掌风里又夹着前发的暗器，这种暗器在天竺名唤“枣子钉”，是一种形同枣核形状，两头尖的东西，可是没有“枣核镖”那么大，要小得多。

木尺子身子腾空，乍见对方暗器又到，不由嘿嘿一阵怪笑。这时就见他一头长发全数都像针立了起来，他凌空的身子，在空中一个倒折，双掌同时推出，巨大的劈空掌力，迎着飞来的暗器一撞，全数都倒退了回去。木尺子凌空的身子，跟着一个滚式已扑了下来，狂笑了一声道：“老小子，你还想走么？”说话之间，已扑到了马太身后，“金豹现爪”，一掌直向着马太后腰上打去。马太身子一折，“吱”的一声，一口缅刀由上而下削了下来。可是木尺子哪里会把他看在眼里。这老头儿怪叫了一声，右手一分，直向马太刀上抓了过去！马太这时显得有些紧张，他一面迎敌，一面口中狂吹着口笛，尖声刺耳。四山之间，都有了回音，却只见两峰上，人影纷纷，俱都向着窄谷内扑去。木尺子暗道了声不好，按理说，此时此刻，他应该顾全谷内的两箱珠宝才是正理，可是他因心恨马太的诡诈，这时竟不顾谷内珠宝，狂吼了一声，奋身向着马太扑过去。马太身子向前用力一扑，怪笑道：“老头儿不要钱了，追我干啥？”说时身子一滚，已到了木尺子足前，就见他刀锋一现，直向着木尺子面上崩去。木尺子见他刀法诡异，因距离过近，这一刀险些为他砍上，不禁更激起怒火，这老头儿一身武功，已到了登峰造极地步，此刻怒火中烧，更似出山之虎。马太缅刀方一递出，木尺子双掌一拍，施了一个“贴”字诀，只听见啪的一声，已把对方缅刀夹在了掌心之内！马太用力一摇，未为所动，立时发觉不妙，就见他身子霍地向外一翻，滚出了丈许以外，就在这时，当头一声娇叱，当空飞下了两个少女，其中之一尖声道：“马大叔还不快走！这里的事，你不要管了！”说话之间，其中之一，猛地朝着木尺子扑去。

木尺子这时由二女装束上已看出来，二女乃是春如水一边的，不由又惊又怒，他狂笑道：“该死的丫头！”

双掌向外一翻，口中呼了一声：“撒手！”

马太手中的缅刀脱掌而出，在空中划了一道银虹，呛的一声落在石峰上。

同时之间，这位老少年身子一偏，左手的掌风向外一逼，“砰”一声，已把面前的少女打得一路翻滚下了山峰。

整个的窄谷，充满了人声，一片喊杀之声，上冲霄汉，在混乱的人声之中，间杂着马嘶，可以想像出蒲天河此刻的处境是如何的困难了。

木尺子打翻了一名少女，目光中却见那马太身子倏起倏落，直向着峰头上扑去！

这矮小的老头儿，这一刹那，有如丧家之犬，他已经发觉出木尺子不会与自己甘休，只见他身子方自跃上了十数丈，木尺子却如同狂风也似，自后追了上来。

马太这时已跃上处隘口，正要腾身而起，木尺子已再次追了上来，哈哈怪笑道：“马太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马太身子陡然一仰，双目赤红，双掌一伸，直向木尺子双瞳上抓去，木

尺子二腕一分，把来犯的双手荡开了一边。

同时之间，就见他足尖一挑，一脚正中马太心胸之上，只听得马太狂啸了一声，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喷出了一个血笛子，身子霍地向后一翻，咕咕噜噜直向着峰下翻落而去！

木尺子忖思着对方活命的希望是很小了，正要转扑谷底，却见马太翻滚之处，四粒奇光耀眼的珠子也滚了出来，在峭壁之间一路跳动下落。

木尺子长啸了一声，飞身扑去，他身形起落如腾空白鹭，极其优美。可是却有人比他更快，那是一条横刺里扑出的人影，身子一出来，在峰壁间略一起落，已将四粒明珠拾了起来，转身一纵没入黑暗之中。木尺子赶到之时，那人早已无影，只气得他错齿出声，由那人身影中看来，极似春夫人春如水，果真是她，今天自己是栽定了。

木尺子立定了身子，只气得毗目欲裂。

忽然，他想起了谷底的蒲天河，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忙自展开身形向谷底扑去！

这时蒲天河正同两个黑衣汉子打成一团，木尺子赶到之时，蒲天河掌中剑刚把其中之一劈倒在地，另外一名，身子腾起来，正好落在了木尺子身前。木尺子一声冷笑，右掌一抖，正正地抓在了这人的前胸上，左手二指向外一点，这汉子已被点住了穴道，身形纹丝不动。蒲天河身子向前一落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老来晚了一步，那两箱东西，已经被他们抢去了。”木尺子呆了一呆，嘿嘿冷笑道：“你看清是谁没有？”蒲天河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人数太多，有男有女！”木尺子阴森森笑道：“好，狡猾的春如水，想不到她竟然早已买通了马太，我老头儿岂能吃这个亏！”蒲天河奇怪的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是春如水？”木尺子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这件事很容易知道！”说罢身子一转，已到了那名被点了穴道的黑衣汉子身边，双手伸出按在了那人两肩之上，霍地一抖，这人狂叫了一声，睁开双眼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老饶命！”木尺子哧哧一笑道：“你们是哪里来的，说出实话饶你一命，要不然……嘿！”

这人牙关战颤抖不已，一面乞求道：“我说……我说……老爷子你千万别下毒手！”

木尺子冷冷的点头道：“好！我问你，那两箱东西谁抢去了？你们是哪里来的？”

这人呐呐道：“我们是蒙古碧寒宫来的，春夫人是我们的首领，东西也是她老人家抢去了！”

木尺子嘿嘿一笑道：“果然是她。很好，去你的！”

说罢右手向外一推，这汉子被丢出了丈许以外，摔了个斛斗，爬起来就跑了。

蒲天河闻言之后，也是又恨又怒，沮丧不已。木尺子坐在石头上歇了一会儿，站起来冷冷一笑道：“小伙子，你也用不着替我难受，我们这就去找她。妈的，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，我烧了她的船！”

蒲天河冷冷一笑，摇头道：“这又有什么用。此时怕连船也没有了。我们一不作二不休，不如赶到她碧寒宫去，看看她还能赖帐不？”

木尺子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自责道：“我他妈的可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，我早知道马太那个老狗不是好东西，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和春如水那个贼婆娘连成一气。这可好！”

蒲天河冷冷一笑道：“这也好，就怕不知道是谁，现在知道了，谅她也

赖不掉，我们就上蒙古去一趟！”

夜空之下，二匹马仰天长嘶！

现场是一片劫后凄凉！窄谷躺着十数具尸体，随着夜风，散发出一阵血腥！

木尺子、蒲天河双双上了马，直向前路行去，想不到此行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好不容易东西到手，却又中途遇此劫难，实在令人想不服！

尤其是木尺子，一路之上，更是长吁短叹不已。二人顺着窄谷小道一直行下去，约摸走了半个时辰，才出了山峰。眼前是一片原野，一道静静的溪水缓缓向前流着，四周散发着野菊花香。

木尺子勒马溪畔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春如水欺人太甚，此去天边海角我也要找到她，誓不与她甘休！”

方自说完，就听得后路上，一阵马蹄声，回身看时，却见大批马群，如同潮水似的拥了过来。

目光之下，只见为首二马之上，坐着两个光头，木尺子、蒲天河立刻认出了来人是天山二柳，只是不明白此时何以他二人会出现？转瞬之间，这群人马已来到了近前，为首的二柳之一举手道了一声“停”，马群立即停住。柳玉、柳川向二人看了一眼，俱都咦了一声，柳川翻身下马道：“木老前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莫非你们遇见了什么事情不成？”木尺子哈哈一笑道：“你兄弟来晚了一步，那两箱东西，早已被春如水那婆娘抢走了！”柳川神色一变，顿足道：“啊呀！我早就知道这女人不好斗！”说到此，不由脸上一红，好似发现自己说漏了嘴，一时呆在当地，答不上话来。柳玉忙跳下马来，干笑了一声道：“老前辈你千万不要误会，我们兄弟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动这个念头，我们只不过是路过这里……”木尺子哈哈一笑道：“我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，反正东西已被人抢走了，现在就剩我师徒两个人，你们看该怎么个办吧！”

柳川翻了一下眼皮，道：“老前辈可知道那春如水往哪里去了？”

柳玉忙碰了他一下，咳了一声道：“我们兄弟两人，仗着人多也许还能把东西给追回来，老前辈你看怎么样？”

木尺子嘿嘿一笑，道：“谢谢你兄弟的好意，这批东西反正是无主之物，谁抢着了谁要，你们兄弟要是真能由春如水手中抢过来，自然归你们，我木尺子绝不占你们一点便宜！”

柳氏兄弟不由一振，柳川讷讷道：“老前辈说的是真……真的？”

木尺子点了点头道：“自然是真的！”

天山二柳互看了一眼，各自点了点头，柳玉嘿嘿笑道：“谢谢老前辈的海量，那春如水走不开我兄弟的手心！”

说罢回过身来，大声道：“谢一虎，你快下去，通知水路的兄弟们注意，把出玉门关的水路封锁了，不许任何人通过。快去，快去！”

那名叫谢一虎的汉子领命飞奔而去，柳玉又吩咐下去道：“王银川，你带我的柳叶旗到杏叶岭，请窦老夫人助我兄弟一臂之力，就说事成之后，我兄弟有重礼见赠，绝不食言。快去，快去！”

说罢由怀内取出一面细如柳叶似的旗子，交与王银川，又道：“你多带几个人去，我兄弟一会就来！”

那叫王银川的人，乃是一个细长的瘦子，一身白衣，像个人灯似的，接过了柳叶旗后，他回身招呼了十几个弟兄，一路飞马而去。

柳川在后面大声嘱咐道：“走小路去！”

一行人马，顺着溪水，转瞬间已自无踪！

蒲天河冷冷一笑道：“柳兄心力只怕白费了，那春如水也许已走脱了！”

柳玉哈哈一笑道：“此出玉门关杏叶岭乃是必经之地，那地方是一人当关，万夫不敌，春如水就是有天大的本领，只怕也难渡过此关！”

木尺子皱了一下眉，道：“你方才所说的那个窦老夫人，可是当年和你师父蒋寿为敌，被迫逃亡的那个麻婆窦三花？”

柳玉怔了一下，点头道：“正是此人，老前辈原来也认识她！”

木尺子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妙哉！少哉！久闻此人所蓄的‘金河蜂子’十分厉害，果真如此，那春如是遇见劲敌了！”

柳玉得意的道：“你老说得不错，窦老夫人是养有一些‘金河蜂子’，只是她是不轻易使用的！”

木尺子哈哈一笑道：“你兄弟只怕还没有摸清那窦三花的脾气，老夫对于这婆子倒有几分认识，此妇最是狂傲，就是你们两个主人亲自去请她，也未见得能请动她，打发几个小辈，更是休想请得动了！”

柳玉怔了一下，道：“对了，这话不错，老前辈之意以为如何？”

木尺子呵呵一笑，道：“罢了，我老头子好人作到底，就帮你们这个忙吧！”

柳玉一呆道：“你老是说……”

木尺子森森一笑道：“凭你兄弟那点面子，想请动窦三花只怕不易，我老头子昔日与她倒有一些面子，现在你们就拿我一件东西去见见她，也许尚有点希望！”

柳氏兄弟不由大喜，齐声道谢不已，木尺子遂自身上取出了一粒扁玉的鼻烟壶，嘻嘻一笑道：“这鼻烟壶上刻有多人的名字，那窦三花的名字也在其上！乃是当年的一件趣事，你只要出示此物，想她也会记得的！”

柳玉接过来，目放异采道：“真是太谢谢了！”

柳川抱拳打躬道：“老前辈如此玉成，恩同再造，现在我兄弟也不说什么感谢的话了，反正早晚我弟兄会有一片人心！”

木尺子呵呵一笑道：“你这话说得太早了，我老头子苦心到手的東西，也没有那么便宜，随便的叫外人拿去！我们不过是赌个先后罢了！”

柳玉一呆道：“什么叫先后？”

木尺子嘻嘻笑道：“先后你都不懂？这两箱东西，谁先到手，就算谁的，你们两个该明白了吧？”

柳玉一笑道：“也好！那么我兄弟告辞了！”

木尺子也一笑道：“对了，你们快去吧，那窦三花可不好请呢！”

天山二柳内心不禁狐疑不已，也实在是不明白这老狐狸是在闹什么玄虚，不过此刻，他二人早已被那两大箱珠宝弄昏了头，哪里还会想到那么多，当时带领着众弟兄，一路飞马疾奔而去！

他二人走后，木尺子望空呵呵一笑道：“钱是人人想要，当真是好东西！”

蒲天河冷晒道：“以我看来，这些钱真比杀人的钢刀还狠十分，师父得放手时且放手，何必斤斤于此！”

说到此，又冷冷一笑，颇有些不屑的意味。木尺子呵呵一笑道：“小子你错了，这几个钱，真要是落入好人之手也还罢了，要是落在了这些人物手中，那是助纣为虐，如何是好！”

说到此，搓手怪笑道：“为师我一生行事，从不曾像今日这么丢脸过，这两箱东西原本是属于我的，谁也不能拿去！”

蒲天河一怔道：“咦，你不是让给柳氏兄弟了？”

木尺子冷笑道：“我什么时候说让给他们了，我只不过是与他们赌个先后输赢罢了！”

蒲天河皱了一下眉道：“莫非我们还会比他们先么？”

木尺子颌首道：“这就是我老人家智力过人的地方了。小子，你想想看，那春如水岂是好欺侮之人，如果只是柳氏兄弟二人，我也就不存幻想了，可是现在又多出了一个窦三花，这老婆子功夫了得，那春如水也怕她三分！”

蒲天河点了点头道：“你老人家是想要他们鹬蚌相争，而坐收渔人之利可是？”

木尺子手捋长须，嘻嘻笑道：“然也！你总算明白了！”

蒲天河摇了摇头道：“到时候，只怕更不易解决了。那时候你老人家宝物不曾到手，却结下了几方面仇敌，画虎不成，反类其犬！”

木尺子双目一瞪，怒形于色道：“你也太把我看差了，这件事我务必办成功给你看看！我们先找个地方歇一歇，再去看看这场热闹！”

秋风过去，黄叶凋零。

杏叶岭上的杏树，都结满了累累杏果，一个黄发黄衣的老婆婆，正坐在一张靠椅上望着天空发怔。须臾，一个黄衣少女由岭下飞奔而上，这黄衣婆婆忙自站起来道：“你回来了？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？”

日光映着这老婆婆的脸，原来这老太婆还是一个大麻子。面若重枣，那副尊容，可真是不敢恭维，方自上来的那个黄衣姑娘，倒是风姿绰约，很有几分姿色。

就见这姑娘上前招呼了一声：“师父，你先坐下来，叫我歇歇气，再慢慢说！”

麻婆坐下来，却睁着一双小眼道：“是落日坪的宝物出来了吧？”

少女吁了一口气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有这么一点影子，外面乱透了！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用手按在心胸上，好似走了甚远的路途，有些上气不接下气。

麻婆一听落日坪藏宝出现，不由精神一振，立时抢问道：“出来了？谁得手了？那人呢！”

黄衣少女用一双大眼睛，白着师父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有人说是天山二柳，有人又说是蒙古来的春夫人，还有人说是个天竺人叫什么马……太！”

麻婆倒在椅子上，口中“唔”了一声，良久才道：“这件事很麻烦……”

黄衣少女挑了一下眉毛道：“还有，春夫人的船已向这边来了，大概再有一个时辰，也就差不多要到咱们杏叶岭了！”

老太太口中又“唔”了一声，她忽然用手在椅子把上“叭”的拍了一下，断然道：“香儿，把水闸给下了！不能叫她们过去！”

少女答应了一声，翻着眼睛道：“师父莫非认为是春如水……”

婆婆冷冷一笑道：“这婆娘一向是神出鬼没，她作一事情，一向是有始有终，我奇怪她好好地，怎么会又走了，这其中必有名堂！你快去！”

黄衣少女答应了一声，掉头如飞而去。

麻婆婆这才又靠下身子来，频频冷笑不已。忽然岭下蹄声得得，奔来了几匹快马。

这行人马，到了岭道前相继下马，为首一个汉子，一手拉着马，一面高声喧道：“天山二柳门下弟子，向窦老夫人叩请金安！”

椅上的麻婆嘿嘿一笑，倏地站起来，道：“我就是，有什么事？”

为首的汉子，倒没有想到对方竟在眼前，不由一惊，当下上前一步，躬身抱拳道：“在下王银川，乃是柳氏兄弟手下弟子，今日奉了柳氏兄弟的信旗，要与老前辈答话！”

麻婆嘿嘿冷笑了几声道：“柳玉、柳川两个兔崽子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找我还会有什么好事？什么事你说吧！”

王银川卑贱的笑了笑，腾身而上，双手先把柳氏兄弟的“柳叶旗”呈了上去。

麻婆窦三花接过来，微微看了一眼，冷哼道：“什么事，你快说吧，带这么些人来是干吗，打狼呀？还是吓唬我老婆子？哼！”

王银川后退一步，面上讪讪道：“在下不敢，只是柳二爷怕前辈用人，以供差遣而已！”

麻婆笑骂道：“算你他妈的会说话，有话快说有屁快放！”

王银川答应了一声，心里却直嘀咕。当时咳了一声道：“事情是这样的！”

麻婆“哼”了一声笑道：“是为了落日坪的东西是吧？”

王银川愣道：“婆婆如何知道？”

麻婆大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怎么知道？柳玉、柳川找我不是为了这件事，还会是为别的？”

王银川咽了一口唾沫道：“是！是！是这样的！”

窦三花面色一沉道：“东西是不是到了春如水那婆娘的手里了？现在柳氏兄弟想请我帮忙，把东西抢过来，是这么件事吧？”

王银川怔了一怔，心说原来这婆婆什么都知道。当时翻了一下眼珠，点头道：“那两箱东西，本是该我们的，春如水却插手硬……”

麻婆嘻嘻冷笑道：“胡说八道，无主的东西，怎么就该是你们的，我还说是我的呢！”

王银川怔了一下，心说糟了，这婆子不要也起了黑心，那可就坏了。

当时双手一搓，干笑了笑道：“柳二爷还说，如果婆婆能够帮忙把这批东西劫下来，其中三成用来孝敬你老人家，婆婆看可好？”

麻婆闻言，仰天打了个哈哈，道：“笑死人了，这算什么孝敬？”

王银川窘道：“婆婆莫非嫌少？”

窦老夫人面色一冷，道：“妈的，柳老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我要是真的把东西劫了下来，不全都是我的了，我还要他的三成？真是放他妈那个屁！”

说到此一只手挥了挥道：“走！走！走！别让我看着讨厌了！”

王银川面红过耳的道：“此事务请你老人家赏在下一个面子……”

窦老夫人一翻双瞳，道：“这事没有什么好商量的，我是一百个不答应。你们走吧！”

王银川气得脸色直发白，可是他也知道这麻婆棘手，不是好惹的，当时用力的咬了咬嘴唇，道：“好吧，老前辈既然不肯帮忙，我们也只有走了。不过有一件事，还要老前辈帮个小忙！”

麻婆哼了一声道：“还有什么事情？快说！”

王银川冷冷一笑道：“所谓光棍不挡财路，婆婆既是不买天山二柳的帐，

可是却也不便再多事！”

才说到此，那麻婆一口痰吐了过来，哑声骂道：“滚你妈的我老人家的事还要你管吗！”

这一口浓痰，那王银川虽是忙抬起脸，没有叫吐在脸上，却正正的唾在了脖子上，只觉得又热又腥，粘滑似胶。

王银川只觉得心里一恶心，真差一点要吐了出来。当时不由大怒，呛一声，拔出了腰也刀，厉声道：“你这婆子，怎么可以如此欺人！”

麻婆身子一飘，已站到了他面前，只见她麻脸上红光闪烁，冷笑道：“你想怎么样？你还敢动家伙么？”

王银川顿时吓得手足发软，当时垂下了刀，叹了一口气，纵身上马，只觉得脖颈咽喉处，那口痰粘得别提有多么难受了，只得用衣袖用力擦了下来。

麻婆见状呵呵大笑道：“小子，你给我认乖吧，老娘多多少少还顾全二柳一点面子，要不然就冲你刚才那份德性，早就打发你喂蜂子吃了！”

王银川不由吓得打了一个哆嗦，他知道麻婆所谓的“蜂子”正是她饲养多年的“金河蜂子”，久闻这些小东西最爱嗜人肉，别真叫她给喂了蜂，那可是冤枉透了，这件事自己也只好认倒霉算了。

想到此，化冷笑为苦笑，在马上抱了抱拳道：“老前辈赐教，在下没齿不忘。金砖不厚，玉瓦不薄！”

这“玉瓦不薄”四个字还没有说出来，只听见那麻婆喉中一声咳！

王银川就知道不妙，赶忙掉马就走，紧跟着那麻婆口中“波”的一声，一口浊痰脱口而出，王银川逃开了正面，却是逃不开背面，这一口痰，只听见“叭”的一声，正正的打在了他的后脑勺上。

紧接着那麻婆一声狂笑道：“他娘的，再不走，老娘我用大脚丫子踹你！”

眼看着这群人狼狈而去，麻婆笑得嘴都合不拢。这时那奉命去关水闸的香儿已转回来，见状奇怪的道：“师父，那些个人是干什么的呀！”

麻婆回过身来，笑道：“香儿，你来得正好。你刚才说得不错，落日坪的那批宝物果然出来了，而且一点没有错，是春如水那女人弄走了！”

说到此，这麻婆仰天想了一会儿，点头道：“这是我们一个好机会，妙的是那春如水非要由咱们这杏叶岭过去不可，她要出玉门关，这是必经之地！”

黄衣少女秀眉微拧道：“只是就我们师徒两个，人不太少了点么？”

麻婆嘻嘻笑道：“一点都不少，人多了反而碍事。香儿，你去把我的那金河箩袋拿来，咱们的蜂很久也没有尝过人血了，今天也叫它们打打牙祭！”

黄衣少女答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，须臾，她背来了一个极大的箩筐。

那箩筐很像是一个大蚌壳的形状，只是每一半都有一条皮带，可供人提背之用，箩筐是用极细的金色漆竹编制而成。

黄衣少女背着这“金河箩袋”，还没有走近，已可听得一阵阵吱吱之声，由那大箩筐内传出。

麻婆窠三花见到了这金色箩筐，不由咧开大口笑道：“有了这东西，就是他们有千军万马，也得提着万分小心！”

说罢自黄衣少女身上，把“金河箩袋”接了下来，那箩筐一边，系有一个金漆葫芦，麻婆取下了葫芦，就口灌了一口，忽地打开了箩袋，只听见“嗡”地一声，自筐内，散出了大片金光，刹那之间，当空集成了密密的一片，有如是大片的金色云块一般。

这所谓的“金河蜂子”，每一只都约有手指大小，通体金色，闪闪发光。最奇的是，在它们条状的躯体两旁，每一边都生有一只极小的三角形翅膀，双翅扇动之声发出一种刺耳的“啧啧”之声。

这群“金河蜂子”，自箩袋内甫一飞出，俱旋风般乱舞，每一只都发出吱吱的鸣声，千百齐鸣真有点刺耳欲聋！

奇怪的是它们都似经过麻婆特别的训练，虽是野性猖狂，却没有一只离群远飞，都在当空数丈方圆之内上下飞着。

那麻婆遂把方才由葫芦内含入口中的东西，“噗”的一口喷了出来，化成了大片的红雨，直向着空中的蜂群喷去！

当空的金蜂迎着这片血雨，几个翻扑，已噬食得干干净净，麻婆窆三花发出连声的怪笑，遂一口口的就着葫芦向空中狂喷着。

转瞬之间，已把葫芦内的血汁喷了个干净，那大片的金蜂仍似没有过瘾，又自在空中飞鸣不已。

窆三花忽然咧口发出一阵似哭似笑的怪声，空中金蜂闻声吱吱鸣叫得更厉害，似乎在与麻婆抗命，禁不住麻婆口中的哭笑之声愈来愈大，最后简直有点树倒山塌之势！

在如此的噪声压力之下，空中的金蜂才败下阵来，三三两两的全数都转回到方才的箩筐之内。

窆三花关上箩筐，长长吁了一声道：“妈的，这些小东西越来越不好带了！”

黄衣少女方要答话，忽然“咦”了一声，转身道：“师父，有人来了！”

方自说毕，就听见一人哈哈笑道：“好厉害的金蜂，我弟兄算是开了眼界了！”

话声未毕，两条人影已翻了上来，现出了两个矮小的光头汉子，麻婆这时已闻声回头，见状面色一冷道：“柳氏兄弟，你们又来了！”

柳玉嘻嘻一笑道：“婆婆方才对我兄弟也太不赏脸了，我想那位兄弟必定是口下无德，才会惹烦婆婆发脾气生气，所以我弟兄特别来向你老人家陪不是来了！”

窆三花冷冷一笑道：“柳老大，说话别拐弯抹角，莫非你们还不死心么，那春如水乃是蒙古的霸王，我老婆子可是惹不起她，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！”

柳玉嘻嘻一笑道：“婆婆，算了吧，谁不知道婆婆你的金河蚕子，远近无敌，何况这件事利己利人，事成之后对婆婆自己也有好处！”

麻婆咧嘴一笑道：“对不起，这件事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帮忙，你兄弟还是自己辛苦一趟吧！”

柳玉上前一步，拜了一下道：“这件事并不是我兄弟二人之事，乃是另有一位老前辈，这位前辈特别交下一件信物，要我二人呈上给婆婆，此事务请帮忙。”

麻婆又冷冷一笑道：“哪来这么多老前辈，我说不管就是不管！”

说到此，柳玉已自身上拿出了那个扁玉鼻烟壶，双手送上道：“婆婆请过目，这就是那位前辈的信物！”

麻婆皱了一下眉，接过了扁玉烟壶，望了望，面上果然一惊，森森一笑道：“木尺子那个老儿也来了！”

说到此，在头上搔了一下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不错，当初大雪山八人留名，有过这么一句话，以后八人之中任何之一有事相托，受托者不得借故推

却。可是……”

顿了顿，她又冷冷笑了一声接下去道：“木尺子这老儿在哪里，我要与他说话，这个便宜可不能就让他捡了去！”

柳玉一笑道：“木老前辈同一位蒲少侠，此刻已经不在这里了，你老人家找不到他了！”

麻婆嘿嘿一笑道：“好个老小子！”

说到此低头想了想，冷冷的道：“我先问你，那落日坪宝物，是真的在春如水手中么？”

柳玉点了点头道：“此事怎么会是假的？在下亲眼看见的！”

麻婆冷森森一笑，道：“这件事本来我是决定不管的，可是木老头这个情不便不给，这样吧，你们二柳手下有多少人？”

柳玉怔了一下道：“有四五十个，婆婆莫非有用他们之处不成？”

窦三花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把你的人都叫来，在杏叶岭两旁埋伏下来，多备强弓利弩，我们不动就不动，一动可就得把春如水那婆娘给收拾下来！”

柳氏兄弟连连点头，私下窃喜不已。

窦三花又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方才说事成分我几成？”

柳玉扣了一下头，苦笑道：“三成怎么样？”

窦三花小眼一瞪，道：“放你妈的屁，三成你去打发要饭的吧！这件事就冲你这句话我也不能管！”

柳川忙赔笑道：“婆婆不必生气，这样吧，咱们二一添作五，一半一半，这样总该好了吧！”

麻婆冷冷的道：“我们三七分帐！”

柳玉一喜道：“我原说是三七呀，你三成我们七成！”

麻婆冷笑道：“我七成，你们三成！”

二柳都不由面色一变，相互一望，柳玉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这条件太苛，恕我兄弟不便从命！”

柳川也面上变色，频频冷笑道：“前辈未免欺人太甚！”

说罢抱了一拳，道声告辞，正要回身，麻婆嘻嘻一笑道：“你兄弟要是不答应那我也没办法，我们只好放开手来互相斗一斗了，到时候只怕你兄弟一成也捞不着，那可更冤了！”

柳玉、柳川不禁都是一怔，相互商量了一下，柳玉遂回过身来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好吧！我兄弟行事一向是抱着吃亏，从不想占人什么便宜，三成就三成吧！”

麻婆才又一笑道：“你别不愿意，我老婆子还认为冤呢，没有你兄弟帮忙，我照样能把东西弄到手，只不过是大大好意思罢了。这是看在木老头的面子，要不然你们能分一成已是好的了！”

天山二柳面色如灰，俱都冷笑不已。

麻婆一翻眼皮道：“怎么，你们是不乐意？”

柳玉忙赔笑道：“没有，没有！只是我们人多……”

麻婆哼了一声道：“这么吧，你兄弟独得三成，另外我老婆子再拿出一成给你们手下分分，怎样？”

二柳脸上才有点喜色，柳川才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好吧，就这么定了，反正你老人家也不会没有良心，到时再说吧！”

说罢抱拳道：“我就去部署一下，那春如水大概快来了。”

麻婆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兄弟去你们的，那春如是插翅难飞，我师徒自会对付她们！”

天山二柳总算是有了结果，虽然他二人心里是一万个不服气，可是却也比一成没有好，反正到时候见机行事，能多捞一些是一些，暂时他二人也就不再多争论，匆匆下岭而去。

静静的乌里古拉河，在阳光之下，像一条银色的带子一样的伸展出去。

而杏叶岭，就像是一扇大门，横跨在乌里古拉河的两端，像箍子似的，死死地箍住它的咽喉。

春如水停立在她的“北风”座舟之上，放目远眺，发出了一声冷笑。

她身后立着一排弟子，手握剑柄，神情至为紧张，好似等待着春如水一声令下，皆都要出手对敌的模样。

大船之前，是一列十艘白木大船，其上满载着一些木材什物，缓缓的前行着，没有一点声音。

春如水忽然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谅那天山二柳，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。”

话声方落，就听见“吱”的一声，一支白羽短箭迎面而至，春如水玉手一掠，已把这支箭抓在掌内，她神色凝重的道：“继续开船，不许张惶！”

当时回过身来，命令身后女弟子道：“吩咐前面船快些行走！”

说到此，正要向岸上腾身过去，就见前面舟船，忽然都停了下来，一名女弟子隔船掠过来，神色张惶的道：“前面水路不通，为人下了东西，过不去，请夫人定夺！”

春如水面色一变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其中一名弟子张望了半天，道：“是杏叶岭。”

说话之时，前面几艘船上，已起了极大骚动，似乎有一排排的羽箭，不停的向着几只大船上射来！

春如水面色变得一片铁青，回头对身后四位弟子道：“你们要紧紧护着这艘船，无论有多大的事情都不可离开，我要前去看看！”

说罢身形一长，已跃到了船棚之上，她身子在棚上一杀腰，正要再次腾起，就听得溪边一声叱道：“春如水，你听着，前面水路已断，你还是识相一点，把那两箱东西献出来，我们就放你们过去，要不然……嘿嘿！”

春如水一阵狂笑，笑声一敛，冷冷的道：“朋友，你出来亮个万儿吧，钱财是小事情，我春如水就是喜欢交朋友！”

暗中人一声怪笑，道：“好！”

陡然间，两条人影，自岸边的树丛里拔身而起，落在了大船“北风”号的左右两船上。现身的是天山二柳矮小灵活的身影！

春如水微微一笑道：“原来是柳氏昆仲。失敬了！”

柳玉一声怪笑道：“春如水，你是蒙古的财神爷，干吗呀！钱还没有捞够呀，又何必来到咱们弟兄这个穷地方捡外快。春夫人，我们一向是很敬重你老人家的，这件事你可真办得不够漂亮！”

柳川也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这两箱东西，你得留下来，这叫黑吃黑，你怎么由木老头那里夺来，我们也就怎么从你这里夺去。春如水，你可要想一想，这地方可不是你那戈壁沙漠！”

说到此，双手一搓，嘿嘿一笑，接道：“我们的人可是不少，你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可就划不来了！”

春如水却并不发怒，只是嘻嘻的冷笑不已。她慢吞吞的道：“有话好商量，别急！二位既来到我的座船，我就算是一个主人！”

说时，身子一折，已飘在了船头之上，向着天山二柳点首道：“来！来！来！请进来坐一坐，有什么话都好商量！”

天山二柳不禁相互对看了一眼，一时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。在他二人想像之中，春如水闻言之后必定大怒，二人也正好反目为敌，以有利的埋伏，打胜这一仗。却是没有想到，竟然会有这么一种局面！

所谓“伸手不打笑脸人”，更何况春如水昔日原是天山老魔蒋寿的座上客，二人论起来，尚该执弟子之礼，此刻见状，也就更发作不起！

可是天山二柳却不是什么好欺侮的人，柳玉嘿嘿一笑道：“夫人，我不妨先告诉你老人家一声，河侧两岸，我弟兄已埋伏了弓箭手，备下了大批火箭！”

说到这里，顿了顿，手指前面大船道：“夫人请看，这些船上的木材，万一要是中上了火箭，可就……”

春如水倒着实的呆了一下，可是此人心怀诡计，多年来杀人无数，主要在“沉着”两个字上，天大的事情，她也能泰然处之。

当时闻言微微一笑道：“你两个真是太费心了，钱是人挣，你兄弟真要说缺少钱用，你春妈妈还会不管你们吗！放火杀人可是干不得！”

二柳不由脸上一红，春如水这么当面占便宜，真叫他二人哭笑不得。

春如水上前一步，撩开了舱帘笑了笑：“请进来坐坐，咱们很久没见了，有话好谈！”

柳川嘻嘻冷笑道：“夫人，无论怎么谈，那两箱东西，我弟兄是讨定了。夫人既有此心，不如送我弟兄一个人情，爽快一些岂不是好？”

春如水笑道：“你这孩子，就是这么猴急，春妈妈答应你了，还能不算数吗？来到了我的船上茶也不喝一杯，像什么话呀！快！快！进来坐坐。”

二柳见她居然一口答应，心中也甚为高兴。

他二人虽也顾忌到春如是别有用心，可是他二人自忖两岸设有埋伏，上游更有麻婆窠三花，谅她春如水也插翅难飞！

所以，有了这种心思，春如水再这么一相让，他二人也就不再坚持了。

其中最主要的原因，天山二柳虽未交谈，可是却都有同样一种想法，他二人是不甘心，把即将到手的東西，一大半拱手送与麻婆。因此，如果春如水果真在此就把东西让了出来，他弟兄也就乐得独吞了。

二人有了同样的想法，面色立时就和藹了许多。

春如水再让了让，二人就走进舱内。

春如水这艘豪华的座舟，立时把天山二柳惊慕得面上色变。落坐之后，柳玉嘻笑道：“夫人真正是会享受，如此座舟，我兄弟别说是坐，见还是第一次见呢！”

春如水回身招呼一个弟子道：“给二位献茶！”

说罢，微微一笑目视着二人道：“是呀，所以我才请二位来坐坐呀，你们要是烧了我的船，该多么可惜！”

柳玉嘿嘿一笑，面色通红道：“我们只是以防万一，此时看来，夫人你原是一个豁然大度、通情懂理之人。早知如此，我们也就不必多此一举了！”

春如水含笑点了点头，目视水上，微一皱眉暗道：“上游的水路，怎会忽然中断了呢？莫非是他们兄弟动了手脚么？”

天山二柳在大船“北风号”上，与春如水搭讪着，其实一心一意，所想的却是那两箱巨宝。

他二人因见春如水谈笑从容，宛若无事一般，因此不禁暗暗起了狐疑，相互对望了一眼，心中俱都有了一个疑念：“别是这婆娘故意留我们在此，而那两箱宝物却在另一艘船上吧？”

想到此，天山二柳俱有些坐不住了，柳玉引颈向后舱望了一眼，嘻嘻笑道：“夫人这艘船可是真大啊！”

柳川会意，立时起身笑道：“我二人既来，夫人少不得叫我们开开眼界，带我们参观一下如何？”

春如水焉有不明白他二人心思的道理，当下一笑站起来，含蓄的道：“简陋得很，二位不要见笑。请！”

说罢退后一步，柳川大步而前，柳玉也跟着走了进去，两旁女弟子各自分开，让出了一条路来，柳川嘻嘻笑道：“打扰！打扰！”

他口中说着，遂直接向舱内行去，柳玉忙跟随而进。这艘北风号座船，果然豪华无比，地下铺的是鲜红色的厚毡，两廓内悬着彩色鲜明的各种玻璃灯，天山二柳不禁眼都看花了。

他二人在前舱走了一转，遂入内舱。春如水笑道：“按说，内舱乃是我就寝之处，不便参观，可是又怕你二人失望……”

二人笑而不答，春如水上前一步，启开了一扇门，室内设置更为绮丽，春如水回身笑道：“二位只在门前坐坐，不必进去了。”

二柳各自探首入内望了一眼，忙又缩了回来。各人都不禁喜上眉梢，肚子里像吃了定心丸似的舒坦。

他二人同时都看见，室内正中，放着两口大箱子，由外形上看去，正是木尺子当初的那两口箱子，二箱两旁各立着一个妙龄少女。

这两个少女，每人都带着一口长剑，守在两口宝箱旁边，身形有如是石塑木刻一般，纹丝不动。

天山二柳又对看了一眼，才退回身来，那柳玉哈哈一笑道：“夫人，你那两箱宝贝原来在此啊！”

春如水颌首笑道：“二位见过了这批宝藏，我们再到前室说话如何？”

说到此，冷冷一笑，向室内二女道：“青儿，芳儿，你二人把箱盖揭开，也让二位贵客看看箱中何物？”

侍立两旁的二女答应了一声，双双把箱盖揭开，天山二柳俱都不由得眼前一亮，只见二箱皆都盛放着满满的珍珠玉翠，奇光耀目难开。

柳玉身形一偏就要进去，却为春如水横身阻住道：“你要如何？”

柳玉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只是想见识一下罢了！”

说罢退回身去，老大的不高兴道：“夫人当真不明白我二人的来意不成？”

春如水嘻嘻一笑道：“岂有不明白之理，我们到前舱细谈一下如何？”

柳玉点了点头道：“也好！”

春如水遂向二女摆手道：“盖上箱子，你二人不得我命令，不许擅离一步！”

二弟子各自弯腰，应了一声：“遵命！”

春如水随同天山二柳来至前舱，落坐之后，天山二柳面上俱显出十分不安的神态。春如水已知道二人此刻是见宝起意，都安下不良之心，她成竹在

胸，也不以为意，当时微微一笑道：“二位真的想要那两箱宝物么？”

柳川窘笑了笑，搓着双手道：“夫人休要再打趣我二人了！”

柳玉更不禁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不瞒夫人说，我二人如没有十分把握，也就不敢轻易来此现丑了！”

春如水张大了眸子嘻嘻一笑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柳玉拱了一下手，面上讪讪的道：“夫人你老是明白人，你何必还要咱们把话说实在了！”

春如水冷冷的道：“我实在不明白你们的意思！”

柳玉咳了一声，面含冷笑的道：“这条河两岸，夫人也看过了，我兄弟俱都埋伏了厉害的人物，夫人只怕是不易通过！”

柳川也点了点头笑道：“再说前面水闸已关，只怕……”

话才到此，春如水嘻嘻一笑道：“水路不通，我可以走陆地，至于说人多入少的问题，你们人多我的人也不少！”

说到这里，这位在蒙古作威作福的女魔头发出了一阵尖笑，接道：“至于你们哥儿俩……嘻嘻！不是春如水小看了你们，我还真没有把你们看在眼里，除非你们还有什么厉害的搭档，否则，尚不知鹿死谁手！”

二柳闻言，俱面含冷笑，柳玉冷冷的道：“夫人你说得不错，我兄弟确实不是夫人对手，可是我们另外却有厉害的帮手，那个人如一旦出手，夫人只怕凶多吉少，就算是夫人武功卓绝，能够幸免于难，只怕手下的人无一能活着出去！”

春如水本是想到了此一层，是以才有意的用话去激他们，果然为她激出了来。

当时，她神色不变，只冷冷的道：“我可以问一下这人是谁么？”

柳玉嘻嘻一笑道：“夫人可曾知道数十年前，以‘金河蜂’称雄武林的那位前辈婆婆？”

春如水不由面色一变，口中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麻婆寰三花！”

二柳一齐点头，柳川嘻嘻一笑道：“夫人说得不错，正是此人！”

春如水鼻中哼了一声，霍地站了起来道：“莫非她也要与我为仇不成？我与她并无瓜葛，她又怎会如此？我不信！”

柳川一声冷笑道：“信不信由你！”

春如水皱了一下眉道：“久闻这婆子见财如命，岂有平白为你二人效劳之理！”

柳川森森笑道：“谁又说是平白效劳了？实话对你说吧，我们已有了默契，宝物利益均分！”

春如水若有所思的坐了下来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这就难怪了。”

柳川因而又道：“夫人，我们实在是不想惊动你老人家，可是此刻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，还望夫人成全才好！”

春如水冷冷一笑道：“麻婆生性贪得无厌，只怕不会与你二人平均分配所得之宝物吧！”

二柳面上均不由得一红，柳川红着脸一笑道：“夫人说得不错，只是总比一成都没有好！”

春如水盈盈一笑道：“这么说你二人太不值钱了。这样吧……”

说着手托着腮帮子想了想，莞尔一笑道：“我给你们五成，也就是说一半。”

二柳不由俱都一怔，春如水冷冷一笑道：“这个数目可比那麻婆要多吧！”

柳川嘿嘿一笑道：“我们已与麻婆有约在先，怎能随便反悔？夫人，还望玉成才好！”

春如水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二人不要太贪得无厌了，这买卖很划算，你们只要想一想就知道了！”

柳玉闻言早已动心，不由紧张的道：“夫人你是真心？”

春如水微微笑道：“自然是真的。只要你二人一点头，我立时便把箱子抬来。如何？”

柳川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夫人，你这么做，大概不是没有原因吧！”

春如水点了点头道：“当然不是。”

说罢，起身走至窗边，推开了窗，冷冷的道：“你二人要撤去两岸埋伏，并保证我的座舟顺利通过才行。我想这条件，在你二人说来是极其简单的！”

柳氏兄弟，低头互相低语了几句，柳川嘿嘿笑道：“如夫人所言果是真的，这些倒也不难，只怕夫人是另有阴谋，我兄弟既失财，又得罪了麻婆可就太不值得了！”

春如水目光扫视着二人，点头微笑道：“这件事情好办，我可以令人把那两箱珠宝抬过来，放在你二人身边，只是此刻却不能给你们，船一过闸立时由你们抬走一箱，我如欺骗你二人，那时你们再招呼麻婆囊三花也不晚！”

二柳一想，倒也有理！

他二人与麻婆本无深交，也犯不着为她卖命，此举既可多得财宝，又不伤一兵一卒，何乐而不为？反过来想，一旦双方动起手来，自己这一方面，虽可说稳操胜券，然以春如水之武功，即使是有麻婆囊三花助阵，自己这边伤亡亦在所难免，东西倒手之后，却要分与麻婆一大半，比之春如水所说条件，实在差得太远了。

二柳如此一想，顿时心生动摇，他两人又衡量了一刻，柳玉就站起来道：“好！我们就这样一言为定！”

春如水嘻嘻一笑道：“你们这样才算聪明！”

说罢回头唤道：“命青、芳两徒押箱上来！”

立时就有弟子传话下去，不久吴瑶青、裴芳二女，同着几个弟子，把两口红漆大铁箱搬了进来，放在了春如水与二柳座位中间。

春如水一笑道：“两箱重量相同，到时你两人可以自由选择其中之一，这样以示公平！”

天山二柳各自点了点头，春如水又笑了笑，亲自走过去，把二箱箱盖揭开，一时宝光四溢，二柳眼都花了。

春如水一笑道：“你们选哪一箱呢？”

二柳一并走了过来，看了看，两箱大小确实一样，就找了一箱看来较满的，柳玉哈哈笑道：“夫人真是快人快语，就是这一箱吧！”

春如水点头笑道：“好！”

她口中答应着，遂把两箱箱盖盖上，命身旁弟子道：“你们把这一箱用绳索拴牢，送到二位柳爷跟前放好！”

立时有两个弟子答应着，找来了绳索，把那箱珠宝绑了个结实，送到了天山二柳身边。

二柳试着以手提了提，果然是沉重十分，心中更是定了下来。

春如水冷冷笑道：“二位现在可以撤开两岸的埋伏了吧！”

柳氏兄弟又低头交谈了几句，柳玉就站起来道：“夫人放心，我这就去撤了埋伏，只是水闸一开，夫人却要快快行去，如果麻婆追上，可与我兄弟无关，夫人也不可可在麻婆面前，泄露了我弟兄的底细！”

春如水一笑道：“那是自然，只要水闸一开，就没有你兄弟的事了！”

二柳闻言更是面色大喜，柳玉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我去去就来！”

说罢，腾身向岸边纵去，只听得胡哨连声，两岸树丛间黑影幢幢，春如水见状，就知道岸上埋伏果然是撤开了，当时望着柳川一笑道：“贤兄弟真是有信之人！”

柳川道：“利己利人，何乐不为？”

春如水上浮出一片浅笑，她遂吩咐道：“命令各船准备起程，全速前进！”

说时目瞄柳川，嘻嘻笑道：“船一出闸，就没有你兄弟的事了，只不知令兄是否有办法弄开水闸，真令人担心！”

柳川笑道：“夫人大可放心，有我兄弟设法，是不会成问题的！”

柳玉纵身上岸后，果真依言，把事先埋伏在两岸的弟子全数撤回，命他们退出了现场，当地只留下了三匹快马，这三匹马，两匹是用来自己弟兄乘骑，一匹却是留来携带宝箱。这一切均安置好后，他遂一路向着分翅岭上奔来，他一路轻登巧纵，不一刻已到了岭上，却见麻婆所住之处静悄悄的没有一人，当时又往岭下行来，心中暗自高兴。

因为麻婆师徒要在，这事情办起来反而不便，现在她师徒不在，正好去偷偷把水闸开了，到时麻婆问起来，只推说不知也就是了。

柳玉这么想着，沿着这条河一直奔驰下去，果见前面有一道高高的水闸。

他身子方一落下，就听得一声娇叱道：“什么人，快快走开！”

柳玉吃了一惊，由声音中，他听出是麻婆那名弟子香儿的声音，当时干笑道：“姑娘是我！”

说罢腾身而上，果然是麻婆徒弟香儿，站在闸边。她神色很是焦急，见了柳玉就道：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他们的船怎么还不过来？”

柳玉嘿嘿一笑道：“令师呢？”

香儿摇了摇头道：“不知道，大概上江边去了。有什么事？”

柳玉道：“快快开闸，我们上当了，那春如水宝箱并不在船上，我们应该上旱路上去劫她！”

香儿闻言秀眉一剔道：“这是真的？”

柳玉冷笑道：“当然是真的，姑娘快快开闸，否则时间来不及了。”

香儿哪里知道对方捣鬼，当时遂答应了一声，跳进一处隘口，揭开了石盖搬动闸盘，只听见咕咕噜噜一阵绞盘声，水道“哗”的一声开了。

柳川在大船北风号上，见状忙催促春如水道：“水闸开了。快走，快走！”

春如水一声令下，前后三艘大船，一齐起锚疾行，这时柳玉已由岸边扑上船来，匆匆道：“快走！快走！”

说话时，三艘大船已来至水闸旁边，天山二柳，生恐春如水后悔，已双双把那口大箱子提到了船边，春如水见状微笑道：“你两人不必多心，我春如水说话，一向是算数的！”

说时，船已过了水闸，柳玉向春如水举手道：“我们去了，来日再至碧寒宫向夫人谢恩，再见！”

说罢他双手向着那口大箱子两旁一搭，喝了声：“起！”已抱着箱子纵

上岸边。

柳川也抱拳道了声谢，跟着纵身上岸。

他二人自认这一着走对了，俱都狂喜不已。当下匆匆找来了马，把箱子系好，匆匆而去！

大船上的春如水，见两人上岸后，冷冷一笑，转身对吴瑶青、裴芳道：“你两人可曾把‘子金舟’备好了？”

裴芳躬身答应道：“已经备好了！”

春如水点了点头道：“好，时候差不多了，我们下去吧！”

说罢又吩咐船上弟子道：“你们不必惊慌，按原来速度前进，倘有人来问，就说我们由陆上走了。”

船上弟子答应着，春如水就带着二弟子匆匆进入内舱，舱内有一道暗梯，直通下层，三人由梯子下去，这时有一双弟子守在舱下。

这是一个奇妙的所在，原来舱下停有一艘状同橄榄形状的金色快舟。

这艘小船，顶多只能乘坐三人，船舷极高，可以防拍卷而上的浪花，在肚腹两侧，特筑出一双薄翼，可以想象一旦在水面上行驶起来，那种风驰电掣的速度，该是如何的动人心魄？

春如水首先纵上了船头坐好，吩咐二女道：“你们快上来！”

二女左右一齐跃上了小船，各自坐好。春如水回过身来，把覆在正中的一方油布揭起看了看，两口古铜红漆箱子，好好的放在船上，她不由冷冷一笑道：“瞎了眼的东西，还想骗我的东西！”裴芳却道：“师父，咱们快走吧，等一会天山二柳发现了箱子里的东西是假的，会追上我们的！”春如水上面上带出了得意的笑容，道：“那时已晚了！”说到此，向侍立着一对弟子举了举手，二弟子松动着一根悬空的粗绳，只听见“喀喀”一阵密响，北风号船头部分，竟自现出了一个丈许方圆的大窟窿！

水声潺潺中，春如水喝了声：“放船！”

一弟子在小船船尾地方用力的踹了一脚，这艘金色小船，“嗖”的一声，如同一只箭似的射了出去。

只听浪花“哗啦”一声，这艘小快船，已脱离了北风号大船，射出了三数丈以外，落在了水面之上。

船上的二位弟子，这时各自抡起一面宫扇似的船桨，在水面上略一拨动，这艘小舟，更似箭头子一般，向前猛驰而去！

这是春如水独具匠心，所设计的一艘飞船，行驶起来，这艘小船，底部几乎完全脱离了水面，仅仅靠着一双船翼贴在水面上，其快如风。

春如水计脱而出，心情至为高兴。小船行驶如飞，转眼间已出去数十丈以外。眼前到了一处隘口，只见双峰高耸，一水如带，当真是险恶之极！

春如水回头招呼道：“小心撞上石头。慢一点！”

一言甫毕，就听得岸边上一人哑声笑道：“好快的船！嘿！”

此时空中现出了一片淡黑色的影子，“噗”的一声落入水中，正好和小船迎了个正着，只听见“轰”一声，那金漆快舟，就像是闯在了橡皮墙上一股，足足弹回了丈许以外，浪花卷起了两三丈高。

船上的三个人，如非是坐得稳，都几乎跌落水中，俱吓了个魂飞魄散！

春如水左手压船，暗施真力，小船方才稳住。她定睛一看，才发现船头前方水面上，竟横了一面极大的网子，莫怪乎小船会为之弹了回来！

春如水不由大怒，方要腾身而起，就听得岸边上一人又是一声哑笑道：“春

如水，咱们好久不见了，想不到在此处会见到你，真是难得呀！”

春如水寻声望去，就见浅处凸出一块礁石，礁石上立着一个相貌极丑，乱发蓬松的老太婆。

这老太婆一身黑色油绸子衣裤，个子甚高，立在礁石之上，就像是半截黑塔一般！

朦胧中虽看不清这老太婆到底是什么长相，可是由轮廓上看去，确是不敢恭维。

这老婆子背后背着一个蚌壳形状的大箩筐，正望着这边张嘴狂笑不已。

春如水心中已猜知了来人是谁，只是还不敢确定，当时站起身来冷笑道：“什么人如此大胆，竟敢拦我的去路，还不通上名来！”

那婆子又是一声狂笑道：“春如水你少卖狂，别人怕你，我窦三花却是不含糊你。你那套障眼法儿，瞒得过姓柳的，却瞒不过我！”

说到此又狂笑了一声，得意已极的道：“你以为开了水闸，就能跑得了啦？我看你真是作梦！”

春如水不由咬了咬牙，低声对二女道：“你二人只管守在船上，无论如何不许下船，这婆子由我来对付！”

说罢狂笑了一声，放声道：“我当是谁呢！原来是麻婆窦老姐姐。哎唷！这是怎么回事呀！”

说完身形一纵，已扑上了岸边，点首道：“来！来！窦老姐姐，咱们有话好说，站在那喝风怪冷的！”

麻婆窦三花“呸”的啐了一口道：“你少给我来这一套，自己也不想想，多大年岁了，说话贱声贱气的，这一套勾引谁呀！我还能上你的当吗？真他妈的！”

春如水不由面色一沉，被麻婆骂得实在是有点挂不住脸，可是她却知道对方不是好惹的，要是光凭武功，自己尚能对付她，可怕的是对方背后所背负的那个箩筐，筐内必是其所豢养的“金河蜂子”无疑！

这种东西，春如水知道它的厉害，是以迟迟不敢与对方反目。

闻言后，冷森森的道：“窦老姐，我们远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莫非还要拦江打劫不成？”麻婆冷冷笑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正是拦江打劫。没别的，这几年看着你发财，吃油穿绸，实在也有点眼红。你也太小气了，有什么好东西，也分给我们一点不好吗？”

春如水暗中咬了咬牙，冷笑道：“你休要听他们胡言乱语！不错，我是有几个钱，可是这些钱也都远在蒙古，哪能都带在身上呢！老姐姐你如果要钱用，到蒙古碧寒宫找我去，多了没有，千儿八百还少不了你的！”

麻婆拱了拱手道：“谢了，千儿八百的你还是留着打发要饭的吧！我不希罕！”

春如水见也如此不识抬举，不禁怒火中烧，也实在忍不住了，细眉一挑，频频冷笑道：“这么说，老姐姐你是不买妹子这个帐了？”

麻婆窦三花一双眸子，在水面上溜着，闻言“嘻”的一笑，手指水上道：“春如水，你只把这只小船给我留下来，我老婆子马上就走。改一天，我亲自上蒙古，咱们有说有笑还是朋友，要不然……”

春如水目睹此情，自忖着不能幸免，当时暗暗思忖着，不如先下手为强，给她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，也许冲破绳网，尚能逃脱。

想到此，不待麻婆说完，身子倏地一窜而起，蓦然向下一落，正好到了

麻婆设网之处，右手向外一展，一口冷剑，直向着网上撩去！

只听得“喀”一声，顿时为她砍断了一根主索，那散在水面上的网子，顿时落下了一半，春如水尖声对船上二徒叱道：“还不快走，等待何时！”

船上二女见状，各自摇动长桨，小船如飞而上，春如水身形一转，右手向外一扬，道：“打！”

自她掌心里，一连飞出了三粒铁莲子，一出手便呈“品”字形，直向着麻婆身上打去！

第十四章冤家路窄

春如水这一手实在是相当厉害，几乎使得麻婆有点措手不及。三粒“铁莲子”一闪而至，麻婆霎时三花一声怪笑道：“好婆娘！”就见她双掌向外同时一封，“呼”的一声，那三粒铁莲子迎着麻婆这股劲风，全数倒折了回去，这怪者婆予眼见到手的小船，竟欲闯关而去，如何依得，身形霍地腾了起来，猛然向着小船扑去。可是春如水如何容得她如此？口中喝叱了一声，自侧扑过来，向着水上小船落去。尽管小船疾驰如飞，可是二人身手是那么灵活，双双向小船上一落，一左一右都落在了小船两边。裴芳、吴瑶青见状大惊，裴芳在左，正是靠近麻婆这边，她一时情急，手中长桨霍地翻了起来，直向着麻婆身上猛打过来。麻婆一声怪笑道：“小狐狸你也敢动手？”蒲扇大的手掌向外一托，已抓着了裴芳手中桨上，正要顺手夺出，春如水一口冷剑，如同一泓秋水一般，已向着麻婆左肋之上劈去！麻婆霎时三花在剑击之下，口中厉啸了一声，蓦地拔空而起，小船在水面上动荡得十分厉害！

这只金色快船，如非是腹侧横生双翼，有平衡之功，只怕早就翻了。

春如水见麻婆腾空而起，双手用力向外一击，足下金舟“哧”的一声，向前窜出了两丈以外！空中的麻婆向下一落，“噗通”一声，整个跌入水中。

可是这怪老婆婆，早已想到有此一着。

她身子落水之后，哑笑道：“好哇！”

只见她双手抡起，两足飞打，像是一尾鳗鱼似的，直追了上去。

春如水见状皱了皱眉，暗想这婆子着实的难缠，她一面吩咐二徒弟道：“全速前进，不用怕，有我呢！”

说完话，她冷冷一笑，左手把配在身后的皮袋，用力地向前一推，右手探入其内，已摸出了一把铁莲子。

这一次春如水并不随便乱发，她只是看准了浪花中的麻婆，拇指拨动，只听见“叭！叭！叭！”一阵脆响，铁莲子一粒粒的拨出去，直向着麻婆头上打去。

麻婆在水中的身子，自不比陆地灵活，忙乱之间，肘腕上各中了一枚，直痛得她怪声大叫，身子不由得慢了许多。

春如水小船趁机如飞而进，猛可里江面上又横荡出了一叶小舟，正正的横在了春如水船头前梢，驶船二女俱吓得尖叫一声，双桨左右一分，权当作篙，蓦然向水下一插。

这艘小船，在二女熟练的操舟手法下，顿时打了个波儿就停住了。

春如水惊怒之间，一打量面前之人，不由面色微微一红，暗道了声：“完了！完了！”

只见债船之上，并立着两个人，一老一少，俱是怒容满面，此二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两箱珠宝的正牌主人木尺子与蒲天河！

乍然看见了这两个人，春如水真有些个“无地自容”，就听得那木尺子嘿嘿一笑道：“夫人，你这是往何方而去？”

春如水后有追兵，前有强敌，再者那柳氏兄弟，势必也在追途之中，真正是“四面楚歌”，上天入地，俱无路可逃。

这个女人，也真有一套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她仍然能冷静沉着地应付，不忙不乱。闻言后，她仰天打了个哈哈道：“今天可真是热闹极了，都来了。木老哥，你还没有走么？”

木尺子冷冷一笑道：“你把东西还我后，我马上就走！”

说话之间，耳听得后面江水中，那麻婆高声骂道：“不要脸的娼妇，你还跑得了么？”

春如水回头看了一眼，只见那麻婆在水中，有如是混江龙一般，身子乍沉又浮，一路游来，春如水看到此，不由心中一动，当时狂笑了一声，高声向着身后的麻婆嚷道：“老姐姐，你快来吧！”

那麻婆这时已自水中跃起，但见她双手在水面上一打，浪花飞扬间，这婆子已脱水而出，跃在了一块礁石之上，怪笑道：“春如水，我老婆子可要给你长点见识了！”

说罢，双肩一收，已把背后那个大箩筐卸了下来，春如水见状嘻嘻一笑道：“老姐姐，你先慢一点，等一会伤了别的朋友，可就不划算了！”

麻婆一怔道：“你说什么？还有什么别的朋友？”

春如水嘻嘻一笑道：“你好大的眼睛，请看这边是谁？”

说罢小船微侧，现出了眼前，麻婆在蒙蒙夜色里，向前路一看，不由呆了一呆道：“这是谁，还不闪开找死么？”

春如水嘻嘻一笑道：“老姐姐，你来晚了，这两箱东西的正主子来了，你们商量去吧！”

木尺子闻言见状，不禁吃了一惊，他久知麻婆不是好惹的，而且这婆子头脑简单，极易受人挑拨，一个不对付，也许立刻就会和自己翻脸。

这时木尺子一听春如水如此说法，就知她是存心挑拨，不由冷冷一笑道：“麻婆，你不要上她的当！她是想要我们互相攻击，而她却坐收渔人之利！”

麻婆本来还摸不清对方是谁，这时闻言，细细打量了对方一眼。咦了一声道：“你不是……木尺子，木老头吗？”

木尺子尚未说话，春如水已嘻嘻一笑道：“谁说不是，除了他谁还会这么天真？”

老少年木尺子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麻婆，这件事你且退后一步，容我打发了这女人以后再说如何？”

麻婆嘻嘻一笑道：“木老头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你既然自己出来了，又何必找我？现在见了钱，又要我退后一步，你是安着什么心？”

木尺子嘿嘿一笑道：“麻婆，你要知道，这些钱原是我的，是我由落日坪，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来的！”

麻婆一翻双眸，道：“什么你的我的，谁都知道这钱是没有主的，谁到手就是谁的，方才是你的，现在已是春如水的，以后也许就是我囊麻婆的！”

说到此，仰天打了一个哈哈道：“这年头没别的，谁手硬，谁胳膊粗，谁就是王！”

春如水在一旁闻言，不由鼓掌而笑道：“麻老姐这番话说得有道理。佩服！佩服！”

麻婆往空中咋了一口，道：“你别高兴，反正今天晚上，你是插翅难飞！”

春如水抚掌笑道：“麻老姐，你放心，这两箱东西我也不打算要了，其实真要动手，我也不见得就不是你的对手，只是犯不着如此伤了和气！”

说到此，有意把眼光向着木尺子那边一瞟，转脸对麻婆道：“要说起来，这钱是该给木老头的，可是麻老姐你也辛苦了大半天了，不能空手而回，是不是？”

麻婆哼道：“当然……”

木尺子见状，也不禁动了肝火，怪笑道：“罢！罢！麻婆，我木尺子交你这个朋友，这两箱东西到手后，我分你三成就是，你先退开，我要见识见识春夫人的本事，她欺人太甚了！”

说罢向着春如水冷笑道：“春如水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，武林中最重信诺，你如此不顾信义，只怕遭天下人耻笑！”

春如水嘻嘻笑道：“什么信诺不信诺，在我地盘上的东西，莫非不归我所有吗？”

木尺子冷冷一笑，转对蒲天河道：“把你的宝剑借我用一用！”

蒲天河目睹此情，不由摇头叹息了一声，小声对木尺子道：“我们又上当了，只怕那麻婆不是好相与的，你老人家注意！”

春如水自不愿与他动手，因为如此一来，更让麻婆有可乘之机，当时一笑道：“且慢！”

木尺子横剑道：“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”

春如水嘻嘻一笑道：“据我所知，麻老姐与天山二柳定的约是三七分账，换句话说，麻老姐独自可分七成，你如今却以三成给她，似乎不公！”

说到这里，目光一扫麻婆道：“是不是，麻婆？”

麻婆头脑最是简单，闻言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是这么回事，咦，这事情你如何得知？”

春如水一笑道：“天下岂有这么好的人？天山二柳早就泄了底了，他二人早已劫宝而去，只是他们上当了！”

麻婆一怔道：“这是真的？”

春如水笑吟吟地道：“信不信由你！”

麻婆不由用力地错着牙齿道：“妈的！下次见了面，我要杀了他们！”

说到这里，她忽然狂吼道：“木老头，就是这样吧，我们二一添作五，一人一半，怎么样？”

木尺子摇了摇头，冷笑道：“你太贪心，这条件太苛，恕我不能答应！”

麻婆嘿嘿一笑道：“好啊！那么，咱们就来比一比高下！”

木尺子冷笑道：“谁还怕你不成？”

春如水一笑道：“木老头本事大得很呢，麻老姐只怕你不是他的对手！”

麻婆窠三花一声怪笑道：“我活了这么大，还不曾怕过哪一个！”

春如水见双方剑拔弩张，大有“一触即发”之势，不由私下窃喜不已，当时笑嘻嘻地道：“你二人请看，这两箱东西在此。谁有本事，谁来拿！”

说罢，右手把覆在小舟的油布揭开，现出了古铜大箱子来，木尺子、蒲天河俱都看出了春如是存心挑拨，见状都冷冷一笑，按兵不动。

可是另一方的麻婆窠三花乍见宝箱，禁不住霍然动容，猛地怪啸了一声道：“东西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抢！”

说罢腾身直向着小船上扑去，春如水嘻嘻一笑，道：“老姐姐别慌，我跑不了的！”

麻婆这时已落在了小舟之上，嘿嘿笑道：“木老头，东西我拿啦，你要是不服气，尽可以到鸦翅岭来找我！”说罢，双手一搭，就将宝箱拿起，却又放下来，向着春如水嘿嘿一笑道：“春如水，你这条小船暂时借我用一用如何？”春如水冷冷一笑道：“小事一件，东西都给你了，还在乎这条小船！”这时小船由于加多了一人，已有些不胜负担，在水中滴滴溜溜直打着转儿。麻婆嘻嘻一笑，把背后那个大箩筐取下来，方要把身子跃入小船坐处。这时

候木尺子已同着蒲天河偎到了近前，木尺子因见麻婆有独吞之意，虽知春如水绝非是心甘情愿，可是到底有些放心不下。

其实要是依着蒲天河心意，是“以逸待劳”，不管她们双方谁胜以后，再兴师发难，夺回宝物也不为迟，只是木尺子担心那麻婆的“金河蜂子”厉害，万一两箱宝物到了她的手中，只怕不易讨回。

所以这时那麻婆一跃上了小舟，木尺子忙拢过船来，在一边伺机而动。

春如水见麻婆卸下了箩筐，正要入座，这时候，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，当下偷偷向着二徒使了个眼色，吴、裴二女立刻会意。

坐在右边的吴瑶青蓦地一声娇叱，一抡长桨，直向着麻婆身上打去。

春如水更是双足一着力，足下小船猛地一翻，麻婆本站了个边儿，原来就站得不稳，哪里还能立得住，身子一歪，几乎要倒了下去。

麻婆窦三花，厉声骂了一句，正要弯身去拿那个装满了“金河蜂子”的箩筐，春如水却上前一步，双手排山运掌，直向着麻婆身上打去。

只听见“噗通”一声，麻婆为避开这一招，身子再次翻落水中。

好个春如水，一招得手，更是手上无情，右手向外一翻，“哧”的一声，自掌心内，一连飞出了五六粒铁莲子，向着一边的木尺子、蒲天河二人身上打去。

同时之间，吴瑶青、裴芳二女已划动长桨，小船如飞地向前方驶去！

由于这是一艘特制的快船，自非一般小船所能追得上的，快船一窜出之后，春如水趁机已把那个似蚌壳的箩筐抢到了手中。

是时木尺子和蒲天河双双怒叱着，自两侧猛扑而上，欲向快舟上落来，可是春如水已不容他们近身，就见她双手猛然把那个大箩筐打了开来，但听得“轰”的一声，大片金光，有如万千金星，自箩筐内齐飞了出来，没头盖顶向着身后两人扑了过去。

木尺子、蒲天河二人见状大惊，他们俱知这种东西的厉害，一任你铜筋铁骨，也是不敢轻易尝试。

在无可奈何之下，这一师一徒，只得把身子向下一落，双双坠入水中。

另一面，麻婆乍然看见自己所养的金蜂，竟然反为对方利用，用来作为对付自己的武器，不禁又惊又怒，怪啸了一声，霍然由水中拔身而出，落在了一块大石之上。

这种金河蜂子，生性残酷，最是无情，只认血腥不认亲，管你是惟，它们是一概不论。

这时见麻婆现身，俱都发出“吱吱”鸣声，一窝蜂似地，直向麻婆身上袭去。

麻婆一时大意，身上竟落下了五六只，只听得一阵咬嚼声，立时衣裂肉破，痛穿心肺，这才忽然想到，这些金蜂，晚上尚未有喂过，只打算用春如水等一帮活人，来喂一下它们的饥肠，却想不到弄巧成拙，竟然派到了自己头上。

这麻婆一想到此，真是气昏了头，怪啸了一声，大骂道：“好娼妇，我窦三花与你誓不两立！”

就见她蓦地一口，咬破了舌尖，向着当空金蜂“噗”一声喷出了一口血雨。

当空金蜂吱吱喳喳乱成一片，纷纷抢食着喷出的鲜血，那麻婆知道如不能及时满足这拨金蜂的食欲，只怕自己性命不保！

这个时候，她实在也是没有能力，再去追赶春如水，事实上，她就是追也追不上，因为春如水那艘快船，早已逃之夭夭了。

且说麻婆急痛之下，对于这拨小东西，既恨又爱，她本可以内功所化血雨“碧血箭”，制这拨金蜂于死地，可是一想到蜂种得来不易，自己豢养十年，方得如今成绩，全数杀死也太可惜。

想到此，只得忍着内心疾怒，一口口把鲜血喷了出去，喂着当空的金蜂！

那拨金蜂，早已饿坏了，如今为鲜血一引，一个个振翅铮铮，吱吱乱叫，声势端是吓人已极！

麻婆咬舌喷血，已然伤了内功，偏偏来时未曾带有喂蜂的血酒葫芦，似如此如何能支持长久？

她一面往空中喷着血雨，一面发出凌厉的叫声，以遏止金蜂的来势，双方暂时形成了对峙之局。

麻婆窦三花，素来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，可是这时，也吓得脸色苍白，看看已是声嘶力竭的当儿，忽见面前人影一晃，现出木尺子与蒲天河的身影。

麻婆以为二人趁火打劫，不由道了声：“吾命休矣！”

二人每人持着一株小树，用树上枝叶掩饰着身躯，以至当空金蜂，未曾发觉。

他二人一直走到了麻婆身边，木尺子冷冷一笑道：“麻婆！我二人助你一臂之力……”

麻婆大叫道：“不要……不许你伤它们……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向空中喷着血雨，又气吁吁的道：“你们哪一位能帮我把那个竹篓子找来，我……我就感激不尽了！”

蒲天河与木尺子二人这时都是满身是水，样子十分狼狈，他二人也几乎吃了春如水的大亏，如非即时落水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等到他二人由水中出来之后，春如水既去，麻婆反倒为金蜂所困，由于同仇敌汽之心，才过来助麻婆一臂之力。

蒲天河闻言忙向水面上一望，事情倒是真巧，那只原来盛养金蜂的箩筐，正从上流漂浮而来，蒲天河一探身捞了过来，向麻婆一丢道：“接着！”

麻婆本以为那箩筐为春如水带走，想不到竟然会为蒲天河拣到，当时接过来，嘿嘿一笑道：“有了这个，不愁这群东西不飞回来！”

说罢双手把箩筐盖子揭开，迎空连连抖动，口中发出一阵怪啸之声。

空中金蜂听得如此声音，果然噪声大减，纷纷在空中盘旋起舞，又过了一会，才结成长线，向麻婆手中的箩筐内徐徐注入。

转瞬之间，当空金蜂，竟全数进入筐内，一只也没有剩下来。

麻婆忙把箩筐合上，口中念了一声佛，望着蒲天河、木尺子二人点了点头道：“谢谢你们两个……”

说到此，又冷笑道：“那娼妇走了么？”

木尺子冷声道：“早就走了！”

麻婆咬牙出声，道：“好……有一天我抓到了她，要她知道我麻婆的厉害！好个女人，我今天算认识她了！”

木尺子频频苦笑，道：“有什么用……”

说时，他狂笑了一声，双手用力地抓着头上的头发，似笑非笑的道：“完了……完了！我半辈子的梦想苦心，都白费了……我这是何苦？”

说罢，这老头儿一屁股坐倒在地，状如呆偶，看起来简直是懊丧极了。

蒲天河忙拉他道：“起来吧，我们还可以到蒙古代找她去，这春如水未免是欺人太甚了！”

木尺子怅然道：“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？妈的，她把我们师徒耍惨了！我……我真想一头撞死算了！”

说罢当真站了起来，猛然一头直向石头上撞去！却为一旁的麻婆一把拉住。

这麻婆此刻看来更是狼狈极了，身上已有多处为金蜂咬得皮开肉绽，鲜血滴滴不已，再加上她满头湿发，周身水透，令人不忍卒视！

她拉住木尺子，嘿嘿冷笑道：“木老头，干什么，想寻死？”

木尺子叹了一口气，挣开了她的手，一时无语。麻婆啐了一口，坐下来，冷笑道：“可别这样，留有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为钱死了更犯不着！”

木尺子盯着她恨声道：“你当然无所谓，这钱本来就不是你的，你只不过是混水摸鱼，弄它一笔，弄不着自然是算了！”

麻婆一怔道：“莫非你不是么？”

木尺子嘿嘿一笑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我为此宝费了半辈子力气，湖底沙盘窥底，柳石山又得了绿玉匙，这多年来蒋寿百般利诱，企图分羹一匙，我都不为所动，好不容易有了今天，不想东西到手，竟吃这贱人拣了便宜……唉！这口气你要我如何能出？”

木尺子边说边叹，禁不住一时老泪纵横，旁边的麻婆见状呆了呆，道：“这么说，这些钱果真该是你的了！”

木尺子抹了一下脸上的泪，冷笑道：“不该是我的，凭什么该是她的？”

麻婆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唉，算了，算了！你也别难受了，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感到怪不好意思的，走，咱们回去再说！”

方言到此，忽见林内一阵马蹄声，冲出了两匹快马，三人不由一惊，却见马上所坐，竟是天山二柳柳玉、柳川。

那柳氏兄弟发现三人，似乎怔了一下，柳川遂赶过来道：“原来二位前辈及蒲大侠都在这里。”

麻婆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你二人来此何事？”

柳川面上一红，尴尬笑道：“我们是特意寻前辈来的！”

麻婆想起前言，不禁大怒，嘿嘿一笑，猛地腾身过来，一掌向着柳川面上打来！

柳川身子一偏，闪过了这一掌，大叫道：“咦！你这是怎么回事，怎么打起自己人来了！”

麻婆啐道：“好一个自己人，就差一点没有把我老婆子活埋了，还他妈的自己人呢！”

说时，一双大掌又向柳川扑去。

这时柳玉在一边见状大惊，匆匆撤出了兵刃，正要扑上来，木尺子见状忙上前双手一分，把双方逼得后退了一步，道：“你们不必自相拚命，有话好说。”

麻婆望着木尺子狂笑道：“木老哥你哪里知道，我老婆子被这两个狗才害惨了！”

柳玉冷笑道：“这是怎么说起！”

麻婆声凌色厉地道：“你还要狡辩，那春如水已经说穿了，你二人见利忘义，如今还有脸来此见我？”

柳玉用力一跺脚道：“放她妈的屁，我们见了什么利了？”

柳川摆手道：“你老人家别提了，提起来更气死人了，我们现在就是专为找那贼婆娘来的，她把我兄弟冤苦了！”

木尺子怔了一下道：“她又怎么会冤了你们兄弟？”

柳玉恨恨的跺了一脚，转身走到马前，由马上卸了一个箱子，猛地向地上一倒，哗啦一声，倒了一地的石头，然后嘿嘿冷笑道：“看见没有？这都是那个女人玩的花样！”

木尺子眨了一下眸子道：“是怎么回事？”

柳玉摇头苦笑道：“唉！别提了！”

柳川在一旁，就实说道：“春如水骗我们说是一箱珠宝，谁知道他妈的，就是上面一小层，下面全他妈的是石头！我们是来找她拚命来的！”

麻婆在一旁闻言，阴森森地道：“别现眼了，人家早跑得没影儿了，还来拚命呢，没有出息的东西！我真恨不能一掌打死你们！”

说时，一面咬牙切齿的就向着二人身前走去，吓得二人一时脸色大变赶忙后退道：“噢！你老人家这是干什么？”

木尺子叹了一口气，拉开了麻婆道：“算了，打他们做什么！”

麻婆愈想愈气，望着天山二柳啐了一口道：“还不是你们两个，你们要不开闸放水让她出来，她一辈子也走不了！害得我老婆子也跟着丢这个脸！”

说到此，又用手一指木尺子愤愤的道：“这两箱东西，原是木老哥的，从今以后咱们谁也不许再动这个念头，应该设法追回来双手送与木老哥，这样才不失武林间的道义，谁要是再动窃为己有的念头，谁就不是人养的！”

天山二柳各自点了点头，叹了一口气，没有说话。

麻婆一张麻脸涨得通红，她回过身来，对着木尺子道：“木老哥你也别太气馁了，走，先到我那里去歇上两天，然后我陪着你一块去蒙古。他妈的，如果我不把春如水那个贱人活劈了我誓不為人！”

木尺子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我师徒即刻就要启程，不打扰了！”

麻婆怔了一下道：“好！你们先走一步，明天我就赶去！”

木尺子摇头笑道：“你何必跑一趟！”

麻婆一翻双眼道：“我为什么不跑一趟？这口气要是不叫我出，我还能活下去？再见！”

说罢转身纵跳如飞而去，天山二柳望着木尺子直发怔，柳玉道：“木老前辈还有用我兄弟之处么？”

木尺子嘿嘿一笑道：“不敢惊动，你二位还是请吧，咱们是将军不下马，各自奔前程！”

说罢向蒲天河冷冷一笑道：“小子咱们走！”

天山二柳讨了无趣，望着二人去后，愈想愈气，那柳玉嘿嘿笑道：“他妈的，就像我们两个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似的！”

柳川也愤愤的道：“你看麻婆那个德性！这会子她又装起好人来了，要是那两箱东西到了她手里，这些话打死她她也是说不出来呀！”

说到这里低头想了想，咬着牙道：“春如水那个娘儿们害苦了我们了，这口气真出不来，我们找她去！”

柳玉想到了那两箱珠宝，也不由气得直咬牙，当时点头道：“好！就是这么着，我们上蒙古去，东西不到手，我们绝不离开！”

老少年木尺子同蒲天河空入了宝山一趟，俱都十分怅怅。尤其是木尺子，

好似连一点兴头儿都没有了。沿途上蒲天河一再的安慰开导他，可是木尺子还是愁眉不展，没有一点笑容。

蒲天河原是对这些宝藏不感兴趣，他本想奉劝师父放手，可是木尺子难以割舍，再者那春如水行事未免太也乖张，大悖武林道义，如今情形已成骑虎，设非至蒙古追回这批宝物以外，已别无选择余地。

因此，尽管蒲天河内心十二分的不满意，却也不得不忍在肚子里。

这些日子，只为忙着索宝，蒲天河似乎暂时把埋藏在内心的情感置于一旁，可是这并不是说他就忘了。

每当他想到了姜骥之正直豪爽，姜小兰之玉洁冰清，内心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，这一切都只为一个无耻女人的陷害，弄得今日自己无颜见人，想来真是百感交集，伤心不已。

木尺子似乎此刻整个的心意，全在那两箱宝物上，对于蒲天河内心的感慨却是不闻不问。

他二人在第七天的傍晚，已出了甘肃，来到了蒙古部族“克图汗部”，在甘蒙交界一处“库库推穆”的地方歇脚儿。

这地方北面是平原，南面“尔登乌拉山”之后，全是广瀚的沙漠，日落之后，由河地里吹过来的风，热烘烘的，使人感觉十分燥热。

蒲天河由于情绪低落，一路之上，也很少与木尺子说话。他二人是借住在附近牧人的篷帐里，一切吃喝，全仗牧人的施舍。

蒲天河还是生平第一次来蒙古，从来也未曾见过如此辽阔的沙漠。壮大的马群和蒙人部族的生活风俗，也使得他感到惊异。

木尺子在这地方混熟了，语言方面更是无所不通，借着他这方面的天才，才使得他二人不难住宿。

当晚，蒲天河睡在大帐篷里，翻来覆去难以入眠。这是一个二十人居住的大帐篷，睡得满满的。蒲天河与木尺子是挤在帐篷边上，正中生有熊熊的一盆火。

原来这种大漠地方，尽管是白天奇热如焚，入夜之后，却是寒冷刺骨，即所谓“早穿重裘午穿纱”，一个外来的人，是很不能适应的。

蒲天河久久不能入睡，只觉得帐篷内气闷得很，尤其是正中烧着的并不是木柴炭火，而是干马粪，臭烘烘的令人作呕！

二人寄住的这一家人，乃是属于西北部旗的一个支族，主人姓“乌克兰”，为人很是豪爽。据说其祖父曾任过蒙族的“千夫长”。家境很是富庶，有马三千余匹，牛羊各数千头，在这附近地方，极有声望。

“乌克兰”一家人，为了表示对木尺子师徒的友爱，特别留宿他二人在自家的帐篷内。

这帐篷内，包括主人三代直系亲族，只是全是男士。妇人女子，却是住在另外的帐篷里。

蒙古人吃食豪饮，一个个体魄强壮，人睡之后鼾声如雷，再加上马粪臭、汗臭，蒲天河实在是消受不了。

他转过身来，见木尺子闭目安睡，也不知他睡着了没有，这几天为了两箱主珠，这老头儿几乎都要发疯了。蒲天河也不便叫他，就自己坐起来，拉开盖在身的兽皮，轻轻站起来。

借着帐篷上的一叶天窗，可以窥见当空的月色，蒲天河不禁兴起了一些雅意来。他轻轻地揭开了皮门，步出了帐篷，只见星月下的帐篷，就像大漠

里的沙丘。

蒲天河顺着沙地向前走，行了约有一箭之地，面前是大片的绿洲地带，翠草盈尺，一边是缓缓而流的带水。

远处吹来的夜风，使得草原上兴起了波浪，这调调儿，顿时使得蒲天河忆起了江南岁月，仿佛置身在江南的田陌道上，眺望着起伏的禾苗，只是这么开旷的大地，这么低矮的穹空，却是江南内地所没有的。

正当他睹景思情的当儿，忽听得身后一声闷吼，一只灰色的大狗，蓦地向他背后袭来。

蒲天河一个闪身，差一点为这狗的前爪抓上，他不由吃了一惊，正要用重手法，把这只狗伤了，就听得有人喝叱着，把狗赶跑了。

蒲天河看赶狗的人，乃是主人的第三个儿子，名叫“乌克兰术夫”，这时见他一只手提着灯笼，背上背着大刀，蒲天河知道他们父子都会说汉语，当时就笑道：“少东主怎么没有睡？”

乌克兰术夫笑道：“我查夜，每夜都要起来几次……噢！客人你怎么不睡呢？”

蒲天河笑了笑，摇头道：“睡不着，想出来走走！”

乌克兰术夫张嘴一笑，用生硬的汉语道：“你们汉人真奇怪！”

说罢，他拍了拍蒲天河的肩膀，用手向前面指了指说道：“从这里走，有个好地方！很好看，有花有树，只是你不要走太远，那一边是哈里族，哈里族的人都不讲理，你要注意！”

蒲天河点头笑道：“我知道，你放心，我不过是随便走走而已！”

说罢，他就顺着乌克兰术夫指处，慢慢走下去。走过了一道河堤，只觉得四外吹来的寒风，令人有些禁受不住，这才发觉自己出来时，忘记了多带一件衣服，本想回去再拿，又恐惊扰了他人，当时忍着冷风，继续往下行去。

他走过了这沙堤，眼前的草原更为开阔，而且草也更长，风吹草动，正应上了“庾律金”的那首好诗：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底见牛羊。”

只不过，这时候，草原里没有牛羊罢了。

蒲天河记得乌克兰术夫说过，前面有花有树，不觉大步向前行走。在一排干草堆后，果然他发现了一个窄长的水池，池上停有一艘画舫。

水面上，满是绿油油的荷叶，这个时候，荷花多已开满了，有的已结了莲蓬，有的还婀娜打着朵儿，小风过处，传过来沁人心肺的清芬。

蒲天河乍然看见了这种景致，不禁心神为之一爽。

此时此刻，明月高悬，四野肃然，那莲池中的画舫为风吹得滴滴溜溜在水中打着转儿。

蒲天河一时兴起，遂腾身掠在了那艘画舫之上。

这是一艘朱红色的画舫，设制得十分精巧，两头高高的耸起，有点像是内地的龙舟，只是比龙舟要大得多。

蒲天河悄悄来到船上，并不向舱内行去，他只在船头的一张椅上坐了下來，目光欣赏着池内荷花。

忽然，身后一人嗲声道：“你是谁？来这里作什么？”

蒲天河不由大吃了一惊，他作梦也不会想到，这时候船上，竟然还会有人。

当时他猛地转过身来，见舱门口立着一个姑娘。

这姑娘十七八的年岁，梳着一双长长的辫子，上身穿的是一件月白色的

肥袖衫，外罩牛皮小马夹，下面却是细皮马裤，足下是一双带有马刺的小靴子，全身上下，一副疾装劲服，看来是英秀脱俗。

这时候，这个姑娘正用一双乌油油的大眼睛打量着蒲天河，面上甚是惊异。

蒲天河窘笑了笑道：“真对不起，我还以为这是一艘无人的空船呢。既如此，我下去就是！”

说罢正要腾身下船，却又发觉当着生人展示武功不便，当下苦笑道：“姑娘可否将船划到岸边，容我上岸。”

少女闻言，怔了怔，才摇头道：“你能来，就不能去么？要划你自己划！”

蒲天河面色微红道：“是！是！”

说罢就走到船尾，方自拿起长篙向池中点去，忽然觉得背后一股疾风袭了过来，那少女口音叱道：“下去吧！”

蒲天河更是想不到这姑娘还有此一手，当时身子忙向左边一闪，他身法奇快，转动如风，身子一转开，却听见“噗嗤”一声，水花四溅，随着那姑娘一声娇呼，竟然落入池中。

原来那姑娘本想暗袭蒲天河，下意对方武技精湛，没有推着对方，自己反倒跌落池内。

蒲天河等到明白了过来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却见那姑娘在水中扑打着，口中厉声道：“你这个人……还不救……我上来！”

蒲天河只见她周身上下，全都为水浸得透湿，神情狼狈已极，因见她样子滑稽，由不住“噗”地笑了一声，遂道：“姑娘不要惊慌，我这就救你上来！”

说罢探下长篙，道：“你只要抓着，我拉你上来就是！”

这姑娘一面抓住了篙头，用力地摇着头上的水，她身子霍地一挺，哗啦一声，竟然由水中纵了起来，扑上了船舱。

只见她全身上下，水淋漓的湿了个精透，月光下似见她一双明媚的眸子，怒冲冲地，望着蒲天河，忽然扑身而上，双手直向蒲天河肩头上抓来。

先时蒲天河见她竟然能由水中一跃而出，已可猜出这姑娘身上有些功夫，这时见她一出手，更可断定自己所料不差！

当时他不由微微吃惊，身子向下一缩，一个转身已飘出数尺以外。

姑娘一声冷笑，足下一点，跟踪而上，右手一横，用“切手”直向蒲天河腰上切了过来。

蒲天河一声朗笑道：“好个不讲理的姑娘，你也未免欺人太甚了！”

他口中说着，右手一抖，用“金鸡展翅”的手法，蓦地向外一翻，当时略微用了五成真力。

尽管如此，那姑娘显然也有些吃受不住，身子一晃，一连退后了五六步，砰的一声，撞在了船舱板上，疼得“啊哟”连声。

蒲天河心中倒有几分过意不去，当时忙上前道：“伤着了没有？我不是有意的！”

那姑娘又惊又怒望着蒲天河，上胸频频起伏着，借着月光，蒲天河才看清了对方生就的一张清水脸儿，一双柳叶眉，尤其是那双大眼睛，一闪一闪，看来像是会说话一般，灵活已极。

这姑娘修长的身材，白白的皮肤，虽说周身上下为水湿透，显得有些臃肿，可是到底掩不住她可人身材，细细的小弯腰。

如此一个美艳的娇娥，就是在中原内地，也是难得一见，更不要说在黄沙千里的蒙古地方，蒲天河只觉得眼前一亮，面上更说不出有些发热！

他见对方只是恨恨地看着自己，并不发言，一时真有些失了主张，当时只好硬着头皮又道：“姑娘身上已然湿透，还是进去换件衣服吧！”

姑娘闻言之后，似乎面色少霁，一双眸子直直地看着蒲天河道：“你是谁？是哪里来的？”

蒲天河窘笑了笑抱拳道：“在下姓蒲名天河，乃是中原人氏。”

说到此，就见少女面上一惊。蒲天河顿了顿，又接下去道：“因为来蒙古办一件事，现在寄住在乌克兰家内，姑娘你也住在这附近么？”

少女闻言点了点头反问道：“就是这附近的乌克兰家么？”

蒲天河点了点头，少女咬了一下唇儿，冷冷一笑，又道：“你一个人么？”

蒲天河摇头道：“还有一个朋友。姑娘你贵姓？”

少女又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们来蒙古有什么事？”

蒲天河不由暗暗好笑，这可好，问她什么都不理，却一个劲地盘问别人。想到此，也冷冷地道：“自然有事。姑娘不必多问！”

说罢向着她微微欠身道：“再见。打扰，打扰！”

说完，正要腾身上岸，那少女却又赶上来道：“站住！”

蒲天河回过身来，有些不悦的笑了笑道：“我已经向你赔过礼了，姑娘莫非还要刁难我不成？”

少女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阵，冷冰冰地道：“我警告你，在这里你少惹事，今天幸亏是遇见了我，要是别的人，只怕就不会这么客气的对你了！”

蒲天河微笑道：“我只是随便走走，哪里惹了什么事呢！”

少女气得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只是告诉你罢了！听不听在你！”

蒲天河见她生气的样子更是娇艳，本想反唇相讥，也就到口忍住了，当下微笑道：“我方才问姑娘的芳名，还没有告诉我呢！”

少女面上似乎略为有些羞涩，秀眉微挑，道：“你何必多问？”

蒲天河一时也甚感无味，当下点了点头道：“再见吧！”

说罢，身形蓦地腾起，已落在了岸上，就像是一片叶子一般的轻巧，落地没有发出一点声音！

他上岸后，回头看了一眼，那姑娘尤自在船上，打量着自己，面上神色，越发的惊异！

蒲天河实在也想不通，此时此地，这个姑娘在一艘无人的画舫上做些什么？

要是平时，蒲天河必定会追查一个明白，可是此刻，一来是无此心情，再者人生地陌，也就不想多管。

他信步往回路上走去，方才之事想来甚是好笑，经此一来，他也没有情绪再在附近游玩，就顺着来路大步返回。

不想他才走了几步，迎面就有二人飞快地行来，见了蒲天河，那两个人一齐站住，其中一人用蒙古话叫了一声，蒲天河不解何意就站住了。

那两人走了过来，其中之一，用手上的灯笼，向蒲天河照了一下，微微吃惊的道：“原来是个汉人！”

蒲天河这才注意到，这两个人原来都是汉人，其中一人是一个微微驼背的道人，另一个却是衣质鲜丽，生得肿面小眼的少年。蒲天河微微一惊，打量着二人道：“二位是叫我么？”

第十五章路见不平

这两个汉人，看了看他，那个肿面小眼的少年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不叫你叫谁？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蒲天河不由有气道：“我是走路的。怎么，不行是不是？”

肿面少年短眉一挑，口中骂道：“他妈的！”伸手就想打过来，却为那个驼背的道人拦住道：“少东家何必与他一般见识！”

说到此，冷冷一笑，望着蒲天河道：“你大概不知道，我们是哈里族屠家堡来的，只问你几句话，你可曾看见一位姑娘在这附近吗？”

蒲天河不由心中一动，可是转念一想，却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知道，我没有看见。”

肿面少年气得瞪着那双小眼道：“妈的，你是瞎子呀！她明明往这边来，你怎么会没有看见？”

蒲天河面色一沉道：“你说话嘴里干净一点！”

肿面少年再次扬手，却又为那道人拉住道：“少东家，算了，还是先找着那丫头要紧！快走吧！”

肿面少年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小子，你记住，只要你不离开蒙古，早晚都要碰在我手上，那时我叫你知道我屠一夫的厉害！”

蒲天河冷冷一笑道：“我也不会忘记的！”

二人恨恨地离开，一路向前找去，蒲天河忽然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糟了，看此情形，这两个家伙别是要去找方才那个姑娘吧！他二人形似恶狼，说不定会不利于那个姑娘也未可知！”

这件闲事，本来他是不想管，可是自己身为侠义道中人，总不能见危不问，再者受害者是一个少女，岂能容人加以欺凌？！

想到此，蒲天河不由一时雄心陡起，他悄悄转过身来，循着方才之路，向二人寻去。不想才走了几步，就听见先前那个肿面小眼少年狂笑之声道：“三妞，别藏了，我已经看见你了。哈！真是亏你想出了这么一个好地方，竟会藏在船上面，你乖乖的出来，我保证不伤你一根头发如何？”

蒲天河不由心中一惊，赶忙纵身过去，果见那小眼睛的少年，同着那个驼背道人站在池水旁边，池内画舫仍然在水中飘着。

那个叫屠一夫的少年话声方落，就见船头上人影一闪，现出了一个姑娘。月光之下，蒲天河已认出了这姑娘正是先前自己所见的那个姑娘。

这时就见她立在船头上怒冲冲的道：“什么藏不藏的，我爱上哪里就去哪里，谁也管不着！你们找我干什么？”

肿面小眼的屠一夫赫赫笑道：“三妞，你是明白人，屠少爷看上了你，是你的造化，干嘛躲躲藏藏爱答不理的，你莫非还能逃脱我的手掌心不成？”

船上的姑娘冷笑道：“屠一夫，你不要作梦了，你以为你们家有几个钱，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？你可是看错人了，别说我看不上你，就是我真有嫁你之心，我师父你惹得起么？”

屠一夫冷笑道：“令师若是没有此意，又何必派你来向家父拜寿？再说我屠家财产武功，均不在你师父之下，你嫁给我还会委屈你么？”

船上姑娘一声清叱道：“你简直是胡说八道，我没有工夫跟你乱说！”

说罢，转身就向船舱内走去，那肿面小眼少年冷冷一笑道：“三妞，我屠一夫垂涎你的美色已不是一天半天了，今天难得你送上门来。哈哈，如此

美景良宵，姑娘你一个人水上戏舟，未免太寂寞了！”

说罢身形一纵，竟向船上落去，他身子方纵上船，那名叫三妞的姑娘，却由船上窜身而下。

可是这时岸边那个驼背道人，却怪笑道：“算了吧，姑娘何必敬酒不吃吃罚酒呢！你不要跑呀！”

说时，身子一晃，已到了那姑娘身后，伸出双手直向少女肩上抓去，少女肩头一沉，已躲开了道人双手，猛然一声怒叱，一掌直向道人驼背上击去。

道人怪笑了一声道：“算了吧，讲打你是不行了！”

道人说时身子滴溜溜一个转身，已到了这姑娘身侧，同时他身子向下一矮，双手同出，直向少女后腰上撑去。

这时船上那个小眼睛肿面少年，已自船上纵身下来，他眯着一双小眼，在一边嘻嘻笑道：“匡师父，小心别伤了她，还不施出你的‘迷魂掌’尚待何时？”

道人闻言，嘻嘻一笑道：“少东家不必关照，我怎么会如此煞风景呢！哈哈！”

说时，就见他身子一转，已到了一旁，忽见他由身上取出了一个白色的小口袋，道人右手探入袋中，猛地向外一掌打出。

当空白雾一起，那叫三妞的姑娘，想是身躯过于接近，再者也不识厉害，白烟一起，她由不住口中“啊呀”一声，顿时倒地人事不省。

道人哈哈一笑，向着那肿面小眼少年道：“贫道这一手怎么样？别说是她，就是她师父春如水只怕也是逃不过了。少东家，今天晚上……嘻嘻……野渡无人……哈！往下就看你的了！”

肿面少年屠一夫，这时已扑了上去，把倒在地上的姑娘抱了起来，闻言笑道：“匡师父，你果然有一手，等我对父亲说过，乌鲁可土那个道院，要你来接管。这里没有你什么事，你可以去了！”

驼背道人喜得哈哈大笑道：“谢谢少东家了。少东家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你好好享受吧，贫道去了！”说罢，倏地转身飞驰而去！

暗中窥视的蒲天河看到此，真是血脉怒张，由方才对话中，他得知那叫“三妞”的姑娘，原来竟是春如水的弟子，自己师徒此来，正是要找春如水其人，此刻既遇见了她的弟子，自是不便放过！

再者，这个叫屠一夫的少年看此情形，必定是想在今夜玷辱了这姑娘，以达到逼婚的目的，其心之淫毒，真可谓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！

蒲天河想到此，不由蓦地腾身而出，却见岸上已无人迹，他想了想，料定那屠一夫这时必已抱女跃上了池中画舫；行那不可告人之事了，此时此刻，如果自己再不下手营救，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。

如此想着，蒲天河已跃身上了大船。

他轻功极佳，身形纵上大船，船身连动也没有动一下。定了定神，细细向船内一望，果然后舱内灯光闪烁，似有人影移动。

蒲天河这时真是怒从心上起，恨向胆边生，他足下一点步，已窜到了那间船舱窗前，由窗缝间向内一望，果见那屠一夫这时自身已脱下了外衣，正在急切的脱着那姑娘的衣裙！

那个叫“三妞”的姑娘，这时牙关紧咬，面色红晕，还没有苏醒过来。

屠一夫方自脱下了姑娘一件衣服，蒲天河已忍不住一声厉叱道：“大胆的淫贼，快滚出来！”

口中叱着，双掌一现“喀嚓”一声，已把一扇花格窗子砸了个粉碎！

那屠一夫鞋袜已脱，裤带半解，将脱未脱之间，闻此喝叱，真个是吓得魂飞魄散，惊吓之间更生出了无比怒火。

他好事将成，平白无故有人横出作梗，以他素日在地方上之威焰，简直是不可忍受。当下暴叫了一声道：“是哪一个？坏了屠少爷好事，老子剥了你的皮！”

说罢，随便拉了一个床单子，先把那姑娘裸露部份盖上，自己连鞋也顾不得穿，双手搬起了一张坐椅，哗啦一声，抖手打出，紧跟着他身子自窗内窜了出来！

屠一夫身子一落，尚未站稳，只觉背后一股冷风，劈背而下，不由吃了一惊。这家伙也并非是个脓包，身手倒也不凡。在冷风一袭下，他身子一个旋转，已飘出了丈许以外，落在了前舱板上，身子已转了过来。

当他看清了来人，原来就是方才自己问话的那个汉人，不由怔了一下，随之暴笑了一声道：“好个小杂种，你有多大的本事，竟敢多管你家屠少爷的闲事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！”

说话之间，这屠一夫顺手撩起了船上长篙，身子向前一挺，这支长篙，当作扎枪的施法，猛的一枪，照着蒲天河面门上点来。

蒲天河哪里会把他的放在心上，今夜他已决心要把这个家伙溅血剑下，当时一抬手，抽出了那口天下知名的“五岭神剑”，剑上光华映着明月，顿时映出一股冷冷的流光，有如是一泓寒泉也似。

屠一夫长篙点到，蒲天河剑身一滑，已贴在了他篙身之上，向外微微一挣，叱道：“去！”

他右腕上已贯足了内力，这一抖之力也不可轻视，屠一夫立时双手一酸，长篙差一点脱手而出，足下更吃不住向前一个踉跄。

这一来，这家伙才知道对方的厉害，吓得“啊”了一声，他手中长篙就在这时候使了一招“倒打金龙”，随着他身躯一转之间，这条长篙，夹起了一股劲风，“呼”的一声，直向着蒲天河兜头抽打下来。

蒲天河冷冷一笑道：“无耻之徒，看一看我们谁的死期到了！”

兵刃经上有谓：“一寸长一寸强，一寸短一寸险”，长兵刃固可封敌十面，可是敌人一旦进身，就非短兵刃莫能为力了。

屠一夫显然是明白这一点道理，所以他要在敌人未进身之前，至对方于死命。

这一支长篙之上劲力十足，如为他打上，必死无异，可是蒲天河在他挥杆将下之间，身子已腾空而起，反向屠一夫身前落来。

屠一夫吐气开声，长杆一收一吐，完全是用“大杆子”的打法，长篙的铁头尖子，闪出了一点银星，就空向着蒲天河前心上点去。

蒲天河冷笑了一声，左掌霍地向外一撩，已拧在了长篙的顶尖之上，随着他身子向下一落，两个人就算在竹篙上较开了内力。

长篙一进一缩，那屠一夫忽然“哦”了一声，右手虎口鲜血像洒豆子似地淌了下来，长篙已到了蒲天河手中。

屠一夫也真算猾，就见他身子一滚之间，已在地上又撩起了一条铁链子，身子跟着一个反撩，再次到了蒲天河身前，手上的链子施了一招“拨风盘打”，直向蒲天河肩头上砸去。

蒲天河抛下了手上的长篙，掌中剑向外一贴，已和对方铁链子纠缠在了

一块，他右腕向外一挣，叱了声：“撒手！”

只听见“哗啦！噗通！”二声，水花四溅，铁链子已由屠一夫手中飞出落入池水之中。

屠一夫这时早已吓昏了头，哪里还敢恋战，身子猛地腾起，向岸上落去。

蒲天河冷冷一笑道：“姓屠的，你纳命来吧！”

说时，他身子跟踪而起，却较那屠一夫先一步落在了岸上，屠一夫身子向下一落，正迎上了蒲天河前进的剑锋，顿时血光一现！

那屠一夫口中惨叫了一声“啊呀”，一只右腕随着蒲天河的剑光翻处，已齐腕断为两段。

屠一夫拼命用力地腾身纵出，落地后，只痛得他在地上打了个滚，鬼哭狼嚎叫了一阵，才又跳起来一路落荒而去！

蒲天河反手摸出一支暗器，正要抖手打出，转念一想，彼此终无深仇大怨，不如饶他一命算了。

想到此，就临时住手，忽然想到了船上少女，不知是否已遭了贼子毒手，当下忙纵身上船，踢开了舱门，见那个叫三妞的姑娘，盖着一个床单子，身子正在颤动着。蒲天河忙过去揭开床单子，只见对方上衣已脱下来，露出细白的一抹酥胸。

蒲天河赶忙为她盖好，见几上瓦罐中，盛有半罐冷水，就取过来兜头浇下，自己退身一边。

床上的三妞，长长地漫吟了一声，又过了一会儿，才睁开了眸子，忽地坐起身来道：“好个强盗……”

忽然一眼看见了蒲天河背影，不由尖叫了一声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这时候她显然是发现了自己赤露着的上身，赶忙又躺了下来。蒲天河冷冷一笑道：“姑娘不必惊怕，那姓屠的贼子，已为我打跑了。姑娘衣服，就在旁侧，快快穿上才好说话。”

少女闻言忆及前情，当时一张玉脸，羞了个绯红，口中颤抖道：“可是你……你是谁呢？”

蒲天河冷然道：“姑娘穿好衣服，一对面也就知道了，何必急于一时？”

少女闻言这才赶忙把衣服穿好，走下地来道：“好了，你可以转过身子来了！”

蒲天河转过了身子，那姑娘乍见对方面貌，不由吃了一惊，面上讪讪的道：“原来是你……”

蒲天河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如非是在下及时赶回，只怕姑娘已经……”

少女闻言不由眼圈一红，垂下头道：“我真该谢谢你。要不是你，我也不能再活下去了，我给你磕头！”

说着真的跪了下来，蒲天河忙把她扶了起来，叹道：“姑娘不必多礼，其实这也算不了什么，我们身为侠义中人，理当管这些不平之事，只是姑娘何以会与那姓屠的有所来往，那姓屠的又是一个什么人？姑娘是否可以见告一二？”

少女闻言冷冷一笑道：“我怎会与这种人交往！”

说罢低头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还不知恩兄大名如何称呼？”

蒲天河想了想，含笑道：“我姓娄，单名一个骥，姑娘呢？”

少女闻言面色立时大变，惊喜道：“啊呀！原来你就是河漠里那个奇侠娄骥，真是久仰大名了！”

蒲天河不由面色微微一红，不自然地哼了一声。他之所以不愿意吐露姓名，实在是怕对方走露了风声，以致令春如水有了准备，却未曾想到这姑娘，竟然对娄骥如此敬仰崇拜！

只见她面上带出了极度的兴奋之色，欣喜地道：“这些年来，娄兄的大名，哪一个不知，哪一个不晓，想不到娄兄会来到蒙古！我好像听说，娄大侠你兄妹曾有不出河漠之说是不是？”

蒲天河含糊的道：“不错，这里也是河漠呀！”

少女一双杏目，微微瞟了他一眼，似笑又羞地道：“方才我记得也曾问过你的名字，怎么好像不是姓娄，是姓……”

蒲天河暗吃了一惊，这才记得先前自己原本报过了名字，只是那时自己并不知道她的底细，才会真名相告，这时少女一问，他不由呆了一呆，窘笑道，“方才因不明白姑娘底细，所以才以假名相告，尚请不要见怪才好！”

少女笑了笑道：“这么说娄大侠现在是明白我的一切了？”

蒲天河点头道：“明白一二。第一，我知道你是春如水春夫人的高足；第二，你来此是拜寿来的。”

少女面上立时一惊，遂点头笑道：“娄大侠果然神机妙算，猜得一点不错，小妹复姓上官单名一个琴字，和舍妹上官羽，乃春夫人新收弟子，此次因‘哈里族’的屠庄主六十大寿，特派我携礼来此代师贺寿，却想不到……”

说到此 凰 忝驾氲匾惶簪 梅萼怨 臆* 臆*

蒲天河忽然记起，当初春如水对己之戏言，不由向着这上官琴面上转了转，微笑道：“如果我没有猜错，那上官羽必定与姑娘是一对孪生姐妹了，可是？”

上官琴眼皮撩了他一下，微笑道：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蒲天河笑而不答。上官琴又想起前事，恨恨的道：“屠庄主与家师，乃是蒙古地方西北二王，平素感情并不甚好，屠庄主因妒家师之财富，是以多年来，常常惹事生非，存心想把家师驱出蒙古，他好独霸蒙古，他还想鲸吞家师的财产呢！”

蒲天河冷冷一笑道：“令师如此精明厉害之人，岂是容易欺侮？我想那屠庄主未免太天真了！”

蒲天河此语分明是带有讽刺的意思在内，可是上官琴哪里听得出来，当即便道：“娄兄说得不错，他在哪一方面，也是不能与家师相提并论的！”

蒲天河微微一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春夫人又何必容他存在呢？”

上官琴看了他一眼，笑道：“你对此事，我看是很感兴趣。娄兄，你哪里知道，虽说这屠庄主在财势武功上，都不如家师甚远，只是他这地盘内，却控制着整个蒙古的水源，他如切断供水，那么家师的半壁河漠，无异是寸草不生，虽富也是非死不可，所以家师为此不得不略事容忍罢了！”

蒲天河不由暗笑了笑，心想这可真是应上了“恶人自有恶人磨”的那句话了。

当时，他点了点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令师就该下手除了他才是！”

上官琴摇了摇头道：“这些地方你不会明白的，家师手下所控制的只是内地流窜来的千余汉人，和一部分极少数的蒙古人，可是这屠庄主手下全是本地的蒙古人，以少数的汉人，是无法与这么多的蒙古人对抗的！”

蒲天河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令师的雄心始终是不得逞了！”

上官琴以一双秋波眸子瞟着他，过了一会儿，才道：“方才那个坏东西，

就是屠庄主的长子，人称‘燕尾镖’，名叫屠一夫，他在暗器上有很厉害的功夫，不知方才有没有向你发出？”

蒲天河一笑道：“今后他这一手暗器，只怕再也施展不出了。”

上官琴一惊道：“娄兄莫非已杀死了他？”

蒲天河摇了摇头道：“杀倒没有杀，只是斩断了他一只右手，只怕他要落成一个终身残废！”

上官琴忽然一惊道：“那只断手呢？娄兄可曾拣到！”

蒲天河微异道：“断手就在岸边，姑娘以为如何？”

上官琴立时推开舱门道：“快拣回来埋了。你不知道，方才那个道人，最擅接骨续脉，如为他拣了回去，不出一月，又能回复原状，岂不是又要为恶了！”

蒲天河一想有理，当时同上官琴，双双纵身上岸，蒲天河记得那只断手落处，可是此刻却是遍寻不着，不由吃了一惊，跺足道：“姑娘说得不错，果然不见了！”

上官琴冷笑道：“那道人本是中原武当的一个恶道，武技虽是平平，但生平最精诡术及医道，人称‘鬼道人’，他在走头无路之下，才投奔了屠庄主，不想那屠庄主竟是百般看重他，金银财宝只要他开口，无不奉送，道人也就不乐得在此不去，助纣为虐，真是可恨之极！”

蒲天河叹道：“只怪我一时大意，想不到这厮还有这么一手！”

上官琴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倒无所谓，一走了之，只是娄兄只怕日后要提防他们一二了！”

蒲天河冷笑道：“他如再碰在我手中，只怕他是自寻死路！”

上官琴一双媚目望着他，甚是关怀地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可是他们哈里族人多势众，屠氏父子是无恶不作，娄兄还是要小心一二才是！”

蒲天河闻言，不由剑眉微微皱了一皱，忽然抱拳道：“今逢姑娘，总是有缘，后会有期！告辞了！”

说罢转身就走，上官琴忙道：“娄兄请少待！”

蒲天河回过身来，上官琴娇笑了笑道：“娄兄是一个人来此的么？”

蒲天河道：“不错，我一个人！”

上官琴低头想了想道：“恕我多话，我只是想，娄兄虽是技高胆大，但是到底初来蒙古，人生地陌，诸多不便，我可以问一问娄兄此行欲去何方？”

蒲天河想了想，总觉不便直言，当时信口道：“我因向往蒙族‘八旗马会’，所以不远千里而来，实在是想去看一看这场盛会！”

上官琴不由秀眉一启，笑道：“这就太好了，我明日正要转回，那赛马会，其实就是家师举办的，到时我带你去就是了！”

蒲天河不由甚喜，当下点头道：“姑娘如此说，实在是再好不过。不过……”

上官琴一笑道：“我一点也不麻烦，娄兄住在哪里，明早我去找你，我们一同上路岂不是好？”

蒲天河心中暗想，这倒是一条最好接近那春如水身边之路，也许由上官琴口中正可知道一些那“碧寒宫”中的奥秘！

想到此，便点头道：“也好！”

上官琴见他一口答应，不由大喜，由不住在地上跳了一下道：“你真好，有你一路，我胆子也可以大多了，再不怕那屠一夫动什么坏主意了！”

蒲天河想了想，又问道：“令师所居的碧寒宫，离赛马的地方有多远？”

上官琴点头道：“很远，不过碧寒宫戒备森严，非经家师的信物令珠，任何人不得妄入一步！”

蒲天河想到甘肃时，春夫人曾授予自己一串珠子，想必就是她的信物或是令珠！

当时他没有说话，上官琴又问明了他居住之处，才举手作别而去！

蒲天河独自回归，却见那乌克兰术夫正在向这边张望着，见蒲天河来到，笑道：“唉呀！你可回来了，我正要去找你！”

蒲天河笑道：“那边风景甚美，一时竟忘了回来了！你找我有事么？”

乌克兰术夫摇头道：“事情倒是没有，只是前边是‘哈里’族的境界，那边的人都很厉害，我怕你会上当吃亏！”

蒲天河笑着转回帐蓬，是时天已将亮，木尺子正在坐着调息运功，见他回来，眯眼笑道：“小子，交了桃花运了！”

蒲天河一怔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木尺子嘻嘻一笑道：“我怎么不知道，什么事还能够瞒得过我老人家这双眼睛？小子，告诉我那个小妞是谁？三更半夜在水池旁边，你们谈些什么来着！嗯？”

蒲天河不由有些啼笑皆非，当时红着脸道：“你老人家别开玩笑了！”

于是他方才所经过之事，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。木尺子听后，半天才点了点头道：“原来是这样，你说的那个屠庄主，我也知道，此人姓屠名三江，人称‘风火魔王’，对于各种火器暗器很有研究，相当厉害，你伤了他的儿子，这件事只怕不会善了，你倒是要注意才好！”

蒲天河冷冷一笑道：“这一点我倒不怕他！”

木尺子哼道：“这老头儿如找你麻烦，由我来对付他就是。倒是春如水那边，徒儿，你可要费点心了！”

蒲天河点头道：“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才与那上官琴约好同行的！”

木尺子一手摸着下巴，想了想，点头道：“好吧，这件事完全由你去办吧，我去了诸多不便，那春如水如知道我去，定会躲着我，反倒是不容易找了。你如暗中探寻，倒是再好不过的事。只是有一点，千万不可让春如水看见了你，她如知道你来，定必也就推知我也来了！”

蒲天河皱了皱眉叹道：“这事好是好，就是欺骗了那上官姑娘于心不安，再者娄大哥如得知，亦必定不乐！”

木尺子嘻嘻一笑，拍了拍他肩膀道：“这一点你大可放心，那姑娘我也看过了，娄骥年岁也不小了，到后来将错就错，给他说上一房媳妇，岂不是好？”

蒲天河摇了摇头道：“莫非你老人家不知道天山白雪山庄的蒋瑞琪姑娘，对娄大哥一往情深么？”

木尺子怔了一下道：“咦！对了，我竟然忘记了那个主儿了。”

想了想，又笑道：“你放心，这事也是不得已的，他们双方必定能谅解你，你收拾收拾，准备着上路吧！为师的宝贝，全靠你大力追回了！”

蒲天河想了想也只有如此了，当下就静坐一边，运功调息，不再言语。不久天亮，二人相继起身。

乌克兰家人都有早起的习惯，天一亮大家全都起来了。早点吃的是青稞粉做成的饼，就以新鲜的马奶，蒲天河虽是不习惯，但是“入乡随俗”，也

只好吃一些。

饭后，他把随行的衣物，装进皮褡褙里，放在马上。乌克兰一家这时已纷纷干活去了，这一家人不分男女老幼，都有工作。

蒲天河步出帐外，正自心想那上官琴不一定会来，一念未完，就见远远一匹红马风驰而至。

马上的上官琴，红衣红帽，再衬着她座下的红马，人马一色的红，看来真是风姿飒爽，英秀脱俗，端的是个大美人儿！

上官琴远远看见蒲天河，不由玉手频挥道：“喂！快来呀！”

蒲天河打马而上，木尺子却笑立在一旁，打量着二人，连连点头不已。

上官琴偏头看着木尺子，惊异的问着蒲天河道：“咦！这老头子是谁呀？”

蒲天河随口应道：“是乌克兰门下一个寄食的汉人，我们走吧！”

上官琴低头一笑，一双小红靴在马鞍子上磕了一下，道：“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今天早上我去屠庄主处辞行，可又看见了他那个宝贝儿子屠一夫了！”

蒲天河冷笑道：“他那只断手可曾接上了？”

上官琴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接是接上了，却包扎着柳枝，反正半月之内，他是不能再干坏事了！”

蒲天河摇了摇头道：“这只怪我当时一念之仁，否则岂能还会有这畜生的命在！”

上官琴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总有一天，我也要叫他知道我的厉害。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！”

说罢抖了一下缰索道：“那厮既知我此刻上道，只怕还有歹意，我们还是快一点走吧！”

说完带马先行，蒲天河紧紧策马，二马一路飞驰，扬起了滚滚黄沙，直向前道驰进。

不一刻已来到了滚滚的沙漠，前望漠地，一片黄烟，任何人也会望之却步，心生出一种莫名的畏惧感觉。

上官琴用手上的小马鞭，向沙漠里指了指道：“我们要横过这片沙漠，最少要走三天的路程，你可带了夜宿的东西没有？”

蒲天河怔了一下道：“这个我倒忘了！”

上官琴撇嘴一笑道：“我一猜你就会忘记，我已经为你带了，吃的喝的你都不用愁了！”

蒲天河见她坐在马上，那种轻颦巧笑的样子，倒有几分与娄小兰相似，内心一时不禁兴出一些伤感，他暗暗思忖道：“那娄小兰此刻不知如何了？她是否已经把我忘记了呢！要是真的如此，我内心倒还安些，否则双方痛苦，未免太残忍了！”

想到此，那双炯炯的眸子，只是望着上官琴身上发呆，内心却又思念着，看来这上官琴，分明也是一个纯情善良的美貌姑娘，也是一个良好的终生伴侣，只是自己此刻心情，竟然不容许对她生出一丝情意，别说是自己对她生不出一些情意，即便是有此心情，也要赶快打消，否则就太对不起娄小兰了。

他思念及此，由不住兴出一些伤感，遂自把头低了下来。

偏偏上官琴纯洁天真，她哪里能了解蒲天河内心所想，当时被蒲天河看得垂下头来，羞涩的的笑了笑道：“娄大哥……你的眼睛不好！”

蒲天河一惊道：“此话怎么解释？”

上官琴“噗哧”一笑，眼皮一瞟，微微哼道：“老爱看人……”

蒲天河忙自镇定心情，笑了笑：“姑娘一身大红，倒使我想起了一个人。”

上官琴道：“我早知道，是想起了令妹娄小兰了可是？”

蒲天河哈哈一笑道：“姑娘太聪明了，我们快走吧！”

说罢催动坐骑，双双骈马直向大漠黄沙深处驰去。

这是一片广瀚的沙漠，沿途上渺无人迹，非但是没有人畜，就是连草地也看不到一片。

二人催马疾驰，中午时分，来到了沙漠丘地，只见数百个黄土沙丘，耸于黄沙之间，看过去就像是一座座的坟头！

这时烈日低照，仿佛就在头顶。炙热的阳光，真像要把人晒化了。几只大秃鹫“哧哧”地叫着，低空盘旋着，似乎想寻人而噬！

上官琴勒住了马缰，玉手挥汗道：“我的老天爷，我可是要下来歇歇了，再走别说是人，就是马也受不了啦！”说罢翻身下马。蒲天河也觉得热渴难耐，当时也飘身下马。两匹马不待主人牵行，就自己走到了沙丘旁边，借着沙丘的阴影凉快凉快。

上官琴自马身后面，取下了大皮袋，喂了二马喝了些水，然后又取出食物，二人找了一处沙丘背影坐下来，饮了些水，吃了一饱。

蒲天河见上官琴这时摘下了帽子，以粉色汗巾拭了拭脸上的汗水，她现出几分懒散地望着蒲天河道：“我睡一会好不好？”

蒲天河点了点头，他把草帽拉下来，遮住双目，也闭目养神。整整一个上午的奔驰，人马都有些倦了。

正当他二人似睡非睡之际，就闻得一阵马嘶之声传了过来，当他二人急忙望时，就见两匹快马，风弛电掣地由眼前疾奔而过！

坐在马上的显然是两个女人，二女之一是一个灰衣芒履的老尼姑，另一人，却是一个头戴马连波编花草帽，身着杏黄绸衣的少女。

蒲天河猛觉出那个少女，似在哪里见过，正想出声招呼，二马已带起了大片尘土，风弛电掣而去。

这时上官琴也发现了，她望着二马的背影，皱了皱眉道：“奇怪，为什么这几天，很多外来的汉人，都往蒙古跑？怪事！”

蒲天河问道：“姑娘可猜得出是为了什么事？”

上官琴微微一笑道：“要是这些人，想来打我师父的算盘，那可是妄费了心机了！”

蒲天河假装不明白笑了笑：“令师又有什么好算计之处？”

上官琴向他一瞟，低笑道：“你是想套我的话是不是？”

她又把眼睛在他身上转了转，接笑道：“其实告诉你也无所谓，你大概还不知道，我师父最近发了一笔横财！”

“哦？”蒲天河佯作惊异。

上官琴点了点头道：“一笔大财，听说是由青海得了两大箱珠宝，另外还有四颗价值连城的珠子！”

“四海珠？”蒲天河脱口而出，上官琴倒怔了一下，接道：“不错，是四海珠。你怎么知道？”

蒲天河点了点头，冷笑道：“这四颗珠子，闹得满城风雨，我焉有不知之理，不过我倒是不知道，这四海珠，竟然落在了令师的手中！”

上官琴一笑道：“你当然不知道，这是一件大隐秘，我妹妹已负师命，

特别东去天竺，专程请天竺王来蒙古看宝，如果可能，这四颗珠子，要卖很多钱呢！”

蒲天河心中倒是一惊，表面并不现出来，微微一笑：“令师真不愧是理财专家！”

上官琴又道：“你来得真巧，也许你还可以看见那位天竺的王爷，我师父请他来蒙古看赛马，顺便观赏那四颗珠子！”

蒲天河点了点头道：“我很想拜识这位王爷。他也参加赛马么？”

上官琴点头道：“也许参加，每年马会，来此参加的人极多，你会发现很多骑术精良的人！”

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，皱眉道：“不好，有人来了！”

站起身来，一拉蒲天河道：“我们快走吧！”

蒲天河向着沙漠里一看，果见黄沙滚滚之中，间杂着十数骑快马，马上各人，都披着一领黑色的披风，被风吹起来，与肩一般的平。

上官琴见状，冷冷笑道：“这些人是哈里族屠庄主手下的人，我们还是少惹他们为妙！”

蒲天河虽是心中气愤，可是外出之人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还是避之为佳，当下就要过去拉马。

风沙之间，有人陡地射来一支弩箭，到了蒲天河身边，已成了强弓之弩，轻飘飘地落了下来。

蒲天河伸手捏在了手中，就听得上官琴尖叫道：“当心！”

这“当心”两个字方一出口，就听那支箭，“波”的一声炸了开来，箭身之上冒出了大股的红烟。

蒲天河哪里知道那屠氏一门，专门擅施各种毒药迷药暗器，这支弩一炸开来，蒲天河鼻中忽然闻到了一阵奇腥之味，听到了上官琴话后，他赶忙闭住了呼吸。

尽管如此也由不住一阵头昏目眩，足下一个踉跄，一交坐倒在地。

上官琴大吃了一惊，忙过去扶他起来，蒲天河只觉得阵阵翻心，“哇”地吐了一口，上官琴拉过马来，道：“娄大哥，快上马！”

黄沙弥漫里，那十数匹快马，已来到了近前，坐在最前的一匹马上，正是那个驼背弯腰的道人，他冷冷笑道：“小杂种，你上了道长我的当了，还想跑么？”

说话之时，这些马已迅速的包围了上来，上官琴一眼已认出了来人之中，竟有那屠一夫在内。

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那屠一夫，这时一只右手吊在颈项之上，双目赤红，他在马上嘿嘿笑道：“匡师父，务必要生擒这个小狗，我要亲自挖出他的心来！”

蒲天河这时虽已跳上马鞍，可是只觉得头昏眼花，摇摇欲坠，那个驼背道人赶上来，当胸一掌打来，口中厉声叱道：“下来吧，小子！”

蒲天河还没有为他掌风沾上，已咕噜一声自马上摔了下来，那道人怪笑了一声，自马背上飘身而下，向着沙地里的蒲天河就扑！口中大笑道：“小子，你还往哪里跑！”

上官琴急得尖叫了一声，霍地由马上一窜而下，一剑向着道人劈去，却为另一人持刀当的一声磕开！

眼看着那姓匡的道人，双手一探，已抓在蒲天河双肩之上，怪声笑道：

“抓着了，你还往哪里跑！”

蒲天河右手方自举起，已禁不住一阵头昏眼花，顿时人事不省，昏死了过去。

上官琴跳过来，又是一剑，道人大袖一拂，磕开了她的剑，哈哈笑道：“三妞，你原来心里有了人啦，怪不得对咱少爷不问不理！”

坐在马上的屠一夫，这时气得面色发青道：“把她也绑上！”

立时过去了好几个人，刀剑齐下，屠一夫大骂道：“混帐，我要活的！”

这些人吓得俱不敢再下手，只是拿着刀剑，虚作式样。上官琴一口宝剑，翩若游龙，立时就为她砍倒了两个，那个道人这时已把蒲天河绑上，放在沙上，回过身来，向着上官琴道：“三妞，我们看在令师的面子上，对你已是十分留情了，今日你还想跑开是不能够的，还不丢下宝剑，我们少庄主是舍不得伤害你的！”

上官琴厉叱了一声，陡然纵身过来，掌中剑劈面而下，可是那个道人，右手向外一抖，却由袖筒内，飞出了一条软兵刃——蛇骨鞭。

道人“蛇骨鞭”到手，向外施了一招‘拨风盘打’，只听得“呛啷”一声，上官琴的宝剑，差一点为他震脱了手！

上官琴向外一跳，口中叱道：“你们快放了他，要不然……”

屠一夫这时已命人把蒲天河捆绑在马鞍子上，闻言冷笑道：“放了他？哈哈……三妞，我要你活活地看着，这小子一刀一刀死在我手下！”

上官琴跺脚道：“不要脸的东西，不敢一刀一剑跟人家比划，却用迷魂药去暗算人家，你知他是谁吗？”

姓匡的道人，正要挺剑而上，闻言一怔，道：“他是谁？”

上官琴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告诉你们，他就是南疆里的沙漠大侠客娄骥，你们惹得起吗？”

此言一出，那个道人及屠一夫，均不禁吃了一惊，道人目光在蒲天河身上一转，嘿嘿一笑道：“原来他就是娄骥，怪不得如此棘手！”

屠一夫愤愤的道：“他就是天皇老子，今天屠大爷也要动他！你这丫头一意的护着他，是安了什么心思？”

上官琴冷笑道：“我护不护他，关你屁事！”

屠一夫短眉频扬，嘿嘿笑道：“三妞，我一再对你青眼相待，你不要不识抬举！”

上官琴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如敢对我妄图非礼，我师父焉会平白的饶你？”

屠一夫冷冷一笑道：“傻丫头，你哪里知道，你师父早已有心把你嫁给我，否则又何必单单派你来这里拜寿呢？”

上官琴怒嗔道：“你胡说！”

足下一顿，一剑向着屠一夫身上撩去，却为一旁道人持剑格开了一边。那道人怒道：“上官姑娘，我们已对你特别开恩了，你还不丢下宝剑，快快随我们回去？否则贫道就对你不客气了！”

上官琴这时望着马上反绑的蒲天河，不由眼泪滚滚的流了下来，道：“好！你们听我说，要我跟你们回去也可以，可是你们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！”

屠一夫双眉一展，喜道：“可以，你说吧！”

上官琴用手一指蒲天道：“你们得先放了他，要不然我宁可一死！”

屠一夫面色一沉，哼了一声道：“这一点办不到！”

上官琴紧了一下手中剑，冷笑道：“那休想让我随你们回去！”

屠一夫向道人使了一个眼色，那道人一只手探入怀内，正要施出迷药，忽听的身旁一人道：“道爷快看，是谁来了？”

众人立时转身望去，就见一骑快马，如同是沙漠飞龙一般，风驰电掣而至。

尤其显目的是，人马是一色的白，马上挺坐的乃是一个头戴草帽的长身少女。

这匹白马行走在沙漠里，真可谓翩若游龙。刹那之间，已驰到了近前，众人都由不住吃了一惊。

白马本是路过，可是中途发现了如此异状，却猛地停住了。

马上那个长身少女，像似经过了长途的奔驰，一张清水脸，已为汗水湿润，只是看起来，越觉其红晕晕的，艳丽已极！

白衣少女突然的出现，顿时使在场众人都不由眼前一亮，平心而论，这些家伙自出娘胎以来，还真没有看见过如此漂亮的人物！

但见她柳眉高扬，杏目微睁，疏朗的上额，飘着几根秀发，衬以她挺秀的身材，那么昂然的坐在马上，真有如玉枝临风，好一副娇姿飒爽！

马上的屠一夫，本是一腔疾怒，这时见状，那张胖肿的肥脸，挤满了轻浮的笑容，道：“这位姑娘……嘻嘻……有何见教？”

白衣少女一双杏目在各人面上转了一转，很惊异的看了看上官琴，点了一下头。

然后她目光，又落在了马上的蒲天河身上。

蒲天河仍在昏迷之中，他是被脸朝下，绑在一匹马背上，因此白衣少女看不见他的面貌，不过，她脸上却也现出了一些惊怒！

驼背的道人哈哈笑道：“大姑娘，走你的路吧，这件事你也管不了！”

屠一夫却向道人使了个眼色，嘻嘻一笑道：“这位姑娘芳名如何称呼？”

白衣少女也不理他，冷笑了一声，望着上官琴道：“你一个人，和他们这么多人打吗？”

上官琴点了点头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姐姐，这件事你管不了，何必白饶上一条命呢？你去吧，让我跟他们拚了！”

白衣少女冷冷的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管不了？上马去，跟着我走！”

上官琴呆了一呆，她真想不到，对方一个孤伶伶的少女，竟然会有如此口气。

白衣少女见她不动，不由怒道：“怎么，你不想走？”

上官琴用手中的剑，向着马背上的蒲天河，一指道：“可是他……他呢？”

白衣少女哼道：“你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哪里还管得了许多！上马咱们走，看他们谁敢拦我们！”

上官琴犹豫了一下，摇摇头道：“可是……我……我不能丢下他不管！”

白衣少女眸子在蒲天河身上一转道：“他们男人的事，叫他们男人自己解决，何必管他们！我们走！”

一旁的道人呵呵一笑道：“姑娘，你说得好轻松！你来得正好，我们二庄主缺少一房媳妇，就把你算上吧！”

话声方说出口，就见马上的白衣少女，蛾眉一挑，玉手虚晃了一下，就听得“叭”的一声，那个道人被打得身子一个踉跄，一时顺着口角向下直流血。这一手“凌空劈掌”的功夫，顿时把在场各人都吓得一呆，马上的屠一夫更不禁神色一变道：“啊呀……你是谁？”

白衣少女掌打道人之后，玉手一压帽沿，腰间露出了系着金弦的剑把子来。姓匡的道人身子向一旁一跳，怪叫了声：“好丫头……你下来！”

白衣少女一声浅笑道：“我下来了！”话落身飘，不过是一闪，已站在了道人身前。漠地里吹来的风，把姑娘那顶大草帽，吹得荷叶似的卷了起来，红色的帽穗子，飘起来，就像是一双彩蝶，看起来真是美极了。

驼背道人呆了一呆，猛地身子向后一退，掌中蛇骨鞭向外一抖，直向白衣少女胸前点去。

白衣少女一声冷笑道：“凭你也配！”

就见她玉手向左面一分，一领剑诀，右手同时宝剑出鞘，发出了“呛”的一声，反向着道人面上劈去。

道人身子一拧，灰衣飘动，闪向了一旁，蛇骨鞭舞起了一片光华，反向着白衣少女足下缠去。

这时四周的人，纷纷叫嚷着助威，可是白衣少女临场镇定泰然，仿佛根本就不知道旁边有人一样，道人鞭到，她单剑轻轻一拨，“叮”一声，冒出了一点火星，整个身子已飘出了一边。

白衣少女口中娇叱了声，“道人无耻！看我剑下伤你！”

道人点足退身，可是白衣少女宝剑不知怎么一分，就见那道人怪叫了一声，身子一阵蹒跚，差一点坐了下来。

遂见由道人左胯部位，涌出了一股鲜血，一件道袍立时被鲜血染红了。

驼背道人一只手按在伤口处，咬牙道：“好贱人，你敢伤了我！”

说时身子忍痛纵开一边，陡地探手入怀，摸出了一个黑布口袋，霍地向白衣少女面前一抖。

随着道人这一抖之势，就是红烟一起，有如是大片云霓自道人口袋内倾出一般！

那立在一旁观战的上官琴看到此，知道这道人黔驴技穷，竟然又施出了他看家的本领了。

上官琴怕白衣少女不知道，吃了大亏，赶快叫道：“姐姐小心！”

红烟随风飘过去，每个人眼睛都睁得极大，尤其是那个道人与马上的屠一夫，都巴不得白衣少女倒下去。

可是红雾渐渐消失之后，白衣少女依然固我，站在当地动也不动。她冷冷一笑道：“这些玩艺儿，只能欺侮那些不知底细之人，拿来对付我，未免太幼稚了！”

道人一怔，大吼了一声，猛扑上前，掌中蛇骨鞭，搂头就打！

这时另外两侧，在屠一夫目光暗示之下，另有二人倏地扑了过来。

两个人全是用一口鬼头刀，分左右，齐向白衣少女身上剁了下来！

三方夹攻之下，依然是占不到一点便宜。

白衣少女一声清叱，就见她长剑左右一舞，那两个暗袭的汉子，已左右翻跌而出，仰卧在血泊之中。

驼背道人大吃一惊，口中怪叫道：“风紧，扯呼！”

足下一顿，就向马背上扑去，可是左胯上因为负伤不便，起势自是不快。

白衣少女足下踏进一步，宝剑一闪，道人身子一歪，一只左脚断落而下，可是道人拚死在地上一滚，却把那只断脚抱在了手上。

就见他面上一青，身子一阵战抖，已痛得昏死了过去。屠一夫见状，在马上吓得面色大变，拨马就跑。

白衣少女一声叱道：“回来！”

屠一夫徐徐转回马来，苦笑道：“姑娘莫非还要赶尽杀绝不成？”

白衣少女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这厮一看就知不是好东西，可是你既未对我出手，我也就网开一面，饶你一命！”

屠一夫闻言，在马上点头卑笑道：“多谢姑娘开恩！”

说罢，他转脸对身边众人道：“你们还不把道爷扶上马，快走么！”

众人立时把道人抬上马，那两个已死的同伴，也被一齐抬上了马。

上官琴在一旁见白衣少女如此厉害，自是欣慰佩服，当下忙道：“姐姐何故放他们回去，那个道人与马上这个家伙全不是好人，姐姐不如乘机除了他们才好！”

白衣少女微微一笑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对人一向是心存厚道，再说你们结仇经过，我并不知道，谁是谁非，我也不清楚，我只是看不惯他们以多欺少，才插手管这件事！”

上官琴面色一红道：“姐姐你不知道，这几个人都是坏透了的人，没有一点人性！”

白衣少女一笑道：“算了，你不是很好么，放他们走算啦！”

屠一夫见机忙道：“女侠客千万不要听她胡说，这姑娘原是我的妻子，却勾引了这个男的私奔！”

白衣少女不由一怔，转身望着上官琴道：“是这回事么？”

上官琴不由气得面色苍白，道：“简直是一派胡说，姐姐你不要信他……我……我与你这贼子拚了！”

拔出了剑，猛然向着屠一夫扑去，白衣少女忙持剑格住道：“算了吧！”

她转过身来，望着屠一夫冷笑道：“无耻之徒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么？快滚！”

屠一夫见计不逞，当下低头不语，遂带马过去，伸手去拉蒲天河被绑住的那匹马。

上官琴见状，忙道：“住手！”

屠一夫回头向着白衣少女苦笑道：“这人与在下有废体之仇，求姑娘把他交给我吧！”

白衣少女冷冷一笑道：“我本可交与你的，只是我这位姐姐却好像有点舍不得！”

屠一夫恨恨的道：“姑娘何必如此与在下为难，姑娘报个万儿吧！”

白衣少女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也不必问我的名字……”

她用手指了马上的蒲天河一下道：“把这入留下，快点，否则你们更别想舒服！”

屠一夫气得面色铁青，哼了一声道：“好吧，这一次一切都依你，我们总有再见之日！”

白衣少女露出两排白玉似的玉牙，笑了笑道：“很好，这还像句人话！”

屠一夫嘿嘿冷笑着，对身侧人道：“把他抬下马来，交给她。我们走路！”

他手下的人答应了一声，立时过去把蒲天河解下马来。蒲天河此刻仍然没有醒转，僵硬地躺在地上，上官琴早已扑过去，哭叫道：“恩兄，你……”

说时泪珠点点滑腮而下，白衣少女并未注意看地上的蒲天河，只向着屠一夫道：“你们还不滚么！”

屠一夫牙齿咬得咔咔直响，连连点头道：“金砖不厚，玉瓦不薄，骑驴

看唱本，我们走着瞧！再见！”

手一挥，众人一齐拨马而去。沙漠上弥漫起了大片的黄烟，这些人来得快，去得更快，转瞬之间，人马已走了一空。

白衣少女这才慢慢转过身来，望着上官琴道：“你这位朋友要紧么？”

上官琴侧过身子，道：“他因中了那妖道迷魂毒沙，此刻仍然是不省人事，这便如何是好！”

白衣少女一笑道：“这容易，你走开看我的！”

上官琴忙闪开一旁，白衣少女由身上取出一个扁盒，由盒内取出一颗丸药，捏破了蜡衣，现出了一颗绿豆大小的药丸。

白衣少女这才抬起头来，当她目光一接触到蒲天河的脸上，由不住立时呆住了。

她脸上神色，顿时变得一片苍白，足下后退了一步，呐呐道：“哦……不！是你……”

猛地扑过去，蹲下了身子，细细地看了看蒲天河的脸，口中徐徐地道：“蒲……大哥……是你！”

上官琴一呆道：“咦……姐姐莫非认识他？”

白衣少女慢慢转过脸，望着上官琴，淡淡一笑，有几分伤感地摇了摇头道：“不认识。”

上官琴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我刚才听你好像叫他是蒲大哥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白衣少女冷冷地道：“他不姓蒲姓什么？”

上官琴摇了摇头，笑道：“姐姐真的是认错人了，也许姐姐还不清楚，这个人乃是大漠南疆的娄大侠娄骥！”

“娄骥？”

白衣少女睁大了眸子，几乎呆住了。随后冷冷一笑道：“他是娄骥？谁说的？”

上官琴怔怔地道：“是他自己说的！”

白衣少女目光在蒲天河身上一扫，目光中含有无限凄凉，她轻轻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就算他是吧！”

上官琴催促道：“姐姐快救他醒过来吧！”

白衣少女点头浅笑道：“放心，我比你更关心他。只是我还有几句话，要问问清楚。他死不了！”

上官琴糊涂地道：“姐姐问什么呢？”

白衣少女冷冷一笑道：“这娄骥，你认识他多久了？”

上官琴呆了一下，吞吐道：“昨天才认识。”

白衣少女微微冷笑道：“昨天才认识，今天就同行共路了，真是好快！”

上官琴面上一红道：“姐姐不要这么说，我昨天如非这位娄兄救命，只怕已遭了方才那厮毒手了！”

白衣少女哼了一声，点了点头道：“你们现在又是去哪里呢？”

上官琴奇怪的看了看她，心想怪事，这人何必这么多事，问这些又干什么呀！

可是对方总是有恩于自己，她既见问，怎好不答？

想了想，上官琴就道：“告诉姐姐也无所谓，这位娄兄因要去参观赛马盛会，他初来蒙古，又不识路，小妹要返回碧寒宫，故此顺路，是以结伴而行。”

白衣少女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么说，那春如水春夫人是你师父了？”

上官琴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家师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上官琴。”

白衣少女点了点头，道了一声：“好！”

她把手中的那颗药丸，递给上官琴道：“这颗药丸乃是我自星星峡一位前辈处讨得的，非但有解毒去毒之效，并有培元固本之功，你与他服下之后，不消一会儿，他必定可以醒转！”

她说到这里，站起身子道：“我走了！”

上官琴忙拉住她道：“姐姐是我二人救命恩人……再说这位娄兄必定也很想拜识姐姐呢！”

白衣少女哼了一声道：“我可不想见他！”

上官琴怔了一下，道：“姐姐救人务彻，还是等他醒转再去如何？”

白衣少女眼角一瞟，已然腾身上马，冷笑道：“有你在旁，比我强多了！”

上官琴忙上前道：“姐姐……我真不知该怎么感激你！”

白衣少女冷漠的道：“不必谢，以后我们还会见面的。再见！”

说罢带过了马头，上官琴忙道：“姐姐芳名可以告诉我吗？”

白衣少女马上回身道：“娄小兰！”

上官琴蓦地一呆，道：“啊呀……你原来是沙漠虹呀……那你们岂不是兄妹么？这……”

白衣少女淡淡一笑道：“本来就是兄妹嘛！”

上官琴睁大了眼睛，痴痴的道：“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娄小兰在马上冷冷一笑道：“等他醒转之后，你只告诉他我来过了就是。我暂时还不想见他！”

双足一夹马腹，座下白驹一声长嘶，扬开四蹄如飞而去。上官琴忙赶上道：“娄姐姐，娄姐姐……”可是沙漠虹座下神驹，乃是出了名的快，真可称“来去如风”，早已驰得无影无踪。上官琴真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怪事……”她快快的转到了蒲天河身边，仔细端详了蒲天河一番，对方那冠玉的面颊，长长的剑眉，果然是生平难得一见的美男子！上官琴看着看着，不知不觉间觉得脸上一阵阵地发热，猛然往地上啐了一口道：“我真是……”当时忙把娄小兰给的药丸，放在了蒲天河口中，又喂他喝了一些水，然后她退坐一边，痴痴地等了一刻，蒲天河果然长吟了一声，倏地睁开了双目。

上官琴上前笑道：“谢天谢地，你总算醒了！”蒲天河倏地坐了起来，摇了摇头，恨声道：“屠一夫他们人呢？”上官琴掩口一笑道：“早走了！”蒲天河皱了一下眉，站起身来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莫非是你救了我？”上官琴笑道：“你把我也看得太高了，我哪有这么大本事！”蒲天河望着她，道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姑娘怎么不说？”上官琴才笑哈哈地道：“事情可真巧！娄兄，你绝对猜不到，救你的人会是谁？”

蒲天河摇了摇头道：“你不说我自然是不知道！”上官琴望着他神秘地笑道：“告诉你吧，救你的是令妹！”蒲天河一呆道：“我妹妹？我哪一个妹妹？”上官琴笑嗔道：“娄兄，你真是！救你的乃是你妹妹沙漠虹娄小兰呀！怎么，你没有这个妹妹呀？”蒲天河顿时一惊，左右看了一眼，道：“她人呢？”

上官琴笑道：“她早走了，好像她有点生你的气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蒲天河闻言，只觉得心头有说不出的苦闷，频频苦笑。心想道：天呀！这可是纠缠不清了，怎么这时候，又偏偏会遇见了她，如果她误会我和这位上官姑娘，岂不是跳到了黄河里也洗不清了？

想到此，一时垂下了头，默默无语。

上官琴走上来说道：“娄兄你还觉得难过么？”

蒲天河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娄……我妹妹她上哪里去了？”

上官琴用手指了一下道：“是向这个方向走的，上哪里去我也不清楚。不过她说以后还会见面，也不知怎么个见法！”

蒲天河拍了拍身上的沙土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说完翻身上马，上官琴这时也上了马，笑道：“你妹妹武功真好，那道人一条腿，也被她砍断了，只是她的心太好了，居然放他们逃走了！”

蒲天河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为人还是厚道些好！”

上官琴一笑道：“你们兄妹倒是一个论调！要知道他们要是抓住了你们，可就不会这么客气了！”

蒲天河皱眉不语，心中却在想着娄小兰忽然出现的事情。

这可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，自己好不容易躲开了他们兄妹，却想不到在蒙古又碰见了。在她眼中，不定我是如何无情而孟浪的一个人。

想到此，内心浮上了一阵凄凄之感！

两匹马在沙漠行着，蒲天河怀着沉重的心事，更不想与上官琴多言。

上官琴倒不以为怪，她只当他们兄妹之间，是在闹别扭，因此一路之上，尽找一些轻松的话题来谈。她向蒲天河道：“娄兄，恕我多话，你可曾娶过媳妇了？”

蒲天河不由面上一红，苦笑道摇了摇头。上官琴一双光亮含情的眸子在他身上转了一下，道：“真的？”

蒲天河一笑，道：“我何必骗你？”

上官琴低头笑了笑，一双眸子微微瞟了他一下道：“你可曾知道，你是一个很讨女孩子喜欢的人……”

蒲天河怔了一下，含糊地道：“哦……是么？”

上官琴笑着点了点头，明媚的眸子，在他脸上转了一转，脸色微微发红的道：“你的眉毛长得很好，鼻子也好看，很美！”

蒲天河哈哈一笑，双腿一夹马腹，胯下坐骑猛地窜了出去，上官琴娇笑了一声，也追了上去。

一男一女，各自放马，在这大沙漠里疾驰了起来。

差不多将近日落时候，二人已来到了一处叫“克贴图码札”的地方。

这地方是沙漠中的一块绿洲，由四面八方来的牧民，在这里集结成临时的住家，各色的帐篷，五光十色的布匹买卖，形成了一种边地人民独有的特色。

蒲天河与上官琴来到这里，简直就成了泥人儿一样，人马都需要进食休息。

第十六章红鬃烈马

他二人来到了“克贴图码札”，人马交疲，上官琴指着前面一处地方道：“那里有家回族人开的小面馆，你一定很饿了。”

蒲天河不由大喜，老实说自入边地，由青海至蒙古以来，他简直就没有吃过一顿舒服的饭菜，此时听说有个小面馆，哪能不食欲大动！

在五颜六色的人群里，穿插着行走了一程，蒲天河就见正前方左侧，有一处用羊皮扯的天棚，棚下设有七八张白木八仙桌，上官琴指了一下道：“这里就是！”

是时正有一个大头麻面的胖子，围着围裙，在棚下扇着扇子，看见了上官琴，立刻站起来，用陕西话笑道：“暖唷，今天是什么风呀，贵人光临了！”

上官琴含笑下马，手指蒲天河道：“这位是姜相公，我们是到碧寒宫去的，路过这里肚子饿了，有什么好吃的没有？”

麻子嘿嘿笑道：“有！有！新烙的贴饼子，炖的牛肉！”

蒲天河点头道：“就这样吧！”

麻子双手在染满油渍的围裙上擦着，笑嘻嘻地走到上官琴身边，嘻嘻笑道：“三姑娘，什么时候请我方麻子喝一杯？”

上官琴面色一红，笑啐道：“去你的，别胡说，小心我告诉师父揍你！”

麻子哈哈大笑道：“别介意，一句玩笑话，我就去给你们弄吃的！”

说着晃着他的胖身子就走了。二人这时走进棚下，两匹马自动走到一边马槽边。麻子在厨房里高声向棚里招呼道：“三姑娘的马，好好喂着！”

一个小厮把两匹马牵进去，上料饮水不在话下。蒲天河看不出这上官琴在本地倒是很得人缘，就向她道：“姑娘原来常来这里玩玩！”

上官琴点头笑道：“这条路我是常来的，方才那个麻子，过去是我师父家里一个厨子，后来因为他性子不好，师父就把他辞退了，不想他竟在这地方开一个小馆子，听说赚了不少的钱，很发了一笔财呢！”

蒲天河点了点头，这时麻子已把饼和炖牛肉端了上来，两个红土瓷罐，盛着黄澄澄的肉汁，另外新烙的贴饼子，酥香喷喷，令人垂涎！

麻子另外还孝敬了一锅小米粥和两样小菜，一样是“白磨辣羊肉”，一样是“油鼓豆腐衣”。

蒲天河很久没吃到这么可口的菜了，不由大吃了一顿，连声称赞不已。

上官琴见他如此食量，不由笑道：“傻子，别胀坏了！”

蒲天河微笑不语，上官琴就回过身来关照麻子道：“这位姜相公爱吃你做的东西，你拣几样好的多包上一些，我们路上吃。”

麻子嘿嘿笑道：“这还用关照吗！早预备好了。”

方言到此，这麻子一转身笑道：“有客人来了。”

说罢就迎了过去，蒲天河闻声抬头，不由心中一动，原来所来的，正是前次在沙漠道上所见的，一尼一俗，两个女人。

蒲天河乍见此二人，不由赶忙把头低下，他心中忽然记起这师徒二人，正是当初在天山绝顶比武，而后在雪原助自己雪夜寻父的华山多指老尼及其弟子杨采苹。要说起来，此二人对蒲天河原是有恩，岂有当面不打招呼的道理？这其中有个道理。第一，此二人一向是神踪飘忽，那多指师太，虽然是出身空门，可是她不能忘怀俗世的名利二字，她师徒此行，必定也是与那两箱珠宝有关，蒲天河突然上前招呼，岂不是令她二人面子上不好看！再者，

蒲天河在上官琴面前自称娄驥，而多指师太师徒并不知道，一旦拆穿，定会使上官琴见疑，岂非功亏一篑？

有了以上双重原因，蒲天河自是不便相认。

所幸的是多指师太师徒二人，俱是低头进入，默默无言地坐在一边。蒲天河低声对上官琴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上官琴秀眉微蹙道：“咦，这两个人，莫非你认得么？”

蒲天河只得含糊地道：“不错，只是此时不便相认。我们走吧！”

说罢首先离座踱出，上官琴忙唤来麻子，把帐付了，匆匆赶过来，小声道：“那个尼姑一只手上多了一根手指头！”

蒲天河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就是她！”

这时小厮把马拉了出来，上官琴由麻子手中接过了包好的食物，又回头看了一眼，蒲天河已骑着马先走了，上官琴赶上他道：“你何必这么怕她们？”

蒲天河笑了笑道：“不是怕，是不太不好意思而已！”

上官琴还要再问，只听见身后一声马嘶，二人回身看时，见是一匹十分神骏的高大白马，由身后驰来！

蒲天河乍然看见这匹白马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因为这匹马，简直太像娄小兰的那匹“沙漠豹”了，所不同的，是这匹马颈上的长鬃非白，而是红的！

再看马上所坐的也不是娄小兰，而是一个彩衣细腰，头戴平顶彩帽的少年。

这少年生得长眉大眼，鼻直唇红，留着两小撇八字胡子，看过去真是无限风流潇洒。

他拿着一根彩竹小马鞭，一面撒马驰来，一面高声道：“喂！喂！”

蒲天河与上官琴均吃了一惊，勒住了马，蒲天河抱了一下拳道：“仁兄是唤在下么？”

彩衣少年勒住了马，点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不知兄台大名如何称呼！”

蒲天河点头道：“娄驥，兄台有何见教？”

少年偏头笑了笑，露出细白的牙齿道：“哦，娄……娄兄，小弟想借问一条路，不知兄台可以见告么？”

蒲天河讪笑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说罢手指上官琴道：“在下也是初来，兄台要问路请问这位姑娘。”

少年哈哈一笑道：“在下生平并不喜与陌生姑娘搭讪，兄台不必见怪！”

蒲天河想不到对方竟然会有此一说，不由怔了一怔，含笑道：“既如此，兄台你要问什么路呢？”

少年抬头看了一下，徐徐的道：“我是要去参加八旗马会，听说这马会是由春夫人办的，我是想问一问碧寒宫的去处。”

蒲天河暗想这倒巧得很，当时就点了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们也是去看赛马的，老兄如不嫌弃，我们同路如何？”

彩衣少年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你们走你们的，我走我的，只请告诉我路途就是！”

上官琴在他二人答话时，一直留心看着这个人，心中确实奇怪得很，因为这少年的衣着，汉人不似汉人，回人又不似回人，更不是西藏和蒙古人。

如果光看他衣着，很像是蒙古的阔少爷，可是他又戴着一顶西藏人的帽子，穿的也是藏人的靴子。

如果说他是西藏人吧，衣服又是蒙古族人的，再者他那一口标准的汉语，

足可称“字正腔圆”，这真正是令人想不透了。

这时听他这么说，就用手指了一下道：“你既不愿和我们一块，就请一个人走吧，顺着这条路一直下去就行了！”

彩衣少年点了点头，含笑道：“恕我口直，你二人是夫妻吧！”

蒲天河忙笑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老兄你误会了！”

少年冷冷地道：“不是误会，而是你二位一口一个‘我们！我们！我们！’显得怪亲热的！”

他说话语带讥讽，吐字如珠，蒲天河倒可一笑置之，上官琴却是不由大怒，当下冷笑道：“‘我们’又关你何事？”

彩衣少年长眉一挑，却嘻嘻冷笑道：“好没有羞耻！”

说罢双腿一夹马腹，那匹全身白毛，唯独颈留红鬃的大马，已似脱弦之箭似的窜了出去。

上官琴气得挺马就追，却为蒲天河一把拉住道：“算了，何必与他一般见识？”

前行少年一声笑道：“与我一般见识？我才是不与你一般见识呢！”

说罢，已纵马如飞的去了。

蒲天河摇了摇头，啼笑皆非。上官琴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何必拉着我，这种小子真该打死他才出气呢！”

蒲天河心中却也是有些纳闷，这个彩衣少年确是令人有些奇怪，试想天下怎会有这种问路的人？可是却也想不到对方是什么心意。

上官琴仍在生气，冷笑道：“他既然说去看赛马，总会见得着他，再见了他，定叫他知道厉害！”

这时天色已渐渐晚了，气温已不似先前炎热，二人饭后精神大震，两匹马也显得精神很好，于是二人就顺着眼前大道直驰了下去。

这一程足足跑了近两个时辰。眼前又是大片的沙漠，嗖嗖的寒风吹过来，却令二人有不胜寒冷的感觉。两匹马更是不停的打着呼噜。

上官琴乃是久走沙漠的长客，见状她就勒住了马，皱眉道：“我们必须停下来了，再走人马都要倒下了！”

蒲天河也觉得不能再走了，只是他总以为孤男寡女，如此深夜相守不太好，所以始终没有开口。这时闻言，他就呐呐的道：“我还能受得了。”

上官琴似也瞧透了他的心意，在马上笑道：“娄兄，你放心，我来时早已备好了一切，我们一人一个羊皮帐篷，收用都很方便。还是歇一夜，明天一早再走的好！”

蒲天河面色微红道：“姑娘想得真是周到，如此我们在此住上一夜吧！”

上官琴笑着下了马，道：“这地方是一处坝子，在沙漠里来说，是最好的地方，你看前面有一道水流，马儿也可以休息一下，喝点水，错过了这地方，人马虽不一定会怎么样，可就有得罪受了！”

说到此，不由乐道：“方才那个冒失的小子，此刻只怕有得罪受了！”

蒲天河这时下了马，这数月以来，四处乱走，对于沙漠里行走的常识也有了一点，闻听上官琴之言，倒也并非是假话，因为人马行驰沙漠里，如果找觅不到一处有水草的地方过夜，那是十分痛苦，甚至于会为此而丧生，也未可知。想到此，不由对方才那个少年，生出一些悯悲的感觉，却也奈何不得。一人遂把马牵行到前面平坦之处，然后把马上鞍辔卸了下来。上官琴所谓的羊皮帐篷，是一种只适一人独寝的小型帐篷，抖开来长长的三角形状，

用三根木签插入沙地之内，即可张开。因为这种帐篷设计精巧，体积又小，又轻，很容易就张立了起来。然后上官琴在每一个帐篷尖上，悬上一盏避风的羊角灯，据说如此可以防患沙漠的狼群。二人布置好一切，各自就寝。劳累了一日，上官琴很快地入了梦乡，倒是蒲天河因为心中有事，辗转于地上安眠不得。他闭着眼睛，听得篷外嗖嗖的风声，似乎要把这矮小的帐篷压得塌了下来，沙粒打在羊皮篷顶上，发出了一片沙沙之声。睡了一刻，实在是难以入眠，他就翻身坐了起来，将帐篷拉开，钻身外出，不想头方探出，却意外地发现在对面约有一箭地的地方，竟然搭着另外一个帐篷。那帐篷形样，看过去竟比自己所睡的这个更为精巧，妙的是也悬有一盏灯，可不是羊角灯，而是一盏红色的灯，看过去灯光闪闪，就像是斜坠在天边的一粒小星星！蒲天河想了想忖道：“怪事，方才怎么没有看见这个帐篷呢！”他本就睡不着，再加上好奇心作祟，就悄悄起来，向着对方那个小帐篷行走过去。

渐渐走近了，才看清那帐篷系黑色牛皮所制，看过去又柔软又光亮，设计得确是精巧极了。

这时，在那帐篷背后烧着一堆柴火，熊熊的火光，映衬得附近景致分明，蒲天河悄悄来到近前，却听得一人冷声道：“这么晚了，你还没有睡么？”

蒲天河再一注目，才发现那牛皮帐篷背影处，沙地上竟坐着一个人，这人正不时向火堆里加着柴。借着火光，蒲天河才看清了，这个人，正是日间问路的那个彩衣少年。他头上仍然戴着那顶草帽，倚身在帐篷上，面向着无瀚的大沙漠，确实很惬意的样子。蒲天河忽然发现是他，有些吃惊的道：“咦！你不是走了么？”彩衣少年冷冷一笑道：“哼！你以为我会上你们的当？”蒲天河一怔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少年向着火堆里送了一根柴，道：“你们以为不告诉我这休息的地方，我就会不知道？见鬼！”蒲天河身子向前一跃，在火边坐了下来，道：“兄弟，你错了，我们又何必害你，不过是你走得太快了一点！”说时，他注意地打量了一下这个少年，觉得他那模样儿实在可爱，就是那两撇小胡子，在他那酡红的脸颊上，显得有点儿不配合。这小子看过去，顶多不过十八九岁，可是他既是留有胡子，最少也应该是二十出头的年岁。当时他一直地看，对方少年显得有些不大自然的把头低下来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老看着我干什么？”蒲天河微微一笑道：“兄弟你贵姓？是哪人呀？”少年很干脆地道：“姓娄……”

说罢又翻了一下眼睛，望着蒲天河道：“真的，同你一样姓娄。你信不信？”

蒲天河先是一呆，遂笑道：“那有什么不信，天下同名同姓的多得是。娄兄弟，你是哪里人？”

彩衣少年想了想，道：“就算是汉人吧！”

蒲天河见这娄姓少年伸手拿着木柴，他那一双手，真好像女孩子手似的白细娇嫩，而且十指尖尖，都留着半寸长短的指甲，心中不禁甚是奇怪，就问道：“老弟，你是读书人吧？”

少年“噗哧”一笑，却又把脸绷住，扭脸望着一边。蒲天河异道：“什么事好笑？”

少年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听你口气好像很大了似的！”

蒲天河脸上一红道：“我本来就比你大几岁。”

彩衣少年哼了一声道：“不见得，我有胡子了，你却是嘴上无毛！”

蒲天河不由哈哈笑了两声，少年却又绷住了脸道：“有什么好笑的！你

莫非不知，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这句话么？”

蒲天河点了点头笑道：“所以你才留胡子。是吧？”

他觉得与对方这个少年说话很有意思，他本以为对方必定是个老于世故的人，却想不到竟是如此天真单纯，一时把早先对他的误解去了多半。

那少年却转过头来，看着蒲天河道：“你也是去看赛马的？”

蒲天河点头道：“正是！你呢？”

少年冷然地道：“除了看赛马以外，还要找一个人，一个无情无义的人！”

说到此，又冷笑了一声，不等蒲天河答话，就问蒲天河道：“如果一个和你曾经有过终身之约的伴侣，忽然离你而去，你作何感想？”

蒲天河不由大吃了一惊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想了想，他点头道：“这看你们之间的情形如何，不能一概而论。也许一方面有难言之隐，也未可知！”

少年鼻中哼了一声，把脸扭过了一边不发一语。

蒲天河想起了自己之事，倒与对方之言近乎相似，当时苦笑了一笑，道：“怎么，你莫非遇见了这种事不成？”

少年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正是要去找那个负心之人，看他在我面前有何说词！”

说到此，莞尔一笑道：“其实这闲事与你无关，我想娄兄你必定是已娶过妻室了？”

蒲天河讷讷地道：“兄弟，你又猜错了。我们不谈这个吧！”

少年眨了一下眸子，道：“为什么？莫非老哥你在这方面有什么难言之痛不成？”

蒲天河面上讷讷的，看了他一眼，心想倒看不出这小子，说话倒是挺厉害的。又忖，他虽是言者无心，而自己却是听者有意，他又何尝知道，正中了自己的痛处。

想到此，摇了摇头苦笑道：“兄弟你不必多疑，愚兄哪有什么难言之痛？”

少年微微一笑道：“当然不会有了……”

说到此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向着蒲天河道：“你的那一位来了。恕不奉陪！”

说罢丢下了手上的木柴，转身进帐篷之内去了。蒲天河忙依言看去，果见上官琴远远过来，见状奇道：“咦！你在同谁说话？”

蒲天河生恐她会生事，当时忙站起来笑道：“我因为睡不着随便走走，不想碰见了白天的那位小兄弟，随便谈谈罢了！”

上官琴冷冷一笑道：“我还以为他死在沙漠里了呢，想不到会在这里！”

但听得帐篷里，那少年冷笑道：“姑娘，你放心，我死不了，你多积点口德吧！”

上官琴杏目一瞪，跺脚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有本事出来！”

蒲天河一拉她道：“算了，事情都过去了，何必呢！”

上官琴笑道：“就凭他白天信口乱说话，我也要教训教训他！”

蒲天河正不知如何是好，忽见帐篷一开，那彩衣少年已走了出来，他微笑道：“我出来了，姑娘要怎么样呢？”

上官琴陡然上前一步，右手一抖“呼”的一掌直向那少年面门上劈去。

这一掌眼看已打到了那少年脸上，但见对方少年一声浅笑道：“还差一点！”

果然，上官琴一掌竟然打了一个空。

上官琴不由吃了一惊，足下向前一上步，双掌同时向正中一击，使了一招“双峰贯耳”，口中叱道：“打！”

可是那少年只向外轻轻一晃，道：“还是差一点。”

但听得“啪”一声，上官琴两只手掌拍在了一块，依然是差一点没有打中。

这一来，非但是上官琴惊怒不已，就是一旁的蒲天河也吃了一惊，因为再怎么讲，上官琴总是自己这一边的，她要是吃了亏，自己也是面上无光。

蒲天河因见少年武功不弱，担心上官琴不敌，这时见状忙道：“姑娘，你下来……”

那少年这时飘立一旁，只见他长眉微扬，嘻嘻笑道：“姑娘，你还不退下去，有人会为你出这口气。是不是？娄兄！”

蒲天河面色一红，正不知如何回答，上官琴再次地扑身而上，口中娇叱道：“你也配！看掌！”

玉手一分，直向着少年胸上打去！

少年面色一红，忽然冷笑道：“无耻的贱人！”

只见他身子一闪，已到了上官琴身边，右手一分，骈中食二指，向着上官琴就点。

蒲天河见状，吃惊道：“小心肩井穴，姑娘！”

上官琴闻声右肩向下一沉，那少年果然是要点上官琴“肩井”穴，不意为蒲天河喝破，只得飞身而退，他望着蒲天河冷笑道：“阁下真是好眼力！”

上官琴当着蒲天河面前，三番二次的递招，竟连人家的身边也捱不着，女孩子家要强，实在有些个不好意思，一时之间不禁大为羞怒！

就见她一声冷笑，身形一窜，已再次的扑到了这彩衣少年身边。

这一次上官琴是安下心，要让对方败在自己手下，她身子一够上了步眼，不惜施展出重手法来，右手向外虚点了一下，左掌猛地向前上方一托。

这一招名叫“巧托天书”，上官琴施展这一手招式，暗含着内家的“金钩掌”的内力，掌势一翻，劲风十足，直向少年下颚上托去。

少年杏目逼出了两股冷芒，哼道：“好厉害！”

就见他身子一个疾转，就像是旋风卷起的沙子一般，又像是一缕青烟袅然升空，蓦地腾空而起。

上官琴想不到对方身法如此诡异，自己这么快而狠的身法招式，仍然是扑了个空，连他衣边也沾不着，心中不由一寒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彩衣少年身子蓦然向下一落，正好到了上官琴背后。

就见这少年一声轻笑，道：“姑娘，这一次你可服输了？”

那笑声像个女孩子似的，上官琴心中吃惊，正要回身，就听得蒲天河一声叱道：“身子倒下来！”

上官琴霍地向前一倒，却已是不及，忽觉得双肩上为那少年双手一按，微闻得少年一声叱道：“倒下吧！”

上官琴这一次可是不由得不听话，身子一矮，“噗”一声，整个的连头带脸，全都埋到沙子堆里，她一翻身坐起来，“呸呸”一阵乱吐，一时真要哭了起来。

蒲天河不禁为这少年的轻佻动作，激起了一股怒火，当时冷冷一笑道：“兄弟，你的这一手‘厉鹰搏兔’真是高明，佩服之至！”

上官琴这时坐在沙地上，越想越气，禁不由嚤嚤有声地哭了起来，一面

道：“娄大哥，你要好好教训他一顿。”

彩衣少年是时立在一丘沙堆上，闻言微微一笑道：“娄大哥？好不肉麻！”

蒲天河身形一窜，先上前把上官琴拉丁起来，怒声道：“姑娘这是何苦？唉……伤着了没有？”

上官琴正自擦泪，闻言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伤是没有伤着……”

一旁的少年冷冷一笑道：“这是我手下留情，要是换在另一个，我可就不这么客气了！”

说到此，他转向蒲天河冷冷一笑道：“怎么，你还要赐教么？”

蒲天河抱拳窘笑道：“足下武功超人，在下哪里是对手，不过有些技痒，尚请赐教两手高招，以长见识罢了！”

少年一双大眼睛，痴痴地望着蒲天河，等他说完话甚久，才冷笑道：“你是因为我打了她，才要和我动手的是吧？”

说时用手指了上官琴一下，蒲天河尴尬地一笑道：“朋友，你误会了。这位姑娘一意与足下刁难，朋友你略施惩戒也是应该……”

少年接口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又何必再与我动手？”

蒲天河一笑道：“我方才已说过了，不过是想请教一二，谈不上什么动手不动手。”

少年似乎很是生气，星月之下，他脸色很白，身子抖动了一下道：“好，你要跟我动手，也不见得准能赢！”

蒲天河莞尔道：“请教武功，何论胜负。兄弟，请！”

“请”字一出口，足下便踏中宫入洪门，右腕一翻，骈指向着少年肩上点来。

少年身子起先丝毫不动，等到蒲天河手指将临，才一卸双肩，他左手这时向外蓦地展出“白鹤亮翅”，五指如刃，反向蒲天河右肋切来。

蒲天河和对方一接上手，就知对方这个少年，看似年纪不大，武功确实是得有真传，非但是得有真传，而且是功力极高。他暗暗吃惊，忖思着，怪不得人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想不到如此地方，竟然隐藏着这么多的奇人异士，真正是让人奇怪了。蒲天河心中忖思着，身子已然飘荡开一边，少年身若游龙，微一舒展，如影附形地又依了过来。二人这么一接上手，转眼之间，就是十数个照面。上官琴静立一边，只见二人在沙地上此起彼落，翩若游龙，心中不禁大为钦佩。差不多又递了七八个照面，忽见二人身子向当中一凑，四掌同出，“波”的一击，然后，又像两只影子一般地闪开了一边。沙地里，由于二人身于相扑的风力，已然卷起了阵阵黄沙。蒲天河身子向下一落，由不住呆了一呆。这一手力道相对，蒲天河是施了七成劲，满以为对方禁受不住，却没有料到，对方并没有现出一些儿败象！

他这时心中充满着对这少年的钦佩和敬仰，因为他小小年纪，有此功力，自己竟然未能取胜，实在是令人可敬。因此，那所谓的一点仇因，也就荡然无存。

蒲天河双手抱拳，诚挚地道：“兄弟武功超绝，愚兄非是敌手。承教、承教！”

少年冷冷哼了一声道：“胜负未分，何故中途罢手？”

蒲天河一笑道：“再打下去，愚兄可就要现丑了。我们是不打不相识。朋友，你可以把大名赐告么？”

少年望着他呆立了一会儿，又转过来看了看上官琴，鼻中哼了一声道：

“不必了。再见！”

说罢转身进入帐篷之内，放下了篷帘，不再出来。

蒲天河弄了个大红脸，叹息了一声道：“兄弟你既认为在下不堪承交，在下也不敢高攀，打扰了！”

转身对上官琴道：“姑娘回去吧！”

上官琴由地上一窜，飞快地走了。蒲天河知道她当着自己面不好意思，再者也有点怪自己没有替她出气的缘故，当时黯然笑了笑，低头自己回去。

当他足步方启，却听得一阵女子抽搐之声，发自附近，蒲天河不由心中一惊，顿时立定了脚，心想如此荒漠旷野，怎会有女子哭声，岂非怪事？

再仔细听了听，寻声望去，才知那哭声，竟是发自那少年的帐篷之内。心中一怔，暗暗好笑，由此看来，对方真正还是个小孩，连童音还没有变过来呢！

想着也觉得有些歉然之感，人家好好在这里，自己二人上门来欺人，他年轻面嫩，想起来自是伤心了。

这么想来，蒲天河确实有些内疚，当时踱到帐外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兄弟，方才之事万请不要介怀，愚兄赔不是来了！”

哭声立止。过了一会，帐内才传出声音道：“去吧，你走远点，别在我眼前面！”

蒲天河苦笑道：“兄弟莫非有什么伤心事么，方才之事千万不要记挂，老实说，愚兄实在佩服兄弟你那一身武技！”

篷内传出一声冷笑，良久才道：“你走吧，我要睡了！”

蒲天河微窘道：“明日早起后，愚兄专程来邀，咱们共同上路可好？现在再见吧！”

少年没有答话，蒲天河以为他已默认，心中才略微高兴，当时转身自回。天方黎明。

沙漠里浮着一层白雾似的冷气，蒲天河自梦中醒了过来，他由帐篷里钻出来，却见上官琴已在地上生了一堆火，正在煮着什么东西。

她今天好像没事人儿一样，什么气都消了，看见了蒲天河笑道：“早呀！大哥！”

蒲天河走过来烤了烤火，上官琴笑道：“我已为你煮了些茶，就着麻子烙的肉饼，你先吃点东西吧！”

蒲天河笑道：“我要洗洗脸。”

说罢就走到溪边，见两匹马正在嚼食着溪边的青草，他弯下身子，先用青盐把牙齿擦净，然后掬水洗了脸。

这时候，忽听得有马嘶之声，蒲天河赶忙站起来，在白雾中，仿佛看见一骑白马，向着沙漠间驰去。

他忽然记起来，高声道：“啊！娄兄弟，你等一等！”

说时，他赶忙跑到昨夜那少年宿身之处，却是一切都没有影子了，地上只剩下堆微微冒烟的柴火，这人竟是先去了。

不知如何，蒲天河心中有些怅怅的感觉。说也奇怪，自他一见这少年，就对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好感，他那一双大而明亮的眸子，直视自己的时候，那时候蒲天河真由不住会想到了娄小兰。

他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感觉，总之，他们的目光是像极了。

把一个男人比做一个女孩子，这种想法真近乎于幼稚可笑，蒲天河真不

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联想力，不过他确实是这么感觉现在他走了，蒲天河真有一种“若有所失”的感觉，对着深远的大漠，他喃喃地道：“小兰……娄小兰，我的妻……你到底在哪里呢？”

一阵风吹过来，沙子几乎迷了他的眼睛，他不禁哑然失笑了一声。

在某些地方上，他觉得自己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，可是这月余来自己竟然常常会想到娄小兰，甚至于在寒夜的梦中，也时常的会梦见她。就像今晨，居然在一件毫无牵连的事情上，也会联想到她。

他摇摇头，叹息了一声，正要转回，忽然发现地下的沙，有一块地方特别平，好似经人整理过。

蒲天河信步走过去，却意外地发现了几行字，那是用树枝划写在平沙上的：“比目连理，万里随君！”

这简单的八个字，看得蒲天河心中一动，这两句字旁，横七竖八、乱七八糟地还写了很多，只是却认不出来写的都是些什么。

蒲天河呆了一呆，念了一遍，心中吃惊道：“比目连理，万里随君……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不像是个男人说的话呀！”

可是转念一想，也许是那少年忆及其女友昔日之言，一时涂地有感而已，自己何必瞎猜！想了想也觉好笑，暗忖他既是去参观赛马，不知自己是否还遇得见他，这一次要是再见着他之后，却是不再随便放他跑了，要好好地交他一交！

上官琴已在那边叫了，蒲天河赶忙转回，二人就着热茶，吃了一顿丰盛早餐。

蒲天河因知上官琴对那少年心存芥蒂，所以对那少年的走一字不提。

饭后，二人把帐篷收好，经过了一夜休息，人马都是精神百倍，此行上路，真正是人矫马健。

此行大漠，原是很苦脚程，可是由于上官琴熟知路途，而且定息舒适，蒲天河丝毫不觉其苦。

他二人停停走走，不一日已来到了一处叫“哈木贴”的地方。

据上官琴说，到了这里再一日就可到目的地了，也就是春如水“碧寒宫”的所在地。

这几天，他们没有再看见那个彩衣少年，也许他已先蒲天河二人到了，也许还在后面，也许……

穿过了大片的沙漠，经过了起伏的山地，来到了“乌兰布哈”这个地方。

这是沙漠里难得一见的富庶地方，想当年，几次汉人的流窜逃亡，来到了这里，都生了根。

因此上，这“乌兰布哈”无形中，竟成了一处由内地迁徙而来的汉人的大本营，城内有几条街道，看过去很有点汉人的味道。

春如水的“碧寒宫”，就是建筑在本城的东面，那是一处极为奢华的大建筑，其富丽堂皇，竟使得蒙古地方的几个王爷宫殿相形失色。

蒲天河同上官琴来到了这里，正逢一年一度的赛马大会即将开始，所以这里显得异常的热闹。

蒲天河当日就下榻在本城西大街的一处“上元客栈”里，暂时和上官琴分了手。为了他事机的谨秘，他特别要上官琴答应他，不要把他来到蒙古的消息说出去，上官琴当然答应了他。

由于各地来此参与赛马盛会的人很多，整个客栈都住满了。

蒲天河对观看赛马盛会，不过是一个幌子，他主要的任务，是要去探查一下“碧寒宫”的奥秘，进一步要为师父木尺子，把失去的两箱宝物以及四海珠找回来。

在客栈里闷了一天，好不容易等到入夜，蒲天河把自己装束了一下，内着劲服，外罩长衣，带了兵刃，然后他独自行出了客栈。

这种边地盛会，别有一番热闹，只见黄沙街道上，来来往往的行人，都牵着马，人种之杂，更是蒲天河前所未见的！

在五光十色的帐棚堆里转了一转，蒲天河信步向城东行去，他记得上官琴曾经告诉自己碧寒宫的方向，就大步向着那地方走去。

这时候，已可看见三三两两的黄衣少女来去地走着，蒲天河想到了春如水门下弟子，都是穿着黄衣，这些少女必定是来自“碧寒宫”了。

他有了这想法，于是就跟随着前面两个黄衣女子向前走去。渐渐街市荒凉，不像先前那样热闹了，只是道路却越来越宽整平坦，原先黄沙铺的地面，至此已改为四方的大青石块铺成的地面，在道路两侧，栽种着高有数丈的两行柏树，看来真是一新耳目。

这一带风景绝佳，在柏树行外，是青葱葱的沃野，啼规鸟一声声地啼着，更富有诗意。

蒲天河在石板路上行着，沐浴在夜风里，抬头看灰黑的天是那么高，几只鸟子低低地掠着，这种高空碧野，大地苍然的感觉，比之江南，却又是另一种不同的感受。

顺着石板路直下有里许光景，美景又自不同，但见道路两侧，每约二十步光景，即设有一座焚香石炉，如此下数，少说也有千座之多。

这里有一点显著的特色，就是行人较先前更少了，即使有极少数的行人，也都限于是清一色的黄衣少女，虽然有几个男士，也都是披着黄色的披风，蒲天河混行其中，确是太明显了。

无可奈何之下，他只好停住了脚步，装着浏览附近的风光，把时间磨得更晚一些！

在接近午夜时分，蒲天河才重新自附近草地里步上石道，却见自远处驰来一辆马车，两名黄衣汉子，各持着一根油松火把，分左右把道旁的石炉点燃，一时之间，光华大盛，这千百座石炉，一齐为火点着，各吐火焰，远看过去确是壮观好看。

这辆马车很快地驰了过去，却清晰地听到远处云板当当的响了十声，声音悠扬，久久不绝！

蒲天河这时足下加快，沿道飞奔，过了两处大石碑坊，可就看见了那座规模宏大的“碧寒宫”了。

那是一处占地极宽广的殿宇，乍然看去，真令蒲天河吃了一惊，他曾在青海、甘肃，见过不少的大殿宇，可是没有一处的规模，能与这碧寒宫相比。

但见翠色瓦墙，有如起伏的一条巨蛇，延绵出足有数里之遥。

在这闪着碧光的殿墙之内，那座“碧寒宫”，可真是集宏大、金碧为能事，飞檐雕梁，金顶明珠，衬以五色灯光，远望过去，简直就像是一片琼瑶世界。

蒲天河本以为这碧寒宫，不过是富户的一座巨宅，即使是大又能大到哪里去，此刻一见，真不禁吓了一跳，莫怪乎，那春如水如此气派，以此看来，却也是其来有因了。

渐行渐近，蒲天河蓦然驻足，抬头一看，正前方一座大石碑，高有八丈，正中一方白玉板上，镶着三个大赤金字——“碧寒宫”。

这座大楼牌上，少说悬有百盏以上的明灯，最妙的是这些灯光，各为红黄蓝白不同的透明彩色点缀，幻化成一片眩目的奇彩，上冲霄汉。

蒲天河这才注意到，原来那条宽阔的石板，至此已是尽头，自这座彩牌楼两侧，却是天生的青石高峰两边对峙着，衬托出正中的牌坊，真可谓十分惊险，如在兵家眼中看来，这地方真可称得上是进可攻，退可守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入的绝险之地。

蒲天河首次进访这“碧寒宫”，不知道这里诸多的关卡，都设在这些楼牌之内何处！

他身子立在楼牌下，正在端详不已，忽然间，一道灯光劈脸照射而下，自那高有七八丈的石碑之上，“刷”地飘下了一条人影。

蒲天河身子后退了一步，这人却跟着一上步，厉声用汉语叱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蒲天河一打量眼前这人，矮小的身子，四十上下的年岁，黄焦焦地一张脸，身上披着一领杏黄披风，左手上持着一面黄色大旗，一双鼠目向着蒲天河身上一个劲地打着转儿。

蒲天河一时之间，难以回答，干脆一言不发，足下一点，已扑了过去。

持旗汉子见状，惊呼了一声，左手的那一杆黄色大旗，猛地一展，他竟用那旗杆的顶尖，直向着蒲天河面门之上点来。

蒲天河生恐这楼牌上还有别人，不敢轻视，眼前之势，只有尽快的把这家伙收拾了才是上策。

这汉子一旗走空之下，已逃不开悲惨的命运，就见蒲天河身子向下一伏，右手由下而上一掌击出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正中这人前心之上，黄衣汉子身子一晃，一交栽倒在地，顿时人事不省。

蒲天河把他身子一夹，纵身到一边道旁，向着山边随便掩藏起来，然后再回过身来，足下用力一纵，腾身上牌楼，只觉得夜风极大，吹得他透体生凉。

这时候，似乎有一股风力，自他头顶上掠了过去，蒲天河大吃了一惊，赶忙向石柱后隐住了身子。

却见一条人影，燕子也似地落了下来，现出了一个疾装劲服的少女身影，蒲天河方想注意看这人是谁，耳边却听得一人哑声叱道：“好奸细，我看你还往哪里跑！看打！”

蒲天河知道有暗器要打出去，果然这“看打”两字方一出口，就听得“崩”的一声，自这座牌楼左侧方，蓦地飞出了五点寒星。

这五点寒星一出手，即呈现出梅花形状，直向那少女身上打去。

前边的少女，身子猛然间向地上一塌，她只当是普通暗器，一时也没有在意，却没有料到这种暗器，正是厉害无比的“梅花针”，是用弹簧硬崩出来的，劲道极大。

少女身于一塌一转，口中“嘿”了一声，向前打了个踉跄，看样子像是受了伤！

这时那牌楼之上，却发出了一声狂笑，两条人影分左右一并窜了下来，身子向下一落，其中一人冷笑：“姑娘，你好好给我躺下来吧！”说话的人手中使的是一口厚背鬼头刀，刀尖一挑，一口雪亮的刀刃，直向着少女背上

砍去。

少女身子一偏，掌中剑向外一撩，“呛”的发出了一声脆响，把这人刀刃崩在了一边，可是她看起来，好像是左腿上有伤，不十分着力，身子一晃，险些栽倒。

那另外的一个汉子，手中同样的是一口鬼头刀，他却是由左面进身上来，掌中刀“铁锁横江”，猛地赶上来，一刀向那少女前胸上劈来！

蒲天河居高临下，更加上附近灯光明亮，下面一切都看得甚是清楚，此时见状，不由大吃了一惊，他如今也是见不得人的人物，自不能贸然现身，可是这种情形之下，却又不能见死不救。情急之下，他一声不发，右手向外一翻，“哧”的一声，抛出了一口匕首，这口匕首顿时化成了一道白光，直向着那持刀汉子的背心上飞了过去。

那持鬼头刀的汉子身手竟是不弱，他足下猛然向前一跨，身子霍地向后一弓，掌中刀“当”一声，已把蒲天河所发出的匕首磕飞数丈以外！就在蒲天河发出飞刀的同时之间，一条灰色的人影，蓦然由一边山峰上斜扑了下来。

灯光之下，蒲天河看出了那人是一个光头的老尼姑，不由心中一动，这才忽然想起了她二人是谁。

这尼姑身子向下一落，口中叱道：“苹儿别怕，为师来也！”说话之间，这尼姑双掌同时伸出，双双贴在了那左面持刀汉子的背心之上，接着向外一抖，那汉子“啊”了一声，掌中刀倏地撒手，身子“噗”一声倒在地上，整个脸撞在地上，顿时就不动了。

另一名汉子，见状大惊，掌中刀猛地抡起来，照着尼姑脑袋上就砍，老尼黄蜡似的面上，带出了一片怒容，身子一转，右手从左腋下忽地递出去，只听得“砰”一声，正击在了这汉子面门之上，顿时把那汉子打了个满脸花，身子一跟，就倒地不动了。

老尼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，一连杀了二人，看上去自是余勇可贾！

她身子毫不停留地已把一双尸体提起来，飞扑到山峰边，把这双尸体掩藏了起来，然后又扑向原处扶起了受伤的少女，一路腾纵飞驰而去。

蒲天河这时暗中看得清清楚楚，这老尼正是当初天山之会的多指师太，至于那个少女，却是她心爱的弟子杨采苹。

此时此刻，这两个人的出现，怎不令人心疑？

这样一来倒也省了蒲天河的事了，他身子自牌楼上飘身而下，却见那多指师太，扶着其弟子杨采苹，一路倏起倏落地已驰出了数十丈以外，蒲天河自不能后人，紧紧随在二人身后一路行了下去！

眼前已是“碧寒宫”的正门，多指师太扶着其弟子杨采苹，方自来到门前，忽听得云板当当两声大响，一扇侧门“刷”的一声打了开来，由其内一连扑出了四名黄衣少女。

四女之一高声道：“大师父午夜光临碧寒宫有何见教？”

多指师太和杨采苹蓦地转身，却发现身后两侧，同时又拥出了八名少女，连同正面的四名，共为一十二名。

这一十二名少女，每人都身着杏黄色的长衣，背后一口长剑，看过去一个个俱英姿飒爽。

暗中的蒲天河不由大吃了一惊，暗暗庆幸自己没有追得太近，这一十二名黄衣少女，出来得竟是如此突然，好似事先都已有了准备，而且像是专门为了对付多指师太师徒而来！眼前正有一座高大的石狮子耸立在面前，蒲天

河赶忙纵身上去，借着狮身，把自己身子遮住。一十二名黄衣少女，由三个方向同时出现，其中一名举手为号，十二名弟子，猛地散开来，各站一方，按“十二星宿”的位置，把多指师太徒二人围在中央。这时那个老尼姑，却呵呵一笑道：“如果贫尼老眼不花的话，姑娘你们定是碧寒宫的‘十二金钗’了，失敬！失敬！”十二名少女之中，一个头戴丝冠的少女，姓秦名皓，乃是十二弟子之首，这时闻言，向着多指师太合十一揖，冷笑道：“多指师太不必客气，我十二姐妹，奉有师令，候驾已有多时了！”多指师太又是呵呵一笑，笑声极为勉强，她带着十分尴尬的语气道：“怎么令师春夫人，竟知道我师徒来了？”秦皓嫣然笑道：“大师师徒一入蒙古，家师就已知道了！”多指师太嘿嘿一笑道：“今晚太晚，改日我们再来拜访吧！苹儿咱们走。”说罢一拉杨采苹转身就走，忽见那十二弟子一转，竟变换了一种形状，改十二星宿为“大十二桩”一个个虎视眈眈，大有不放行走之意。多指师太怔了一下，冷笑道：“怎么，你们还不放行么？”秦皓嘻嘻笑道：“师太远道而来，家师为主人，理应略尽地主之谊，是以咱姐妹专程迎候嘉宾，大师父及这位姐姐，却不可不赏光呢！”多指师太黄蜡也似的脸上，带出一片阴影，嘿嘿冷笑道：“这么说我师徒是恭敬不如从命了！”秦皓欠身道：“大师赏光！”多指师太哼了一声，她身边的弟子杨采苹却秀眉一挑，怒声道：“我们来去自由，哪一个胆敢强留？师父我们闯！”

十二金钗中的秦皓嘻嘻一笑道：“姐姐如果自问能够闯开咱姐妹这‘十二金星阵’，闯闯又有何妨？”

多指师太又何尝是易欺之人，只是她见多识广，自十二金钗一出来，由其所站立的队形上看去，已知是名震武林的‘十二金星阵’。

这种阵法，据老尼所知，当今世人，极少有人识得破法，是以才徒令春如水坐大蒙古。

多指师太自问凭自己师徒，要想闯破此阵，势必是难如登天，与其被迫去见，不如放聪明一点，自己面子上也落得个漂亮。

想到此，这老尼双手合十一拜，森森一笑道：“贫尼先前之言，不过是因为今夜已晚，不便打扰令师安宁，姑娘既如此说，咱师徒恭敬不如从命，请你们姐妹们带路便了！”

秦皓得意地一笑，玉手合十道：“大师父比这位姐姐要聪明多了！”

多指师太老脸通红，呵呵笑道：“姑娘你好一张利口，我这徒弟是因为愚师徒初次造访，怎便空手前往，她不过是想得周到一些罢了，贫尼与令师并无瓜葛，见见何妨！”

说罢这尼姑一双细目，向着左右十二金钗各看了一眼，嘻嘻笑道：“贫尼早就听说碧寒宫十二金钗，技艺双全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但不知各位姑娘，芳名如何称呼，可肯见告否？”

秦皓微微笑道：“大师夸奖了。其实咱姐妹哪有什么实学，大师问我姐妹名字，只怕说出来，大师也不能记得住！”

说罢，她由袖中取出了一个三角形的小令旗，在面前一晃，十二少女又回复到先前“十二星宿”的位置。秦皓一声娇笑道：“咱姐妹由弟子起，往下依次计推，是按十二个时辰推算，譬如弟子较长为首，即为‘子星’，以下各以‘丑星’、‘寅星’类推，大师依次推算，也就知道某星代表某人了！”

多指师太抚掌连连点头道：“妙！妙！这十二金星阵，配合十二个时辰，变幻无穷，莫怪碧寒宫威名声震寰宇了！”

“子星”秦皓欠身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大师过奖了。时已不早，愚姐妹护送贤师徒入内会见家师便了！”

多指师太方自点首，就见后路上飞快的扑来一名黄衣汉子，高声道：“仙姑先请慢行，有要事禀告。”

十二金钗方要启步，闻声立时站住，就见那名黄衣汉子一路飞驰过来，“子星”秦皓皱眉道：“什么事焦贵？”

这名叫“焦贵”的汉子面上色变道：“禀仙姑，方才发现旗牌官曹大川以及外卫韩先、韩云，都为人暗杀了！”

说罢，目光紧紧盯着多指师太师徒，嘿嘿笑道：“仙姑，我看是这两个人所为！”

“子星”秦皓面色一变，挥手道：“知道了，你先下去！”

焦贵行了一礼，匆匆退下。

秦皓目光向着多指师太望了望，一笑道：“方才焦贵之言大师想必已然听见了，不知有何意见？”

子星秦皓年岁不大，可是口齿尖刀，舌剑唇枪，多指师太嘿嘿一笑道：“贫尼师徒，为了自卫，难免伤人，不过所伤者只有二人，至于那另一人如何会死，就不知道了！”

秦皓冷笑道：“这就奇了，大师来此是客，即使是主人接待迟慢，也没有说就此杀死主人家奴的道理！”

多指师太沉着道：“姑娘不必见逼，贫尼方才已经说过了，只因为贵宫家奴意欲伤人，咱师徒为了自身安危，自不便保持缄默，既经动手，可能就难免要伤人，这是事所必然的事！”

说到此，手指其弟子杨采苹道：“我这徒儿，就是中了贵门下的梅花针，如非贫尼及时赶至，为她除去了腿上暗器，此刻只怕早已落成了残废了！”

秦皓偏头看了看杨采苹，果见她左膝上鲜血浸出，知道尼姑之言倒也不虚，当时点了点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是我们失礼了！”

回头唤道：“九妹，把你的‘百花止血散’，与这位姐姐搽上一些，不要叫人家说咱们闲话！”

杨采苹冷笑道：“谁希罕你们什么百花止血散，我才不要呢！”

多指师太闻言冷笑道：“丫头，你何必折磨自己，你上了药，我们也好进内去与主人说话。”

这时那被唤“九妹”的姑娘，已然走过来，由身侧取出一个扁盒，打开来，其中是一盒绿色粉末，她望着杨采苹嫣然一笑道：“姐姐还是用一点的好，我们碧寒宫的东西，没有坏的！”

杨采苹也是因为左腿疼得有些挺不住，又听师父如此说，就不再吭声，当时就由这位“九妹”在膝上上了药。

药粉一上，立时一阵清爽，痛楚顿时大减。那位九妹收药退身道：“可舒服些了？”

杨采苹因见这“九妹”，人长得很秀气，而且谈吐和蔼，不禁对她生出些好感，当时点头道：“谢谢你……”

九妹道：“不用客气！”

是时那秦皓已有些等不及了，冷冷的道：“大师现在总无话可说，我们可以进去了吧？”

多指师太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们可以去见令师了！”

十二金钗这时排成了一个长方形的队形，把多指师太师徒围在正中，为首“子星”一举三角旗道：“开门！”

碧寒宫，那扇高有四五丈的大金色铁门，在一阵轰轰隆隆声中，慢慢地敞开来。一行人昂然地行了进去，看到此，蒲天河不由暗自惊心，所幸自己未被发现，正好借此机会，见识一下他们这碧寒宫的威仪，如果有机会，最好能把这老尼师徒救出来才是正理。

想到此，他飘身下了石狮，因见方才十二金钗现身出来的那扇侧门还未关上，自己不如就由那里进去，反倒是方便些。

他身子一闪，已到了侧门边，果见门还未关，一个黄衣小厮，正向大门那边张望着，蒲天河过来，他根本就不知道。

蒲天河自不会惊动他，他身形微闪，已如巨鸟一般，拔身上到一块假山石上。

在石上，他一打量这碧寒宫内的情势，禁不住暗暗赞叹了一声，只见内部广厦连云，奇花异草，美不胜收。

十二金钗远远带着多指师太师徒，正向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厅前行去。

那座大厅前，早已灯光通明，一排白衣少女，打着宫扇，提着宫灯站立两旁，厅前白玉阶上，一张金丝靠椅上，坐着一位红衣妇人。

蒲天河细认之下，暗自点了点头，这个妇人正是春如水，只是此刻看起来，与青海“沙尔湖”见她之时相比，又是一番风韵。

那时的春如水，脸上脱不了旅途的风尘，情绪上总有几分不安宁，可是这时显然是不同了，她坐在金丝椅上，在女侍的供奉之下，看过去真有如是一个皇后那么的尊贵、雍容！

远远看见多指师太师徒来到，春如水慢慢由椅上站了起来，多指师太足下也加快赶上来。

蒲天河为了一听详情，把身子藏在了一株花树后面，如此双方言语动作，都可见闻甚清！

多指师太走到了厅前玉阶，单手打了个问讯，呵呵笑道：“夫人对于我这个出家的尼姑，大可不必如此迎接。惭愧，惭愧！”

春如水未语先笑，面上弥散无限柔情，娇声道：“大师父乃是江湖上有名有姓的人物，老身岂能怠慢，只是比我预算略为迟来了半个时辰罢了！”

说罢一双瞳子，向着杨采苹身上转了转，道：“怎么，令徒身上负伤了不成？”

多指师太嘿嘿一笑，也没有接言。春如水岂有不知的道理，不过是故意的一问罢了。

这时她含笑道：“本应在金碧厅内为贤师徒设筵洗尘，只是现在时间太晚，厅内炎热，不如院中凉快，老身就在此略备茶点，为二位接风吧！”

话声一落，早有人撤开了一面画屏，现出了白石的平台，其上金杯牙筷，银盘锡鼎，早已设好了一桌餐点，春如水道了声：“贤师徒请！”

多指师太欠身道：“贫尼初次造访，怎能相扰，再说贫尼师徒，出家人不吃荤腥……”

笑道：“老身就是再愚，也无有请出家人吃鱼肉的道理。大师，姑娘，请！”

多指师太师徒两人，这时心中一个劲的嘀咕，真不知这人是什么意思，一时俱莫测高深。多指师太这时点了头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打扰了！”

说罢随即入座，女侍把桌上一盘盖揭开，现出精美的各色素点，多指师太师徒勉强吃了一些，俱不知春如水下一步棋是如何走法。可是春如水始终不提，弄得两人更是尴尬不已。

忽然，春如水含笑道：“春宫，为大师师徒斟上一杯长福酒！”

一名白衣女侍答应一声，手托酒具，转到了多指师太师徒身边，各人面前送上了一盏。

多指师太呵呵笑道：“姑娘，出家人哪里吃得酒啊！”

春如水嘻嘻一笑道：“出家人也是杀不得人啊！”

多指师太不由一怔，开始发现出气氛有些不对劲了。春如水立起身来笑道：“这杯酒，贤师徒是务必要喝的！”

她那只含笑眸子，在说这句话时，逼出来两股凌厉的寒光，立时就令多指师太师徒觉出不妙，这老尼姑总算还沉得住气，她单手接杯，慢吞吞地道：“夫人只要说出务必要喝的理由来，贫尼一定破例奉陪！”

春如水忽然哈哈一笑道：“大师，你这么聪明的人，莫非还不明白？这两杯酒是要与贤师徒送行啊！”

多指师太怔了一下，沉色道：“送行？”

“是的！”春如水扬起了酒杯道，“吃下这杯酒，贤师徒将要大行不返！大师，你说这杯酒还不该饮么？”

多指师太霍地站起来，道：“哈哈，人道你春如水是一只笑面虎，如今看起来果然如此！你为我师徒安排的这桌送行酒，果然不错，只是有一点，贫尼还不想死，实在是辱台爱！”

说到此，这尼姑哈哈一笑，转脸对杨采苹道：“苹儿，咱们走！”

杨采苹方推桌而起，春如水嘻嘻一笑道：“且慢……”

两人一齐注目于她，春如水仍带着温柔的笑容，可是声音却显得很冷地道：“老尼姑，你们想走的这一条心，趁早死了吧，自老身坐镇碧寒宫以来，还不曾有一个人，在饮过老身的送行酒以后，而活着出去的。所以……老尼姑，你们也不会例外的！”

多指师太嘿嘿笑道：“那么你打算如何？”

春如水笑了笑，把杯中酒一饮而尽，道：“我春如水作事向来是讲理讲分寸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老尼姑，你师徒与我素昧平生，无缘无故上门欺人，杀了我手下之人，此事如果老身不作一个了断，只怕我手下的弟子也都要笑我无能了！”

说到此，她面色一寒道：“师太，老身想弄明白，贤师徒夜闯碧寒宫，是为了什么？”

多指师太低头思忖了一下，冷笑道：“春如水，你莫非还不明白？何必明知故问？”

春如水诡笑道：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！”

多指师太冷冷地道：“好吧！待贫尼与你说一说，你就明白愚师徒来此的目的了！”

春如水点头道：“洗耳恭听！”

多指师太呵呵一笑道：“春如水，你在青海骗了木老头一笔大财，你以为愚师徒也想分羹一匙么？这就错了！”

春如水一怔道：“莫非尼姑你来此，不是为钱？”

多指师太摇了摇头，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非也！贫尼来此，是想要那四海

珠！”

春如水哈哈大笑道：“四海珠非财，是也不是？尼姑，亏你还是出家人，此话是怎么说出口的？”

多指师太怒声道：“贫尼还有下文没有说出。夫人，你也太急了！”

说到此，她又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其实说出来，你也是不知，实告诉你吧，这四海珠，原是贫尼之前四世掌门人‘大方老尼’的镇山之宝，不意传给第三世掌门人‘一尘子’时，敝寺遭受一场武林浩劫，华山碧竹庵，为敌人火焚，祖宗传物无一幸免，被劫一空。这四海珠，当时镶在大佛殿如来宝座之玉砖上，其外涂以朱漆，原为障人耳目，绝不会惹起外人觊觎，不想来入之中，有一天竺番僧！”

说到此，口中低低念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……这件事说来太痛心了……

“那番僧名唤‘班西’，不知他如何看出了这四海珠的价值，一时起了盗心，竟然打破了如来佛像，把佛像下的白玉石砖连同此四海珠一并搬走……

“唉……春夫人，你现在应该明白了，自此以后，这四海珠竟然沦落天竺，那位班西番僧盗四海珠是为了讨好天竺的一个王爷！”

“这位王爷名叫做‘哈里马特’，是天竺国一个最富而最爱收藏珍宝的人。

“……班西把这四海珠以高价卖与了哈里马特，这位王爷视同拱璧，据说特别为此四粒珠子盖了一座高楼，名唤‘四海楼’，用以供奉这四粒珠子……”

说到此，老尼姑好像很是痛心的闭上了眼睛，春如水及其一千弟子，居然为她这番话，听得有些着迷了。

春如水冷冷一笑道：“老尼姑，你说这些又有什么用？亏你会编故事！”

多指师太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贫尼生平不打诳语，这些话句句是真的……春夫人，那木尺子看过湖底沙盘，又巧得了绿玉匙，进入落日坪，得了哈里马特的藏宝，和这‘四海珠’，说起来他命中注定发财，也没有什么不对，如果这些东西在他手中，贫尼一样也要去向他讨回那四粒珠子的……”

说到此，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华山碧竹庵，自从失去了四海珠之后，已然蒙受了三世奇耻大辱，历代掌门人，在教育后代弟子时，开宗明义第一章里，就是要告诫这些弟子，无论如何要把这四海珠找回来，以此来重振华山一脉的香火，以安历代蒙羞宗师在天之灵！”

春如水目光炯炯的道：“所以尼姑，你就来碧寒宫偷珠子来了？”

多指师太冷冷一笑道：“原来是我华山派故物，贫尼以碧竹庵第十代掌门人身份，有责任取回本门失去的东西！”

春如水一声怪笑道：“好一篇大道理，真是冠冕堂皇！只是尼姑，这只是你一面之词，何以令人相信？”

多指师太森森一笑道：“这一点贫尼已想到了。”

说罢，这尼姑由怀内取出了一张牛皮纸袋，微笑道：“此四海珠属于本门，可由本门历代宗师的法牒祖宗训词记载中证明，这些记载并非可以任意杜撰来的，有当今八大派掌门人签名为证！”

春如水面色一变，冷冷的道：“老身可以借索一看么？”

多指师太略为犹豫了一下道：“自然可以，夫人请看！”

说罢双手递上，春如水接过，打开来，就每一张细细看了一遍，忽然哈哈笑道：“满纸荒唐，一派胡言，要它何用！”

说时双手一合一拍，牛皮纸封连带各种单契证据全数化为飞灰，飘散了满空都是！

第十七章 刀山剑阵

春如水把这些单据用“无极音波功”，全数震成粉碎之后，一声狂笑道：“老尼姑，你的证据呢？口说无凭呀！”

多指师太气得面色惨白，身子抖了一下，也发出了一声刺耳的怪笑。

春如水笑声一敛，不悦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多指师太一顿，嘿嘿冷笑道：“春如水，你真是自作聪明，你以为这单据，我只有一份么？那可真是大错而特错了……”

老尼姑又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告诉你吧，这些单据我们共有三份，你只毁了一份又有何用？不过更暴露了你毒恶的心肠罢了！”

春如水点了点头道：“好，那么我更是放你二人不过了！”

多指师太怒声道：“你要如何？”

春如水嘻嘻一笑道：“久仰华山派的武功，尤其是老尼姑那一手菩提剑，和二十四粒沙门七宝珠，更是名闻遐迩。来！来！来！今晚你就尽情施展出来，看看能奈我何？”

多指师太心知这春如水乃是出了名的难缠，武功更是怪异，自己师徒此刻落在了她的计算中，只怕是凶多吉少，可是事到如今，却也不能丢手罢休，看来也只有和对方一拚，以期“死中求活”。

她“舐犊情深”，对于爱徒杨采苹甚是割舍不下，杨采苹身上有伤，动起手来自自然会吃亏的。

想到此，这尼姑森森一笑道：“夫人要见识贫尼那几手现眼的功夫，贫尼只好献丑，只是……”

说到此，用手指了杨采苹一下，冷然道：“我这徒儿身上有伤……”

春如水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以为我们会对一个黄毛丫头下手么？老尼姑你太小心眼儿了！”

多指师太单手一按桌面，身子“呼”一声飘了丈许以外。

她身子方一站定，就看见那十二金钗一摇，仍然按“十二星宿”的方位，站下了身子，对自己形成控制之势。

华山老尼微微一笑，表面作成无所谓的样子，内心却是暗暗吃惊，她向着春如水冷冷一笑道：“夫人，这个架要怎么打法，请夫人赐详！”

春如水冷森森的道：“老尼姑，实在说你也不必妄想再走出我这‘碧寒宫’了，你还想活着出去么？”

多指师太一展眉毛道：“那是什么话，贫尼自然要活着出去！”

说到此，这尼姑笑了一声，手指杨采苹道：“无论我下场如何，夫人要答应我，不得伤我这弟子毫发，如何？”

一旁的杨采苹早已叫了一声“师父”，猛然扑身过去，大声叱道：“师父怎么说这种话，我师徒生则同生，死则同死，有什么好怕的？”

玉手一翻，“呛郎”一声，撤出了宝剑，目光之中，英气勃发，竟是丝毫没有把眼前一干强敌看在眼里。

春如水怔了一下，一声怪笑道：“尼姑，凭良心说，你这个徒弟，比你强多了，她既然有一死报师之心，倒也难得，我就不如成全了她！”

面色一沉，双手一拍道：“上！”

十二星宿齐一声叱，在退身的当儿，一十二口明晃晃的宝剑，全都亮出鞘外，映着阶前的明灯，就像是十二道电光一般的闪动着。

多指师太看着杨采苹闭目低声道：“痴儿，你不听师父言，后悔莫及矣！”

说罢回头对春如水道：“你方才答应了不伤我这弟子，不能出尔反尔！”

春如水尚未答话，杨采苹已怒声道：“师父岂可如此服输，我就不信她们那几手本事，就能把我师徒如何，弟子是宁死也不会屈服！”

多指师太闻言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好吧，我师徒就赌一赌造化吧！”

春如水冷冷一笑道：“小丫头不知天高地厚，死在目前，尚敢胡言！”

她身子转侧之间，已飘落在石桌之上，凌声道：“给你二人一个机会，如果你二人能逃开我这十二弟子的星海旗门阵，任你二人离开绝不阻拦，否则，可就由不得你们了！”

多指师太这时双手向两肋暗囊中一探，已把自己仗以成名的“沙门七宝珠”，每一只手扣了六枚，合起来共是一十二枚！她狂笑道：“贫尼师徒候教了！”

春如水两手一连拍了两下，十二金钗各自又是一声娇叱，如同穿花蝴蝶似的改变了方位，为首“子星”凤履一点，已来到了多指师太近前，娇声道：“大师接招！”

长剑一点，点出了一朵银星，直向着多指师太面门上扎来。

杨采苹掌中剑一格，“当”一声，已把来剑挡开，这姑娘脚上有伤，却也不碍她的动作，掌中剑趁势向上一翻，反向“子星”喉咙上削去。“子星”来势快，去势更快，只见她左手中的黄色小旗微微一摇，左右两面同时闪出了一双人影，两口长剑交叉而出有如两条银蛇，向杨采苹两肋上插来。

多指师太双袖一分，厉声道：“苹儿，向左方退！”

双袖翻起的巨大风力，反向着二女剑上卷去，可是二女出招，有一定进退，多指师太双袖方起，却有另一名少女由背后猛扑而上，掌中剑蛇也似的刺了过来。

一边的杨采苹高声道：“师父小心！”

多指师太足下一点，窜出八尺以外，霍地旋身，双手齐扬，十二粒‘沙门七宝珠’，幻成了十二团白光，分向十二星宿位上的十二金钗身上打去。

这一招确是够狠，珠光一闪，已临到了十二金钗面门前方，忽然一旁的春如水一声尖叱道：“好暗器，打！”

自她掌心内，蓦地飞出了一蓬光雨，那是一掌金钱镖，分向十二个不同方位飞去，只听得一片叮叮之声，七宝珠与金钱镖同时坠落地面！

多指师太面上一红，怪声笑道：“好一招‘倒打满天星’，看来愚师徒是分身乏术，难以同时接贤师徒的高招了！”

春如水哈哈一笑道：“尼姑，你放心，我只是试着玩玩，下不为例！”

说话时十二金钗，已幻成一片剑海，十二口长剑自四面八方齐拥而上，多指师太一声断喝道：“苹儿小心！”

她掌中剑环身一击，只听得一片叮当之声，已把左右前后四口长剑击开，可是所来剑海耀眼生花，有如移山倒海之势，在十二口剑势之中，各自都隐含着—招极为厉害的剑招，骤然同时发难，任你是一流的武林高手，在不明阵法之前，也会要大大吃亏。

多指师太方生警觉，忽觉两侧寒风猛袭，又是四口利剑扑来，同时方才为自己所挡开的四口长剑，这时又同时翻来，或上或下，或前或后，目光所见，无不是冷森森的寒剑影子。

看到此，这位空门老尼，也不由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自忖着今夜只怕难

以幸免了。

暗中窥视的蒲天河，看到此，也不由心中大吃了一惊，正想腾身而出，救助老尼师徒一臂之力。

不想他肩头方动，却有一根细小的树枝，“嗖”一声飞来，正打在他肩头之上。

蒲天河奇怪的回过身来，暗影中，不见任何人影，只是背后有一棵大树，却听得一声冷笑道：“放心，她们死不了，你先管管你自己吧！”

说话的口音很像是一个女子，只是这时候，蒲天河也来不及去想是谁了，他匆匆问道：“姑娘是谁？”

树身微微一晃，一条人影，快似灵猿一般，已跃上了屋顶，星月之下，蒲天河看见她是一个窈窕的身影，可是此时此刻，既不能高声招呼，亦没有硬追不舍的道理。

眼看着那俏丽的影子，在星月之下，一路倏起倏落如飞而去。

蒲天河暗暗道了声惭愧，心中却在猜测，这少女到底是谁呢？

忽听得对面剑阵中一阵喧哗，又见那石台上的春如水怪笑道：“住手！”

蒲天河再向多指师太二人看去，却是大吃了一惊，原来杨采苹所持的一口长剑，不知何时却已出手，这时身子倒在地上，至少有两口以上的利剑，指在她前心之上，使她动弹不得！

那位西岳侠尼见爱徒如此，也一时失了主张，如非是春如水喝止，杨采苹只怕已无性命。

多指师太嘿嘿冷笑道：“春如水，你们只会欺侮一个小辈，又算什么威风？有本事放开我这徒弟，贫尼再来领教！”

春如水步下白玉石阶，咯咯笑道：“老尼姑，算了吧，你那两手三脚猫功夫我刚才见识过了，再打下去，你也不行，还不丢下宝剑，听凭我来发落，要不你这徒弟的命可就保不住了！”

杨采苹因为腿伤未愈，动作自然有欠灵活，这时见状连怒带羞，一时伏地痛哭了起来。

多指师太长叹了一口气，“当”的丢落了宝剑，冷笑道：“贫尼认识你了！”

春如水嘿嘿一笑道：“太晚了，你早就该认识我了！”

说罢亲自走过去，一声叱道：“绑上！”

多指师太身子一挺，正要待机扑过去，救助倒在地上的杨采苹，可是春如水早已先她一步，身形一飘，已先到了杨采苹身前，右掌一探，已把杨采苹肩井穴拿住。

杨采苹身子一阵颤抖，惨叫了一声，顿时昏死了过去。多指师太大吃了一惊道：“你……你要作什么？”

春如水嘻嘻笑道：“放心，你师徒还不到归天的时候，暂时还不想杀害你们。老尼姑，你是明白人，现在还是乖乖顺服的好，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呢！”

多指师太气得脸色发青，她武功虽不如春如水甚远，可是想要逃身并非不能，只是此时爱徒在对方手中，可就无可奈何了。

这时春如水以杨采苹威胁她，多指师太除了降服之一途，别无良法。

当时她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春如水，你何故又心软了？贫尼师徒并非怕死贫生之辈，杀刚听便！”

春如水一双秋水似的眼睛，眯成了细细的两条线，嘻嘻笑了笑，道：“老

尼姑，我不杀你们自有理由，现在不必多问，快随我进去！”

说罢向着身边十二金钗作了个眼色，立时有五名少女拔出了长剑，五口利刃指在多指师太前后，春如水亲自抱着杨采苹，一行人直向宫内行去！

蒲天河隐身在花树之间，一直跟了下去，见这一群人一直走到了一座建筑极为宏伟的大殿之前。

在五颜六色的灯光炫耀下，殿前立着四名黄衣少女，可笑的是，这四名弟子，每人都穿着长可及地长衣，头戴凤冠，手中执着一支长戈，看过去简直是一副星卫御林军的打扮，由此也可证明这春如水是如何的自视极高，身比侯王了！

一行人来到殿前，四名执戈女弟子，一齐弯腰行了大礼，长戈向两侧分开。

春如水同十二金钗，押着这师徒二人，一直走进了殿内。蒲天河却是进不去了，他在殿外细看了看，这座建筑辉煌的大殿，正中悬有一方玉匾，其上“精武英殿”四个大字，心中正在猜测，这是一处什么所在，忽见左面道路上，行来一个身披鹅黄披风的少女。

这少女，手中执着一盏红灯，步行极快，来到了“精武英殿”前。

那四名守卫的少女，见了这红灯少女，一齐弯腰施礼叫了一声：“厢主！”

持灯少女立定脚步，寒着脸道：“奉夫人命，各弟子自今日起，要严加戒备，谨防敌人混入，你四人要格外小心了！”

四女之中，一较长者躬身道：“厢主放心，夫人等现在在殿内，已经捉住了两个奸细。”

红灯少女“啊”了一声道：“什么奸细？”

那弟子回答道：“是一个老尼姑，还有一个大概是她徒弟，夫人大概把她们二人押下地下室‘水牢’里去了！”

红灯少女点了点头，又向前面继续行去。

蒲天河本为多指师太师徒性命担心，这时闻言得悉她二人已无性命之忧，不由心中略宽。

当时慢慢退出花丛，见前行红灯少女，正自步履匆匆，蒲天河第一次来这碧寒宫，人生地陌，宫内广厦连云，要想在这其间，探访木尺子所失落的两箱珠宝，真是谈何容易！

现在有了这个查勤的红灯少女，来为自己带路，了解一下这碧寒宫内的情形自是好的！

想罢，他就一声不出的，尾随在这少女身后。

宫内地势极大，虽是广厦连云，可是彼此之间，都有相当的距离。这其间，或朱廊小亭，或小桥流水，点缀得美不胜收！

前行来至一座小亭，那姑娘像是走了甚多路，有些疲倦了，把手中红灯，随便插在亭边，就亭内石凳上随便坐了下来。

蒲天河在此女一回身的当儿，不由心中怔了一下，才发现出原来她不是外人，竟是随同自己，共路来此的上官琴。

这一突然的发现，使得他又惊又喜，顿时呆住了。想了想，他忽然飘身而出。

亭内的上官琴，陡然一惊，霍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蒲天河已来此亭前，含笑抱拳道：“姑娘莫非连愚兄也不认识了？”

上官琴怔了一下，又仔细看了一眼，才惊喜道：“哎呀！原来是你呀！”

说罢飘身而下，来到了蒲天河身边，一把拉住他衣服，向旁边假山躲了躲，道：“娄大哥，你好大的胆子！”

说时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，在蒲天河身上转了转，面上惊异不已，道：“我的老天爷，你来这里干嘛呀，要是被她们哪一个发现了，一声芦笛，你可是插翅难飞！”

她说时，面上现出微微薄嗔，似笑又气，看起来愈发的娇艳。蒲天河微微一笑道：“那也不一定，你们碧寒宫莫非是龙潭虎穴不成？来都来不得？”

上官琴左右看了一眼，笑嗔道：“哼！你厉害呀！”

说着又上前一步，小声道：“娄大哥，你不知道这两天，碧寒宫有多紧张，师父已下了命令，要严加防守，不许任何人进入，并且告诫我们如果发现任何外人，都要以芦笛传声，十二金钗随时待命！”

蒲天河一笑道：“那么姑娘快吹芦笛呀！”

上官琴面上一红，轻推了一下道：“你坏死了！我只是这么说罢了，我才舍不得你呢……”

说完话，好似觉出语气不妥，羞得低下了头，遂又翻了一下瞳子，微笑道：“你是真为我找来的？”

蒲天河正想摇头，上官琴已拉着他道：“来！我们到这边来，这里来往的人太多，说话不方便！”

说着就带着蒲天河转过了前面小亭子，前面有一道小溪流，水中有几艘花船，上官琴领先跃上了一只，回身点首道：“大哥，你这里来！”

蒲天河腾身上船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姑娘莫非忘了在哈里族，险为那恶道及屠一夫所害之事么？”

上官琴羞笑道：“你真坏，那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！”

说罢推开舱门，步入舱内，微吁道：“我一生喜静，最喜独自在月夜泛舟，上次如非是你即时搭救，只怕我已着了那厮的道儿，这件事我想来真是又气又怕！”

蒲天河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，由船窗向外张望，可以看见远近的花树亭台，衬以当空繁星，确是美不胜收。

他点了点头道：“人道碧寒宫美景无边，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！这地方实在是值得人留连忘返！”

上官琴一双澄波眸子望着他道：“娄大哥，这地方还是少来为妙，要是被第二个人看见……大哥虽是武功高强，可是到底讨厌！”

蒲天河一笑道：“如此看来，姑娘倒是忠心耿耿！”

上官琴面色微变，惊奇的望着蒲天河道：“大哥这句话，是什么意思？莫非……”

蒲天河摇头道：“姑娘不必多疑，愚兄与令师并无深仇大怨……”

上官琴面色缓和，微笑道：“吓了我一跳！”

蒲天河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大仇没有，却有点小仇，尚请姑娘玉成才好！”

上官琴面色又一变，她探头窗外，向四下看了一眼，又收回头来，讪讪道：“大哥你有什么事……”

蒲天河一笑道：“姑娘如害怕，愚兄也就不敢说了！”

上官琴摇了摇头，面色稍定，冷笑道：“大哥你也把我太小看了，我蒙大哥救命之恩，正愁没报，如有差遣，万死不辞！”

蒲天河倒没有想到她如此豪爽，一时也甚为感动，想了想道：“方才姑娘查勤，愚兄都看见了，春夫人所捉获的二人，与愚兄有旧，我……”

上官琴一惊道：“噢……听说是一个老尼姑和她的徒弟，这两个人，大哥认识她们？”

蒲天河笑道：“岂止认识？姑娘大概不知，那个老尼姑乃是华山碧竹庵的掌门人多指师太，另一人是她的得意弟子杨采苹。”

上官琴惊异道：“她二人来这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蒲天河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，我今与姑娘商量也正为此事，姑娘可肯设法救她二人出来？”

上官琴面上立时现出一片为难之色，蒲天河一笑道：“姑娘可是有为难之处？”

上官琴苦笑道：“大哥嘱托之事，我自当尽力，只是此事，那尼姑师徒，是被关在精武英殿的地下水牢之中，那地方机关重重，防守严密，只怕我一人无能为力！”

说罢，低头深深思索了一下，抬头道：“此二人与大哥有恩不成？”

蒲天河点头笑道：“昔日在冰天雪地，她师徒曾救过我，我怎可有恩不报？”

上官琴点头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为大哥设法就是了。万一不行……我死了也甘心！”

蒲天河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姑娘怎么这么说……”

上官琴叹了一口气，笑看着蒲天河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你以为到水牢里去救人，有这么容易？”

蒲天河道：“我也可去助姑娘相机行事，不知方便否？”

上官琴摇摇头，遂后想了想，道：“也好，只是……你怎么进去呢？”

蒲天河冷冷一笑道：“这一点姑娘大可放心，门口那几个丫头，谅还挡我不住！”

上官琴摇头道：“不行，你那么一来，更是糟了。唉……如果你能有师父的信珠就好了。”

蒲天河忽然想起当初春如水赠自己的那串明珠，就拿出来，道：“姑娘看这串珠子是否可以？”

上官琴陡地一惊，接过来细看了看，惊讶的道：“呀！这是我师父十二串令珠之一，怎么会到了你的手中？”

蒲天河含笑道：“姑娘先说是否可以通行？”

上官琴笑道：“有了此物，自然可以任意通行，就是我师父的迷宫，你也可以随便进出。咦，你是从哪里弄来的呀？”

蒲天河黯然笑道：“说来只怕姑娘不信，这串珠子乃是令师亲手相赠。信不信由你！”

上官琴一时真被弄糊涂了，呆了一呆，讷讷的道：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……”

蒲天河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姑娘你这就有所不知了，我方才不是说过，与令师有过一段过往，从而结仇，也是由此而起。”

上官琴瞪大了眼睛道：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你怎么不说呢？”

蒲天河自忖此事不便久瞒，而且这姑娘一派纯真，实不忍再欺骗她，当下苦笑道：“我如实说，姑娘不必动怒，并乞代为守口才好！”

上官琴摇了摇头道：“不会的，姜大哥，你说吧！”

蒲天河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不姓姜不是姜驥！”

上官琴一双眸子睁得极大极圆，身子猛然站起来道：“啊……那你是谁！”

蒲天河笑道：“姑娘先请坐，这件事容我慢慢细谈！”

上官琴目光中含着一片泪光道：“好啊……弄了半天，连个真名字都没有。你说说看，你到底是谁！”

蒲天河沉声道：“姑娘不必多虑，我虽不是姜驥，但那姜驥却是与我情同手足，我所以冒他姓名，实在是怕姑娘在令师面前道及我的底细，坏了我的事情！”

上官琴秀眉皱了一下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与我师父……”

蒲天河正色道：“我名蒲天河。”

才言到此，上官琴立时“呀”了一声道：“你就是蒲天河？”

说时整个脸都红了。蒲天河一惊道：“姑娘如何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上官琴一笑道：“新领五岭神珠的少年侠士，哪一个会不知道？久仰！久仰！”

蒲天河苦笑道：“姑娘何必取笑？”

上官琴瞟了他一眼，道：“谁取笑你？师父上次自天山回来，一直夸奖你呢！咦，奇怪呀，她过去对你是满欢喜的，却怎么又会和你有仇呢？”

蒲天河冷冷一笑道：“实在对姑娘说吧！”

说到此，顿了顿，颇感难以启齿，他站起身来，又冷笑一声道：“我本来对令师心怀敬仰，可是此次青海之行，令师作的那一手，可是太不漂亮了！”

“青海……”上官琴奇怪的道，“青海是怎么回事？”

蒲天河目光炯炯的道：“令师那笔财，是自我一位前辈处巧取豪夺而来，令人齿冷之极！”

上官琴眨了一下眸子，道：“这……这我可不太清楚！”

她目光转了一下，讪讪的道：“你莫非也是为了那笔钱而来的？”

蒲天河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瞒姑娘，正是如此！”

上官琴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原来大哥是名利之辈，我倒是看错了你！”

蒲天河嘿嘿笑道：“姑娘你错了，这些钱财，虽是愚兄千山万水，亲手得来，但是我却没有存下一丝一毫非分之想，我那位老前辈，为了这笔财产，曾受过半生痛苦，好不容易到手，却为令师巧取豪夺了去，我是看不过去，自告奋勇来此为他找回这批东西，以了心愿！”

上官琴怔了一下，面色稍雾道：“莫非大哥你分文不取么？”

蒲天河点了点头道：“正是如此！”

上官琴想了想，道：“你所说的那位老前辈，可是木尺子？”

蒲天河一惊道：“姑娘如何得知？”

上官琴嘟了一下嘴道：“我听师父说过，这位老前辈曾为蒋寿计陷白雪山庄，达数年之久，可怜！”

蒲天河恨声道：“木尺子为此宝如今已是如狂如痴，可怜他一生心血付诸流水，我与这位木老前辈，已有师徒之份，此事万难坐视！”

上官琴想了想，叹道：“真想不到师父竟是这种人，她一个人要这么多钱干嘛！”

蒲天河叹一声道：“我会道出一段经过，尚希姑娘拔刀相助，共同达到目的才好！”

上官琴冷冷一笑道：“蒲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上官琴并非是非不分的人，大哥……方才我口不择言，你还要原谅我才好！”

蒲天河兴奋的道：“我自一见姑娘，就知道姑娘你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，果然所料不差！”

上官琴窘笑了笑道：“你先不要捧我，其实我在这件事情里，也许对你是帮不上什么忙的！”

蒲天河头点笑道：“只要姑娘不与我为敌，愚兄已感激不尽了，何敢多求姑娘有所为？”

上官琴笑了笑：“你真会说话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更是非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！”

说罢轻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大哥，你哪里知道，就是大哥今日不说这些，我已有心要退出碧寒宫，此处不是久居之地！”

蒲天河微异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

上官琴冷冷一笑道：“正如那屠一夫所说，上次派我去哈里族，实在是家师早有的计谋，她原来早算定了我会落入那屠一夫之手，却未曾想到，我竟然安全脱险归来！”

蒲天河一惊道：“竟有此事？”

上官琴忽然落泪道：“我作梦也没有想到，师父竟是如此一个无情之人，我姊妹随她半生，平日没有丝毫差错，她只为了讨好哈里族人，竟然不惜断送我一生清白……”

说到此，她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这件事我还是回来以后才知道的，真是痛不欲生，如果我不思早去，迟早还是逃不过此一关的！”

蒲天河哼了一声道：“姑娘能及时明白令师的为人，总算是不幸中之大幸，现在还来得及。”

上官琴忽然拉住蒲天河一双手，道：“可是我……怕！”

蒲天河呆了一呆，上官琴低下头道：“你也许不知道师父的手段，反叛的弟子，一旦捉到手中，那种折磨！”

说到此，由不住打了一个寒颤，蒲天河冷冷一笑道：“路是人走出来的，只要姑娘立定志向，一定可以达成志愿的！”

上官琴断然下了个决心，道：“好吧，我别无选择，只有姑且一试了！”

蒲天河吩咐道：“你要小心谨慎，千万不要露出疑窦来。姑娘你打算如何下手？”

上官琴思索甚久，道：“明晚你此时来，我先在精武英殿等你，里应外合，先把多指师太救出再说！”

蒲天河皱了一下眉道：“这么做，姑娘你想可有问题？”

上官琴反问道：“大哥可有易容的面具？”

蒲天河怔了一下，摇头道：“要它何用？”

上官琴秀眉微蹙道：“大哥，有一件事也许你还不知道，你猜，我师父为什么对你如此垂青？居然把她随身的令珠也送给你？”

这一问，倒使得蒲天河怔了一下，想来却也有些不解。上官琴冷冷一笑道：“实话告诉你吧，师父她是看上了你那颗五岭神珠！”

蒲天河怔道：“哦……原来如此！”

上官琴笑了笑：“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！非只如此，我师父还定下了美人计，要陷害你呢！”

“美人计？”

他忽然想起了春如水当日所说，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弟子要介绍给自己，不由得面上一红，这两个女弟子之一，不正是眼前的上官琴么？

想着，就用眼睛看了她一眼，上官琴面上也现出一些讪讪的样子，忸怩一下道：“不是我……是我妹妹！”

蒲天河笑道：“令妹不是去天竺了？”

上官琴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可是她这几天就要回来了！”

蒲天河奇怪的道：“莫非令妹竟甘心为她使用？”

上官琴眸子里，浮现出一片凄凉，半天才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蒲大哥……你哪里知道……我姊妹虽是一母所生的孪生姊妹，可是性情却差别很大！”

这一点，也是蒲天河所料不到的。上官琴好似触起了无限感慨，叹息了一声道：“我妹妹已被师父全心收买，忠心甘为她效不二之臣。她为人机警、聪明，却不知对自己怎会如此糊涂！”

蒲天河一笑道：“这也许是她一时糊涂，没有想到的缘故！”

上官琴苦笑道：“大哥你是不明白，反正以后你会见着她的，她已被师父收买，甘心以美色惑你，你却要小心呢！”

蒲天河冷笑道：“令妹果真如此，实在是自掘坟墓，不过我……”

上官琴肯定的道：“我方才已经想过了，大哥如果想取回木老前辈失去的宝物，只有一条路好走，那就是以身相从！”

蒲天河剑眉微皱道：“以身相从是什么意思？”

上官琴一笑道：“大哥不必多心，这条路实在是再好不过，如果你肯这么做，失物必可收回！”

蒲天河异道：“姑娘有何良策？”

上官琴道：“良策倒有，只是大哥却要受点委屈才行！”

蒲天河点头道：“只要能取回木老前辈的宝物，受点委屈又算什么！”

上官琴一笑道：“好！我这里有人皮面具一个，你明日可戴上，午夜来此，救助多指师太师徒外出。有我在内策应，此事多半可成！”

蒲天河点头道：“可以，这有什么委屈？”

上官琴哼了一声道：“我还没有说完呢！后天白天，你以本来面目，亲自持令珠来此，面见我师父！”

“来见春如水？”

上官琴冷冷的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”

她微微一笑，胸有成竹的道：“我师父必定会破格见你，那时你却要忍一时之痛，把“五岭神珠”献上！”

蒲天河冷冷笑道：“这一点办不到！”

上官琴白了他一眼，嗔道：“唉！你这个人真是，听我说呀！谁要真的送给她呀！送她只是一种手段！”

蒲天河摇头道：“这手段怕不太好，她要是收下了，岂不糟了？”

上官琴笑哈哈的道：“原是要她收下来的！”

蒲天河皱了皱眉，上官琴又一笑道：“傻子，你哪里知道，我师父存放宝物，一向是不让外人知道，只除了我姊妹二人，那时很可能让我二人之一去收放神珠。当然，多半是会让我妹妹去，但我就可以暗中跟随，私下探出藏宝的地方，包括令师木老前辈失去的宝物，就很容易到手了！”

蒲天河听后点了点头，想此事颇多碍难，可是却也只有冒险一试之途。

想了想就道：“姑娘确是细心之至，此事也只有如此了！”

上官琴笑了笑：“你送上宝珠之后，我师父必定会对你更为另眼相待，留你在碧寒宫内住下，那时你就更便于下手了。那时蒙古王也住在此地，四海珠也不难到手了！”蒲天河点头道：“四海珠既是华山派镇山之宝，理应由多指师太收回，我焉能存心染指！”上官琴一笑道：“由你取回再交还她，岂不是好？如此正可回报师太昔日对你的恩惠，一举两得，何乐不为！”蒲天河正要说什么，忽听得岸边树林内，微有异声，一人冷笑道：“好了，天不早了，别肉麻了！”语音清脆，分明出自女子口音，蒲天河方要腾身外出，只听得树枝哗啦一响，大片树叶，如同弩箭也似，齐向小船射到。蒲天河身子向下一矮，双掌运功向外一推，吐气开声：“嘿！”

巨大的掌力，形成了一面力壁，迎着来犯的树叶一击，全数都簌簌的飘落水中。二人身形微晃，窜落在溪水旁边，只见当空一轮皓月，风引花动，哪里有什么人的踪影！上官琴面色绯红的跺了一下脚道：“岂有此理，这又会是谁？我一定要找她去！”569蒲天河心中已想到了一人，不由拉住她道：“姑娘不必多此一举，我想此人也没有什么坏意，也许是出言警告我们小心罢了！”

上官琴冷冷一笑道：“警告？哪有这么警告人的！”

方言到此，就听得前面花径间，有人声传来，并有灯光移动，二人赶忙移身石后。

果然见春如水在前，十二金钗在后，一群人在几个持灯少女围绕之下，步履姗姗的行走过来，二人一声不出，等待大群人由身边经过。

却见春如水在前，边说边笑，来至二人身前，忽然站住身子，扭身对十二金钗道：“你们的上官师妹还没有回来么？”

十二金钗之一答道：“听马房的金大娘说，上官师妹快回来了，大概明天晚上就到了。上官师妹也真能干，她一个人把天竺两位王爷都请动了！”

春如水咯咯一笑道：“这孩子就是这些地方可爱，我也没有白疼她一场。等师父卖了珠子，你们每个人都有厚赏！”

十二金钗齐笑道：“谢谢师父！”

春如水一笑道：“钱也不能白赏，水牢里那两个人，你们十二人可得小心一点，这两个人对我意义重大，可不能叫她们跑了！”

十二金钗各自答应了一声，“子星”秦皓道：“你老人家放心，她师徒是插翅难飞！”

春如水哼了一声道：“我不是怕她们跑出来，而是怕外面来人救她们，反正你们小心就是了。十二个人分三拨，四人一组，分批去看守！”

十二金钗又答应了一声，一群人才说说笑笑，顺着河边一直走了下去。

她们走远之后，上官琴伸了一下舌头道：“好险呀！”

蒲天河想起方才之事，才道：“你看；方才那位姑娘是一番好意，如非是她出言招呼我们，现在只怕就要为令师发现了！”

上官琴哼了一声道：“我才不领她的人情呢！蒲天河，明日之事你千万不可造次！”

说罢，遂把随身所带的人皮面具递上了一件。蒲天河接在手中，不过是松软的一团，当时便收起来。上官琴冷冷笑道：“方才师父之言，大哥也听见了，十二金钗分三拨，四人一组，轮流去看守水牢，所以明晚下手，要十分小心！大哥务必于子时赶到，是时我略施小计，把看守的十二金钗调开一

边，你就伺机下手，万一行事不顺，宁可逃走也千万不要为她们捉住，或现出本来面目，否则以后的事就不好做了！”

蒲天河点头道：“多谢姑娘费心，明天子时，我们在精武英殿再见了！”

说完抱了一下拳，转身倏起倏落而去。不多时已消失于夜幕深垂之中。

返回客栈之后，蒲天河对于今日之行，作了一个彻底的回顾，认为颇有收获。对于上官琴这个人，却也有了新的认识。她明大义，有勇气，实在是一个智勇双全不可多得的少女！

只是这姑娘如此全心的帮助自己，未尝没有一些感情的因素在里面……

想到了这里，蒲天河也只有苦笑的了。自己当初曾抱定了“任凭弱水三千，只取一杯而饮”的宗旨，可是如今，却连这“一杯而饮”的意念也不敢存想。

他不禁又联想到，方才在碧寒宫船上，那位示警的少女，听其语气，极似娄小兰，果真是她的话，可见她对自己并未忘情，只怕自己又要面临一番考验了！左想右想，心中着实的不是味儿。他心中不由暗自忖思着，赶快把眼前任务完成，自己往中原一走，抛却了这段恼人的情思，自己一世不娶，度此一生也就算了。想了一阵，又找出了上官琴方才所赠给自己的人皮面具，试着往脸上一戴，对镜看了看，不由顿时呆住了。原来镜中现出一个麻面少年，扁鼻掀唇，一双大耳，简直是不忍卒视！看着镜中自己这份丑相，蒲天河真由不住想笑，想了想，戴上这面具之后，倒是不会有人再能认出自己了，就连那暗中的神秘少女，只怕也是认自己不出了。这样一想，内心反倒是暗暗高兴，想到了明日繁重的任务，他就早早的熄灯就寝，把那件人皮面具放于枕下，沉沉睡去！第二夜子时左右。蒲天河已来到了碧寒宫外，他由身上取出了人皮面具，在暗中戴上，然后取出随身小铜镜照了照，这一照，使得他大吃了一惊！

记得昨夜自己返回客栈对镜照时，那面具分明是一个麻面少年，怎么此刻却变成一个黑面小眼的老头儿，而且下巴上，还稀稀落落留着一络山羊胡子。

这一惊，蒲天河真吓了个不轻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莫非昨夜自己看花了眼？可是这种可能性，实在是小得连自己都不敢置信。

可是眼前自己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虽然面具不同了，却也只有凑合着用了，好在是只要有机会见着了上官琴，与她说明了，也是一样。

当然，这面具绝非是偶然遗落的，其中必有隐情。可是，这一切现在是连思索的功夫也没有了，因为上官琴已与自己约好了“子”时在“精武英殿”内相见的，如果再不去，可就错过了时间，一切也都可能有了变化。

他真后悔，怎么这一个发现，在白天自己会没有发现？现在发现却也晚了。

想罢，只得硬着头皮向宫门行去！

“碧寒宫”外，今夜显得确实有些门禁森严，除了四名黄衣大汉看守门外，另外还有两名背系长剑的少女，蒲天河虽辨出不是十二金钗其中的人，但是由二女衣着态度上看过去，也绝非是毫无身份，素操门卫之人。

在耀眼的灯光下，尚有两行青衣的弓箭刀手，雕翅一般的排列两墙。

蒲天河身子方一走近，门前一名黄衣汉子大声道：“什么人，还不快停！想死么？”

蒲天河嘻嘻一笑道：“在下王老空，和贵主人有的来此一晤，请行个方

便，叫我进去吧！”

那汉子怒声道：“什么王老空！可有通行信物？”

蒲天河一笑道：“这个……嘻嘻，有的！”

说完，自袖内摸出了那串令珠，黄衣汉子一见，面色微惊，赶忙后退，向着一旁二女道：“请二位仙姑定夺，看一看是否果真是夫人的令珠！”

二女一齐走了上来，先在蒲天河脸上看了一眼，其中之一，探手自蒲天河手中，把珠子接了过来，细看了看，面上现出惊奇之色。

随见她玉手一搓，只听得一阵脆响，那串珠子顿时变成了二十四粒单珠，每一枚都显出一片碧光色来。

二女对看了一眼，其中之一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这正是夫人手制的碧云珠！”

说罢信手拈了一粒，点头道：“请客自行。弟子不送！”

她说罢，后退一步，向着蒲天河揖了个万福。

蒲天河心正不解，那另一少女玉手又是一搓，珠珠相衔，遂即成了完好的一串，只是其中少了一粒，而成二十三粒的一串。

那少女双手恭敬送上，道：“请前辈收回应用，收回的一粒，弟子暂时保管，容二十四粒交全之后，再呈交夫人！”

蒲天河这才明白，原来有这篇道理，原来每进一门，必收一粒，二十四粒可自由进出二十四道宫门，并非是永久有效，这办法倒也精绝。

想罢，含笑接过令珠道：“姑娘辛苦了！”

抱了抱拳，随即扬长而入。

中途又过了两道岔口，和先前一样，每一关索珠一粒，等到了“精武英殿”前，已用去了三粒令珠。

蒲天河来到了精武英殿前，果然这殿前较诸其他地方更显得门禁森严，在一群少女之中，蒲天河并没有看见上官琴在内，心中不禁有些疑窦，考虑着自己是否现在就进去。

谁知，就在这时，忽然眼前人影一闪，一人快步由身后抢先自己，向着精武英殿前行来。

蒲天河心中一动，奇怪的向这人看了一眼，谁知这一眼，把他吓了一跳。

原来这个人，一身白绸长衫，那副尊容正是昨夜自己失落的面具——“麻面少年”！

这一惊，使得蒲天河打了一个寒颤。

他赶上一步，正想唤住他问个明白，可是那麻面少年却已大步走到了“精武英殿”前，低声道：“是春夫人请我来参观的。”

蒲天河见他居然胆敢硬冲直闯，不由大感惊异，忙把身子向一方大石后一闪，要看看他怎么进去。

这时精武英殿前，已起了一片噪动。一名少女上前道：“既是夫人请你来参观，可有信物？”

麻面少年摇摇头道：“没有！”

那少女冷冷一笑道：“对不起，奉夫人之命，如无本门信物，一概不准进入！”

麻面少年冷冷的道：“既如此，我走了就是，莫非你们这里没有一个管事的人么？”

众人中，一人道：“丑星、寅星姊姊都在这里，请她们出来解决一下吧！”
方言到此，路侧行来一名提红灯少女，蒲天河吃了一惊，来女正是上官琴，她果然有信，正“子”时来到此。

上官琴远远行来，喝道：“门前什么事如此吵闹？”

一名少女跑上前来行礼道：“上官厢主，你来得正好，这人说是奉夫人之命来此参观，可是又没有……”

麻面少年霍地回身笑道：“咦！那不是上官姑娘么？”

上官琴只当是蒲天河，立时含笑道：“原来是李堡主。失敬了！”

说罢，赶上行了一礼，门前众女俱都怔住了。

上官琴行礼站起，面色一寒道：“你们也太放肆了，来客乃是西天岭，上元堡主李玉星，乃是夫人至交，你们焉敢怠慢？看我回禀夫人，小心你们皮肉受苦！”

众弟子吓了个魂飞魄散，一齐跪下来，纷向上官琴求饶起来。上官琴冷冷一笑道：“还不站起来，此事我不提也就是了！”

说罢又向着那麻面少年福了一下道：“堡主请同弟子入内参观吧！”

麻面少年点了点头，就同着上官琴直向殿内行去。众门差女弟子见状自是无话可说，因为上官琴身为碧寒宫东西南北四厢主之一，负责全宫安全，就是“十二金钗”，也要听她指挥，门前几个二流弟子，焉敢多管！

这段经过，蒲天河看得如坠五里雾中，容得她二人入内之后，才现身而出，匆匆向着殿前赶来。

门前众弟子见状，又免不了一番惊异，想不到今日访客如此之多！可是这一位是有夫人令珠的，自然没有什么好刁难的。

蒲天河因而轻易的进了殿内，进来之后，才发觉出殿内好大的地势，金顶玉柱，雕梁画壁，五彩奇异的灯光，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。

“精武英殿”乃是职事百宫长幼弟子，操练武功家数的一处地方，殿内各室馆廊台，俱陈列着各门各路，不同家数的兵刃暗器。

蒲天河在里面转了几转，找不到进入“水牢”的门路，不禁急得频频皱眉。

原来凡是来到精武英殿的，都是进修武功之人，绝没有逍遥游荡之辈，蒲天河这种懒散无所事事的样子，是很显眼的。

果然一散门开处，现出一名长衣黄身少女，秀眉一剔道：“喂！你这人是干什么的？”

蒲天河一见对方，立时心中微动，他已认出了来人是十二金钗之一，只是不知她的名字。

这时见问，蒲天河嘻嘻一笑道：“在下是外面调来宫里服务的新人，仙姑多多指教！”

这少女乃是十二金钗中的“午星”（又称“午妹”），在十二女中排行第八，姓杜名诗娘，为人很精明，武功也很不错。

她打量了蒲天河一阵，冷笑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在哪一殿工作？”

蒲天河颤颤的道：“在下王老空，现在本宫……‘西厢’服务。”

杜诗娘点了点头道：“噢，这么说，你是在上官厢主手下工作了？”

蒲天河笑道：“正是，在下正是来找上官厢主的。”

杜诗娘指了指道：“我方才好像看见上官厢主同着一人，向那边去了。”

蒲天河忙道：“谢谢仙姑，我这就找她去！”

说罢，匆匆向着杜诗娘手指处走去。这是一道挺长的甬道，两壁悬挂列道灯笼，耀目灯光，把这条廊道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。

蒲天河疾步前行，只觉得这条廊道愈行愈低，渐有向地底发展的趋势。

忽然，他明白了，这正是奔往地下水牢的一条道路，心中不禁有些忐忑不安，由于上官琴的杳无踪影，使得他对于将行的事颇觉棘手。

前行了一刻，忽见一扇铁栅，横隔道中，有一名黄衣少女同一双彪形大汉守在铁门边。

蒲天河一见那少女，立时认出了乃十二金钗之中的一人，也就是那夜为杨采苹上药，被呼为“九妹”的那一位！

这位姑娘远远看见蒲天河来到，高声道：“来人还不止步？这地方岂是你随便来得的！”

蒲天河这时也只有硬拚一阵了，当时上前一步嘻嘻笑道：“老夫乃夫人请来审问水牢中人犯的，姑娘麻烦你带我进去如何？”

被称九妹的乃是十二金钗中的“申星”项蓓蓓，闻言后冷冷的道：“可有信物？”

蒲天河立时递上令珠道：“这是夫人的令珠！”

“申星”项蓓蓓接过来看了看，点头道：“请随我来！”

说罢推开铁栅门，让蒲天河进来，微笑道：“还没有请教前辈大名，可肯见告？”

蒲天河信口胡诌道：“武学平来自青海！”

项蓓蓓一听来自青海，便不多疑，因为春如水这一次自青海归后，带了极多能人异士，其间绝大多数，都是自己等所不认识的。

二人来到一丹玉壁前，蒲天河讶然道：“走错了，姑娘，前面没有路了！”

项蓓蓓一笑道：“武前辈，你莫非不知道这里面的机关？我师父没有告诉你？”

蒲天河心中一怔，立时哈哈一笑道：“夫人虽对我讲过，可是老夫到底是上了年纪的人，如何能记下许多，如非姑娘带我进来，今夜真好看了！”

项蓓蓓含笑道：“这也没有什么。”

说时一双玉手向着石壁两角微微一按，耳闻得一片丝丝声，当前石壁，竟然分出了一道宽仅数尺的石缝。

至此灯光转暗，由石缝传出一片淙淙的流水之声，十分清晰。

项蓓蓓退身道：“前辈请！”

蒲天河唯恐有诈，忙欠身道：“姑娘先请，老夫不识路径啊！”

项蓓蓓遂迈动莲步，行了进去。蒲天河随后跟进，身方入内，只觉得眼前又是一番景色。

原来二人进入之处，已非是平坦的廊道，却是一片水池，只是在池内设有百十个石鼓，露出水面不及一尺，行人欲过，必需足踏石鼓。

蒲天河足方一踏上石鼓，只觉得足下一响，心正吃惊，却见背后石壁，又丝丝有声的合拢了起来。

这时项蓓蓓已前行了七八丈以外，回身笑道：“武前辈，你看师父设计的‘水莲石阵’可够厉害？”

蒲天河这才知道原来水内石鼓，也都有特殊的用途。他武功高深，阅历又丰，既知为阵，略一打量，已窥出堂奥，当下一笑道：“如老夫所见不差，这水莲石阵，必是令师比照‘越女布阵经’所设立的！”

说罢身形一纵，落向中央石鼓，道：“此乃全阵中枢，牵一发而动全局！”
于是前后左右指言道：“这是生门，这是转生，这是无敌，这是死位。
哈哈，妙极了！”

项蓓蓓本以为他是一个土老头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家数，此时闻言，不禁面现钦佩之色，道：“武前辈果然见多识广，令人佩服！”

蒲天河哈哈笑道：“姑娘夸奖了，那水牢距此，尚有许多路么？”

项蓓蓓摇头道：“这就到了！”

言方到此，忽听得轰然一声巨响，一堵石壁，似为重物砸开，整个倒落水中，水花四溅中，如飞的跑出两名少女，大声道：“不好了，那尼姑师徒跑了！”

言未了，一个灰衣清癯的老尼姑，已自其身后飞扑而上，哈哈笑道：“小丫头，你叫什么！”

言时身形一飘，已到了身后，骈二指向前一点，已把那名女弟子点落水中。

自其身边，这时又飞快的扑出一名少女，身子向下一落，也用重手法，把另一名女弟子打倒在地。

项蓓蓓见状大惊，一声叱道：“反了！”

就见她玉手一扬，已打出了一双金钱镖，分向老尼师徒面门之上打去，那尼姑师徒，正是被困在水牢内的多指师太与杨采苹！

多指师太见项蓓蓓打出暗器，一声狂笑道：“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老尼我今日是大开杀戒了！”

说罢袍袖一展，已自其袖内飞出一了对“沙门七宝珠”，迎着当空一对金钱，“叮当”两声，已把来犯的金钱打落水中。

项蓓蓓一矮身撤出了长剑，可是不容她欺前，那多指师太已如同厉鹰也似地扑了上来，一双瘦爪直向着项蓓蓓肩上抓来。

这尼姑的身势，迫得项蓓蓓一连后退了两座石鼓，才拿桩站稳。

是时自那破烂的石壁内，一连扑出了五六个汉子，各自叫啸着，分向老尼师徒二人扑去。

项蓓蓓急中见状，忙叫道：“一群笨货，还不快敲‘碧石钟’等什么？”

来人中一名矮小的汉子，闻言身形倏起倏落，直向一旁疾飞纵去，却为蒲天河侧面迎上，双掌一分，正击在了来人面上，一交仰倒水中，顿时昏死了过去！

项蓓蓓正在拚死与多指师太对敌，见状忽然变色道：“咦……你怎么打起自己人来了？”

蒲天河哈哈一笑道：“姑娘你弄错了，我可不是什么自己人！”

说话之间，多指师太早已欺身而上，她一只多生了一根指头的右手，在这时，施展出极重的手法“大手印”，一掌直向项蓓蓓背心上打去！

项蓓蓓哪里吃得消她这种重手法，身子一踉，眼看就要毙命在老尼掌下。

蒲天河一声叱道：“大师不可！”

说罢足下一窜，已来到了多指师太身边，右手向外一分，用“铁臂功”，硬生生地把多指师太手掌架开在一边。

多指师太口中“唔”了一声，险些栽倒一边。

这老尼姑吃了一惊，站定之后，一声叱道：“施主你是什么人？”

蒲天河在右手横架老尼的同时，左手已骈指如椎，不偏不倚的已点在了

项蓓蓓的左肩井穴上，项蓓蓓身子一歪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栽倒池内。

这时杨采苹已把追来的几个人料理干净，一眼看见项蓓蓓栽倒水内，惊呼了一声，飞扑过去，把项蓓蓓由水中救了起来。

这么做，她是为了报答当初这姑娘为自己上药的一点恩情。蒲天河一笑道：“姑娘放心，我下手时，已先留了情面，至多不过一个时辰，她就会醒过来的。”

多指师太怔怔的望着他道：“你……是谁？为何救我师徒？”

蒲天河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大师不必多心，在下也不是外人，只是这时候强敌环峙，不便出示本来面目！”

多指师太感激的合十道：“贫尼致谢了，方才勇救贫尼师徒而出的那个少年和另一少女，施主可知是谁么？”

蒲天河心中一动，遂道：“那少年可是一麻面人？”

多指师太点头道：“正是，施主可知道他是谁么？”

蒲天河冷冷一笑道：“实在说我也不知道，对方既无恶意，日后不难知道，大师不必多问！”

一旁的杨采苹，在蒲天河说话时，一直凝目望着蒲天河，面上表情颇为激动，这时忽然上前道：“你是蒲天河……蒲大哥……是吧？”

蒲天河呆了一下，杨采苹立时向多指师太道：“师父，他是蒲大哥！”

多指师太怔了一下道：“噢！蒲少侠……你怎么变成达……”

蒲天河想不到杨采苹竟然连自己的声音也听得出来，一时倒也不好掩饰，只得窘笑道：“在下正是蒲天河，大师与姑娘速速出去吧，四海珠我如到手，定必双手奉上！”

多指师太这才看出，对方原来是面上覆有一张人皮面具，不由又惊又喜，双手合十道：“蒲少侠，你对愚师徒真是太恩重了！”

方言到此，忽见一面绿玉门“吱”的一声打了开来，现出了一个长身极美少女。

蒲天河一眼已认出了来人正是上官琴，正要招呼，却见上官琴形色慌张的道：“你二人还不快走……哎！真急人！”

多指师太苦笑道：“不瞒姑娘，该如何走法呢？”

上官琴匆匆按向一块凸出的石花，左面立时现出了一道幽径，她回头看了一眼，焦急的道：“快快，从这里走，出去就是东厢外墙，速速去吧！”

多指师太合十拜道：“姑娘请赐芳名，贫尼师徒铭感五内，还有那位少年白衣朋友的大名，也请姑娘赐告一下。”

上官琴匆匆道：“我名上官琴，那麻面少年乃是化装的，他是蒲天河，是他要我救你们的！”

多指师太怔了一下，回身望向石后的蒲天河道：“咦……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上官琴这才发现石后有人，面上色变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蒲天河单手一启，把面具拉下道：“姑娘，这其中有些蹊跷！”

上官琴“啊”了一声道：“你……蒲……咦！方才那麻面少年不是你呀？他……他又是谁？”

蒲天河冷冷一笑道：“这人偷换了我的面具，来此救人，既如此又何必偷偷摸摸，真令人不解了！”

上官琴呆若木鸡，忽然跺脚道：“管他呢，大师师徒快快走吧！”

说罢推了杨采苹一下，多指师太匆匆逃入甬道，随后是蒲天河及上官琴也跟踪逃出。

四人在这道幽径之内疾速前进，中途虽有几道机关，均赖上官琴识得破法，不久遂出了室外！

只见外间是一片布置得极为引人的花园，翠草如茵，花枝扶疏。

上官琴看了一下四处，长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的天，总算得救了！”

说罢手指一片松林，道：“大师，你们穿出这片林子，有一道小溪，溪内有我事先备好的一条小船，你二人乘船走吧！”

多指师太感愧的道：“蒲少侠与这位姑娘真是……”

上官琴急道：“大师不必客气了，马上就会有人追来……”

多指师太只得点头，又望着蒲天河道：“至于四海珠……”

蒲天河道：“大师放心，宝珠到手，在下亲送华山碧竹庵，绝不失言！”

多指师太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好吧，贫尼师徒告辞了。反正……以后再说吧！”

说罢匆匆去了。杨采苹临行之际，依依不舍的看了蒲天河一眼道：“蒲大哥……你一定要来啊！”

说时目光又向着上官琴看了一眼，也匆匆转身去了。蒲天河送走了二人才转身回来向上官琴道：“这事真怪，我的面具被人家换了！”

上官琴道：“先不要谈这件事，大哥……你有暗器没有？”

一面说，她一面把身上衣服撕破了许多，蒲天河怔了一下，由身上摸出了一口“柳叶飞刀”。

上官琴接过来，哼了一声道：“只有如此，才能瞒了师父。大哥，你快离开，不要忘记明天依计而行！”

说罢，右手往自己肩头一推，痛吟了一声，那口柳叶飞刀，已扎入肩头寸许，一时鲜血狂喷而出，整个上身顿时为鲜血染透了。

蒲天河大惊道：“你这是何苦？”

上官琴玉齿紧咬道：“这是苦肉计。大哥，你快走吧，否则，你也走不脱了。快走！快走！”

说时，远处起了一阵啸乱声，似有人喊叫着向这边跑来，蒲天河也知道她是不得不如此，当时只得先行离开，叹了一口气，匆匆向林内逸去！

上官琴咬着银牙，假装成全身无力的倒在地上，却听得旁边一女子声音冷笑道：“真伟大，为情郎挨刀，可怜！”

上官琴又惊又怒，忙寻声望去，却见一人身法绝快，一闪入林。

这时候，上官琴真连爬起来追人的力量也没有了，当时狠了狠心，又骈左手二指，再在“气海俞穴”上用力点了一指，顿时就昏了过去。

第十八章美丽使者

上官琴用苦肉之计，肩插飞刀，自点穴道，顷卧在血泊之中，她身子方自倒下，后面路上已飞也似的扑来了两个黄衣少女。

来人之中，一个是“午星”杜诗娘，另一个却是“未星”戚冰，二人身法绝快，转眼已来到了近前。

在二女身后，灯光照耀，显然大群人马都赶到了。

因为这是一道出宫的捷径，所以一发现有人逃跑，最要紧的就是封闭此一道秘径。

二女来到眼前，杜诗娘愤愤的道：“一定是那个老小子，我追他去！”说时正要腾身纵出，身边的戚冰忽然发现了上官琴倒在地上的身子，不由“咦”了一声道：“七姐快看，这是谁呀！”人声鼎沸中，大群人马全到，十二金钗中除了九妹尚昏睡水牢，其他的人全到齐了。戚冰回身自姐妹手中拿过了一盏灯笼，向着地上一照，大惊道：“不好了，是上官厢主，可能已经死了！”众人大惊，赶忙过去把她扶了起来，只见上官琴这时当真奄奄一息，全身是血。杜诗娘跺了一下脚道：“糟了！快请师父来，她还有气！”

混乱中，早已惊动了春如水，远远乘舆而来道：“前面是什么事？”

杜诗娘回过身来惊慌道：“水牢中那尼姑师徒已经跑了，上官厢主身受重伤，生死不明！”

春如水挥了挥手，车子停了下来。这位骄俊狂傲的老太太，这时显然脸上也有些挂不住劲了，冷冷一笑，玉手在车座上一拍道：“可恨，可恨极了！”

杜诗娘及一干弟子，早已吓得魂不附体，纷纷跪了下来，道：“请夫人降罪！”

春如水嘿嘿一笑道：“以后再说，先把上官丫头抬来我看！”

几名女弟子匆匆把上官琴用抬床抬到了春如水车前，春如水低叱道：“掌灯！”

立时就过来了两名少女，高掌明灯，春如水低头一看上官琴，整个上身，已全为鲜红的血沾满，在她肩窝上，尚还插着半截明晃晃的飞刀。

这时那上官琴由于自点穴道，早已昏迷了过去，牙关紧咬，面如金锭。

春如水看到此，冷冷一笑，步下座车，低头细看了看，寒声道：“琴丫头一向最是机灵，今夜怎会吃了这个大亏？”

说罢二指一起，已把插在上官琴肩上的那口飞刀取了下来，早有一名弟子上前，用本门的灵丹，与她上在了伤口之内，并要抬走，春如水道：“且慢！”

她走过去，望了望上官琴的脸，道：“她穴道尚未解开。”

说时二指把上官琴眼皮拨开来，细看了看，玉手在上官琴面门上隔空一按，上官琴呛了一声，顿时醒转过来，她瞳子微微张了开来。春如水道：“小琴，你不要怕，有师父在此，你死不了！”

上官琴点了点头，不知怎么竟会流下泪来。

她本是自设的苦肉计，可是无论如何，痛苦在身却是真的，此时见师父及众姐妹在眼前，自然一时悲从中来，才会流下了泪来。

春如水取出小绢帕，为她擦了一下眼泪，心中也有些难受，原因是上官琴、上官羽，是她新收未久的一双弟子，因这姐妹二人昔年追随其夫南明叟练成绝功，南明叟早年和春如水不合而分离，后病故南方，临终时乃修书一

封，把这对苦心教授的弟子，托付于春如水，春如水虽与南明叟早已分离，可有道是一夜夫妻百日恩，对南明叟怎会没有一些情意？

此番上官姐妹来此，她也就爱屋及乌，越发的疼爱她二人。

只是二女之中，上官琴人颇正直，识大体，自来碧寒宫后，虽是享受奢华，可是目睹春如水骄横自大，私下颇为不满，可是她也只能把不满的情绪暗藏在内心，却不敢现于表面！

对于其他姐妹，上官琴也只是同流而绝不合污，因此春如水看在眼里，对她就不太满意。

反过来说上官羽比之乃姐，却是大大的不同了，上官羽为人机灵，讨人喜欢，善解人意，对春如水更是百般依顺，与众姐妹同甘同乐，因此春如水对她就格外青眼相待！

有了以上因素，春如水才会诱上官琴前去哈里族，因为哈里族屠家堡的堡主在第一次朝见春如水时，已看中了上官琴。

这位屠堡主托人向春如水为其子求了几次亲，春如水一为和睦哈里族，另一原因正好借机去了上官琴，免得日后生事，所以才有意命上官琴前去哈里族办事，没有想到，上官琴竟会安然无事的又回来了。

春如水心中狐疑，却又不便询问，心中未尝不是一个疙瘩，可是上官琴平日忠于职守，她负责的西厢堂，乃是行察全宫秩序的设施，自她接管后，果然各弟子规矩得多了。

春如水看在眼里，真是又恨又爱，对于上官琴，她真不知怎么办才好。

这时见她为了追敌，竟然负伤，内心大为感动，亲手为她擦干了眼泪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乖儿，不要哭，你受的委屈，师父我一定给你报仇，你把经过情形告诉我一遍可好/上官琴点了点头，面上讪讪地道：“老尼姑师徒跑……跑了。”

春如水平笑道：“我知道，她们跑得了今天，跑不了明天，跑得了今年，跑不了明年，早晚有一天要叫她师徒死在我手里。我只问，是谁救她们出去的？你又被谁伤了？”

上官琴呐呐道：“是……一个大头麻面少年，还有一个……”

春如水皱了一下眉道：“还有谁/上官琴顿了顿道：“还有一个老头。”

一旁的杜诗娘立时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有这么两个人，我亲眼看见的，咦，那大头麻面少年，不是上官厢主带进来的么？”

上官琴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因为他说是师父的朋友，要我带他参观，谁又会想到他……”

春如水目闪凶光，冷笑道：“如此看来，必定是中原人氏已大批来到了，他们想在我手里发一笔横财……哼，简直是梦想！”

上官琴这时肩膀上了“百花解血散”后，早已痛楚大减，此时故作呻吟道：“弟子拿贼不力，有辱职守，请师父降罪。”

春如水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都不怪你们，只怪为师太大意了，我想羽儿今明日或可到了，早一点把那些东西出了手，我的心也就安了！”

说到此哼了一声又道：“那来此抢这尼姑师徒的一老一少，你可认识他们？”

上官琴略为思考，道：“弟子只当其中那个大头麻面少年，是师父至友上元堡主李玉星，所以才会上当，领他入内参观。”

顿了顿，又接道：“我想这两个人，必定对宫内情况知道得很清楚，否

则不会得手。”

春如水点了点头，冷笑道：“我也是如此认为，也许本门内混有内奸亦为可知！”

目光向着各人在扫，吓得眼前众弟子纷纷跪地，春如水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们皆是随我多年的人，为师平日对你们不薄，要是我发现了你们其中有谁私通敌人，可就怨不得为师我手狠心毒！”

众弟子吓得连连打颤，上官琴更是情怯不已，好在此时她身上有伤，应答也无破绽，春如是丝毫也没有想到她的身上。一群人正自怯惧，忽有小婢来报道：“禀夫人，上官姑娘同天竺两位王爷到了，请夫人明示！”春如水闻言，面上一喜，也就暂时把这件事丢开来，匆匆吩咐道：“把琴儿抬到‘文心斋’先去疗伤，十二金钗盛装列队随为师到前面去！”十二金钗中的项蓓蓓，这时也已醒转，正自“精武英殿”中赶了出来，本想诉诉委屈，见此情形，哪里还敢再作声，当时还得强自振作，随着姐妹群，各自装扮起来，随同春如水一并外出！众人来到前面“聚玉厅”，早已是灯火辉煌。天竺来的两位王爷，一位名叫“尼鲁”、一位名叫“桑玛”，是当天竺国内两个最富有，也是最爱收集玉玩古董书画的人物。在未来蒙古之前，他们皆认为自己的财富是无人可比的，可是当他们来到了“碧寒宫”后，目睹眼前如此情形，那份骄横的气势早已打消了大半。

两个人的情形大概是这个样子。

“尼鲁”是一个矮黑，年龄大约五旬左右的家伙，此公一身黑色的天竺绸衣，其上镶缀着数十颗明珠美玉，头上戴着白色的布中缠帽，正中镶有一大块闪闪发光的翡翠，在他粗短的十根手指上，更戴满了各种不同猫眼石、翠玉，一眼看过去，即知是一个富贵中骄侈世俗的家伙。

另外那位“桑玛”，看过去，比尼鲁好多了。

桑玛是一个年在四旬左右瘦高的人，留有两撇小小的黑胡子，一双黑亮的眸子，时常的凝视，当他和一个人说话的时候，现出一种“全神贯注”的样子，这个人远比那位尼鲁王要精明得多。

除了二位王爷随行各有四个侍候的人以外，桑玛还带有一个贴身武士，此人名“扎本里”，瘦瘦的身子，皮肤上汗毛极浓。

现在要掉过笔来，提一提那位上官羽姑娘了。

乍然看过去，她和姐姐上官琴简直是一模一样，只是这姑娘实在说要比她姐姐甜多了，包括她脸上的一对酒窝，和她那张讨人喜欢、会说话的一张嘴。

这时候，她穿着一身鲜红而缀有孔雀毛的衣服，笑得像一只百灵鸟一般的扑到了春如水面前，道：“师父，我回来了。”

春如水握着她一只手，笑得眼睛成了一道缝，道：“好孩子，这身衣裳真漂亮，谁送给你的呀？”

上官羽回身指了一下道：“是尼鲁王爷送我的！”

这时尼鲁王深深向着春如水打了一躬，哧哧直笑，用他们天竺话说了几句，春如水也用天竺话回敬了几句。

上官羽一跳道：“师父，这位桑玛王爷会说中国话，他在我们中国住了很久呢！”

春如水笑问道：“真的？”

瘦高的桑玛双手合十，一拜道：“我很久就听见过夫人的大名，并且知

道碧寒宫这个地方，这地方太美太好了！”

春如水也寒暄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小地方简陋得很！”

桑玛嘻嘻一笑道：“我并且早知道夫人你是一个很有本事也很美的人。佩服，佩服！”

春如水笑得更美了，连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不过是略通皮毛而已！”

桑玛一怔道：“皮毛？什么皮……毛？”

上官羽笑道：“皮毛就是一点点的意思，其实这是她老人家说客气话，我师父本事大极了！”

春如水笑骂道：“你这个孩子哪有这么说的！真是……”

上官羽娇笑道：“本来就是嘛！师父，桑玛王爷也有一身武功呢！”

春如水微微一笑道：“啊？是吗？”

那位桑玛王双手在腰肋之间一探，已撤出了一口黑色连鞘的软刀，递上道：“夫人，你看一看我这口刀如何？”

春如水含笑接过来，只见黑色的刀鞘之上，镶着七颗闪闪放光的宝石，然后她再把刀抽出来，颤动的光影里，这口柔软如带的宝刀发出阵阵低吟。

这是一口天竺世传，百年难觅的一口“缅甸刀”。

春如水看了看，不由连连点头道：“好刀，好刀！”

说时刀刃翻起，轻轻向着锋口吹了一口气，发出一片丝丝之声，口中白气，吃那刀刃一分，清晰的分开两边，向两侧散开。

看到此，春如水更不禁连声称赞了起来。

桑玛嘻嘻一笑道：“这口刀名叫‘七宝刀’，鞘上那七颗宝石，每一颗都是价值连城，至于刀身，更是经我桑家祖先八代，每月铸炼打制而成。”

说到此，他嘻嘻一笑，显得很骄傲的样子。

春如水递还宝刀，一笑道：“此刀柔软如棉，如无超人的内功，万难施展，由此也可见王爷你的功力是如何超群了。”

桑玛哈哈一笑，接刀在手，右腕一振，刀身平直如棍，他似乎是在卖弄他的功夫。

忽见他右手一振，这口刀“哧”的一声，脱手而出，直向着他随行而来的那位“札本里”面门之上飞去！

这一个反常的动作，不禁把众人吓了一跳！

可是那位跟班的武士札本里，似乎武功极高，这时见他右手向上一举，仅用两根手指头，向着刀刃上一夹，“挣”的一声，已把那口宝刀夹住。

然后他双手捧刀，恭恭敬敬的又送到了桑玛面前。桑玛顾左右笑了笑，把刀接在了手中。

这时大家才明白，他是有意要显示一下他的那位跟班的本事。

春如水暗暗一笑，道：“真是好本事！”

桑玛拍了拍他的跟班札本里道：“他是我的得力手下！”

说话之间，春如水已招待各人陆续入座，小婢献上了鲜果香茗。

他们彼此谈话，似乎都没有提到“四海珠”的事情，最后那位“尼鲁”王爷到底是忍不住了，他直接向春如水打探四海珠的情况，好像言下之意，有点怀疑四海珠落在春如水手中的可靠性。

春如水这时才笑哈哈的道：“二位王爷不远千里而来，盛情可感，本来我四海珠，是不想脱手的，可是四海珠是发现自贵国古坟之中，似应回归贵国才是！”

两位王爷频频点头，尼鲁王用天竺话又说了几句，春如水点了点头道：“好！这是不会错的！”

说罢招手唤过上官羽，低声吩咐了几句，上官羽领命而去，少顷回来，双手捧了一个黑色玉匣。

两位王爷看到此，全都走了过来。

春如水接匣在手，嘻嘻一笑道：“四海珠人间至宝，确是不凡！”

说时双手向匣角两处一按，只听得“锵”一声，有如金铁交鸣一般，玉匣自启，一蓬耀目的白光，自匣内散了出来。

在玉匣中，平列着四颗晶莹耀目、大如鸡卵的明珠，光灼灼，冷森森，果然是人见人爱的四颗宝珠。

桑玛王点头笑道：“夫人可允我取出一看么？”

春如水点头笑道：“原是要给二位看的，请过目！”

桑玛立时取出了一颗，那尼鲁王这时自衣袋里取出了一面放大镜，对着宝珠上下前后透照了一遍，禁不住连声赞叹。

桑玛也点头道：“一点不错，这是四海珠，真的！”

尼鲁王伸了五个手指头，小声向着春如水说了几句，春如水闻言扬眉笑道：“太少了，王爷，五万两不算个数目！”

桑玛立时道：“夫人，我愿出八万。八万两白银现金换易。”

尼鲁忙加到了十万，可是春如水仍然笑而不言，尼鲁王怔怔的用生硬汉语道：“那夫……人，你说……吧！”

春如水一双桃花眼，这时眯成了两道线，轻轻一笑，伸出了两根手指，桑玛道：“两万？”

春如水一笑道：“王爷已出了十万我都不卖，怎会是两万呢！”尼鲁讷讷的道：“二十……万？”春如水含笑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是这个数目。”尼鲁结结巴巴的道：“夫人别开……玩笑吧！”春如水嘻嘻一笑道：“我一生行事，从不会与人家开玩笑。”桑玛在一旁皱眉道：“二十万两银子，好像是太多了一点！”春如水一笑道：“王爷，你又弄错了，我说的是黄金，而非白银！”两位王爷一时俱都瞠目结舌，不再言语。春如水见状微微冷笑道：“二位王爷在贵国，均是富可敌国，区区二十万两黄金，何在目中？四海珠实为贵国之宝，这个数目并不为高。”说到此，“啪”一声合上了玉匣，笑道：“好在时间还有，二位王爷旅途辛苦，先在敝处住下来，多休息几天，慢慢考虑吧！”桑玛嘻嘻一笑道：“夫人，二十万两黄金，我不是拿不出来，而是哪有如此多的现金呢？”春如水嘻嘻一笑道：“王爷会有办法的！”那位尼鲁却坐在一边，数着手指头慢慢的在算，算来算去只是摇头。春如水见状冷冷一笑道：“子、午二弟子，领二位王爷至迎宾馆休息去吧！”说罢站起来微微一笑道：“二位王爷有话明日再说吧，今天太晚了！”

二位王爷怔怔地点了点头，春如水招手唤道：“羽儿，你同我来！”

二人步出了大厅，春如水步出很远之后，才小声问道：“他们两个带来了多少钱？”

上官羽明白师父之意，点头道：“不少，也许现金不多，可是他们随身都有几个箱子，里面珠宝不少。”

春如水微微一笑道：“这么说为师要他们二十万黄金实在是并不多了。”

上官羽笑道：“要是我，我还要多要呢！”

春如水一笑道：“二十万两黄金不算少了，你这一路辛苦了，也该休息了！”

上官羽道：“我还不累！”

春如水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姐姐为了迎敌，如今身上受了点伤，现正在文心斋疗养，你看看她去吧！”

上官羽闻言不由大吃了一惊，立时拜别离去！

春如水待其去后，才展动身形，倏起倏落，越过了一层院落，来到了她所居的“七彩楼”。

这时林木丛丛，夜风送爽，她所住的七彩楼，是按七种不同格式，七种不同的颜色所搭建而成，极尽视觉之美。

春如水身法轻快，起落之间，有如是一只穿掠空中的燕子，一时间，已来到了楼前。

在一片灯光照耀下，楼前入口处，正有两名值班的女弟子巡视着，可是春如水的到来，她们竟是丝毫不觉，春如水也没有惊动她们。

她轻轻的由楼上一角，转到了另一个屋脊边。

就见她左手用力推动一个屋角，说也奇怪，原来那看有丈许高大的楼角，敢情竟是活动的，在她推动之下，整个的屋角错了开来。

这楼角错开之处，现出了一个五尺见方，可供一人进出的大黑洞，春如水左右看了一眼，潜身而入，不久，那屋角又回复原样。

春如水进得楼内，轻轻的转到了一个三角小楼边，然后她右手转动一具石狮子的头颅，左三右七，就听得一片丝丝之声，那看来完整的石壁，现出了一道数尺宽的大缝。春如水闪身入内，那是一间设计精巧的暗室。暗室内分设着十数处橱柜，各种珠宝玉翠，古玩金银，耀眼生辉。春如水把四海珠藏在了一个暗格里，然后拉上了一道铁栅，手又转出来，转动石狮头，那石壁又合上了！至此，她才曼吟了一声，转入到她的房间里休息去了。

一条人影自紫藤花架子上飘了下来，轻似落叶，然后再次的腾身而起，却又如同一缕青烟。

这一次正好落在了方才春如水所进入的屋脊之上，月亮照射着这人修长的影子。

那是一个大头麻面的少年人，她好似早已把春如水方才一切都看见了，只见她双手用力的去推动那座楼角，整个的一座楼角移开了。

麻面少年身子一缩，潜身入内，然后这座楼角又慢慢地合了上来。

她轻步走进了室内，足下所踏，全是松软的地毯，目光望处，室内一片红光。

原来这间房子，是春如水的一间佛堂，红红的两根大烛之下，是一尊观音大士的金身神像。

麻面少年悄悄的走到了楼角，用手四下里摸索着，她的手摸在了一头石狮子上，方才春如水在室内的动作，她根本就没有看见，所以这时只是四下的瞎摸索！

她端详着这尊石像，像是有点苗头，就用手去乱扭一气，忽听得“当”的一声大响。

原来这石狮所附机关，非只是一端，除了能开石橱以外，尚设有警钟设备，麻面少年一时不察，非但没有弄开石壁暗门，却触动了警钟。

麻面少年闻声立知不妙，方要退身，就听见身后一声冷笑道：“你果然

来了！”

麻面少年猛一回身，却见春如水满面怒容的立在身后，她只顾进来，却忘了如何出去，而春如水所住房间，设置精巧，五花八门，一时之间想要脱身，却有不得其门而出之感！

春如水这时面现杀机，嘿嘿笑道：“朋友，你瞒得了别人，却瞒不了我，头上的人皮面具还是给我摘下来吧！”

麻面少年后退了一步，并不出声。

春如水又笑了笑道：“朋友，你到底是谁？何不摘下面具叫我看你？嗯！”

麻面少年忽然往左一扑，双掌同击，墙壁上发出了“砰”的一声，却是纹丝不动。

春如水嘻嘻一笑道：“四壁都是铁砖所砌，任你有通天之能，只怕也是插翅难飞！”

春如水上前一步，哈哈笑道：“你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麻面少年倏地一个转身，双手如鹰爪一般的递了出去，直向春如水两肋上插去。

春如水双腕一分，已把麻面少年双腕炸开，足下向前一欺，骈二指，照着麻面人喉咙上就点。

麻面人身子一翻，翩若燕子一般的窜了出去。

春如水忽然一笑道：“原来是个姑娘……”

哈哈一笑，她手指麻面人道：“何必呢，一个大姑娘为什么弄成这个怪相！姑娘，你摘下面具来说说看，我绝不伤你好不好？”

麻面人本来口不出声，正是怕被她听出了语音，此时被她拆穿，不由冷笑道：“春如水你少来这一套！”

春如水嘻嘻一笑道：“果然不错，你是个姑娘，是谁叫你来的！那老尼姑师徒，你为什么要把她们放走？”

说到此，面色一沉道：“丫头，你的胆子也太大了，竟敢来到我这碧寒宫如此横行，嘿嘿……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！”

麻面人啐了一口道：“春如水，你这假仁假义的东西，巧取豪夺了人家的东西，居然还有脸骂我，你以为你这碧寒宫是铜墙铁壁，姑娘就来不得么？”

说时右手向后一背，一声龙吟，已撤出了一口长剑，足下一上步，掌中剑分心就刺。

春如水见此女一上，剑法高绝，也不敢大意，口中喝叱了一声，迎空一掌向着麻面人面门上拍去！

这是她最拿手的“无相气波功”，掌力发出有如是一面附有万钧巨力的铁板，向麻面人脸上打去。

麻面人就觉得对方掌力雄厚，不敢力敌，她身子忽然向下一伏，春如水的掌力，无巧不巧的击在了一扇暗窗之上。

顿时间，只听得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眼前壁间，蓦地翻开了一扇圆窗！

这倒是难逢的良机，麻面人自然不会放过，她猛地双足一顿，由窗中突飞而出。

春如水发出一声厉笑道：“你还想跑？”

话出身起，跟着麻面人身后箭也似的射了出去。

麻面人身子窜出去，感触到四处是清凉的空气，自己果然来到了院中，侥幸逃离开了春如水机关重重的魔窟，内心不禁松了一口气。

可是春如水早已如影附形的来到了近前，一声怪笑道：“姑娘，你跑不了的！”

说话之间，自她掌心内，一连飞出了两口月牙形的暗器，一上一下，直奔麻面少年面门、小腹两处飞来。

麻面人就地一滚，避开了暗器，正当她要腾身而起的当儿，春如水已用“移步挪影”的欺身绝功，身形一晃，已到了麻面人的身前。

只听她一声笑道：“别再装佯了，叫我看你！”

麻面人蓦地回身，只觉得春如水五指指尖上，带出五股尖锐的劲力，一时躲避不及，脸上面具吃她抓了个正着，一时顺手而落。

那麻面人皮一去，现出了一张美好绝世的芳容，春如水一瞥之下，不禁哈哈一笑道：“娄姑娘，原来是你呀！”

藏在那方人皮面具之后的，竟是娄小兰，不意为春如水拆穿面具，一时颇感面上讪讪。

她呆了呆，回身就跑。

春如水一声怪笑道：“娄姑娘，你不要跑，我们话还没有说完呢！”

身形一纵，已至娄小兰背后，右手五指箕开，“金豹探爪”一掌用了八成内力，直向娄小兰背上抓去。

娄小兰这时娇躯一扭，已纵上了一棵大树，春如水掌势落空，愤怒之下，正要以无上的功力，向树上扑去，树上的娄小兰猛地双足用力一摇，这棵大树发出了哗啦啦一阵大响，满树枝叶如同万点飞蝗一般，直向春如水全身喷射了过去！

春如水双掌连发，把如同箭矢也似的枝叶，全数逼开，可是这当口，树上的娄小兰，却已失去了踪影。

无可奈何，春如水只得快快的转回房去。自此以后，她内心就对娄小兰种下了深深的仇恨，誓必要害其性命而后甘之。

第二天，日正当中。

蒲天河衣冠楚楚，兴致冲冲的来到了碧寒宫，出示令珠后，直入宫院。

是时春如水正在“聚玉厅”盛宴天竺来的两位王爷，山珍海味摆满了一席。蒲天河来到厅前，但闻得厅内弦竹悦耳，透着空花的格扇，可以看见七八个细腰冶容的少女，正在舞着丝带，此时此刻，正是“宾主尽欢”。

立在厅前共有四名弟子，皆都着鲜衣彩冠，这种打扮，皆是仿照皇宫内的“女官”，衬以金碧辉煌的厅殿，就是皇帝的金銮殿，说来也不过如此。

蒲天河大步来至厅门，一名女卫立时横戈阻拦，怒声道：“什么人？还不止步！”

蒲天河微微一笑道：“我姓蒲，是来拜见夫人的！”

女卫上下看了蒲天河一眼，摇头道：“夫人此刻宴客，方才已有话传下，拒见任何宾客。来客请至‘居贤厅’，礼待，等筵会之后，再与你通禀。快快下去吧！”

蒲天河沉声一笑，道：“这么说我就回去了，夫人若问下来，就说我尚有事，不能久候！”

说罢抱了抱拳，转身而去。

四女之中，立有一人赶上来道：“喂！你站住！”

蒲天河回身笑道：“我姓蒲，可不姓喂！”

这名女卫脸上一红，讪讪道：“蒲相公，你要见夫人可有要事？”

蒲天河冷冷的道：“自然有要紧的事。”

女卫怔了一下，道：“是什么事，可以对我说吗？”

蒲天河摇摇头道：“对不起，不便见告！”

女卫睨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可有夫人的令珠？”

蒲天河摸出了令珠道：“可是这个？”

女卫点了点头，微吟道：“按说你虽有夫人令珠，也不便此刻入内通禀，不过……你有名帖没有？我进去试试看夫人见不见你。”

蒲天河一笑道：“这倒使得。”

说罢由袖内取出了一张名帖递过去，那女卫接过来看了一眼，面上微惊，点了点头道：“相公原来是蒲大侠。失敬！”

蒲天河抱拳道：“岂敢，岂敢。”

女卫双手捧帖，撩开珠帘轻步入内，蒲天河端端正正立于厅门之外。

须臾，就见先前女卫同一人疾步而出。

蒲天河乍然一见，真以为来人是上官琴，只是细细一看，才知不是，这人虽是和上官琴同样修长身材，脸盘什么虽都一样，只是看过去却比上官琴娇艳，而无上官琴之清丽。

蒲天河一望之下，立刻想到了此女必是上官琴之妹上官羽无疑，果然不错，这少女含笑而来，微微施礼道：“小妹上官羽，奉家师之命，恭迎蒲大侠入内餐叙！”

蒲天河一打量这上官羽，只见她上身穿着一件百雀毛的披肩，下着翠绿色百褶风裙，足下一双软底白绒的小皮靴，在两肋处，各配有一口尺许长的短剑，果然是姿色动人，风华绝代！

如此一个人儿，竟然甘心为春如水所驱使，实在令人为之惋惜。

想到此，蒲天河抱拳回礼道：“上官姑娘不必客气，在下是奉令师之约，不远千里而来，却不料夫人有贵客在座，真是太不巧了！”

上官羽嫣然一笑道：“蒲大侠太多礼了，常听家师提及蒲兄如何英武，真令人向往不已，如今大驾光临，足使本宫蓬荜生辉，如此贵客请还请不到呢！”

蒲天河一听对方口舌果然厉害，哈哈一笑道：“姑娘舌底生花，愚兄是说你不过，入内同见夫人去吧！”

上官羽浅浅一笑道：“蒲兄请！”

说时闪身让开，这时两名女婢打起了珠帘，上官羽同蒲天河步入厅内。

是时歌舞正欢，胖瘦二位王爷目注当场，看得眼花缭乱，哪里还注意得到有谁进来，春如水却含笑步下位来，一直走到蒲天河近前。

她双手握住蒲天河一只手，笑咪咪的道：“少侠真信人也，请快入座！”

蒲天河欠身道：“在下是专为拜访夫人而来，与青海之事无关！”

春如水面色微红，笑道：“过去的事还提它作什么！怎么，木老友没有一起来么？”

蒲天河愤愤的道：“木尺子欺人太甚，弟子已与他绝交了！”

春如水颇为惊讶道：“噢？这又是为什么呢？”

蒲天河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此中情由，恕不便见告，请夫人原谅！”

春如水含笑点头道：“好，我不问就是。总之，我告诉你木尺子老奸巨

滑，此人是不可信任的！”

蒲天河点了点头道：“我现在一切都明白了！”

春如水一双妙目在蒲天河身上一转道：“少侠背后所背何物？”

蒲天河知道时机到了，当时点头道：“乃是在下那颗‘五岭神珠’，此番来拜访夫人，为释前嫌，在下决定将这颗五岭神珠献给夫人。”

春如水立时面色大喜，她堆笑道：“五岭神珠，人间至宝，我怎能接受！”

蒲天河微微一笑，双手解开了胸前麻花扣儿，把背后珠匣双手奉上道：“夫人不必推辞了，我想武林之中，能配享有此珠的，舍夫人而无第二人！”

春如水听了这几句话，心里是舒服极了，双手已把珠匣接了过来，嘻嘻笑道：“蒲少侠，你太客气了，此珠乃是令尊遗物，我如何能占为已有……”

蒲天河叹了一口气，煞有介事的道：“夫人你是有所不知，这几个月来，我为此珠是伤透了脑筋，五岭神珠虽是天下至宝，可是我自问保留不住，与其为恶人抢夺了去，不如送与夫人的好，只是……”

春如水开了匣子，低头看了匣内明珠，面上弥满了笑纹，呐呐的道：“只是什么？”

蒲天河笑道：“夫人如果自认为没有能力保有此珠，我也只好收回了，因为此珠乃代表武林至尊的身份，入恶人之手，将难免天下大乱了。”

春如水一声冷笑道：“少侠客大可放心，不是老身夸一句海口，当今只怕天下还没有几个人，敢来到我这碧寒宫撒野的！”

蒲天河点了点头道：“这么说夫人是收下了？”

春如水一笑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少侠客一再礼让，老身只好留下了。谢谢！”

说罢把珠匣关上，一笑道：“蒲少侠请用饭吧！”

这时在场的一群歌姬舞毕换下，又另外换来了一群着天竺装束的少女入场表演，两位天竺的王爷，简直是乐不可支，看得如醉如痴，乱拍巴掌！

蒲天河目光一扫二人，有意问春如水道：“夫人，这二位贵客是……”

春如水面色微微一红，笑道：“这是天竺来的二位王爷，是我很久不见的老朋友了！”

说到此，目光一转，问蒲天河道：“蒲少侠难得一来，莫非尚急于回去么？”

蒲天河摇头笑道：“倒是不急，如果夫人不嫌，可容在下暂居碧寒宫内，一瞻这丽宫美景？”

春如水抚掌笑道：“太好了，老身正有此意。少侠可在此自由居住，随时去留，一切自便。这样可好？”

蒲天河离座而起笑道：“如此最好，在下暂时告退，夫人佳宾在座，不便打扰！”

春如水因为要与二位王爷谈买卖，蒲天河在座，也实在不便，这时闻言想了想道：“也好，老身明日再专门设席，为少侠洗尘。此刻少侠一路辛苦，先休息一下也好！”

她转身对立于身边的上官羽道：“羽儿，你代我招待蒲少侠，在迎宾馆内，整理一间上好的房子，拨两个小婢供蒲少侠使唤！”

上官羽弯身道：“弟子遵命！”

春如水又道：“通知全宫，蒲少侠可任意出入，不得加以阻拦！”

上官羽又道了声：“是！”

蒲天河一笑道：“夫人真是太礼待了！”

春如水得意的笑道：“少侠远来是客，岂有不招待之礼！少侠请不要拘束，休息去吧！”

上官羽这时笑眯眯的道：“蒲少侠请吧！”

蒲天河向春如水抱拳施礼，就随着上官羽步下位来。出了厅门，上官羽笑嘻嘻的道：“蒲兄你好大方呀！”

蒲天河知道她是春如水不贰之臣，对她说话，自是不同，遂道：“令师武林一尊，万众归心，五岭神珠我焉敢据为己有？以之送于令师，正所谓物择明主再好不过！”

上官羽掩口一笑道：“这些话要教师父听见，不定该多高兴呢！”

蒲天河哼道：“在下说的都是实话！”

上官羽眸子在他面上瞟了一眼，笑道：“蒲兄来到蒙古有多久了？”

蒲天河道：“不过是三天！”

上官羽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小妹这几天因奉师命，远至天竺未归，听说这两天宫里闹了些事，如果蒲兄早几天住进来，或可助家师一臂之力，将那闹事的贼子擒住了！”

蒲天河一笑道：“在下哪里有这么大的本事！”

说罢一笑，又道：“听说姑娘还有一个妹妹也在此，不知可是真的？”

上官羽一笑，目光瞟着他：“不是妹妹，是姐姐，她叫上官琴，你是自哪里听来的？”

蒲天河道：“昔日在青海时，是令师告诉我的，是以此番见到了姑娘，却未看见令姐，不免奇怪！”

上官羽翻了一下眼皮道：“你想看她么？”

蒲天河笑道：“久仰贤姐妹大名，如能得见庐山真面，自是求之不得！”

上官羽瞟着他笑道：“蒲兄你真会说话，既然如此，等我安置好你住处之后，再邀姐姐来一同拜访如何？”

蒲天河心中惦念着上官琴伤势安危，是以才如此说，这时听她这么说，内心不由放了一大半。

当下随着上官羽一直来到了迎宾馆，上官羽特别为他开了一间极为宽敞华丽的静室，并且拨了一名小厮，和两名小婢服侍他，遂自离去。

蒲天河心中思念着上官琴，在室内有些坐卧不安。

那两名服侍他的小婢，一名“彩虹”，一名“百合”，都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，很是聪明俏丽。

这时二婢为他送来宽敞的衣服，和一杯香茗，蒲天河胸有成竹，抱定既来则安的心理，倒也不拘，他洗了个脸，换了身上的衣服，手端香茗呷了一口。

门外传来上官羽的声音道：“蒲相公方便么？”

蒲天河放下杯子，一面启门道：“姑娘有何见教？”

上官羽含笑而入，她以春葱也似的玉指，理了一下散在前额的秀发，道：“方才我去看过姐姐了，她身上有伤，师父暂时还不许她动弹，她明后天才能向你问安！”

蒲天河微微笑道：“这如何敢当，明日姑娘陪我专程去探访她可好？”

上官羽一笑道：“这才叫不敢当呢……既如此，我们现在就去如何？”

蒲天河点了点头道：“这个……我还要换一下衣服！”

上官羽一拉他道：“换什么，这样已很好了，我们走吧！”

蒲天河本想上官琴既说明后日来访，必定是今日不便，可是上官羽既说去，又不好推却，当下就同着上官羽一并出了房间，前去探望上官琴。

上官羽一面分拂着前路的花枝，一面回眸笑道：“我姐姐还在问我你是什么样子呢！我说呀，高高的个子，大大的眼睛，直直的鼻子……”

一面说着，由不住咯咯的笑了起来。

看着她那种天真活泼的样子，蒲天河颇有感触，如能把她由春如水手中拯救出来，未尝不是功德一件。

上官羽边笑边说，到了一座小朱亭处，正是昔日蒲天河与上官琴会晤之处，这亭子左面是一波静静的池水，沿着池边直向花径伸处，是两行矮矮的，剪得平平的冬青树。

虫声咽啾，子归夜啼，碧寒宫明亮闪烁灯光，不禁触起这远游的异乡客一种遐思，怅惘……

进了一座雅致的红门，在花树环峙之中，坐落着几间石砌的平房，房顶都爬满了爬壁虎，这地方正是碧寒宫的“疗养院”。

上官羽一走进来，立时有个矮胖的老头儿迎上来呵呵笑道：“啊唷，二宫主到了，有什么吩咐呀！”

上官羽回身指着蒲天河道：“这位是蒲大侠，他是来看我姐姐的！”

那矮老头忙点头道：“大宫主好多了，已不碍事了，现在在后院散步呢！”

一面说着，回身对一名童子道：“快去请上官厢主来，说是有贵客来访！”

那童子领命而去，上官羽一笑道：“徐公公请自便吧，蒲相公不是外人，由我带领随便走走也是一样！”

矮老头弯腰打躬道：“是，是，是，二宫主请便！”

说完话，这矮老头儿就转身走开，蒲天河奇怪的道：“怎么他叫你是宫主呢？”

上官羽面色一红，讪讪道：“我姐妹蒙家师过分疼爱，收为义女，我姐姐职掌西厢，我分掌东厢，在本宫内各负重责，是以才有宫主之称！”

蒲天河一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

才说到此，就见花树丛中，步出了一个绝妙少女，远远行过来笑道：“是哪位贵客深夜造访，真是太不敢当了！”

上官羽忙道：“这是我姐姐上官琴！”

蒲天河忙抱拳道：“久仰，在下蒲天河，与姑娘问安！”

上官琴回礼道：“蒲大侠不必客气，小妹贱体欠佳，本当早就该去看你的。”

蒲天河笑道：“姑娘不必客气，如今玉体痊愈了没有？”

上官琴微微一笑道：“不妨事了！”

说时眸子一扫上官羽道：“怎么不请蒲相公到室内坐，这样岂非太简慢了？”

蒲天河欠身道，“打扰！”

三人遂进入一座花树缭绕的石馆之内，落座后自有小婢献茶，上官羽笑道：“姐姐，蒲相公真是慷慨，他竟把五岭神珠呈献师父了，师父喜欢得了不得！”

上官琴瞳子一瞟蒲天河道：“真的？蒲大侠太慷慨了！”

蒲天河微微一笑道：“哪里，这是一点敬意！”

上官琴望着上官羽道：“你可看见那颗五岭神珠是什么样子，我只听传说还始终没有见过呢！”

上官羽摇摇头道：“我也没见过，是师父自己收藏的，她和天竺人的生意还没有谈好！”

蒲天河假作一怔道：“谈生意？令师还做生意？”

上官羽看了上官琴一眼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蒲相公你哪里会知道，师父要是不做生意，这碧寒宫上上下下近千人吃的用的哪里来呀！”

蒲天河点头笑道：“这倒也是，但不知令师此番作些什么生意？”

上官羽低头一笑，闪烁着眸子道：“对不起，这是秘密，不能告诉你……你会不会生气？”

上官琴微嗔道：“你怎么对蒲天河这么说话？”

上官羽伸了一下舌头，嫣然笑道：“蒲相公才不会生气呢！是吧？”

说罢笑着看蒲天河，又偏头对上上官琴道：“师父叫我负责全权招待蒲相公呢！”

说时耸了耸肩膀，现出一副得意的样子，上官琴微笑了笑道：“是呀！你光荣呀，就看你怎么招待人家了。”

上官羽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放心，绝对出不了错。走吧，蒲相公！”

蒲天河见上官琴以目示意自己随她离开，便站起来，笑道：“这么说羽姑娘是要负责我的一切行动了？”

上官羽绷了一下小脸，道：“那当然，在碧寒宫内我姐妹还能当一半的家。你放心！”

蒲天河微微一笑，正要出室，上官琴却道：“妹妹，你可知赛马什么时候开始？”

上官羽笑道：“你不提我都忘了，听师父说，大概是后天。姐，你是说，你要跟我比马？”

上官琴点头道：“当然，我上次输得太不服气了！”

上官羽嘻嘻笑道：“你一定要比，这次还是会输的，我那匹‘粉红豹’现在脚程更快了！”

上官琴笑道：“我的‘黄毛狼’也不差呀！”

蒲天河不由颇感兴趣的道：“怎么，你们姐妹也要参加不成？”

上官琴点了点头，微笑道：“上次她赢了我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赢她！”

上官羽笑问蒲天河道：“你参不参加？”

蒲天河摇头笑道：“我不敢献丑，一来骑术不精，再者又没有好马，我还是在场外观看好了，为二位姑娘呐喊助威！”说罢望着上官琴道：“姑娘身上的伤不碍事么？”上官琴面色微微一红，道：“一点小伤算不了什么，早已经好了！天已经不早，蒲兄，你还是去休息吧！”

蒲天河告辞出门，上官羽在路上笑道：“我姐姐就是这个样子，阴阳怪气，不大爱理人，不过对你实在已经够好的了，你可别在意！”

蒲天河笑道：“我倒觉得她人很随和。”

上官羽点头笑道：“这样我也就放心了。天晚了，明天我再来看你吧！”

说时，已来至蒲天河下榻的宾馆，上官羽送到门口，道了声再见，转身自去。

蒲天河入室，却见两个丫环正在灯下打盹儿，就过去叫醒了她们，彩虹蒙蒙胧胧中睁开了眼睛，吓了一跳，道：“噯呀，相公回来了！”

百合也揉着眼惊吓的道：“相……公……”

蒲天河含笑道：“我这里已不需要人了，你二人自己回房睡去吧！”

彩虹答应了一声，遂又道：“柱儿就睡在门外，是二宫主拨来服侍相公的，相公如果有事，只管招呼他就是！”

蒲天河答应了一声，等二婢出去之后，他把灯光拨得暗暗的，然后束了束衣袖，他要乘今夜去探查一下这宫里的秘密！

他轻轻地推开了一扇窗子，夜风扑面吹了进来，使他打了个寒颤，然后他身形微微一耸，已如同一缕青烟也似的飘出了窗外。

碧寒宫在子时以后，看过去是静极了。

蒲天河展开身法，窜上了一座屋脊，环日向四下一望，只见一片静寂，虽然有几处灯光，但那只是值夜亭的一点灯光。这“留宾馆”内却有几处灯光，十分明亮。

蒲天河忽然想到了那两个天竺人，此刻不知睡没睡，不妨去探听一下。

想到此甚觉有理，当下就向着宾馆内一处较亮的灯光扑去。他身法奇快，起落之间，已扑到了近前。身子方自一落，就见几个头缠白布的天竺人，正由房中走出来，嘴里哇啦哇啦的说着。

蒲天河见他们走后，那位天竺的王爷桑玛，才转回身来，他手上拿着他那一口“七宝刀”，面含微笑的转回房内，蒲天河正要跟踪他入室，看看他作些什么，不意那桑玛入室后灯就熄了。

他身子方退自树下，正要拔身而起，猛见一条白影其快如矢，只一闪已飘在了面前。

蒲天河定眼一看，不由大吃了一惊：“这人竟是春如水！这时候，她偷偷摸摸的来这里作什么？”

想到此，他忙把身子向树后一闪，就见春如水前额至后发上，紧紧系着一条绸巾，一身紧身衣靠，一双瞳子闪闪放光向四下望着。

忽然，她身子一折，“嗖”一声，已拔在了桑玛所住的屋脊之上。

紧跟着她身子用“珍珠倒卷帘”的姿势，蛇也似的由窗口上的天窗向室内潜了进去！

蒲天河呆了一呆，心想：这是做什么？她莫非是要做贼不成？

心中一动，蒲天河立刻就明白了，事情必定是如此，天竺人前来买宝，必然带来了很多的钱，因此财迷心窍的春如水，很可能是起了黑心，在“四海珠”没有成交之前，先把对方的钱偷到手中，如此一来，令对方来一个两袖空空而回！

果真如此，这春如水真是好狠的心！

他本想就走，忽然发现了这件事，倒不好不中途插手管上一管了。

想到此，他身子一纵，轻似狸猫的已把身子窜上房檐，目光由天窗空隙处向内一望。

虽然在黑暗中，蒲天河仍然能看出一些端倪。

他看见春如水蹑手蹑脚正用一口明晃晃的匕首，在启弄着一扇门，那位天竺王爷“桑玛”就是住在那间房子里。

极轻微的响了一声，房门打开了，春如水后退了一步，由身上取出了一块黑色的绢，遮在了脸上，仅仅露出一双光芒四射的眸子。

春如水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，她竟然身子一个滚翻，一阵风也似的，进到了室内。

蒲天河咬了咬牙，轻轻揭起了一片屋瓦，正要抖手打去，就在这时，却见春如水身子倏地滚出，探手攀附在一根窗栏杆上，一个倒翻，已出了室外，蒲天河忙把身子向下一伏。

同时间，他耳中已听到了室内的天竺王爷一声怒吼道：“小贼，我看你往哪里逃！”

说时，这天竺王爷桑玛已窜窗而出，一抖手打出了两口柳叶飞刀，快如电光直向春如水后背上飞去！

春如是时已飘身下屋，她当然没有把这两口飞刀看在眼里，身子一偏，骀二指上下一点，叮当两声，已把两口飞刀点落在地。

桑玛这时身子狂风也似的袭了过来，大声道：“臭贼，还我的宝刀来！”

春如水一声怪笑，变着声音道：“外国人，你认倒霉吧！”

桑玛一声怒吼，猛地扑身而上，可是春如水一回身，她手中的七宝刀，闪出了一片奇光，直向着桑玛头上砍了下去。

桑玛猛然退身，可是饶他退得再快，当胸一件外衣，已被刀刃划开了尺许长的一道大口子。

这一下，直把这位天竺来的王爷，吓得面无人色，退后了几步，再也不敢向前。

春如水发出了一声怪笑，杳如黄鹤，几个起落，已无影无踪。

桑玛呆立在原地，过了一会才重重地顿了一下脚，怅然返回。

蒲天河本想上前叫住他，点穿了春如水的假面目，可是转念一想，又临时忍住。

他本来想去探听春如水藏宝之处，可是春如水既然未睡，看来也是不易打探，一个弄不好，为对方发现了自己，那可就弄巧成拙了。

想来想去，只得怅然而回。

不想他方一推开室门，却意外的发现一人正坐在自己桌前。蒲天河一惊，低声道：“是谁？”

那人站起来，轻轻嘘了一声，道：“蒲大哥，是我！”

蒲天河定眼一看，才认出了来人竟是上官琴，不由怔了一下道：“是琴姑娘么？”

上官琴轻轻的答应了一声，走过去几步，把他拉到了近前，道：“你胆子真大，这几天你还是少动为妙！”

蒲天河皱眉道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上官琴拉着他坐下来，道：“你以为我妹妹只是负责照顾你？其实她有师父命令，无时无刻不在暗地注意你！”

蒲天河一惊道：“啊！这是真的？”

上官琴眸子白着他道：“谁还骗你？刚才我来时，看见我妹妹才走。不过幸好，她没有发现你有什么不对。”

蒲天河苦笑，摇头道：“令妹如此做，倒是没有想到！”

上官琴转着眼珠子道：“她也是没办法，是师父交待她这样做的，她敢不听？”

蒲天河微微叹了一声，遂道：“姑娘身上的伤要不要紧？”

上官琴摇头笑道：“不要紧，只是吓唬吓唬他们的，现在已无妨了，后天我还要参加赛马呢！”

蒲天河皱了一下眉道：“这么说要探听令师藏宝的地方，也实在不是一

件容易的事！”

上官琴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不要慌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……”

蒲天河心中才略为放松，上官琴一笑道：“你献上五岭神珠，已深得师父欢心，只要我妹妹再说几句好话，她就会对你完全放心了。”

蒲天河笑了一下道：“可是令妹……”

上官琴眯目笑道：“这一点你更可放心，她现在已经爱上了你，是绝不会说你什么坏话的！”

蒲天河苦笑道：“姑娘真会开玩笑！”

上官琴笑了笑，上下打量着他，轻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呀……看你自己的吧！”

说罢站起来，道：“我走了，明天师父必定会发出赛马的请帖，这是蒙古难得一见的盛会，你去看吧！”

蒲天河笑道：“当然，我一定会去为你捧场的！”

上官琴一双媚目在他脸上看了甚久，轻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呀……唉！”说完转身而去，蒲天河在她那双明媚的目光里，似乎体会出一种难言的情意。

东方的旭日，为沙漠草原，带来了一片金黄的颜色，一滴滴在枝头草尖上的露珠，为阳光映衬着，反射出七彩的霞光。

蒲天河在庭院中走了一转，觉得如此的清晨，太惹人怜爱了。

上官羽推开了花间小门，远远招呼：“蒲相公，看镖！”

一抖手，自她掌心里，飞出了一道红光，待到了蒲天河面前，忽然飘飘落下，蒲天河平手一托，接在掌心内，原来是一张红纸帖！

上官羽远远笑道：“请蒲相公去看赛马，这是师父发给你的请帖，一会马场再见吧！”

说罢匆匆而去，蒲天河正自发怔，却见一名小厮牵来一匹红色的榴花大马，招呼道：“相公请上马，小的带你老去！”

蒲天河虽是内心忧虑，可是眼前的事却也是急不来的，就点点头，翻身上马，顺便问道：“今年赛马热不热闹？”

小厮“哈”了一声道：“热闹极了，听说除了八旗弟子参加以外，天竺来的两位王爷，也有几匹好马，我们碧寒宫里参加的人也不少！”

他一面说话，一面牵马前行，沿途可见碧寒宫内众女弟子，无不是鲜衣彩裤，三五成群的向宫外行去，不久出了宫门以外，那小厮手指前方道：“相公放马往前跑，前路自有人接待！”

蒲天河答应了一声，一路疾快策马，渐渐人群密集，远近数百里内的居民，男女老幼，似乎今日都出动了，形成了一片人潮。

在平原薄沙的草地，早已有人用红黑不等的旗标，分插在跑道上，显示出平直的跑马道，道侧两旁，用白帆扯出了数十里的看棚，除了正中黄帆棚下，尚空着数列座位以外，放眼望去，万头晃动，简直是座无虚席。

蒲天河方自行到近前，遂见一名黄衣少女含笑上来道：“蒲大侠也来了！”

蒲天河递上了请帖，黄衣少女接过看了看，笑道：“蒲大侠的座位是第一排左首，请下马，我带你入座吧！”

当时招手唤来了一名小厮，把蒲天河的马带到了一边的马棚之内，她领着蒲天河，分开了人群，一直来到了那黄色的凉棚之下。

这时那棚下，已经有百十个人落座，除了碧寒宫的十二金钗，和天竺的两位王爷他见过之外，其他各人皆都面生得很。

入座之后不久，春如水带着四名妖艳的女婢也来了，场内爆出了一阵掌声，可见在本地人心目中，这春如水还是一个大好人。

春如水亲切的，满面笑容的与棚下每一个人打着招呼，特别是对那两位王爷更是亲热，可是天竺二王中那桑玛王爷，却是表情冷淡得很，显然是因为遗失了那口宝刀的缘故。

马场内有关职司，已在高声宣布参加赛马的人名，每一个人名之下，都传来一阵欢呼掌声。

蒲天河见春如水正向着自己微笑，就欠身向她打了个招呼，春如水道：“蒲少侠有意思也进场子跑一程么？”

蒲天河笑道：“在下哪里敢在高人面前献丑！”

这时高声宣名的司仪，已报到了上官姐妹的名字，上官琴、上官羽双双拍马而出，她二人一红一绿，所骑二马也是不同的颜色，由于二人绝色的姿容，引起了全场雷鸣似的欢呼。

看棚内的十二金钗，一起都站立起来，为着碧寒宫内这姐妹鼓掌喝彩。春如水目视蒲天河道：“我过去跟你提起的两个弟子，就是她二人。蒲少侠，你看她二人如何？”

蒲天河点头笑道：“上官贤姐妹技艺双全，自是不在话下！”

春如水微微一笑道：“我不是说她二人的武功，我是问她二人的姿色，蒲少侠你以为如何？”

蒲天河黯然一笑道：“碧寒宫内姑娘，个个如花似玉，美艳如仙，上官姐妹更是不凡，夫人有如此一双弟子，也真足可自豪了！”

春如水笑眼微眯，点了点头，却又叹息了一声道：“只是她二人即将要离开我了！”

蒲天河一怔，道：“夫人此言何意？”

春如水望着他神秘一笑，又有些伤感的道：“我生平说话，言出必行，对你更不例外！”

“这……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很简单，”春如水说，“哈里族的屠堡主三次求亲，为和睦邻近友谊，我已把琴儿许配了他儿子屠一夫，赛马会后，我就要打发琴儿下嫁屠家去了！”

“唔……”这显然是蒲天河没有想到的，他虽由上官琴口中早已得知春如水有此意图，可是那只是春如水暗中的意思，如今她竟然亲口道出，足见此事态的严重了。

“可怜的上官琴……”蒲天河心里想，“如果她现在听见了这句话，只怕也不会有心情再去赛马了……”

春如水眸子微合，叹了一口气，接下去道：“至于羽儿……”

眸子逼视着蒲天河道：“我已答应把她许配给少侠你……”

蒲天河一惊，春如水接下去道：“一为实践当初诺言，二为感谢你赠珠的盛情，蒲少侠你看可好？”

蒲天河低头微思，哈哈一笑道：“夫人盛情太可感了，羽姑娘芳华绝世自是佳人……”

春如水一笑：“好……”

蒲天河一仰头，又冷冷道：“只是在下不敢高攀，尚请夫人原谅！”

春如水一怔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

第十九章爆出冷门

春如水满心以为蒲天河在得悉自己把上官羽许配他后，必定大喜过望，可是相反地，当她把此言道出之后，蒲天河却马上拒绝。

良久，他抬起头，目光怅愤的望着前面的马场。

这时马场上仍在宣布着参加赛马的名单，一匹匹鲜艳的马在闻得报名后，都由它们主人牵着走出来，在万人的欢呼声中，接受喝彩。

这种赛马会，是蒙古人一种最感兴趣的娱乐，尤其是像春如水这种大规模的举办，更是具有爆炸性的号召力，哪一个不想来凑凑热闹！

蒲天河对于春如水的拒绝，春如水的非要“打破砂锅问到底”不可。

她见蒲天河不再说话，不由微微一笑道：“怎么，少侠客，你不乐意吗？”

蒲天河冷冷一笑道：“上官姑娘人见人爱，的确是佳人，只是小可不敢高攀，有负夫人雅爱！”

说时，身子微欠，正眼也不看她一眼。

春如水呆了一呆，有些不悦的道：“少侠客这么说，莫非认为羽儿配不上么？”

蒲天河摇摇头道：“夫人误会了，在下方才已经说过，是在下不敢高攀，却不是令徒配不上在下！”

春如水冷冷一笑道：“什么高攀不高攀，所谓礼下于人，必有所求，蒲少侠你如此坚拒，却又是为何？”

蒲天河一笑道：“在下一无所求，只是慕夫人威名而来！”

春如水双目眯起了神秘的笑丝，道：“真的？天下会有这样的大好人……啊，我明白了，大概你是喜欢小琴子吧？也行，你要是喜欢琴儿也可以……”

蒲天河面上一红，摇头道：“夫人越发的说错了，在下岂是贪色之辈！马赛后，在下也就该告辞了！”

春如水呆了呆，细眉微皱，她真被这个年轻人，弄得有点糊涂了。当时心中微动，正在进一步探测他的来意，不想蒲天河却把身子向前一倚，注目场内，现出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。

是时场内众马已到齐，那高报赛马名单的汉子，收起了名单，欲步下台的当儿，忽听一声高喝道：“且慢，还有我呢！”

泼拉拉，一匹白色大马，已驰到了近前，蒲天河立时发觉出这匹马极为熟悉，再一细看，坐在马上的彩衣细腰少年，蒲天河不由“啊”了一声。

来人正是自称姓“娄”，而与自己沿途有过两面之交的那个少年。

这少年唇上仍然留着两小撇八字胡，帽子戴得很低，差不多连眉毛都盖住了。

他对那报赛马名单的汉子高声道：“还有我呢！我来晚了！”

那汉子虽是当地人氏，但是跟随春如水做事的，没有不懂汉语的，这时闻言，上下打量着彩衣少年，道：“你报过名么？”

彩衣少年冷冷笑道：“我方才不是说来晚了么？”

汉子翻了一下眼皮，道：“没有报名怎可来参加？这不是胡闹么！”

彩衣少年冷笑道：“你到底要不要我进去？我的马一跳就过去，你这栏杆也挡不住我！”

那汉子看了一下他的马，由不住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噢，你这匹马真不赖！”

这时一边台上，走过了一个少女，乃是十二金钗之一，此女姓文名静姑，

排行第五，她此刻负责赛马会调配事宜。

那汉子见了她忙道：“文姑娘你来看看吧，这人没报名要来参加赛马，我怎么能够叫他进去呢！”

文静姑一打量那彩衣少年，道：“这位朋友，是哪里来的，大名叫什么？”

彩衣少年哼道：“姓娄，哪里来的，你们也要管么？”

文静姑一笑道：“你这人干嘛脾气这么大呀，我不过是问问你罢了！”

彩衣少年这时目光，无巧不巧正和蒲天河凑在了一块，蒲天河欠身含笑说道：“兄弟也来了！”

彩衣少年只点了点头，目光又转到了一边。

文静姑见状不由一笑道：“原来是蒲天河相公的朋友，既如此，我们破格容你进去，搭里加，开栅子让这位朋友进去！”

过来一个小伙子，在彩衣少年红鬃白马脖子上，套下了一面号牌，那个叫搭里加的汉子，正要搬动木栅，让那少年进去，不想少年早已道了声：“不用了，我跳进去吧！”

说时一带马缰，那匹大白马一掠双足，唳一声，已越过了栏栅，四周众人齐声爆出了一声喝彩。

蒲天河在一边看得也由不住叫了声：“好马！娄兄弟你真行！”

雷鸣般的喝彩里，少年对谁也不注意，只用一双亮闪闪的瞳子，向着蒲天河膘了一眼，等到蒲天河对他招手时，他却已把马策向赛马群中去了。春如水这时一笑道：“令友身手不凡，特别是那匹马，好骏！”蒲天河点了点头道：“是一匹好马！”春如水嘻嘻一笑道：“任他这匹马再好，也比不过我的火榴双驹！”

蒲天河一怔道：“夫人莫非也要参赛不成？”春如水摇头笑道：“不是的，我那火榴双驹，是由我两个徒弟分骑，你莫非没有看见？”

蒲天河这才注意到场内的上官姐妹，果然每人座下，都是一匹胭脂色红马，十分雄骏。

彩衣少年这时也带马来到了马群，上官琴一眼认出了他，不由冷笑道：“很好，你也来了？”

少年也冷笑道：“你能来，就不许我来不成？”

上官羽见状呆了呆，问上官琴道：“姐，这小子是谁？这么横！”

上官琴哼了一声道：“横？这小子才厉害呢，你都没看见，一路上把我给气死了！”

彩衣少年冷冷的道：“自己不要脸，还说谁来？”

上官琴一扬手中马鞭，正要抽过来，忽然觉出不大妙，因为自己路上是与蒲天河同行，这件事妹妹并不知道，一旦叫开了，师父岂不要多疑？

想到此，手中马鞭，竟然是抽不下去了。

上官羽一挑眉毛道：“抽死他！咦，怎么不打啦？”

上官琴冷冷一笑，放下了手，有些讪讪的道：“等一会，咱们马上再分胜负！”

彩衣少年微微一笑道：“我谅你也不敢打，打你打不过，跑你也跑不过！”

说时一双瞳子，又在上官羽的坐马上看了一眼，哼了一声，撩了一下眼皮，面向天上，一副轻视高傲姿态。

上官羽见状气不过的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彩衣少年道：“怪事，你还能管我笑不成？”

上官羽冷笑道：“我才不像我姐姐那么好欺侮，看打！”

玉手一抡，“刷”一马鞭抽了下来，可是马上的彩衣少年早已有防在先，只一带马缰，上官羽一鞭已落了空。

坐在看棚的春如水见状，皱眉道：“这姐妹两个太不像话了！”

是时那叫文静姑的姑娘，早已跑过来道：“不要打，不要打！”

遂对上官姐妹道：“二位厢主请住手，这位娄先生乃是蒲天河相公的朋友，手下留情吧！”

上官羽呆了呆，立时勒马退后，望着彩衣少年道：“原来这样，那就算了！”

上官琴只是频频冷笑，上官羽道：“算了，姐姐，不看金面看佛面，冲着蒲天河相公，我们不与他一般见识也就是了！”

上官琴尚未出言，那彩衣少年冷冷一笑道：“两个贼丫头，只怕你们一片痴心是白费了！”

上官羽一怔道：“他说什么，姐姐？”

上官琴假作不知的道：“谁知道他在说些什么！”

彩衣少年微微一笑道：“你们姐妹也不要不服气，你们以为骑的是春如水的火榴双驹，就可以胜过我？哈！笑话了！”

手一拍他那匹红鬃白马，笑得有几分醉人的道：“不是我小看了你们两个，今天你们两个要是有一人能胜过了我的马，我跪下来给你们磕头，管你们叫娘都行！”

上官琴面色大怒道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？”

少年狂傲的一笑，露出如玉白齿道：“自然是真的，你姐妹两个可要赌一场么？”

上官琴道：“赌就赌，谁还怕了你不成！”

上官羽小声对姐姐说了几句，遂冷冷的道：“喂！你说要赌些什么？”

少年点点头，当他撩起那双明亮的眸子时，那样子真有些像是一个姑娘家，长长的睫毛，汪汪的一双眸子，只是和唇上的两撇小胡子一衬，显得极不相称！

上官羽双手在腰上一插，哼了一声道：“小子，你真弄错了，要不是看在蒲天河相公面子上，我们早要你好看了，现在你既然这么说，很好，要是我姐妹真要输给你了……”

少年笑嘻嘻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上官羽咬了一下唇儿，恨声道：“好，照样，跪下来磕头叫你爹都行！”

彩衣少年“噗”的一笑，用手一指上官羽道：“这可是你亲口说的？说了可不能不算数呀！”

上官琴在一旁回答道：“自然是真的，我们说话是算数的！”

彩衣少年伸出一手道：“我们来击掌为誓！”

上官琴方要伸手，忽然又收了回来，冷笑道：“谁和你这臭小子击掌！”

彩衣少年收回了手，冷笑道：“不击也罢，到时看你们两个怎么收场！”

说话时候，各马都已牵上了马道，所谓马道，乃是一道极宽的草地，由此前驰，五里之外跑下去有一片树林子，林前树上有一片红旗，马儿跑到林前，再折回来，一来一往共是十里的脚程。

这时再没有时间给她们拌嘴了，由二三十名童子每人分牵着一匹马，依

顺序排列在跑道上，彩衣少年是最后入场，所以他被排在最旁边。

阳光下，这群良骥仰颈扫尾，各被主人勒着口环，显得蓄劲待发。

这时四方安静，连一声咳嗽都没有。

忽然火炮轰然一声大响，众马一齐开蹄前奔，大草原上，点缀着一群良驹，确是美极了。

上官琴姐妹双双领先，首先脱颖而出，在数十匹飞驰着的骏马之先，各以一马的距离占先而行，那彩衣少年，看来却落后了甚多，最少和二姐妹之间，有七匹马的距离，可是他跨下的白马，却跑得十分从容，而且由那少年的动作中看来，他好像勒马很紧，并不似其他的人，那么放开全缰。

看到此，蒲天河心中不由甚为纳罕。

春如水这时微微笑着，以手敲着栏杆，偏首对蒲天河笑道：“少侠客可看见了，我的火榴双驹脚程如何？”

蒲天河点头道：“名不虚传！”

春如水微微一笑道：“看来令友似乎是落后很多了……”

蒲天河苦笑笑了笑，心中也难免不为那彩衣少年气馁，在如雷的掌声中，马群开始折回来，向着看棚这边疾驰而来。

上官琴姐妹仍然是遥遥领先，她姐妹争得也很厉害，一会儿上官琴领先，一会儿上官羽领先。

春如水含笑站起来，手扶栏杆道：“这两个孩子……自己姐妹也值得如此计较！”

蒲天河的目光却始终注意着那位彩衣小帽的小兄弟，这时候，他骑马的姿态显然是变了，本来勒紧的缰绳，这时已渐渐松了。

人们同时都注意到此，纷纷叫着嚷着，手指着他，那匹红鬃白马，真有如马中之龙，不过是霎眼之间，一连掠过了五匹马，而紧迫在上官琴姐妹的火榴双驹之后。

上官琴这时已为上官羽落后了一马的距离，彩衣少年忽然赶上来，很快的已与她保持了平行的地步。

上官琴一看，不禁大吃了一惊，一声娇叱，双手齐推马颈，整个人身，几乎已跪在了马背上，座下的火榴驹真是快如飞弩，这匹马确实已发挥到快的顶点，只三四窜，又和上官羽跑了个平行。

可是彩衣少年的那匹红鬃白马，却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快，那种快的程度，真令人咋舌。

马上的少年忽然放开了全缰，那匹白马发出一声长啸，首尾笔直，如同是一支射出去的箭，一霎时已超越上官琴姐妹的火榴双驹。

上官琴急声道：“糟了，快追！”

上官羽带马如飞，奈何二马的脚程，无论如何是不能与那少年那匹神驹相提并论。

春如水忽然啊了一声，面色大变道：“真想不到！”

她偏过脸来，看着蒲天河道：“原来令友这匹马，竟是‘汗血’种，真正是罕见，罕见！”

上官琴姐妹这时一任施出了所有的能耐，却休想再超过她们头前的那匹马，相反，那匹白马的速度是越来越快，快到人们的眼睛，几乎都看不清马上的人。

锣声一响，终点地到。

彩衣少年陡然一带神驹，那匹白马人立双蹄，蓦地定住，然后马上少年一按鞍子，飘身而下，一副从容微笑的样子，四周爆出了震天价般的一声喝彩。

他的马，足足领先上官琴姐妹有半箭之遥，这真是一种奇迹！

多少年以来，在这赛马场上，除非是碧寒宫不参加，否则第一名必为其所得，尤其是春如水这两匹火榴双驹，更是从未输过场。

这次这个彩衣少年，却破了这项往例，可惊的是他的马，足足地领先了上官羽姐妹那么远，春如水在一边看得怎能不大为吃惊！

马赛终止了，爆出冷门的是这位彩衣少年，第二名是上官琴，第三名是上官羽。

上官羽姐妹本来相争得很疾厉，可是忽然来了这个人，她二人的矛头，不约而同的指向了他，对于自己姐妹的胜负，却是不再计较。

赛后，对优胜者，照例是由春如水颁奖。今年的奖品——黄金千两，明珠一匣。

这是一个惊人的数目，按说春如水何能有如此大量，这其中有一个道理，原来春如水自忖着冠军必属于二姐妹其中之一，这项贵重的奖品，就权当嫁妆，使得二女顿时身价百倍，她作梦也没有想到，冠军竟会爆出冷门，而落在了第三者的头上。

春如水这时虽是满心的不乐，可是奖品既经颁布，哪有不发之理？

更可怜满怀热望信心的上官琴姐妹两个，这时连惊带愤，几乎都要昏了过去。

上官羽飘身下马，一拉上官琴道：“姐姐，我们回去吧！”

上官琴心中一动，愤愤的望了彩衣少年一眼，正要带马而去，那少年嘻嘻一笑嗲声道：“二位姑娘就这么走了？”

上官羽一翻眼皮道：“你还不许我们走？”

那少年冷冷一笑道：“二位小姐太健忘了吧，莫非我们的赌注就不提了？”

上官羽面上一红，呶道：“你少瞎说，谁跟你这小子赌？赌什么来着，除非是赌你的命啊！”

彩衣少年不由秀眉一剔，冷笑道：“好无耻的女人！”

上官琴一拉她妹子道：“算了，快走吧！”

少年身子一横，已飘在了二人身前，只见他一双大眼睛里泛出了闪闪奇光，微笑道：“堂堂碧寒宫的厢主，说话竟然如此无信，想这么一走了之，就算完了不成？”

上官羽一举手中马鞭子，“刷”一声猛抽了下去，直向着少年脸上抽去，却为那少年左手一操，已将鞭子抓在了手中，冷冷的道：“要打架么？”

是时群声大噪，这些蒙古人，倒不是为哪一方助威加油，而是见人打架心里高兴，都希望看个热闹。爱起哄，这是人之常情！

蒲天河本已走过来，想要向她们姐妹及那彩衣少年贺喜一番，却未曾料到她们竟然会在大庭广众面前闹了起来，一时也颇感意外。

上官琴见了上官羽马鞭为少年抓住，想及前恨，下由大怒，带马过去，手中马鞭也向着那彩衣少年脸上猛然抽了下去。

可是那彩衣少年，确是有杰出身手，身躯再转，上官琴的鞭梢也落了空。这时春如水疾行过来大声道：“住手！”

彩衣少年一松手，放开了握在手上的马鞭，退后一步冷笑着。

两个姑娘也都怔在当场，春如水不悦的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好好的怎么打起来了？”

说时目光视向那彩衣少年，一笑道：“恭喜你，还没有请教这位朋友大名？”

少年冷笑道：“我姓娄，春夫人，你们明定奖品赏格，莫非也不算了么？”

春如水森森的道：“娄小哥，你简直是开玩笑，明定的赏格岂能有不算之理！等一会，我要在众人面前颁奖，绝不食言！”

说到此冷笑了一声，目光向着上官琴姐妹一掠道：“你二人今日是怎么了？哼！”

目光一转少年，又道：“阁下装假的工夫很好，老身佩服之极！”

少年不由面色一变，退后了一步道：“你……”

春如水嘻嘻一笑，道：“汗马白毛白鬃，史有所载，阁下却用颜色，把马鬃染成红色，乱人耳目，确是聪明之极！”

彩衣少年这才心中一松，可是却也不得不佩服春如水阅历惊人，当时点头道：“夫人明察秋毫，只是却错会了在下之意！”

春如水含笑道：“莫非阁下不是故弄玄虚？”

少年冷冷笑道：“我所以把马鬃染成了红色，是为了好看，却不意为夫人认为是乱人耳目，岂非好笑？”

春如水冷冷的道：“不会吧，只怕你这匹马不染色，是进不了马场的！”

少年冷笑连声道：“这就令人不解了，莫非赛马规格，有禁止汗血马出赛之说不成？夫人的火榴双驹可又在禁止之列？”

春如水面色一红，有点尴尬，回头看了蒲天河一眼，笑道：“令友真是风趣之极！”

说时一双白手轻轻抚着，一笑道：“我现在就颁奖与你，免你多疑！”

少年一笑道：“急倒是不急，就是夫人这两个徒弟，未免欺人太甚了！”

春如水一声冷笑，望着上官琴姐妹道：“你们为何的打架？”

上官羽眼圈一红，在马上垂首道：“请师父作主，他……他欺侮人！”

上官琴一双痴情眸子，只是瞟着一边的蒲天河，却不好意思再吵闹。

春如水微微一笑，望着少年道：“小哥儿，这里以往有个规矩，凡是参加赛马获胜者，照例是我碧寒宫的上宾，是有权力，可以在碧寒宫赏玩十天的……”

顿了顿，她又接下去道：“不知道足下是否有意被邀？”

彩衣少年闻言欠身笑道：“在下受宠若惊，一定叨扰就是！”

春如水含笑道：“好，我太高兴了！”

说完，含笑点头道：“娄相公请来受奖，我想奖品她们已取来了！”

是时授奖台下万头晃动，人声鼎沸，乱吵乱闹成了一团，他们都要争睹一下冠军的风采，和那笔数目巨大的奖金，还有少年那匹白马，也是他们所争睹的目标。

在万人掌声中，春如水把千两黄金一匣明珠，当众颁赠给了娄姓少年，尽管她心中是千万个不愿意，可是却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忍痛割爱！

也许她心里面另有打算，表现得倒十分慷慨。

这时候上官羽姐妹两个，都悄悄的隐退了。

她姐妹两个各怀着羞愤，其实内心都是为了蒲天河这个人，在心上人面

前丢脸是最难堪的事。

蒲天河在那少年接受了奖品之后，上前含笑道：“娄兄弟，恭喜你了！”

少年看了他一眼，慢吞吞的道：“你现在可是住在碧寒宫？”

蒲天河被他这种突如其来的一问，微微一呆，点头笑道：

“正是！”

少年一笑道：“小弟手无缚鸡之力，这许多黄金实在是搬它不动，不知蒲兄可肯代为保管数日，容小弟走时再交还与我可好！”

蒲天河一呆道：“这是什么……意思？”

说时他回身看了一眼，春如水已乘彩舆而归，现场只剩下十二金钗中的数人。

蒲天河上前一步，轻声道：“兄弟你莫非还有什么顾虑么？”

娄姓少年一双眸子，痴痴注视着他，闻言浅浅一笑道：“我看蒲兄你此刻是乐不思蜀了！”

蒲天河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兄弟你这是何意？”

娄姓少年笑容微敛，带有几分冷漠的道：“身入虎穴，岂能不有所警防，小弟为防万一起见，是以把这批奖金暂请蒲兄保管，蒲兄如不愿意，也就算了！”

蒲天河心忖好个聪明小子，他竟然看透了那春如水心怀歹意，可是既如此，他又何必要住进碧寒宫内去呢？这其中莫非还有什么隐秘不成？

思念之间，十二金钗中的项蓓蓓已含笑而来，远远一福道：“二位相公可要返宫去么？弟子已备好了车子！”

蒲天河一笑道：“我和这位娄相公骑马回去，姑娘你们先回去吧！”

项蓓蓓一笑道：“弟子奉命接待这位娄相公，不敢失礼，否则难以复命！”

蒲天河正想借故推却，不想那姓娄的少年，却笑向蒲天河道：“既如此，回头见，我先走一步，咱们在碧寒宫里还要盘桓几天呢！”

项蓓蓓过去要牵他的马，那匹马长嘶一声，扬蹄就踢，彩衣少年笑道：“不要动，这匹马别人是摸不得的！”

说罢伸手拍了拍马颈，那匹汗血马果然就老实了。少年向着蒲天河一笑道：“蒲兄也许可以骑得，就烦你骑回去如何？”

蒲天河正想推辞，可是目光偶然触到那马背上，才知驮有甚多东西，方才那奖赠的黄金明珠亦在其上，知道是少年为防遗失，方才既有所托，此刻自不便推辞，当时含笑点头道：“既如此，我来试一试吧，恐怕我也不一定行！”少年一笑道：“你一定能骑！”

说罢退身一边，蒲天河走过去，伸出手先拍拍马颈，那匹马果然柔顺十分的探出头来，在蒲天河身上揉了揉，好似对他甚熟的模样。

蒲天河心中颇异，看了那少年一眼道：“怪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少年一翻眼皮道：“谁知道，也许你跟它有缘！”

说完一拉项蓓蓓道：“我们坐车走吧！”

项蓓蓓不由脸上一红，忙退开，低声道：“不要拉嘛……”

少年呆了呆，窘笑道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都忘了我是……”

项蓓蓓一怔道：“你是什么？”

少年一笑道：“走吧，瞎问些什么！”

说时回身微微向着蒲天河抬了抬手，遂同着项蓓蓓登上了一乘油碧车，扬鞭而去。

蒲天河在他一笑之间，复又荡起了对娄小兰的思念，不知怎么，他总是看着这少年像娄小兰，像极了。只是二人一男一女，却是风马牛不相及，这是多么玄虚的联想。

想着就翻身上马，那匹白马非但不反抗，还摇首摆尾，现出一种亲切姿态。

蒲天河心中更不禁引起无限遐思，想当初自己偷骑小兰的“沙漠豹”，前往天山的那匹马和这一匹简直是酷似之极，人像马也像，倒也少见。

想念之间，马已行近碧寒宫。

自从蒲天河住入碧寒宫后，宫内各弟子早已受了嘱咐，对蒲天河出入不再刁难，所以他得以一路通行无阻。

留宾馆内来了位新客人，这客人就是此次赛马会上，名列第一的那个奇怪的少年。

这个小家伙，真可说是一个典型的怪人，自从住入碧寒宫后，整日到晚，足不出户，也不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！

在他住进来的第三天，清晨，蒲天河忽然闻得有叩门之声，忙即开门，却见是他——姓娄的少年，不由呆了呆，喜道：“难得娄兄弟今日造访，快请落座！”

少年目光注定在蒲天河面上，甚久，才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唉！你……”

说罢背过了身子，走到了一边，冷冷的道：“蒲大哥，你莫非在碧寒宫住一辈子不成？”

蒲天河心中一愣，遂笑了笑道：“不，不，我这也就要走了！”

少年头也不回的冷冷一笑道：“什么时候走？”

蒲天河皱了一下眉道：“这个……大概就是这几天了。兄弟，你忽然问这个作什么？”

姓娄的少年停了停，摇头道：“没什么……”

说时回过身来，面带苦笑道：“我日前与蒲兄相处，甚觉你为人忠厚，恕我多事，我想问蒲兄你可成过亲了？”

说时一双眸子注视着蒲天河，其实他是明知故问，可是蒲天河却被问得面色大红，感愧不已。

他摇摇头道：“没有，没有……老弟，你问这个干嘛呀？”

姓娄的少年，试探着道：“我看这上官姐妹美丽可人，蒲兄如能和其中之一结为连理，岂不理想？”

蒲天河摇摇头道：“兄弟，你误会了，莫非你认为我与上官琴沙漠同行，此时又如此接近，就是对她有意不成？”

少年撇了撇那生满了小胡子的嘴道：“当然，你们是郎才女貌！”

蒲天河哈哈一笑道：“兄弟，你太不懂事了，任凭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而饮，愚兄心中并非是没有意中人，只是……”

重重的叹息了一声，不再多言。

姓娄的冷笑道：“恕我多事，蒲兄的那位意中人芳名是……”

蒲天河一笑道：“说这些干嘛，大清早上闷在屋子里多没意思，我们出去走走好不好？”

少年注目着他，一本正经的道：“不行，你一定得说！”

蒲天河“哧哧”一笑道：“兄弟，你问这些干嘛呀，莫非你有意与我做媒不成？”

少年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不是与你开玩笑，只问你那心上人是谁？”

蒲天河微微一笑道：“你真是爱管闲事，好吧，我那意中人说起来，还与你同姓呢！”

少年呆了呆道：“姓娄……叫娄什么？”

蒲天河眨了一下眸子，摇摇头，实在是难以启齿，可是这少年逼问的如此厉害，又不能不回答，当时一笑道：“你只知道姓娄就够了，何必多问！”

少年这时面上似乎有些不大得劲，他慢慢在一张位子上坐了下来，忽然又站起来道：“够了，有你这句话也不妄……”

说得声音很低，蒲天河怔了一下道：“兄弟，你说什么？”

少年摇摇头道：“没什么……”

叹息了一声，他又接道：“蒲兄，自从那日沙漠一晤，其实我并未曾离开你左右，只是你不知道罢了！”

蒲天河呆了呆，遂笑道：“我一猜就是你，那人皮面具，不用说也是你拿去的罗？”

姓娄的少年笑了笑，道：“只不过是借用一下罢了！”

蒲天河抱拳笑道：“这么说娄兄弟，你真正不愧是个侠士了。那一夜水牢中多亏有了你，否则多指师徒怎能从容而退？兄弟，你真不愧是一个埋名的大隐侠，你瞒得我好苦！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，怎不告诉我呢！”

少年含笑摇头道：“现在还不能说，总之，到时候你一定会知道就是了！”

边说边自身上取出了那个人皮面具，递过去道：“还你的东西！”

蒲天河接在手中，有几分惭愧的道：“如果兄弟你是个歹人，那夜取愚兄颈上人头，犹如探囊取物，惭愧！”

少年低头一笑道：“我没有这么心狠，再说蒲大侠你那口五岭神剑也没有这么好欺侮！”

蒲天河心中又是一动，原来自己什么事包括身上的东西，他也没有一样是不知道的，真正奇怪！

他端详着这少年道：“这么看来，兄弟你并非在这地方人氏了？”

少年瞟了他一眼道：“本来就不是，我是汉人……”

说到此，两弯细眉微微一皱道：“蒲兄，我有件重要的事告诉你，这碧寒宫的路子我已摸清楚，如……”

蒲天河比了个手势道：“住声！”

门外有人轻叩道：“蒲相公在么？”

少年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那两个贱人又来缠人了！”

蒲天河摇头轻笑道：“兄弟，小声一点，别让她们听见了！”

门外一声冷笑道：“已经听见了。”

“砰”的一声门打开来，上官姐妹冷面而进，上官琴还好一点，并未作声，上官羽却用手一指少年，冷笑道：“你骂谁贱人？”

少年微微一笑道：“谁又骂你了，天下真还有拣挨骂的人，怪事！”

上官羽气得面色通红，扭过脸望着蒲天河娇声道：“好呀，蒲天河，你也不说话！”

蒲天河一笑道：“你要我说些什么呀！我知道你们在闹些什么事！”

上官羽绷着小脸，转身望着娄姓少年，气得鼓着小腮帮子，忽然“哧哧”一笑道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吧，你说！”

少年也笑嘻嘻的道：“我什么也不想干。”

上官羽用手一指他道：“好吧，你等着瞧吧！”

蒲天河这时走近上官琴，轻声道：“有事情么？”

上官琴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等一会再谈！”

少年忽然一笑，对上官羽道：“二姑娘，你有无兴趣？”

上官羽一翻眼皮道：“什么兴趣？”

蒲天河闻言甚为奇怪，却见彩衣少年一笑道：“你不服我，我也不服你，咱们到外边，找个草地好好比划比划，你可敢么？”

上官羽哪里知道少年是有意诱她出去，好令蒲天河和上官琴讲话，当时冷笑道：“好！出去就出去！走！”

少年在上官羽踏出门外，回身对蒲天河与上官琴一笑道：“你们可以谈谈了，机会难得！”

说完匆匆夺门而出，上官琴不由面色微红道：“这人真是鬼精灵，讨厌！”

蒲天河点头笑道：“姑娘，你知其一不知其二，这位小兄弟，和我们乃是一条线上的！”

上官琴一怔道：“我不懂！”

蒲天河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那夜盗我面具的就是他，在水牢内共同救助老尼师徒的也是他，他来到这碧寒宫，我看也是含有深意！”

上官琴“哦”了一声，半天才点点头道：“我说呢……这人真是个怪人！”

说罢皱了皱眉，吟哦道：“这人样子真怪，有点娘娘腔……真怪，他来这里到底是存着什么心？”

蒲天河一笑道：“先别谈这件事，你今天来莫非有什么事情不成？”

上官琴点点头道：“师父藏宝的地方，我已经摸清楚了。”

蒲天河大喜道：“啊！是真的？”

上官琴点点头，低声道：“当然是真的。那地方真隐秘！”

停了停才又道：“是妹妹告诉我的！”

蒲天河一怔道：“令妹也知道这件事了？”

上官琴摇摇头，冷笑道：“谁敢叫她知道！我不是已告诉过你了，是师父叫她送四海珠，她才知道的。她还告诉我，那两箱珠宝她也看见了，那地方机关重重，只怕不易进出！”

蒲天河皱眉道：“你可曾记下了？”

上官琴点了点头道：“记下了，今晚三更天，我们就下手。事不宜迟！”

蒲天河微怔道：“姑娘可曾想妥了退路？”

上官琴看了看窗外，越发小声道：“都准备好了，我已偷了师父一艘快船，如果一切顺利，明天天一亮，就能够到‘达木三帖’，在那里我们先藏一天，然后再看情形！”

蒲天河点点头道：“我们就这么办，此事真谢谢你了！”

上官琴脸一红，讪讪的道：“还说这些干什么，不都是为了你……”

说时紧紧握住蒲天河一只手，讷讷的道：“蒲大哥，这件事我真害怕……我……要是师父知道了，只怕我将死无葬身之地了！”

蒲天河不禁大为感动，轻拍了拍她肩道：“姑娘你放心，你是为了我，我真不知要怎么报答你才好！”

上官琴闻言破涕为笑道：“谁要你报答，只要你心里知道就好了！”

说罢脸又红了红，蒲天河不由呆了呆，苦笑道：“我心里当然知道……”

上官琴瞟了他一眼，欲羞又笑的道：“你……唉！不说了。”

蒲天河一愣道：“姑娘何故欲言又止？”

上官琴慢吞吞的道：“你还不知道，那姓屠的又来提亲了！”

蒲天河一笑道：“原来是这个，我还知道令师打算把你嫁出去呢！”

上官琴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也知道了！师父打算要我过几天嫁过去呢，她已经跟我谈过了！哼，真是见鬼！”

蒲天河一笑，问道：“你打算如何？”

上官琴嘟着嘴道：“人家都急死了，你还笑！你大概是巴不得要我嫁过去是不是？”

说罢气得面色微青，猛地站起身来道：“我就是拚了一死，也不能嫁给他呀！”

蒲天河点头道：“有志气！”

上官琴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所以我才决定今天晚上下手，不论事情成不成功，反正我是不能再留在这里了！”

蒲天河不禁有些发呆，暗忖：看来这姑娘似乎对自己存下了相当的情意，此番离开碧寒宫后，这件事自己将如何处理？

想到此，一时无语。上官琴只以为他是在为今夜之事发愁，就安慰他道：“你不要担心，今天晚上都由我办！你只在外负责搬运就是了！”

蒲天河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件事本与你无什么相干，我岂能忍心让你去涉险？还是我去吧，你只把藏宝的地方告诉我就行了！”

上官琴笑道：“光说是说不清的，你放心，我才不会出错呢！今夜三更天，你记好了，我们在院子里八角亭见面！”

蒲天河点了点头道：“一言为定！”蒲天河还想问个清楚，却见那彩衣少年同上官羽嘻笑着由外面走过来，二人好像已化释前嫌，重新交好的模样！上官琴见状十分奇怪的道：“咦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谁打赢了？”上官羽笑而不答，彩衣少年却微笑道：“这姑娘果然厉害，我不是她的对手！”

蒲天河心中一愣，目光一扫这少年，却见他向自己微微一笑，心中立时明白，必是他有意输给了上官羽，而借此存心结交。想着他也不说破，只向上官羽道：“姑娘武功能胜过了我娄兄弟，真惊人了！”

上官羽笑向那姓娄的少年道：“其实你这个人并不坏，干什么装成那个样子！”姓娄的少年嘻嘻一笑，道：“我装成什么样子了？”

上官羽鼓了一下腮帮子，笑嗔道：“姐妹们还都说你好，说你老实，哼！谁知道你是外表装的，嘴比谁都滑！”说时转过身子向蒲天河道：“蒲相公有事情吩咐我么？”

蒲天河欠身道：“不敢惊动，姑娘请便！”

上官羽面色微红道：“听师父说蒲相公你武功很高，我想请你指点我几手高招不知道可以么？”

蒲天河一笑道：“在下不过略识皮毛，姑娘一定要我现丑，明天早晨，我们研究一下如何？五鼓天，我在花园里等你！”

上官羽立时喜道：“好，我一定到！”

说罢一拉上官琴道：“姐姐，我们走吧！”

上官琴看了蒲天河一眼，作了一个眼色，似乎是在说：“不要忘了今晚上的事！”

蒲天河微微点头，她们姐妹两个就走了。

二女去后，那姓娄的少年关上了窗子，回过身来道：“蒲兄，我看那上

官琴对你颇为钟情，你可不能辜负了人家一番好心，你怎么报答她呢？”

蒲天河呆了一呆，遂笑道：“别胡说，没有的事！”

彩衣少年冷冷笑道：“你们的事我都知道，大哥如无深爱之心，却是不便敷衍与她，应该到此为止了！”

说时一双精光四射的眸子，流露出一种异样的光采，那如炬的双瞳，似乎一直看到了蒲天河的内心去了。

蒲天河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，为之骇然！

良久，他苦笑道：“贤弟明察秋毫，愚兄亦不便相瞒……此事我真不知如何是好……唉！真叫人为难！”

彩衣少年秀眉一挑，冷冷的道：“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，你只要问心无愧也就是了，以我之见，你我不如此刻走了吧！”

蒲天河一笑道：“你又说笑了，贤弟莫非还不知道，我此来的目的？”

少年冷然道：“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不过是受了木老头所托，要盗回失去的珠宝，和你那颗五岭神珠罢了。这事又有何难？”

蒲天河不由大为吃惊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到底是谁？”

少年搭下眼皮，呐呐的道：“你不要管，我只问你，如果我能帮你弄回那些东西，你可愿走么？”

蒲天河一怔道：“当然愿走！不过……”

少年哼了一声道：“舍不得那个上官琴？”

蒲天河摇摇头道：“她为了我叛离师门，我岂能留她在此不顾？最起码，我也应该救她离开此处，否则那屠一夫……”

少年冷漠的道：“屠一夫已经死了！”

蒲天河一呆道：“死了？不……会吧！”

少年呐呐的道：“是我下的手，他今晨已经死了，以后不会再有人缠着她了。”

蒲天河奇怪的望着他，道：“你这个人实在是神出鬼没，怎么什么事你都知道了？”

少年冷冷一笑道：“还有我不知道的，比方说你为什么一个人跑到蒙古？有谁得罪了你？你心里莫非对过去的友谊没有一些依念？”

这几句话，使得蒲天河大吃了一惊，他蓦地上前一步，惊异的道：“你……到底是谁？”

彩衣少年忽地双目一红，跺了一下脚道：“你……你好狠的心！”

说罢身形一掠，“嗖”一声，已越窗而出。

蒲天河大叫道：“兄弟，你别走，我有话问你！”

可是那彩衣少年早已穿过花圃，走得无影无踪。蒲天河心中着实的奇怪，他发了半天愣，自忖道：“这人到底是谁呢？”

愈想愈是猜他不透，他明明是个男儿身，怎地谈吐之间，却又诸多女态，尤其是他那细白的皮肤，婀娜的身材，就是女孩子家，也鲜能望其项背！

他那秋水也似的一双眸子，在看人的时候，总似含有无限的情意，又似无比的沉郁，在他说话的时候，总是压得那么低，好似怕人听出什么事来似的……

蒲天河把这一连串的念头，归结在一起，细想了想，忽然大吃了一惊道：“哦，这……大奇怪了，他莫非是一个女的乔装而成的？”

这一个联想假定，很快使他又想到了其他的一切，他想到了那夜入碧寒

宫，看到女人倩影，想到了和上官琴船上谈话时，那个出言尖酸的姑娘……

现在，把这些联系在一起，问题就像镜子似的明亮了！

一点都不错，她是个女的！

蒲天河想通了这一点，来回的在室内走了一转，低声自语道：“她是谁……是谁？为什么她一直跟着我？为什么她要化装成男的……”

“还有她那一匹白马……”

一想到了这匹马，蒲天河忽然脸色一变，全身抖动了一下，现在他明白了，一切都明白了。

他猛的越窗而出，迎面看见了上官羽正向这边走过来，她手里端着一盘子鲜桃，笑道：“蒲大哥我给你送桃子来啦！”

蒲天河拉住她道：“快领我去，那个姓娄的小兄弟，他住在哪里？”

上官羽怔了一下道：“什么事呀？”

蒲天河急道：“先带我去，我找他有事情！”

上官羽身子一转道：“随我来！”

前行绕过了一片花圃，只见一片石屋，隐于花树之间，上官羽手指了一下道：“呶，第三间就是！”

蒲天河道了声谢，身子已然扑了过去，只见第三幢石室，红门紧闭，蒲天河走过去，在门上叩了一下道：“兄弟开门……”

忽然觉出称呼不对，又改口道：“姑娘你开门……我知道你是谁了……你是娄小兰。姑娘，你开开门，我有话对你说……”

敲了几下，门也没开，蒲天河不由黯然道：“姑娘，你还忍心生……我的气？姑娘，我已经想明白了，你对我的这番心，我还能不知道？只是我只觉配不上你……”

“现在我也想明白了，此间事了，我们就……”

他自言自语了半天，房内没有一点回音，只有一双画眉鸟，在鸟笼里呱呱乱叫着，不时的跳上跳下。阳光穿过花枝，交织成美丽的图案，空气十分沉默。

蒲天河皱了皱眉，又敲了一下道：“姑娘，你怎么不开门呀？”

说时，用力的一推，门被推开了，却只见室内空空如也，哪里有那姑娘的踪影在内。

他呆了呆，在室内走了几步，却见窗户半开，室内衣物都已不见，显然，她已经走了。

蒲天河重重地在地上跺了一脚道：“唉……”

目光一扫，却见桌上留有一封素笺，他猛地跑过去，打开了信封，其内是一张淡黄色的宣纸，着墨道：“郎才女貌，恭贺连理。”

蒲天河把这张纸重重地往桌上一拍，冷笑道：“好姑娘，你这是存心呕我，你这么说真比骂我还厉害，你把我蒲天河看错了！”

说罢把那张信撕了个粉碎，忽然想，纸上墨迹尚未全干，看来她不过是才走，定还未走远，不如追赶上去，也许还来得及。

想到这里，赶忙掠窗而出，却听见身侧“哧”的一笑，道：

说完娇躯纵起，直向一片花棚架上落去，蒲天河紧随其后，二人一前一后，快如电闪星驰，不多时已扑到了碧寒宫后院。

放目前瞻，只见一片漆黑，只有“精武英殿”还亮着灯光，蒲天河奇道：“那是什么地方？”

上官琴道：“师父每夜午时，必在精武英殿督导弟子练功，所以这一个时辰是最好的机会，我们行动要快，否则东西即使到手，只怕也难以逃开她的手去！”

蒲天河冷冷一笑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今夜只有与她一拚了！”

上官琴四周瞧了瞧，小声道：“蒲大哥，你记住，等一会下手的时候，由我进去，你只在楼下把风，等着暗号，接东西就是了！”

蒲天河点点头道：“好！”上官琴又道：“东西一到手，先弄上船，不要管我，千万记住，你只管先把船开走，我自然会找机会上去！”

蒲天河呆了呆道：“那样岂不是太冒险了？”

上官琴低声道：“没关系，否则我们走不脱的。你听我的话，绝对没有错！”

说罢，向着蒲天河嫣然一笑，那双明媚的眸子，微微的眯起，样子确是迷人之极！

蒲天河心存愧疚，早已乱了分寸，这时真可说是如同一具木偶，哪里还能体会对方加诸在自己身上的真情，闻言后点点头道：“好吧！”

上官琴轻拉了他一下道：“随我来！”

绕过了眼前的院落，上官琴已领着蒲天河来到了春如水所居住的那座寝宫。

上官琴固是轻车熟路，蒲天河却是第一次来，目睹那宏伟奢侈的寝宫，不禁叹息不已。

这时寝宫内，只有一两处亮着粉红色的灯光，门前都有两个杏黄长衣的女弟子在门前巡视！

上官琴回身向蒲天河比了个手势，意思是要他不要惊动了那两个守门的人，然后她双手把系在腰上的丝带子勒紧了一下。

蒲天河知道她要腾身，就蓄好了势子。

一阵风来，松树发出了一阵轻啸之声，上官琴已腾身到对面屋顶之上，蒲天河向下一低腰，紧跟着也腾身而起。

他二人一前一后的落上了房顶，门前的两个姑娘，却是丝毫未曾发觉。

二人立在楼角上，但见月光闪闪，映着碧瓦，泛出一片片青光，像是银河幻境的万点寒星。

上官琴轻车熟路的转到了另一处屋角，向着蒲天河打了一个手势，小声道：“蒲大哥！”

蒲天河就近身子，上官琴小声道：“你看见没有，这是你退身的路，河在那一边。”

边说边指点了一番，蒲天河点头道：“我已经记下了。”

上官琴又指了一下下面道：“下面有株大松树，你在松树下等我，东西一到手，我就用绳子系下去，然后你运到船上，再来。”

蒲天河答应了一声，细看房下，果然有一株大松树，就飘身而下，上官琴这时也转身跃到了一处楼角，潜身而没。

蒲天河在松树下鹤立了甚久，忽见楼壁上“吱”的一声，推开了一扇半圆形的窗子，跟着是上官琴的声音，轻嘘了一声，道：“接着！”

接着一根长绳，系着一个重大的箱子慢慢的垂了下来，蒲天河抢上一步，接住了箱子，匆匆解了下来，只觉得箱子极重。

楼上的上官琴，这时已累得气息喘喘，她是用绳子绕在楼柱上，然后再

慢慢的垂下来。

蒲天河由箱子外形及重量上判断，正是木尺子所失落的那两个箱子之一，心下甚为高兴。

他匆匆肩负起，向着上官琴先前所指之处疾行而去，在一片树林深处，他找到了一条溪流。

上官琴所布置好的快船，正停在溪水旁边。

蒲天河知道责任重大，何况这地方一向被春如水划为禁地，更少有人迹，蒲天河把箱子放在溪边原处，只见上官琴第二箱珠宝也系下来了。

蒲天河解下了箱子道：“好了，你快下来吧！”

上官琴一面擦着脸上的汗，一面道：“还有这个，你接着！”

说时抖手打下一物，蒲天河抬手接住，却是一个匣子，顿时他就知道，匣内是“四海珠”，想不到这些东西，如今又失而复得，如非是上官琴大力帮忙，要想收回这些东西，真是谈何容易。

蒲天河解下了箱子，忙道：“好吧，姑娘，我们走吧！”

上官琴低声道：“你先上船去，我马上来，我还要把这里收拾一下！”

蒲天河只得匆匆又赶向林内，把东西放在船上。他知道上官琴所设的步骤，都是经过严密的计划，当时不敢再事逗留，遂解开了舟索，顺水放船，一路疾行了下去。

上官琴慢慢掩上了那扇半圆形的窗子，内心真有无比的喜悦，她真没有想到，这件事办得如此顺利。

现在只要把室内略加布置，使其回复原样，春如水归后一时就无从发现，等到明日她发现之时，自己二人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。

想到这里，上官琴真是喜之不尽。

她转身来到了春如水的那间宝库，目光所见，全是闪闪发光的各色珠宝。

上官琴顺手取了些放在怀内，以备逃亡时的盘川，然后她按动机钮，把第一道铁门关上，现在她只要再把第二道铁门放下来，就算大功告成。

可是，一件不幸的事情，就在这时发生了。

上官琴玉手触到了玉狮的头顶，正要移动时，忽然身后冷风轻袭，一声冷笑道：“很好，我们又碰上了！”

上官琴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倏地转过身来，目光所触，正是师父春如水那张苍白的怒脸。

这一个突然的发现，有如是当空的一声迅雷，使得上官琴顿时呆住了。

她身子向后退了几步道：“哦……”

春如水森森一笑道：“娄丫头，你以为脸上蒙块布，我就认不出来了？哈哈！今天我看你怎么逃！”

上官琴忽然想起自己装束已换，面上蒙着纱，所以师父并没有认出自己，反倒误当了外人，如此正好将错就错，以图绝处逢生。

想到此，右手慢慢探入囊内，摸了一把暗器，猛地一弯腰，叱了声：“照打！”

“刷”一声，一掌枣核镖，如同是出巢的群蜂一般，没头盖脸直向春如水全身上下罩了过去。

春如水一声怪笑道：“好丫头！”

右手大袖向外一挥，叮咚一片响声，枣核镖全数落地，春如水玉指一弹，“当”的打出了一枚银丸，正中壁上机钮，只听见“刷啦”一声巨响，落下

了一排铁栅，正好落在了上官琴的前方，断绝了她的去路。

上官琴未来之前，早已把室内机关摸得清清楚楚，当时赶忙退身，双手向墙上一个方形的黑色标志上推去，只听见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随着她身子一翻，已到了另一间房内。

春如水万没有料想到来人竟然如此熟悉自己室内的装置，当时大吃了一惊，急忙之间，已来不及跟踪而入，当下转身出了宝库，陡地窜窗而出。

冷月下，春如水腾身上了屋顶，果见西厢房下掠出了一条人影。

春如水一咬牙，用“八步凌波”的轻功绝技，一连三数个起落，已追到了那人身后。

她厉声道：“姜小兰，你纳命来吧！”

只见她身形一矮，双手用“盘树功”，分左右直向上官琴两肋上插下去。

上官琴本以为逃出了魔掌，却没有想到春如水竟然又赶了来，连惊带吓，向前猛的一扑，足下哗啦啦踏碎了不少的瓦，她身子却也向房下坠去！

只听见一声叱道：“好女贼！”

一口冷剑直向上官琴面门上逼了过来，上官琴身子一滚，也拔出了背后长剑。

两口宝剑就空一击，发出了“呛”的一声，冒出了一点火花。

惊魂之下，一打量这人，上官琴几乎要叫了出来，来人竟是自己胞妹上官羽。

上官羽怎么也没有想到，眼前蒙面人会是上官琴，自以为是上门劫宝的贼人，掌中剑一紧，再次逼了上去，“刷”一声，向上官琴咽喉上撩去。

这时春如水也自房上飘下来，见状一声笑道，“小羽子你来得好，别放她走了！”

上官羽见师父在侧助阵，更不由宽心大放，娇声笑道：“师父放心，她跑不了！”

娇躯向前一欺，第二剑“拨草寻蛇”，直向上官琴心窝上扎去。

上官琴向左一滚，又避开了这第二剑。

可是她始终不发招，上官羽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好个贼丫头，你怎么不发招？”

第三剑“刷”一声又劈了下去，上官琴不得不举剑相迎，“呛”一声，二人都后退了一步。

上官琴口中急哼了一声道：“你……”

忽地转身就走，可是上官羽一意要在春如水面前立功，哪里肯舍！足尖飞点，如影附形，再次欺身而上。

上官琴忽地转身道：“羽妹，是我！”

声音很低，上官羽不由大吃了一惊，猛地收剑定身讷讷的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上官琴转身就走，可是身方纵出，却有一条疾快的影子，掠空而下，现出了春如水纤瘦的影子。

上官琴一咬银牙，一剑向她面上劈去，春如水双手一分，用“大伏手”的手法，“噗”一声，已把上官琴手中宝剑夺了下来。

就见她右手一起，上官琴一蓬乌云也似的头发，已自头上飘了下来。

上官琴惊叫了一声，打了个跌，向前就窜，可是春如水哪里放得过她，就见她瘦手一扬，宝剑“刷”一声，脱手而出，划出了一道白光，随着她口中一声叱道：“着！”

“噗”一声，正中上官琴背心之上，红光迸现，上官琴惨叫了一声，遂倒卧于血泊之间。

上官羽在一边看得触目惊心道：“师父！不好，她是……”

说时猛地扑去，抱起了上官琴的身子，一把拉下了她脸上的面纱，大叫道：“是姐姐！啊呀！”足下一软，扑通一声倒地昏厥了过去。

第二十章冷夜无情

上官羽这突然的动作，不禁使得春如水大吃了一惊，赶忙跑过去，把她抱了起来，连声道：“羽儿！羽儿！”上官羽才似从幽梦中醒过来一般，只听她“哇”的一声大哭了起来，道：“师父……师父……你杀错了人，她是琴姐……”

春如水一怔道：“上官琴？不……”

她赶忙跑过去，细细看了看，顿时面若寒霜，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，退后了一步道：“噢……”

这真是她所想不到透的，上官琴怎么会来到这里？为什么要蒙面？为什么她不说话呢？

月光下，上官琴全身是血，那双眸子努力的睁着，全身一阵阵的颤抖着，上官羽早已伏在她身上，哭成了个泪人似的。

春如水慢慢蹲下来道：“琴儿，你这是何苦？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呢……”

说时她伸出一只手，摸了摸上官琴前胸，叹息了声道：“唉……没有救了！”

上官羽泪眼迷离道：“师父……无论如何你要救她……救她……”

春如水摇头道：“来不及了……”说罢冷冷一笑道：“小琴子，为师平日待你不薄，你这是为什么？”上官羽也哭道：“姐姐你干嘛要蒙面呀，你到底是干什么？你……”上官琴努力挣起道：“妹妹……你听我说……”声音太小了，小得不得不把耳朵就近，就听上官琴断断续续在她耳边道：“妹妹……离开这里，去……去嫁给蒲……相公……说我……我不能再……再见他了……我……我好恨……”

身子一歪，鲜血由口角淌下来，一缕芳魂就此消逝。上官羽“哇”一声又大哭了起来。春如水冷冷的道：“你不要再哭了，随为师上楼看看！”上官羽这一霎时，才忽然体会出师父的残酷和无情，不由慢慢转过身子，看着师父，只觉得师父这张脸，今夜尤其是此时，看来格外恐怖，不禁打了个哆嗦。

春如水一只手拉起了她道：“走，你跟我上去看看！”

上官羽道：“可是姐姐她……”

“她已经死了！”春如水平冷了一声道，“这是她咎由自取，怪得谁来！”

上官羽只觉得一阵心酸，又淌下泪来，尽管她此刻对师父一万个不满，可是一向服从惯了，对春如水已经养成了驯服的习惯，而且更加认识了师父的厉害，这时焉能再敢多嘴。

当下连一声也不敢出，就随着春如水掠身而入，二人匆匆行到了春如水卧室内，春如水平冷笑道：“你姐姐是怎么知道我室内机关的？”

上官羽打了个冷战，讷讷的道：“上次弟子奉命放东西，她陪我一起来的。”

春如水咬了一下牙道：“好个丫头！”

说时按动机钮，壁上立时开了暗门，春如水进内须臾，面若寒霜的道：“好丫头……”

说完，身形一闪，已自窗口飘身而下。

上官羽吓了一跳，忙跟着她飘下楼去，就见春如水一路扑到了上官琴身边，用力的把她尸身抓起来，尖声道：“好丫头，你干的好事……你说，那

些东西，你交给谁了？说！”

她一面说一面用力的摇着上官琴冰冷的身子，只可惜她早已身死，此刻尸体冰冷，哪里还能说出一句话来，恼得春如水用力的摇，红色的血由上官琴伤处四下飞溅！

上官羽见状在一边痛哭道：“师父，你就饶了姐姐吧……”

春如水用力的抛下了上官琴，一跳而起道：“好贱人……真气死我了！”

上官羽抽搐着道：“你老人家莫非遗失了什么东西不成？”

春如水面色发青道：“哼！哼……”

她身子气得阵阵发抖，不时的抬头向天，似在思索着什么，忽然一顿足道：“走，我们去看看那姓蒲的小子去！”

上官羽一惊道：“蒲天河？”

春如水狞笑道：“这二人狼狈为奸，只恨我发现太晚，其实我应该早就发觉的！”

上官羽由方才姐姐口中，也猜知了个大概，她不知蒲天河早已离开，闻言不由暗暗为蒲天河担心。

这时春如水展开身形，一路扑到了蒲天河所住之处，只见室内一片黑暗，春如水转身向上官羽道：“叫他出来。”

上官羽有意大声道：“蒲天河，师父来找你算帐了，还不快出来！”

一连叫了几声，没有一点回音，春如水冷然道：“进去！”

说时身子扑了过去，双掌一击，“喀嚓”一声巨响，把一扇花格窗震成粉碎，二人先后纵入室内，只见室内一片黑暗，哪有蒲天河踪影！上官羽点亮了灯，又找了找道：“他走了！”春如水牙齿紧咬着嘴唇，几乎要咬出血来。良久，她才怒声道：“还有那个姓娄的小子，找他去！”上官羽道：“那姓娄的，白天就走了！”春如水怪声道：“为什么不通知我一声？”上官羽低头道：“师父那时正在和天竺两位王爷谈事情，弟子怎敢惊扰？”春如水如丧考妣似的低头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完了，一切都完了……”说时目现凶光，两只手互捏在一起，发出一阵咔咔声，忽然一跺脚道：“走，备我的飞艇，追下去！”上官羽答应了声：“是！”春如水又道：“慢着，我们一块去，现在我对你们谁也不敢相信了！”说时二人方要举步，就见一干弟子打着灯笼飞跑过来，春如水厉叱道：“干什么的？”那群女弟子吓得赶忙站住，一个人忙上前抖声道：“启禀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！”春如水心里一跳，强做镇定道：“快说，是什么事！”那弟子讷讷的道：“夫人的飞艇被人乱刀切碎，而且另一艘快艇‘藏波号’被人窃走了！”

另一弟子上前讷讷又道：“五云口弟子青珠、蓝珠来报，有一少年强行过关，二弟子加以拦阻，为那少年杀伤，如今青珠断腿，蓝珠伤目，来此请罪，请夫人发落！”

春如水身子一歪，差一点倒了下去，她扶着一棵树，咬着牙连声道：“好……好……你们这群饭桶！”

那群弟子吓得全数都跪了下来，春如水这时哪里还有心情去管她们，当时向上官羽道：“走，你跟我去，我们追下去！”

上官羽道：“走路么？”

春如水厉声道：“快备马！”

立时一名弟子匆匆跑下去，须臾牵来了两匹马，春如水同上官羽双双上马，泼刺刺跑了出去。

上官羽十分诧异的道：“师父，我们怎么追得上呢？蒲天河是顺流，这时怕早已出了山口了。”

春如水狞笑道：“他上天入地我也要追他回来，你跟着来就是了！”

说罢策动坐马，飞也似的向前驰去。

二人扑到了一座桥前，上官羽正要策马而过，春如冰冷笑道：“那样走太慢了。”

说罢跳下马来，双手用力的推动桥柱，只听见“轧轧”一阵响声，那座小桥，竟自整个的移向了一边，在桥身之后，竟然现出了一个大而黑的山洞！

上官羽跟师父这么久，居然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隐秘的地方，见状不由怔了一下。

春如水狞笑道：“除非他会飞，否则他就跑不掉！”

说时策马而入，上官羽随后跟上，二人穿过了这个黑沉沉，伸手不辨五指的山洞，眼前是一片密集的榆树林子，耳边立时听到了潺潺的流水之声。

春如水策马如飞，一马当先向林中扑去，上官羽这时才发现，这地方居然已离山口不远，只要穿出了眼前这片林子，也就是山口地方，而所谓的山口，乃是行船必经之处。

看到此，上官羽不由得为蒲天河捏了一把冷汗，她本是春如水不贰之臣，可是此番目睹春如水之狠毒行为，又是杀姐的大仇人，手足之情，哪能不令她痛极仇生，真恨不能一剑杀了她为姐姐报仇！

可是她因服从惯了，这时虽已动了反意，却也并非一时就有勇气付诸实现。

这时见春如水一心想要抓回蒲天河，不由动了些“同仇敌忾”的念头，生怕她真的抓住了蒲天河，心中一动，立时大声道：“师父，你等我一等，这里路我不熟！”

春如水回身怒道：“小声！”

上官羽却假作没有听到，更大声的道：“师父，这是什么地方呀？”

春如水拍马过去，厉声道：“小声！”

上官羽见她眸子里迸出的怒焰，倒是一时为她吓住了，春如冰冷冷一笑道：“林外就是‘马尾河’，那厮可能就要来了，若为他听见，岂不是糟了！”

说罢翻身下马，道：“快下来，马留在外面，随我进去！”

上官羽只得照样做，翻身下马，春如水紧紧抓住她，冷笑道：“小羽子，你听着，要是抓住了蒲天河，找回失物，我们既往不咎，否则，哼……可休想逃得活命！”

上官羽打了个冷战，默不作声，春如水松开了手，命令道：“撤出兵刃，随我进去，一有消息，速告诉我，你还不是他的对手！”

上官羽答应了声，二人遂自入林。

这时上官羽耳中听到哗哗水声更清晰了，心中不禁暗暗祷告上苍，要蒲天河逃过活命！

春如水手持宝剑，同上官羽一路越出林外，眼前已可见一泓溪水。那马尾河在碧寒宫内迤迳如蛇，不过是个较大的小溪而已，可是一出山口，到此地看来，可就大大的不同了，水面开阔，水势湍急，看来真有如长江大河一般的雄伟。

在河水两侧，布满了各式的怪石，春如水自己藏身在后，又摆手招呼上官羽也藏好了身子。

二人方自藏好了身子，就见河水远处，似有红灯一亮，现出了一叶快舟的影子。

春如水大喜道：“他果然来了！”

上官羽见状大急，忙大声道：“师父，蒲天河来了！”

这一声清脆的呼声，在静夜里听起来，更觉得声音悠远，波心的那艘小船，似乎立时得到了反应，就见它在水面上打了个转儿，遂向岩边偎去。

春如水几乎要气昏了过去，只见她牙咬得咯咯有声，用发抖的声音向上官羽道：“好丫头，原来你是存心的！好……”

上官羽讷讷道：“师父你老人家千万别多心……”

春如水连声噓道：“禁声！噓……”

上官羽赶忙住口，心中好不得意！

那上流所来的快船，果然正是蒲天河，他因遵从上官琴之言，在所有宝物载上船后，又等了一会儿，因不见她来，暗想她可能由陆上走了，于是他就独自策舟顺流而下。

这一程水路因是顺水，水势湍急，所以舟行至为迅速，不一刻已行出碧寒宫外，这时他心中才算是一块石头落地。

方才上官羽那声呼叫，他倒是听到了，不过由于水声相杂，只听到模糊的一点声音，于是赶忙把船身靠边，细听了甚久，断定没有什么之后，才又继续向前驰来！

春如水远远看见不由大喜，她口中恨恨的道：“好小子，我看你此番还怎么跑！”

上官羽身子在寒风里打着抖，那口寒光闪烁的剑压在地面上，心里却暗忖道：“万一要是师父真下手，我也说不得拚出一死救他一命了！”

想着，身子在寒风里越发的抖得厉害。眼看着蒲天河所驾驶的那只小船，在浪波中起起伏伏，如箭矢般驰了过来，春如水作了个暗号，正要腾身而出。

就在这时，一股极细的冷风，直向春如水脑后袭了过来，春如水全神贯注在水中舟，正要使出极大的内家功力，阻拦小舟的来势，却不料在这紧要关头，竟然会有此一手！

这股冷风一袭过来，春如水立刻悉知是一件独门的厉害暗器，当时身子向下一伏，口中叱了一声，仍然扑出去拦舟。

可是这时，暗影中又是一声冷笑，一人用着极为苍老的声音道：“老太婆，财迷心窍，打！”

这个“打”字一出口，就听得“刷”的一声大响，一蓬飞针有如是细雨一般，直向春如水整个身上飞了过来。

春如水这一次再不闪开是办不到了，当时口中发出了一声尖叫道：“是什么人？”

双足一端，用“金鲤倒窜波”的身法，陡然把身子反穿了出去，出势如箭，就空一转，却又似四两棉花一般落在了地下！

春如水尽管在如此情势之下，仍然忘不了夺回失宝，她口中大声道：“小羽子，你给我先拦船要紧！”

上官羽答应了一声，娇叱道：“吠，哪来的小船！”

随着这声喝叱娇躯腾起，已扑到了岸边，蒲天河乍见人来不由吃了一惊，正不知来者何人，上官羽已抖出一件暗器道：“看头！”

蒲天河一低头，暗器已打了空，不由大怒，冷笑道：“哪里来的野丫头！”

口中叱时，身躯正要腾起，忽见那少女玉手一摆，轻嘘道：“快过去，我师父在后头呢！”蒲天河心中一愣，赶忙收住了势子，倒映的月光，使蒲天河看见了对方的脸，不由一愣，他也来不及再说什么，急流的江水，已把小船冲得顺流而下，上官羽赶忙为他把锁在岸边横江的链子解开来，小船因此毫无阻拦的过去了。蒲天河立在船尾，一抱拳道：“二姑娘相助之恩，没齿不忘！”上官羽停立江边，轻叱道：“还说这些干什么，我姐姐都为你……”船行甚速，霎息之间已流下数十丈以外，望着滚滚的水流，这姑娘只觉得一阵心酸，泪珠儿簌簌的淌了下来，忽听得身后林内春如水高声道：“小羽子，你在哪里？”上官羽吓了一跳，猛地就地一滚，滚入了水流之中，又由水内跳起来道：“师父……”春如水忙赶过来，道：“怎么回事？他人呢？”上官羽这时周身尽湿，看过去简直像个落汤鸡一样，她不胜狼狈的道：“我……那蒲天河太厉害……我为他打落水中，啊唷……我的肚子……”一只手按着肚子，看过去像真的一样！春如水咬牙道：“没用的东西！”

忍不住就手一掌，把上官羽打得一个踉跄，跌倒在地，上官羽连真带假，由不住哭了起来！春如水嘿嘿笑道：“那锁江的链子怎会锁他不住？”上官羽娇声道：“我哪里知道！他就这么过去了，也许是守江的小子偷懒，根本就没有锁！”春如水咬牙道：“好，你跟我来！”

上官羽由地上站起来，周身湿透，看过去真狼狈极了。二人顺着江边，下去有半箭之地，就见岸边有一所木屋，春如水见屋内尚亮着灯，就喝道：“有人没有？还不滚出来！”

室内无声。春如水一抬腿，“噹”一声已把木门瑞开，不禁呆道：“噢……”

上官羽忙跟过来一看，原来室内两个汉子，每人背上皆有一个血窟窿，尚在冒着血，像是刚死不久！

上官羽点头道：“这必是那蒲天河杀了他们又去开了锁的！”

春如水也没答话，握剑而入，走至桌边，见桌上有一张纸，纸上墨迹未干，写着几行字：“胜负已分，暂留尔首，今后如不改过，当将尔碧寒宫踏为碎瓦残砖，字示春如水老妇木尺子留”

春如水拿起纸来，撕成粉碎，怪声笑道：“老儿大言不惭！”

上官羽在一边哆嗦道：“方才发暗器那个人是谁？师父可曾杀死了他？”

春如水冷冷笑道：“还不是他……”

说到此，跺了一下脚道：“好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趁着他二人尚未离开蒙古，我们倾巢而出，再请哈里族帮忙，就不信拿他们不着！”

上官羽一声不哼，春如水忽然转过身来，望着她冷冷一笑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上官羽忽然发现师父一双瞳子内血光闪烁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当时讷讷道：“我说……什么？”

春如水冷冷一笑道：“小羽子，我知道你是变了心了，嘿……我明白了，方才那小子跑，八成是你帮他的忙吧！”

上官羽作贼心虚，哪里知道春如是诈她，只以为她是真的发现了什么，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呆了一呆，呐呐道：“我……”霍的翻身就跑，这一来春如水立刻就明白了，一声怪笑道：“好贱人，你原来和你姐姐是一路的。打！”

身子向外一腾，右掌一抖，直向上官羽背上打去，上官羽身子向前一滚，已避开了这一掌，春如水狠狠一笑道：“我宰了你！”

第二次身子向外一窜，掌中剑“刷”一声猛劈而下，上官羽大惊之下，

右手宝剑向外一撩，“呛”一声，两剑相击，空中闪出了一点火星。

上官羽身子就势滚起，撒腿就跑，可是才跑出几步，春如水又自空而落，一剑又劈了下来。

上官羽身子向前一躬，右手剑“孔雀别翎”，刷一声翻出，“呛”一声，二剑又迎在了一块！

春如水咬牙道：“好！你还敢还手！”

上官羽气喘吁吁的倚在一棵树上，只见她披头散发的道：“你好狠的心……莫非杀了我姐姐，还要杀我不成？我又犯了什么罪？”

春如水细目眯起，冷森森的道：“就凭你这句话，你就该死！”

足下一上步，掌中剑由鼻心前蓦地点出，剑尖上透出了凌人的冷气，直向上官羽心窝上扎去。

上官羽这时已然抱定必死之心，反倒胆子大了，见她剑来，一声叱道：“我与你这老太婆拚了！”

双手握剑，猛然挥出，集全身内力于剑身，这一剑也确实够厉害的，只听得又是“呛啷”一声，春如水身子竟为她逼得后退了一步。

上官羽一剑得逞，狂叫道：“老太婆，你还我姐姐来！”

身子跳过去，一剑直向春如水身上扎去，春如水森森一笑，低骂道：“不知死活的东西！”

就见她身子一偏，左掌就势向外一分，上官羽哪里是她的对手，原来春如水所练“无极波功”，最是阴狠，往往伤人在不知不觉间！

这时她左掌微扬，发出无极波功，上官羽只觉得身上一阵发麻，顿时倒身在地。

春如水赶上一步，一剑向她咽喉上刺去，就在这时，林内一人大喊道：“好歹毒的东西！打！”

春如水心中一惊，宝剑有了偏差，只听见上官羽一声尖叫，也不知这一剑到底刺中何处，身后暗器已飞临背后，春如水剑锋一偏，“呛”一声，把飞来的暗器磕落一边。

这时候一人如飞而至，寒月下现出了这人枯瘦的身躯，和皓白的发须。

春如水不看则已，一看之下，更不禁怒火中烧，一声叱道：“木老头，你这天杀的！”

恨到极处，身子一窜而起，掌中剑“毒蛇出穴”，一剑直向来人面门上削去。

木尺子怪声笑道：“女娃娃你先爬到林子里去，老夫等一会再来救你，我先打发了这个老女人再说！”

说话时身子向右一偏，避开了春如水削过来的剑锋，右掌一抖，吐气开声：“嘿！”一掌直向春如水腰上击去。

一霎时，这一叟一妇在夜色中打作了一团，拳风剑影此来彼往，确是惊心动魄。

忽然，木尺子身子向外一跳，高声道：“婆娘，你且住手，我吃亏了！”

春如水一怔，怒声道：“什么吃亏了？”

木尺子嘻嘻笑道：“你手中用剑，我却是赤手空拳，岂不是吃亏了？”

春如水狞笑道：“无耻的东西，事到如今，有你无我，有我无你，哪一个还有心情与你玩笑？看剑！”

木尺子一伸手道：“慢，慢，婆娘！”

春如水为他一口一个“婆娘”，更不禁怒火中烧，气得全身打颤，连连道：“老天杀的……”

木尺子嘻嘻道：“婆娘，你说话要说清楚，无耻的是你可不是我，是你抢我的珠宝，可不是我抢你的，现在我只是收回失物罢了！”

春如水全身打抖，恨声道：“很好，你承认了……我问你，那两箱东西，以及四海珠现在何处？”

木尺子哼了一声，笑道：“对不起，这是个秘密，老太婆你良心太坏，今夜我无论如何是要给你点颜色看看！”

说完，伸手入怀内，摸出了一副乌黑色、闪闪发光的皮手套往手上戴。

春如水一怔道：“老儿你要发什么暗器？”

木尺子一声怪笑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，这是我老人家的防身兵刃，你要知道玩意儿的名称么？我老人家给它取名叫‘黑蛟追命夺’。老太婆，你领教一下吧！”

春如水足下一滑，已到了木尺子身边，宝剑一抖，一声龙吟，散出了满天流萤。

这婆娘剑身一转，划出了一道银虹，直向木尺子上半身卷了过去。

木尺子口中一声叱道：“来得好！”

就见他双手虎口齐开，直向剑身上抓去，发出了“呛”的一声，春如水虎口发麻，差一点宝剑脱手，这一来才知道厉害！

原来他这双手套，竟是不畏刀剑，非但如此，他这双手套，十指尖尖，在手指尖端，全似配有如同剑尖也似的十支短刃。

木尺子身子一转，又是一声怪笑道：“老太婆，你尝尝这玩意儿味道如何？”

口中说时，右掌一抖，更挟足了十分内力，直向春如水腰上直插了下去。

春如水身子一转，左手一扬，用“无极功”，想去伤木尺子左肋，可是木尺子早已防到她有此一着，口中大笑道：“婆子你除了会这一手，还会啥？”

说时身子一滚，左掌也学样抖出，他发的掌力乃是至刚功劲，一刚一柔，顿时发出了“通”的一声，空中大震了一下，遂化为乌有。

春如水一领剑身走偏锋而上，木尺子怪声连笑，两手分向春如水两肩上抓去！

在黑压压的树林前，两个人各自展开身手，看过去真是惊人已极！

木尺子虽然是手无兵刃，可是他手上那双蛟皮套子却是厉害得紧，既不畏兵刃锋利，又以十指尖刃，形同十支短剑，是以运用起来，极具威力，春如水竟是丝毫也占不了上风！

看看彼此交手有三十多个回合，依然分不出胜负，春如水固是怒叱声声，木尺子也有些不耐烦，再者，他心中一来惦念着蒲天河，二来又担心上官羽的伤势，此刻不知她到底如何了。

二人都是同样的焦急，所发招式，更形剧烈！

忽然，木尺子猛叫一声，整个身子平倒了下去，春如水只以为他为自己的剑伤着了，不由大喜道：“老儿，你纳命来！”

说罢一抢步，举剑就戳！

就在这时，那卧地人木老头，随地四肢一弹，倒窜而起，那样子简直像是一个大猴子，一双瘦长的手爪，霍地掠了出去。

这真是极快的一刹那！

木尺子二臂一晃，春如水身形一踉，惨叫了一声，整个脸盘为木尺子一只右手抓了个正着，顿时血光一现，春如水鬼也似的叫着，亡命般的向林内窜去！

木尺子呆了一呆，冷笑道：“春如水，你该知道老夫我的厉害了，这还是我手下留情！”

言罢正要顺江而去，忽然想到了那姑娘，就定住身子，大声道：“姑娘，你可以出来了！”

不想唤了两声，依然不见回音，心想也许她走了，正要离开，忽见树林边一黑影在地上蠕动着。

木尺子呆了一下，道：“噢，姑娘你……”

身形一闪，忙纵过去，低头一看，只见上官羽全身是血，她抬起头来时，更显得异常微弱。

木尺子忙把她抱起来道：“姑娘你伤在哪里了？唉！”

说时跺了一下脚，自语道：“我早来一会就好了！”

言罢就近看了看，吃了一惊道：“哦！莫非你就是上官琴姑娘么？”

上官羽惨笑了笑，微弱的道：“上官琴是我姐姐……我是上……官羽。”

木尺子又愣了一下道：“姑娘先不要说话，我来看看你的伤！”

当下匆匆抱着上官羽的身子来到了河岸边的那个小屋子内，室内尚亮着灯，木尺子把姑娘放下来，叹道：“我先要谢谢你方才对小徒网开一面……我……我真对不起你！”

说时抽搐了一下，洒下了两行老泪！

上官羽本来闭目呻吟，闻言立时开目道：“什么？你是蒲天河的师……师父？”

木尺子点点头道：“不错。姑娘，你的伤怕是不轻呀！”

边说边看了看她身上，忙自身上取出些刀伤药，草草为她包扎上了些，因为姑娘伤处正是前胸地方，木尺子虽是年老之人，却也不能一点不避嫌疑，一时连眼都不敢直看。

室内除了闪闪欲熄的灯光，还有姑娘娇喘的声音，她又羞又痛，汗珠子一粒粒滚滚而下。

木尺子讷讷道：“老夫这一把年纪了，姑娘你不必顾什么面子了……只是你的伤太重，怕我这药也没什么用！”

上官羽在床上点首道：“谢谢你，老前辈……”

她忍不住哭泣道：“你还是丢下我别管了，我是活不成了……我只怕就要死了……”

木尺子最是心软，这时早已老泪纵横，闻言跺脚道：“你不要说这个话，我一定得救你，咱们到前面找小蒲去，他身上有好药！”

一听找蒲天河，上官羽就不吭气了。

木尺子看了看她道：“你身上这么湿怎么行，你可带了随身衣服？”

上官羽摇摇头，木尺子呆了呆道：“也罢，你凑合着穿我的吧！”

言罢遂自解开背后包袱，取出了衣服，当时也不顾什么好不好意思，就帮着上官羽把身上湿衣脱去，换上了干净衣服。

经此一阵搬动，上官羽喘得更厉害了，前胸伤处又溢出许多鲜血。

木尺子遂又为她点了止血的穴道，道：“二姑娘，我背着你走吧！”

上官羽这时虽有许多话想说，可是伤势过重，人已有些现出昏迷状态，

闻言并不答话。

木尺子就把她背在背后，用布带子扎紧，试了试道：“怎么样，好不好？”

上官羽哼了一声，木尺子道：“打起点精神，你死不了！”

出了房间，顺着江边，木尺子展开了身法，真是快如脱弦之箭，不一刻已下去了数里之遥！

忽然他定住身子道：“姑娘？”

上官羽梦呓般的应了一声，木尺子嘻嘻笑道：“行！死不了，你可别睡着，一睡着可就麻烦了！我还是跟你聊聊天吧！”

上官羽讷讷道：“我口……渴。”

木尺子呆了呆，心中一酸，他知道这是失血大多的现象，只要一给她水喝，这条命也就完了。

当时摇摇头道：“姑娘，你忍一会儿吧，快到地方了。姑娘，你姐姐呢？”

上官羽讷讷的道：“死了……”

木尺子一呆，道：“死了……啊？”

上官羽断断续续的道：“我姐姐和蒲相公共谋窃回宝物，不想为春如水发现，杀死了我姐姐……蒲相公并不知道……”

木尺子抹了一把眼泪道：“可怜……”

说罢，竟然望风干号了一声，一面跑一面嘶哑的道：“这都是我…都是我害了你们呀！”

竟然越说越哭得厉害，眼泪就像豆子般的，一个劲的往地上洒。

如此跑了甚久，上官羽在背后道：“怎么说是你害了我们呢？”

木尺子咧开大嘴道：“二姑娘，你哪里知道，这些钱原来是我的，后来你师父抢走了，我因心有未甘，才叫蒲天河来找回去，蒲天河在蒙古认识了你姐姐，二人结伴去碧寒宫，后来……想不到你姐妹居然都为此送了命！”

说到此，又顿了顿道：“说错了，你是不会死的！”

上官羽在他背后喘道：“原来是这样……老前辈，蒲天河可曾娶过媳妇了？”

木尺子呆了一呆，遂道：“还没有。”

上官羽咳了一声，喃喃的道：“我就嫁给他吧！”

木尺子吃了一惊，忽然心中一动，暗忖看来这姑娘神智已昏，口不择言，此刻焉能再叫她失望伤心？不如用几句好话先哄哄她吧！

想着就笑道：“姑娘，你放心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，我给你做媒。哈，那时候你就是我的徒媳妇了！”

上官羽似乎颤动了一下，喜道：“真……的？”

木尺子心中一动，嘴里只得道：“当然是真的！”

上官羽口中喃喃又道：“谢谢…谢谢……我……”

木尺子又叫了她一声，上官羽忽然道：“老前辈，快到了吗？”

木尺子点头道：“快了……快了，当初我与蒲天河约好是在‘八帖’见面。噢！这可是说着说着就到了！”

上官羽在他背后挣扎了一下道：“停停……”

木尺子忙站住道：“姑娘有事么？”

上官羽似乎神智清爽多了，微吁道：“我要下来……老前辈，你……你先放下我。”

木尺子一怔道：“你要下来？这怎么行？”

上官羽娇笑道：“我脸上都是血，泥巴……脏死了，我要洗洗！”

木尺子呆了呆，忽然点头道：“噢……我明白了，你是怕小蒲看你不够漂亮是吧？”

上官羽只催促道：“快……快放下我！”

木尺子口中答应，早已老泪纵横，姑娘又道：“快放下我，放下我，我好了。”

木尺子只得把她放在一块石头上，上官羽果然能站起来，她慢慢走到水边，蹲下身子，木尺子看得目瞪口呆，心中也暗暗吃惊，忖道：“怪事……莫非她真的好了？”

就见她用那双洁白的细手，掬了一捧清水，慢慢在脸上洗着，洗了甚久，总算把脸洗干净了。

木尺子看见笑道：“真的，这一下漂亮多了，我们可以走了！”

上官羽嫣然一笑，木尺子也禁不住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这丫头真美！”

就见她慢慢坐下来，笑道：“这风吹着真舒服极了……”

言罢又用手沾着水，慢慢理她的头发，把长长的发丝结了根挺长的辫子。

木尺子不忍扫兴，只得在一边耐心的等着，上官羽结好了辫子，含笑道：“你看我好看吧？”

木尺子抚掌道：“美极了！好了，姑娘咱们该走了！”

上官羽点点头，含笑立起，忽然却又伏在石上哭了起来，只听她口中梦呓般的道：“姐姐……姐姐啊！你死得好惨！”

木尺子心如刀割，立在岸边，就好像一个木头人似的。过了一会儿，才过去拍拍她肩膀道：“咱们走吧，春如水方才为我抓伤面门，可能双目已瞎，最起码，也会瞎了一只眼，落个一辈子残废，总算给你消一口气了！”

他说时一拉上官羽的身子，却觉出她身子又似乎和先前一般的瘫痪了。

费了半天事，把她背在背上，这时东方已有些灰灰的鱼肚白色，野鸟不时飘空而过，马尾河上，已有一二只早起的渔船，由下流慢慢划来。

木尺子长吁了一声道：“天亮了，我也累了，咱们叫船来吧！”

说罢就大声唤来了一只渔船，正好那小船也是要去八帖，木尺子就搭了个便船。

立在船头，望着江心，这老头儿内心真是说不出的难受，口中只管喃喃的道：“钱……钱……都是为了钱！”

霎时间，东方跳起了一轮红日，木尺子高兴的叫道：“啊，看呀！姑娘你看太阳出来了！”

一连说了两遍，没有一点回音。木尺子一惊，正要放她下来，就见那舟子睁着大眼走过来，面色极为可怖的向自己背后望着。

立时，木尺子就觉得头上“轰”的一声，差一点要倒了下来。

当时匆匆把上官羽放下背来，红日下，这姑娘早已面色苍白，四肢僵直，死去多时了。

木尺子又叫了两声，不见她答应，一时再也忍不住号啕大哭了起来。

那舟子是本地人，虽不会汉语，但同情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也立在一边直叹气。

木尺子边哭边说，他是一句也听不懂！

小船靠岸了，岸上是层层黄沙，间或有一两块青葱葱的田地，这地方就是“八帖”了。

木尺子抱着姑娘的尸体，慢慢下了船，老泪纵横的向前走着。

他生平杀人如麻，见得死人太多了，可是就不曾有一个曾经使自己落过泪，如今这个姑娘的死，竟然深深的感动了他。

虽然他和她，不过是萍水相逢，然而由于她的死是和自己有关，所以他良心也就更难安了。

木尺子抱着上官羽僵硬的身子，一步步向前走着，足下是一步高一步低，也不知是要去何方！忽然一个光脚丫子的小孩跑过来，跟在他背后拉了一下他的衣服道：“喂，老先生你是姓木吗？”木尺子慢慢回过身来，看了小孩一眼，道：“你是谁？”小孩身上披着一块破狼皮，头上戴着黑熊皮的帽子，还淌着鼻涕，吸了一口鼻涕道“你别管我是谁，只问你是姓木不是？”木尺子木然点头道：“是又怎么样？”小孩跪在地上叩了个头，站起来，嘻嘻笑道：“不怎么样，财神爷，有一位蒲大爷要我在这里等你。老爷子，你跟我来吧，我真冷得受不了啦，等了大半夜了！”

木尺子皱了一下眉道：“那人在哪里？”

小孩子指了一下道：“在那边，你跟我来吧！”

说时，一个劲的看木尺子手上抱的上官羽，摸了一下头道：“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木尺子冷笑道：“不要你管，头前带路！”

小孩一弯腰道：“是，财神爷！”

木尺子大怒道：“混蛋，谁叫你这么叫我？我名字也不叫财神爷！”

小孩吓了一跳，一面摸着头，口中呐呐的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蒲大爷那边两大箱子的宝贝，都是你老人家的，你老不是财神爷是什么？”

木尺子嘿嘿一笑，脸色难看已极的道：“再乱说，我就打死你！”

小孩吐了一下舌头，油滑的笑道：“再也不敢说了，你们有钱人脾气都大……”

一面说一面在前面带路，不久遂走进一片草地，草地满是沙子，还生着很多仙人掌，一不小心就能把裤子挂破了，小孩一只光腿却灵活的跳着走着，很是熟练，他走几步回头看看，木尺子跟在他身后也不说话。

走过了这片草地，前面才现出几家芦舍，圆圆的蒙古包，有的正在冒着烟儿。

小孩齜着黄板牙笑道：“看见没有，蒲大爷就在我家里，这里只有我们一家汉人！”

木尺子双目通红，头发和胡子上满是露水，样子就像是傻子一样！

小孩跳过去，用手在他眼前晃了晃，木尺子才惊觉道：“混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小孩齜牙笑道：“我还以为你傻了呢！原来还有口气！”

木尺子怒目看着他冷笑道：“小家伙，你再乱说话，我可要揍你了！”

小孩嘻嘻一笑道：“老爷子，你也别发脾气……”

吸了一下鼻涕，又接着：“您呀，是大人不见小人怪，走吧！”

说罢一跳一跳的向前跑去，这时由蒙古包那边，跑来几只黄狗，汪汪的乱叫，小孩一面打狗，一面回头笑道：“老爷子，你可快走，这狗可咬人！”

木尺子抱着上官羽的尸体，一步步走过去，小孩把他一直领到了一个大蒙古包前，几个老蒙古人，正摊开大皮袄，在附近晒太阳，见木尺子来，忙站起来，现出一种奇怪的样子。

小孩这时推开了羊皮黏的板门，大声道：“大爷，你看谁来啦！”

木尺子跟着进来，就见蒲天河正盘膝坐在草垫上，面有苦色。

他见木尺子抱着上官羽进来，不由一跳而起道：“怎么回事？她是……”木尺子落下了两行老泪，慢慢把上官羽放下来，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死了，她死了……”“谁？是谁死了？”蒲天河猛然扑过去，把上官羽抱起来，看了看，道：“上官羽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说时面上现出一片戚戚之色，又问道：“她姐姐……呢？”木尺子坐下来，干咳了一声道：“咳……”一个劲的摇着头，蒲天河一把抓住他手，道：“她怎么了？快说呀！”木尺子忽然张开嘴，哭了起来，一面哭，一面用手捶着地道：“死了……都死了，这都是我作的孽呀！”

蒲天河眸子张得极大，这一刹那脸色极白的道：“她的……尸体呢？”

“不知道呀……”木尺子哭道，“这是她说的！”

用手指了一下地上的上官羽，又哭道：“这姑娘为了放你过河，为春如水看出了破绽，下了毒手，可怜她在一路上还活着，想不到一下就死了！”

说时仰首向天，干号了两声，又用手捶地，蒲天河冷冷一笑道：“光哭有什么用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说清楚一点好不好？”

木尺子擦了一下脸上的泪道：“唉！唉！我给你说……我给你说！”

于是，他就把由上官羽口中所听的，以及自己所目睹一切详细道了一遍，蒲天河听得如同泥塑，面如黄蜡！

良久良久，他才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可怜……”两行泪水夺眶而出，“她姐妹都是为我而死的，我真是死了也无法报答她们了！”

言罢站起身来，步在门前，只是掉泪！

木尺子叹了一口气，走过来拍了一下他肩头道：“事情也过去了，你也想开点，难受也没用，想法子先把这姑娘埋了吧！”

一旁那个小孩一听立时过来道：“我看这个姑娘许是死了吧，要棺材不要？找和尚念经可不知道行不行？”

木尺子甚喜道：“好，小哥就烦你去买个棺材去，和尚就不用找了！”

小孩跳了一下道：“好，这事我能干，你等一会儿吧，不过棺材是要好的，要差的？是榆木的呢，还是红木的？”

木尺子叹道：“当然要好的，就红木的吧！”

小孩才跑着走了，蒲天河这时真是心如刀割，对于上官姐妹的死，他内心感到无比的愧疚！

望着姑娘的尸体，不禁使他缅怀起一些往事，他想到那一日赛马，这双姐妹那种活泼美丽的倩影，而如今，不过是数日之隔，她二人竟先后作古，人生是多么残酷无情啊！

耳边又响起上官琴的声音，那些发自内心的真情话，每一句都像是一根锐利的钢针，深深的刺进他的内心。

想着想着，他身子连连战抖不已！

木尺子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春如水也尝到了我的厉害，仇也算报过了！”

蒲天河一声不哼，自从这件事后，他对木尺子，已失去了原有的尊敬，因为他发觉他不过是一个贪得无厌见财心喜的人，这种人实在不配称他是师父，所以从现在起，他已是绝口不叫他“师父”了。

木尺子见他不吭声，就用眼睛四下看了看，蒲天河冷冷一笑道：“找你

的钱是吧？”

木尺子忽然一笑道：“辛苦你了，你把它搁在哪里啦？”

蒲天河转过身，用力拉开了羊皮帘子，立时现出了装宝物的两个大箱子。

木尺子大喜，似乎立时就减轻了痛苦，蓦地扑过去，怪声笑道：“哈哈……就是这两个箱子！”

一面说一面打开了箱盖，两手哗啦啦弄着珠宝，那样子简直是贪心极了！

蒲天河冷眼看着，冷冷的道：“你看看可少不少？”

木尺子翻动了一下道：“不少，不少，就是这么多！”

蒲天河点了点头道：“很好，那么，今天就交给你，以后你自己保管，再丢了可是你的事，我是不管了！”

木尺子嘻嘻一笑道：“小蒲，你是怎么啦？好啦，你拿口袋来，要多少自己装！”

蒲天河冷冷笑道：“你老人家看错了……你以为我这么出生入死，是为了这几个钱？”

木尺子一呆，遂笑道：“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……不过，这是我一点小意思。孩子，你年纪还轻，哪里知道金钱的可贵，有了钱……哈哈，要啥有啥，没有钱要啥没有啥！”

蒲天河坐下来摇摇头道：“我不要。”

木尺子怔了一下，道：“你真不要假不要？”

蒲天河冷笑道：“此事不要再说了，我这么做，也算是报答你昔日对我的好处了。我等埋了这姑娘以后，就要告辞了！”

“告辞？”木尺子张大眼睛道，“你要走？上哪去呀？”

“恕不奉告！”

木尺子摸了一下头，忽然想起来道：“小蒲，还有那四海珠，你可拿回来了？”

蒲天河点点头道：“也拿回来了。”

木尺子一笑道：“好极了，快给我看。”

蒲天河冷然道：“对不起，这四颗珠子可不能给你！”

木尺子一呆，遂哈哈笑道：“好小子，怪不得你不要别的了，原来想独吞这四颗珠子呀！”

蒲天河摇头冷笑道：“你又猜错了，实话告诉你吧，这四颗珠子乃是华山碧竹庵当年镇山之宝，多指师太师徒，为此四海珠还差点送了命，我曾亲口答应这四颗珠子得到后，给她们送上山去！”

木尺子一瞪眼道：“放屁，四海珠来自天竺，又怎会是她们碧竹庵的镇山之宝？这东西绝不能给她！”

蒲天河看着他苦笑道：“你老独占此两箱巨宝，已可称豪一世，何苦如此贪心不足，这四颗珠子确是华山故物，我曾看见老尼持有的法牒，这四海珠是她们的一点不错！”

木尺子呆了呆，嘿嘿笑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四海珠是不能给她们的！”

蒲天河哼道：“莫非送我也不行么？我随你出生入死，这四颗珠子给我想不为过之吧？”

木尺子张大了嘴，哈哈一笑道：“给你自是不同了，可是你是不会要的要呀！”

蒲天河冷笑道：“这一次我要了！”

木尺子怒目凸睛道：“你再转手送回华山，给那个老尼姑？”

蒲天河一笑道：“那是我的事了。”

木尺子不由大怒，可是转念一想，哈哈笑道：“好吧，好吧！就算送给你也是一样！”

蒲天河见他答应了，心中略放，由于方才争执，更可看清了他的为人，心中更加轻视他！

过了一会，那个小孩带着人抬来了棺材，蒲天河和木尺子把上官羽小心翼翼的装进去，就向小孩道：“这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埋人？”

蒲天河想了想道：“后面有片青草地，除了这个地方，可就没好地方了！我看这女人就埋在这里吧！”

说完拿出钱给棺材商人，又赏了小孩一点，那小孩高兴得不得了，就叫着要去看坟地！

木尺子就向蒲天河道：“我累得很，你跟着他们去吧！”

蒲天河想了想，点点头，当时由两个棺材工人抬着棺材，拿着锄头，小孩在头前带路，一行人直向后面青草地里去。

费了半天事，才找好了地方，蒲天河督促着工人挖了坑，看着把棺木埋下去，这时烈日似火，几个人简直热得受不了。

一切就绪之后，蒲天河又赏了些钱，叫工人走了，才同小孩回去。

不想才来到村子里，就见几个蒙古人在指指点点，乱成一片，小孩过去问了，跑着过来道：“那位老爷子走了！”

蒲天河一愣道：“哪个老爷子？”

小孩道：“哎呀，就是你的那个朋友呀，听说他偷了人家两个骆驼，带着箱子，一个人走了。”

蒲天河冷冷一笑道：“走了好！”

忽然一想不妙，忙跑回去，在屋子里找了半天，跺足道：“坏了！”

小孩翻着眼睛道：“丢了什么吧？”

蒲天河点点头道：“他把我一个小箱子也带走了！”

小孩怔了一下道：“我一看这老家伙就知道不是好东西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怪……他有这么多钱，干什么还偷你的小箱子呀？”

蒲天河也不理他，想了想，就冷笑道：“小孩，问问他们看，他往哪个地方去了，还烦你给我弄匹马来行不行？”

小孩翻着眼道：“马怕弄不着，这里只有两匹老马，还留着耕地呢，骆驼还有，不过也得用钱买！”

蒲天河摸了摸身上，钱还不少，就点点头道：“好吧，要多少？”

小孩随口开了个价，蒲天河如数照付，小孩拿着钱笑嘻嘻的走了。过了一会，真弄了个骆驼来。

蒲天河见骆驼背上水囊食物都有，还有一个羊皮筒子，也不知是什么，小孩告诉他说：“这也是吃的东西，是青稞粉和粟米粉，混奶子茶，这里也没什么好东西，大爷，你快追下去吧！那老贼，是往南面去了，大概是往‘达木三帖’去了！”

蒲天河摇头道：“别乱说话，他不是贼，那东西原是他的，不过我要向他要过我的东西就是了。”

说罢又赏了小孩一些钱，拍拍他的头，正要跳上骆驼，那骆驼却叫着跳

开了，小孩道：“我来！”

说着一跳过去，一只手抓着骆驼一只耳朵，另一只手抓着骆驼脖子上的皮，那只骆驼被迫跪了下来，小孩道：“快上，快上！”

蒲天河就骑上去，小孩放开手，骆驼才站起来，他嘱咐蒲天河道：“这东西性子野，白天不能叫它歇，一歇它可就不走了，晚上睡觉要记住把它前腿拴上，要不然它就跑了。”

蒲天河道了声谢，就照小孩手指处行去。

走了一程，心里不禁有些灰心，暗想：“我追下去有什么用？就算追上了，木老头莫非还会把珠子给我不成？他和我曾有口头师徒之谊，我还能跟他翻脸不成？一旦翻了脸，讲打我更不是他的对手，这事情到底该怎么办？”

他心内对于上官姐妹的去世，那层悲伤尚没有除去，眼前却又面临了如此一个棘手的问题，真令人懊丧！

他本想就此而去，不再去追回那四海珠了，可是自己亲口承诺多指师太及其弟子杨采苹，岂能空口无信？

骑在骆驼上思之再再三，似乎已经没有多想的余地了，只有一条路，继续追下去，追到了木尺子，无论是明抢暗偷，也要把“四海珠”弄回来。

时过午后，艳阳高悬，骑在骆驼上，奇热难耐。

本地人行走沙漠，多是用数十尺长的一条白布，把整个的头脸包扎起来，仅仅露出目前一线，以供视物。蒲天河没有这种习惯，只戴上一顶大帽子，蒙上一层布纱，可是这样根本没有办法防御吹袭而来的沙子。

他整个身子，由于汗和沙子的混合，黏在一起，说不出的麻痒，真恨不能立时找一池清水，洗它一个痛快才好。

在沙漠里行走，日出日落都似乎显得特别快，不久天边又现出绮丽的彩霞，一群大雁低低地飞掠过来，排成一个大大的“人”字形。

蒲天河勒住了骆驼，抬头看了看，大地一片浩瀚，人在这种情况下，真是渺小，渺小到了极点。

蒲天河长吁了一声，真有些气馁了，那匹老骆驼嘴里淌着涎，满嘴喷着唾沫，人兽都有些倦了。

他听从那小孩的话，一个劲的狠走，想不到却陷在了沙漠深处，放眼望过去，尽是黄沙，真不知什么地方有水草，可以打尖休息。

忽然他想起了方才那群大雁飞行的方向，据常理推测，大雁栖落之处，必是水草芦沼地方，在如此一片沙漠地方，那木尺子必是在有水草的地方落居了。

想到此也只好勉强打起精神，继续往方才雁落之处行去。如此行走了一段极长的时间，差不多到了午夜时分，他鼻中果然闻到了一种潮湿的空气，一种特殊的水草味道，这种味道，使得他精神不由得一振，他胯下的老骆驼也提起精神，足下加快了许多。

渐渐眼前现出了一片绿色的影子，骆驼喉中开始发出了呼噜呼噜的声音，足下更加的快了。

现在面前是一片青色的草原，甚至于可以在生满了芦苇的地方，看见了亮光闪闪的水面。

骆驼来到此，是再也不肯走一步，只管低头去吸吮着低凹处的浅水。

蒲天河飘身下了骆驼，只觉得长行了一日，两胯由于骑骆驼之故，酸痛十分，肚子更在这时咕咕的叫了起来，饿得令人有些受不了。

蒲天河打开了羊皮筒子，吃了一口小孩为他备下的食物，只觉得又臭又酸，忍不住“噗”的一口喷了出来，腥味扑鼻。

这时候，却有一阵奇异的肉香，随着微风，一阵阵的飘了过来。蒲天河皱了皱眉，仔细的向四下望了望，立时，他吃了一惊，目光望处，在一棵老榆树下，搭着一张帐篷，篷前还悬着一盏红灯。

蒲天河不由心中一动，冷冷一笑，心想你倒真会享受，居然还有此心情？

当时正要扑身过去，忽然心中又动了动，暗忖此刻他也许睡着了，我又何必惊动他，不如偷偷过去，把四海珠偷到手中，就此而行，岂可以避免与他起一场正面冲突？

想到此，甚觉有理，当时就放轻步子向那帐篷行去，鼻中这时也就更为那阵肉香所吸引，渐渐行近帐前，只见皮帐高悬，帐内空无一人，在架着的木柴火炉之上，两个瓦罐中正咕咕有声的烹煮着什么。

蒲天河先在门外窥探了一番，不见人来，他就大着胆子走进帐篷，见帐内空无一人，当时就在帐内翻阅起来。

他翻寻了半天，非但没有找着那匣四海珠，就连那两大箱珠宝也没有找着。事实上，这帐篷内除了皮被褥以及马鞍等物以外，别无长物。

蒲天河不由大为灰心，忽然目光窥见一双女人的花鞋置在褥边，他不禁吃了一惊，心想糟了，莫非这不是木尺子住的地方？是一个女人的帐篷？

想到这里，脸色一阵红，赶忙向篷外跑，待跑到了帐外，鼻中又触到了那奇异的肉香，禁不住口涎滴个不已。

“管他的，先吃他一顿再说！”

想着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上前去把瓦罐拿下来，打开一看，两罐内，一罐炖的是兔子肉，另一罐却是一罐稠稠的粟米粥。

蒲天河四面看了看没有人来，他就添了一碗粥，夹起了兔肉试着吃了一口，随后愈吃愈香，一时风卷残云，大吃了起来。

正当他开始再吃第三碗时，忽然背后一声冷笑道：“不要急，慢慢的吃，小心烫了舌头！”

蒲天河猛然转过身来，才发现身后不知何时，竟然站着一个人长身黑衣的少女。

这姑娘头上扎着同色的细纱，看过去如同是月里嫦娥一般的美，蒲天河不由吓得立时丢下碗，转身就跑，跑了两步，心想不对，这姑娘太眼熟，莫非她是……

心中一动，禁不住慢慢回过身来，这一看顿时把他惊得呆住了，说不出是羞，是喜，口中讷讷的道：“小兰……是你，你……”

可不是娄小兰吗！只见她一双瞳子似恼又恨的望着他，有点想笑，却又极力的忍着，不过嘴角已现出了浅浅的笑意，她瞅着他道：“这些东西我本来就是留给你吃的！有什么害臊的，你把它吃完吧！”

蒲天河窘笑了笑，红着脸道：“噢……我吃饱了。姑娘……你自己吃吧！”

娄小兰映着火光，面上也似现出些羞涩，她忽然低下了头，讷讷道：“我早就吃饱了！”

蒲天河想不到这姑娘还没有去，居然在这里又等着自己，他那一腔至情，怎会不有所激动，当时忍不住向前走上几步，激动的道：“小兰……你……”

娄小兰一扬脸，冷冷一笑道：“我早该告诉你，木尺子靠不住，你为他出生入死，太不值得了……”

蒲天河叹了一口气：“吃一次亏，学一次乖，以后就知道了。姑娘你莫非看见他了？”

娄小兰点点头，不言语。

蒲天河怔道：“他在哪里？”

娄小兰目光中流出一片凄凉，苦笑道：“不必再找他了，你所要的，不是这个吗！我已经为你取来了！”

言罢，自背后取出一个匣子，随手丢过来。蒲天河接过来，看了看，惊奇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要……”

小兰冷冷一笑道：“你的事什么能瞒得过我？拿着去献给华山那个丫头去吧！哼！”

蒲天河脸上一红，叹道：“小兰你误会我了……我蒲天河今生除了对姑娘你……”

娄小兰眸子睁得极大，接着她浅浅一笑道：“说下去呀！”

蒲天河这时，忽然泪珠禁不住滑流而下，这姑娘一番至情，天涯追踪，她为自己化解了多少难题，救过了自己多少危难，人非铁石，焉能无情，更何况蒲天河原本就爱着她，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，于是木讷的望着她道：“我是说，除了姑娘你……今生我……我……不曾爱过第二个……人，我……”

说着，他由不住低下了头，心中着实有些害怕，害怕对方听了这句话会大发雷霆，可是他显然又猜错了，良久，他抬起头来，才发现娄小兰已不在眼前了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大声道：“小兰，小兰！”

揭开帐篷一看，娄小兰一双痴情的眸子，正直直望着自己，她促膝坐在狼皮褥子上，蛾眉微皱，面上是一片红晕，蒲天河见她没走，才算放下心来，这时见对方这么看着自己，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，当时赶忙退身想出去，可是娄小兰却叹了一口气：“别怕，你进来！”

蒲天河呐呐道：“姑娘有什么吩咐？”

小兰拍了拍身边，皱着眉道：“坐下来，我不会吃了你！”

蒲天河由剑眉一展，大喜过望，道：“你不生我的气了？”

一面说，一面坐在她身边，娄小兰侧过脸望着他，良久，轻叹了一口气，扬眉道：“你还走不走了？”

蒲天河红着脸摇摇头，小兰噗的一笑道：“你呀，也不知哪点好，怎么我会偏偏选上了你呢！”

说罢一偏脸，见蒲天河目光如炬，情焰似火，不由一惊，方想站起，却为蒲天河一把揽入怀中，不由急道：“你……”

小红灯在夜风里滴滴溜溜的转着。

沙漠。夜空。皓月。繁星。正交织成一幅美丽动人的——“十锦图”。

全书完

